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

# 《国语》

● 先秦 左丘明



国

语

(先秦)左丘明 著

# 卷一

## 周语上

### 【原文】

穆王将征犬戎，祭公谋父谏曰：“不可！先王耀德不观兵。夫兵戢而时动，动则威，观则玩，玩则无震。是故周文公之《颂》曰：‘载戢干戈，载橐弓矢。我求懿德，肆于时夏，允王保之。’先王之于民也，懋正其德而厚其性，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，明利害之乡，以文修之，使务利而避害，怀德而畏威，故能保世以滋大。

“昔我先王世后稷，以服事虞、夏。及夏之衰也，弃稷不务，我先王不窾用失其官，而自窜于戎、狄之间。不敢怠业，时序其德，纂修其绪，修其训典，朝夕恪勤，守以敦笃，奉以忠信，奕世载德，不忝前人。至于武王，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，事神保民，莫弗欣喜。商王帝辛，大恶于民。庶民不忍，欣戴武王，以致戎于商牧。是先王非务武也，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。

“夫先王之制：邦内甸服，邦外侯服，侯、卫宾服，蛮、夷要服，戎、狄荒服。甸服者祭，侯服者祀，宾服者享，要服者贡，荒服者王。日祭、月祀、时享、岁贡、终王，先王之训也。有不祭则修意，有不祀则修言，有不享则修文，有不贡则修名，有不王则修德，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。于是乎有刑不祭，伐不祀，征不享，让不贡，告不王。于是乎有刑罚之辟，有攻伐之兵，有征讨之备，有威让之令，有文告之辞。布令陈辞而又不至，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，是以近无不听，远无不服。

“今自大毕、伯士之终也，犬戎氏以其职来王，天子曰：‘予必以不享征之，且观之兵。’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！吾闻夫犬戎树惇，帅旧德而守终纯固，其有以御我矣。”

王不听，遂征之，得四白狼、四白鹿以归。自是荒服者不至。

### 【译文】

1. 周穆王将要征伐犬戎，祭公谋父进谏说①：“不可征伐。先世圣王显示德义，而不炫耀武力。兵器平时收藏起来，到时候才动用，一动用就有威权。如果炫耀兵威，就会轻慢，一轻慢就不能使人震惧了。所以周文公的《颂》诗说②：‘把干戈收藏，把弓矢装进弓袋箭囊。我们追求美好的德行，推行到这华夏的城乡，我周王定能保有天下四方。’先世圣王对于人民，劝勉他们，使他们德行端正，性情淳厚，为他们广辟生财之道。改进器物用具，使它们便利好用，（让人民）懂得利在哪里，害在何方，用礼法来治理他们，使他们追求利益，回避祸害，怀恋恩德，畏惧威严。所以能永保世代相传，并且日益强大。

“古时候我们先世圣王父子相承做农官③，在虞代、夏代供职。到夏代衰落的时候，荒弃农业，不致力于耕作，我们先世圣王不窾因而丢掉了农官，自行逃匿到戎狄之间。对农业不

敢懈怠，时时记叙先世（务农）的功德，继续从事祖先已开头的事业，实行先人的教导和遗法，早晚都恭谨勤劳，厚重自守，奉行忠信，累世积德，不玷辱前人。传到武王，发扬光大前世的光荣睿智，加之以慈爱平和，事奉神灵，保养人民，（神、人）没有不欣喜的。商王帝辛，为人民所痛恨④。民众不能忍受，欢欣地拥戴武王，在商的牧野作战（推翻了商的统治）。这说明先世圣王不是专用武力，而是忧念人民的痛苦，为民除害。

“先世圣王的制度：邦畿之内叫甸服，邦畿之外叫侯服，从侯到卫，统称宾服，蛮夷之地叫做要服，戎狄之地名曰荒服⑤。属于甸服的供奉日祭，侯服的供奉月祀，宾服的按四时进献物品，要服的每岁纳贡，荒服的一世一朝王。日祭，月祀，按四时进献祭品，一年一纳贡，终生一朝王，这是先世圣王的教导。如果有不供日祭的，王就修养思想；有不供祭月祀的，就修明号令；有不按时进献祭品的，就修治礼法；有不岁贡的，就修正名份；有不来朝王的，就修备文德。（以上五者）按序列完成了而有不来尽责的，就使用刑罚。于是乎有施刑于不日祭的、攻伐不每月供祭祀的、征讨不按四时进献的、谴责不纳岁贡的、通报不来朝王的。于是乎有量刑罚的法律，有攻伐的武力，有征讨的军备，有以威压谴责的命令，有以文词通告的辞章。发布政令、陈述言辞仍不来尽责，就增修德业，而不使民劳苦远征。所以近处没有不听从的，远处没有不臣服的。

“现在从大毕、伯士逝世以后⑥，犬戎部落用他们出产最贵重的东西来朝王。天子说：‘一定要用不按四时进献的罪名征讨他们，并向他们炫耀武力。’这岂不是废弃先世圣王的教导而王自身也危殆困顿吗！我听说那犬戎部落立性纯朴，遵奉道德传统，专一、坚定，终身不移，必定有用来抵抗我们的依靠了。”

穆王不听，征伐犬戎，获得四只白狼、四只白鹿回国。从此处在荒服的人不再来朝王。

## 【注释】

- ①周穆王：名满，康王的孙子。犬戎：西戎部族的一个分支。祭（音债）公谋父：周公的后裔，穆王的大臣。  
②周文公：周公姬旦的谥号。《颂》诗：今见于《诗经·周颂·时迈》。祭公谋父以为此诗为周公所作。  
③周的先世做农官，还不是王。这里称王，王的祖先也得称王。父子相承：这里指周的祖先弃为农官，他的儿子不窋（音酌）也做农官。

④帝辛：就是纣，商朝末代君王。

⑤邦畿（音基）：王城周围天子领地，相传广千里。甸服：王田所在地区。甸，王田；服，等于说地区，取服事于王的意思。侯服：诸侯地区。从侯到卫：指侯、甸、男、采、卫五种区域，每区五百里。宾服：其地首领宾见于王。要（音邀）服：邀约取信之意。荒服：是说它荒远。

⑥大毕、伯士：犬戎的两位酋长。

## 【原文】

恭王游于泾上，密康公从，有三女奔之。其母曰：“必致之于王。夫兽三为群，人三为众，女三为粲。王田不取群，公行下众，王御不参一族。夫粲，美之物也。众以美物归女，而何德以堪之？王犹不堪，况尔小丑乎？小丑备物，终必亡。”

康公不献。一年，王灭密。

## 【译文】

2. 恭王在泾岸边游玩，密康公跟从①。有三个女子私奔到康公那里。康公母亲说：“一

定把这三个女人送给王。三只野兽为群，三人为众，三个女人叫做粲②。王田猎不猎尽一群野兽；诸侯在道路行走，见众人就谦恭有礼；王御用妇女，不在同族取三个女子。粲，是美好的事物，众多的美人归你，你有什么德行可以承受？王都不能承受，何况你这样的小人物？对于小人物来说，具备美好的东西，终究会灭亡。”

康公不献出这三个女人。过了一年，王消灭了密国③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恭王：穆王的儿子伊扈。泾河：河名，渭河支流，在今陕西中部。密康公：密国国君，姬姓。

②粲：艳丽。

③密国：属地在今甘肃灵台县。

### 【原文】

厉王虐，国人谤王。邵公告曰：“民不堪命矣！”王怒，得卫巫，使监谤者。以告，则杀之。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。王喜，告邵公曰：“吾能弭谤矣，乃不敢言。”

邵公曰：“是障之也。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，民亦如之。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。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瞽献曲，史献书，师箴，瞽赋，矇诵，百工谏，庶人传语，近臣尽规，亲戚补察，瞽、史教诲，耆艾修之，而后王斟酌焉，是以事行而不悖。民之有口，犹土之有山川也，财用是乎出；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，衣食于是乎生。口之宣言也，善败于是乎兴。行善而备败，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。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，成而行之，胡可壅也？若壅其口，其与能几何？”

王不听，于是国人莫敢出言。三年，乃流王于彘。

### 【译文】

3. 厉王暴虐，国都里的人议论厉王的过失，邵公报告说①：“人民不能忍受政令啦！”厉王发怒，弄到卫国的一个巫人，叫他侦察议论他过失的人。（卫巫）告发谁，就把谁杀掉。国都里的人，没有人敢讲话，在路上碰到，只能用眼睛示意。厉王高兴了，告诉邵公说：“我能制止人们说我的坏话了，他们再不敢说三道四了。”

邵公说：“这是堵塞人们的嘴巴。堵塞人们的嘴巴，比堵塞河道还严重。河道堵塞，堤防溃决，伤害的人必定很多，人也象这一样。因此治理河道的人，疏通河道使水畅流。治理庶民的人，开导他们，使他们讲话。所以天子处理政事，叫公卿直到各级士献诗，乐师献（反映民意的）乐曲，史官献古代典籍，乐官献箴言②，无眼珠的盲乐师吟咏，有眼珠的盲乐师朗诵，百官劝谏，平民的意见让人传给王听，王身边的臣子进规劝之辞，王的亲戚弥补王的过失，督察政务，乐师、史官教诲，老臣们加以修饰整理，然后王对这些加以选取实行。所以事情办好了而不违背情理。人有口，就象大地有山河一样，财用从这里生出；就象高原平地上有平坦、灌溉条件好的耕地一样，衣食从这里产生。口发表议论，好的坏的从这里出来。推行好的，防范坏的，那是用来增加财用衣食的办法。人民在脑子里考虑它，从口里把它讲出来，这是考虑成熟之后的自然流露，怎么可以去堵塞呢？假若硬要堵塞他们的口，将能堵多久呢？”

厉王不听从，于是国都里的人，没有谁敢讲话。过了三年，就把厉王流放到彘地去③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厉王：西周国王姬胡，好利，专制，公元前841年，国人发难，逃奔到彘，十四年后死于彘。

②箴言：规劝告戒的现成话。

③彘（音治）：在今山西霍县。

## 【原文】

厉王说荣夷公。芮良夫曰：“王室其将卑乎！夫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。夫利，百物之所生也，天地之所载也。而或专之，其害多矣。天地百物，皆将取焉，胡可专也？所怒甚多，而不备大难，以是教王，王能久乎？夫王人者，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，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，犹日怵惕，惧怨之来也。故《颂》曰：‘思文后稷，克配彼天。立我蒸民，莫匪尔极。’《大雅》曰：‘陈锡载周。’是不布利而惧难乎？故能载周，以至于今。今王学专利，其可乎？匹夫专利，犹谓之盗，王而行之，其归鲜矣。荣公若用，周必败。”

既，荣公为卿士，诸侯不享，王流于彘。

## 【译文】

4. 厉王喜欢荣夷公。芮良夫说①：“王宗大概要衰微了吧！荣公欢喜擅占财利，而不知道（这么做会有）大的祸患。财利是各种物资产生的，是天地所造就的。如果有人独自占有它，那祸患就多了。天地间各种物资，大家都将取用它，怎么可以独自占有呢？激怒的人太多，而不警惕大难的发生，用这些来教导王，王能长久吗？做人民的王的人，将开辟财利，把它奉献给上天，赐给臣民，使神鬼臣民和各种事物无不得到他们的正确位置。（这样做）尚且天天恐惧，害怕怨恨的到来。所以《诗经·周颂》上说②：‘有文德的后稷③，能配那上天享受祭祀，使我众民得到粮食，没有不是你的恩德所致。’《诗经·大雅》说④：‘布施财利，以开创周的统治。’这不是施利而害怕祸患吗？所以能建成周的天下，并持续到现在。现在王学着独占财利，难道可以吗？一般人擅占财利，还说他是盗贼，王如果这么做，归附的人就少了。荣公如果得到重用，周一定要败亡。”

不久，荣公担任卿士，诸侯不来朝献，厉王被流放到彘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荣夷公：荣，国名。夷，谥号。芮良夫：周大夫芮伯。

②《诗经·周颂》：指《周颂》中的《思文》篇。

③后稷：相传为周的开国祖先。尧时遭洪水，稷为农官，播百谷，使人得到粮食，封于周原，建立周国。

④《诗经·大雅》：指《大雅》中的《文王》篇。

## 【原文】

彘之乱，宣正在邵公之宫，国人围之。邵公曰：“昔吾骤谏王，王不从，是以及此难。今杀王子，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！夫事君者险而不怼，怨而不怒，况事王乎？”乃以其子代宣王，宣王长而立之。

## 【译文】

5. (国人流放厉王于)彘的那场暴乱,宣王躲在邵公屋里①。国人包围邵公的住所。邵公说:“以前我多次劝谏王,王不听从,因此遭到这场灾难。现在如果杀掉王的儿子,王将以为我是怨恨报复,而对他发怒了吧!为君主服务的人,在危险中不怨恨他,埋怨他,但不对他发怒,何况是为王服务呢?”就把自己的儿子代替宣王(交给国人处置)。宣王长大了,立他为王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宣王:厉王的儿子姬靖,公元前828至前782年在位。

## 【原文】

宣王即位,不籍千亩。虢文公谏曰:“不可!夫民之大事在农,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,民之蕃庶于是乎生,事之供给于是乎在,和协辑睦于是乎兴,财用蕃殖于是乎始,敦庞纯固于是乎成,是故稷为大官。古者,太史顺时视土,阳瘳愤盈,土气震发,农祥晨正,日月底于天庙,土乃脉发。

“先时九日,太史告稷曰:‘自今至于初吉,阳气俱蒸,土膏其动。弗震弗渝,脉其满眚,谷乃不殖。’稷以告王曰:‘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曰:“距今九日,土其俱动,王其祗祓,监农不易。”’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、百吏、庶民,司空除坛于籍,命农大夫咸戒农用。

“先时五日,警告有协风至,王即斋宫,百官御事,各即其斋三日。王乃淳濯飧醴。及期,郁人荐鬯,牺人荐醴,王裸鬯飧醴,乃行,百吏、庶民毕从。及籍,后稷监之,膳夫、农正陈籍礼,太史赞王,王敬从之。王耕一垧,班三之,庶民终于千亩。其后稷省功,太史监之;司徒省民,太师监之;毕,宰夫陈飧,膳宰监之。膳夫赞王,王歆大牢,班尝之,庶人终食。

“是日也,警帅音官以风土。廩于籍东南,钟而藏之,而时布之于农。稷则遍诫百姓,纪农协功,曰:‘阴阳分布,震雷出滞。土不备垦,辟在司寇。’乃命其旅曰:‘徇!’农师一之,农正再之,后稷三之,司空四之,司徒五之,太保六之,太师七之,太史八之,宗伯九之,王则大徇。耨获亦如之。民用莫不震动,恪恭于农,修其疆畔,日服其耨,不解于时,财用不乏,民用和同。

“是时也,王事唯农是务,无有求利于其官,以干农功,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,故征则有威,守则有财。若是,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,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。

“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,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,将何以求福用民?”

王不听。三十九年,战于千亩,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。

## 【译文】

6. 宣王即位后,不实行天子籍田千亩的古制①。虢文公劝谏说②:“不可以这样。百姓的大事在于农耕,祭祀上帝的谷物从这里出产,百姓众多的子孙从这里繁衍出来,侍奉君上的供给也在这里,和睦团结从这里兴起,财用的增长从这里开始,敦厚的品德、宽大的胸怀、纯正的思想、坚强的性格从这里养成。因此农官是大官。往古时候,太史随着时令观察土壤,暖气积聚充足,土气冲动升起,房星早上出现在正南方,太阳月亮到了室宿的位置,土地于是就脉理发动了③。

“在立春的前九天,太史告诉农官说:‘从今天起直到立春④,温暖的气候都在升腾土壤



的润泽就要启动。(如果)不翻动宣泄,土的脉理就将遏塞成灾,谷物就不能生长。’农官把这些告诉王,说:‘太史率领阳官要我们主持农事<sup>⑤</sup>,说:“(立春)离今天只有九天了,土气将要都发动起来,请王敬神斋戒除邪<sup>⑥</sup>,监理农事,不变更土壤宜于种植什么作物的原则。”’王就命令司徒遍告公卿百官和耕种籍田的百姓,司空在籍田旁修筑祭坛,命令农大夫准备好农用具<sup>⑦</sup>。

“在开耕前五天,乐太师报告将有和风吹来。王来到进行斋戒的宫里,百官治事各自到自己斋戒的房里斋戒三天。王于是沐浴、饮用甜酒。到开耕那天,郁人献进郁鬯酒,牺人奉上甜酒<sup>⑧</sup>。王于是把郁鬯酒灌注到地上,并且饮用甜酒(使自身芳香、洁净)。这才出发,百官、众百姓都跟随在后面。来到籍田,农官负责督察,膳夫、农正报告籍田礼节<sup>⑨</sup>,太史引导王,王恭敬地跟着他。王用单铧犁翻起土块,百官顺次耕地,各自耕的数量是前面耕的三倍。最后是耕种籍田的农夫将这千亩籍田耕完。那农官察看耕地成绩,太史进行监察;司徒察看百姓勤惰,太师进行监察<sup>⑩</sup>。这些仪式进行完毕,宰夫摆出祭祀的酒食,膳宰监督他执行<sup>⑪</sup>。膳夫引导王,王用太牢祭祀鬼神<sup>⑫</sup>,然后百官顺次尝这些祭祀过的牛羊猪肉,最后百姓将它吃光。

“这一天,瞽帅、音官用音律体察风气和土气<sup>⑬</sup>。在籍田的东南方建御仓,准备将籍田里收获的谷物聚集起来,收藏在里面,到时候发放给农人。农官普遍告诫百姓,综理农事,协同耕作,说:‘夜晚和白天长短均分<sup>⑭</sup>,雷声震动,蛰虫从洞穴里爬出来。(这时候)田地没有全部开垦出来,罪在司寇。’命他所部的人众说:‘去巡视农耕!’农师首先去,农正再去,农官第三去,司空第四去,司徒第五去,太保第六去,太师第七去,太史第八去,宗伯第九去<sup>⑮</sup>,王(率领公卿大夫)大巡视。播种收割也象这样。农民因而没有不发动起来的,(他们)对耕种态度严肃恭敬,修理地边田塍,每天都操起他们的锄头劳作,农忙季节不懈怠,财用因而不缺,老百姓因而和睦同心。

“这时候,为王服务的公事惟有农耕,没有向官府求利以干扰农事的。春夏秋三季务农,冬季习武,征战起来就有威力,守备就有财用。这样就能使神高兴,使百姓和睦,就能按时祭祀,这时的用度和颁赐就会丰饶宽绰。

“现在您宏扬先王的功业,却丢掉农耕这件大事,敬神祭祀缺乏祭品,(只能向百姓征敛)使百姓的财用贫困,将靠什么向神求福和役使百姓?”

宣王不听从虢文公的劝谏。三十九年,在千亩打仗,宣王的军队被姜姓西戎打得大败<sup>⑯</sup>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籍田:古代天子诸侯征用民力耕种田地。相传天子千亩,诸侯百亩。每年春耕前,天子诸侯举行籍田仪式,亲执耒耜,在籍田上三推或一拨。以此劝勉农耕,并用籍田所获奉祀宗庙。

②虢(音国)文公:西虢的国君,周文王弟虢叔的后代,他的封地宣王时在畿内。

③太史:朝廷大臣,掌管文书、典籍,兼管天文、历法、祭祀。房星:星名。房星早上出现在南方就是立春日。室宿:二十八宿之一。日月都到了室宿的位置,是夏历正月初一。脉理发动:指土地复苏,可以生长五谷百物。

④立春:原文作“初吉”。王引之说:“谓立春之日也。立春多在正月上旬,故谓之初吉。”

⑤阳官:周代官名,即春官,掌管典礼。

⑥斋戒:在祭祀之前,沐浴更衣,不食荤饮酒,不与妻妾同房,清身洁心,称作斋戒。

⑦司徒:官名,掌管国家的土地和人民,官司籍田、征发徒役等。司空:掌管建筑工程、制造车服器械。农大夫:劝勉农耕的官。



⑧郁人：掌管祭祀和宴请宾客时的玉器和郁鬯酒。郁鬯酒：用郁金香草煮的水和黑黍酿成的酒。牺人：掌管酒樽，供应甜酒。

⑨膳夫：掌管天子膳食，上士，食官之长。农正：掌管农事和农耕祭礼。

⑩太师：辅助国王执政的官。

⑪宰夫、膳宰：都是掌管膳食的官。膳宰想必高于宰夫。

⑫太牢：祭祀时牛羊猪三牲齐备，称为太牢。

⑬瞽帅：乐官之长。瞽，盲眼。古代乐官多用瞎子。音官：乐官。

⑭夜晚与白天时间均分，为立春日。

⑮司寇：掌管刑法。农师：掌管农事，上士。太保：国王的辅佐官。宗伯：掌管礼仪，官阶是卿。

⑯三十九年：宣王三十九年，公元前 789 年。千亩：地名，在今山西介休县南。姜姓西戎：是西戎的别种，居今山西南部。

## 【原文】

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，王立戏，樊仲山父諄曰：“不可立也！不顺必犯，犯王命必诛，故出令不可不顺也。令之不行，政之不立，行而不顺，民将弃上。夫下事上，少事长，所以为顺也。今天子立诸侯而建其少，是教逆也。若鲁从之而诸侯效之，王命将有所壅。若不从而诛之，是自诛王命也。是事也，诛亦失，不诛亦失，天子其图之！”王卒立之。

鲁侯归而卒，及鲁人杀懿公而立伯御。

## 【译文】

7. 鲁武公带领儿子括与戏见宣王，宣王立戏为鲁太子①。樊仲山父劝谏说②：“不可立戏！不按长幼顺序立太子，鲁国一定会犯命不从；犯命不从，就一定要诛伐它。所以发布命令不可不顺理。命令不能执行，政令不能建立，行为不顺事理，老百姓将要抛弃君上。在下的侍奉在上，年少的侍奉年长的，这就是顺理。现在您立诸侯的太子立他的小儿子，这是教他们逆理。如果鲁国顺从您的这个决定，别的诸侯仿效它，先王立长的命令将不能贯彻执行；如果鲁国不顺从您这个决定而诛伐它，这是自己诛伐先王的遗令。在这件事情上，讨伐是错，不讨伐也是错，希望天子您好好考虑它！”宣王终于立戏为太子。

鲁武公回国后死去，（戏为国君，事情发展）到鲁国人杀了懿公，立伯御为君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鲁武公：鲁国国君，公元前 825 到前 816 年在位。括：鲁武公的长子。他的儿子伯御与鲁人攻杀懿公而自立。公元前 806 到前 797 年在位。戏：括的弟弟懿公，公元前 815 到前 807 年在位。

②樊仲山父：宣王卿士，封于樊（今陕西长安南），也称樊仲。

## 【原文】

三十二年春，宣王伐鲁，立孝公，诸侯从是而不睦。

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，樊穆仲曰：“鲁侯孝。”王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肃恭明神，而敬事耆老；赋事行刑，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；不干所问，不犯所咨。”王曰：“然则能训治其民矣。”乃命鲁孝公于夷宫。

## 【译文】

8. 三十二年春季,宣王讨伐鲁国,(废掉伯御,)立孝公为鲁君①。诸侯从此和宣王不亲。

宣王要物色一个能引导诸侯使之恭顺的国子作州伯②。樊穆仲说③:“鲁侯孝顺。”宣王问:“你根据什么知道他孝顺?”樊穆仲回答说:“他敬神尊老,赋税的事情和施行刑罚,一定询问祖宗的遗教,并且根据过去的事例征询商量;不和所问到的遗教相抵触,不违反他征询的结果。”宣王说:“既然如此,那么他能治理好他的百姓了。”就在夷宫中策命鲁孝公为州伯④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三十二年:宣王三十二年,公元前796年。孝公:名称,鲁懿公的弟弟。公元前796到769年在位。

②国子:王同姓的贵族子弟。州伯:统治一方或若干部族的诸侯之长。

③樊穆仲:仲山父的谥号。

④夷宫:宣王祖父夷王的庙。古代颁爵命赐在祖庙进行。

## 【原文】

宣王既丧南国之师,乃料民于太原。仲山父谏曰:“民不可料也!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,司民协孤终,司商协民姓,司徒协旅,司寇协奸,牧协职,工协革,场协入,廩协出,是则少多、死生、出入、往来者皆可知也。于是乎又审之以事,王治农于籍,蒐于农隙,耨获亦于籍,獮于既烝,狩于毕时,是皆习民数者也,又何料焉?不谓其少而大料之,是示少而恶事也。临政示少,诸侯避之。治民恶事,无以赋令。且无故而料民,天之所恶也,害于政而妨于后嗣。”王卒料之,及幽王乃废灭。

## 【译文】

9. 宣王已损失在南方诸国的军队,就在太原统计百姓的数量①。仲山父劝谏说②:“百姓的多少不能去统计呀!古代不统计而知道百姓的多少。司民合计无父孤儿和人民死亡情形,司商合计人的族姓,司徒合计军队的数目,司寇合计罪犯和死刑的数字,牧人合计系牲口木桩的数量,百工合计(各种器物的)改进状况,场人合计(果品珍异的)敛取收藏,廩人合计(粮食)支出的多少③。这样,人的多少、生死,物的出入、往来就都能知道了。于是又从耕猎等事中加以审核。王孟春在籍田里耕种,在农闲时搜猎,夏秋季也在籍田除草收割,谷物成熟时举行秋季田猎,冬季农事完毕又进行狩猎,这都是熟习百姓数量的时候,又单独去统计什么呢?不说百姓数量少,而大规模地去统计,这就显示人民寡少并厌恶政事。当朝执政显示人民寡少,诸侯们就不会亲附王室。治理百姓而厌恶政事,就没有用来颁布政令的威望。而且无缘无故统计百姓的人数,是天神所厌恶的。对政事有害,对后代有妨碍。”

宣王最后还是对百姓进行了统计,到幽王的时候,西周就灭亡了④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南方诸国:指江汉之间的一些诸侯国家。宣王伐姜戎,结果被打败在江汉之间。太原:西周时在今山西南部。

②仲山父:即上文的樊穆仲。

③司民:官名,掌管户口登记。司商:官名,主管赐族授姓。牧人:官名,主管牧养六畜。百工:指百工之

官。主管营建制造等事。场人：官名，主管国家的场圃，种植瓜果珍异，收藏备用。廩人：官名，主管粮食的出入。

④幽王：周幽王，宣王子。公元前 781 到前 771 年在位。

## 【原文】

幽王二年，西周三川皆震。伯阳父曰：“周将亡矣！夫天地之气，不失其序；若过其序，民乱之也。阳伏而不能出，阴迫而不能蒸，于是有地震。今三川实震，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。阳失而在阴，川源必塞；源塞，国必亡。夫水土演而民用也。水土无所演，民乏财用，不亡何待？昔伊、洛竭而夏亡，河竭而商亡。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，其川源又塞，塞必竭。夫国必依山川，山崩川竭，亡之征也。川竭，山必崩。若国亡，不过十年，数之纪也。夫天之所弃，不过其纪。”是岁也，三川竭，岐山崩。十一年，幽王乃灭，周乃东迁。

## 【译文】

10. 幽王即位二年，西周地区（泾、渭、洛）三条河流域都发生了地震。伯阳父说①：“周代将要灭亡了！天地的气，不能失去它们的位次。如果位次错了，是人把它搞乱的②。阳气沉伏在下不能出来，为阴气所逼，不能升起，这个时候就有地震。现在这三条河流域确实地震了，这是阳气丧失了它的出处，而被阴气所镇压的缘故，阳气失去了它的位次，处在阴气的下面，河源必定会堵塞，河源被堵塞，国家一定会亡。水气和土气通畅，人民赖以生存。水土没有通气的地方，百姓缺乏财用，国家不亡还能等待到什么？过去伊水、洛水枯竭，夏代灭亡；黄河干涸，商朝灭亡③。现在周室的德行象夏商两朝的末代一样了，它的河源又被阻塞，阻塞必定干涸。国都一定依山靠河，山崩塌，河干涸，是亡国的征兆。河流干涸，山必崩塌。如果国家灭亡，不超过十年，这是数的一纪。上天所抛弃的，不超过一纪。”

这一年，（泾、渭、洛）三条河干枯，岐山崩塌④。十一年，幽王就死了。于是周的国都向东迁徙⑤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伯阳父：周大夫。

②不敢指责王，只好说是“人”。

③夏曾建都阳城（今河南登封东）、斟鄩（今登封西北），与伊水、洛水相近。商王盘庚迁都于殷（今河南安阳小屯村），地近黄河。

④岐山：在今陕西岐山县西北。

⑤幽王政治腐败，又连年旱灾地震，用兵失败，于公元前 771 年，被申侯联合犬戎攻杀于骊山。周东迁洛邑，自此史称东周。

## 【原文】

惠王三年，边伯、石速、芑国出王而立子颓。王处于郑三年。

王子颓饮三大夫酒，子国为客，乐及遍舞。郑厉公见虢叔，曰：“吾闻之，司寇行戮，君为之不举，而况敢乐祸乎！今吾闻子颓歌舞不息，乐祸也。夫出王而代其位，祸孰大焉！临祸忘忧，是谓乐祸。祸必及之，盍纳王乎？”

虢叔许诺。郑伯将王自圉门入，虢叔自北门入，杀子颓及三大夫，王乃入也。

## 【译文】

11. 惠王三年，边伯、石速、莒国将惠王赶出来，立子颓为王①。惠王在郑国待了三年。

王子颓请(边伯、石速、莒国)三位大夫饮酒，子国为上客，乐曲演奏到遍舞②。郑厉公见虢叔说③：“我听说，司寇处决罪犯，国君为这事减膳撤乐，何况敢因祸患而高兴呢？现在我听说子颓欣赏歌舞不停，这是以祸患为快乐。把王赶出去而取代他的位置，什么祸患有这么大？面临祸患而忘记忧愁，这就叫做以祸患为快乐，祸患必定降临到他的头上。何不将王送回去复位呢？”

虢叔答应了。(第二年)郑伯侍奉惠王从圉门入王城④，虢叔从北门入王城，杀了王子颓和三位大夫，惠王于是进入王宫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惠王：周惠王姬阍(音郎)，周庄王孙，公元前676年至公元前652年在位。边伯、石速、莒国：都是周大夫。子颓：周庄王的小儿子，妾王姚所生。

②子国：即莒国。子颓的师傅。遍舞：指六代的乐曲。黄帝的叫《云门》，尧的叫《咸池》，舜的叫《箫韶》，禹的叫《大夏》，殷的叫《大濩》，周的叫《大武》。

③郑厉公：郑国国君姬突，公元前679至公元前673年在位。虢叔：周王卿士，疑为虢公丑。

④郑伯：即郑厉公。圉(音语)门：王城南门。

## 【原文】

十五年，有神降于莘，王问于内史过曰：“是何故？固有之乎？”对曰：“有之。国之将兴，其君齐明、衷正、精洁、惠和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，其惠足以同其民人。神飨而民听，民神无怨，故明神降之，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。国之将亡，其君贪冒、辟邪、淫佚、荒怠、粗秽、暴虐；其政腥臊，馨香不登；其刑矫诬，百姓携贰。明神不蠲而民有远志，民神怨痛，无所依怀，故神亦往焉，观其苛慝而降之祸。是以或见神以兴，亦或以亡。昔夏之兴也，融降于崇山；其亡也，回禄信于聆隧。商之兴也，桀机次于丕山；其亡也，夷羊在牧。周之兴也，鸛鷥鸣于岐山；其衰也，杜伯射王于郕。是皆明神之志者也。”

王曰：“今是何神也？”对曰：“昔昭王娶于房，曰房后，实有爽德，协于丹朱，丹朱凭身以仪之，生穆王焉。是实临照周之子孙而祸福之。夫神壹，不远徙迁，若由是观之，其丹朱之神乎？”王曰：“其谁受之？”对曰：“在虢土。”王曰：“然则何为？”对曰：“臣闻之：道而得神，是谓逢福；淫而得神，是谓贪祸。今虢少荒，其亡乎？”王曰：“吾其若之何？”对曰：“使太宰以祝、史帅狸姓，奉牺牲、粢盛、玉帛往献焉，无有祈也。”

王曰：“虢其几何？”对曰：“昔尧临民以五，今其胃见，神之见也，不过其物。若由是观之，不过五年。”王使太宰忌父帅傅氏及祝、史奉牺牲、玉鬯往献焉。内史过从至虢，虢公亦使祝、史请土焉。内史过归，以告王曰：“虢必亡矣，不禋于神而求福焉，神必祸之；不亲于民而求用焉，人必违之。精意以享，禋也；慈保庶民，亲也。今虢公动匮百姓以逞其违，离民怒神而求利焉，不亦难乎！”

十九年，晋取虢。

## 【译文】

12. 十五年,有神降在莘地①。惠王问内史过说②:“这是什么事?以前曾有过吗?”回答说:“有的。国家将要兴盛,它的国君处处贤明、正直、精诚纯洁、仁爱和气,他的德行足以使那祭品芳香气味更为明显,他的仁爱足以使他的民心统一。神享受祭品,百姓听命。百姓和神都无怨恨,所以神降临这里,考察他的政德而公平地赐福给他。国家将要衰亡,它的国君贪图财利,偏邪不正,纵欲放荡,怠慢荒废政事,粗鲁污秽,残暴酷虐。他的政治发出腥臊的气味,祭品的香气神不享用。他的刑罚欺诈不信,诬陷无辜,老百姓离心离德。神明不享用不洁之物,人民有反叛之心,民和神都怨恨,没有归附的对象。所以神也去到那里,考察他的暴虐邪恶,降给他灾祸。因此,有时神出现而国兴盛,也有时神出现而国衰亡。过去,夏代的兴起,融降在崇山;它的败亡,回禄在聆隧停了两晚③。商代的兴起,禘机在丕山待了几天;它的灭亡,夷羊降在牧野④。西周的兴起,鸛鸛在岐山鸣叫;它的衰微,杜伯在镐地射杀宣王⑤。这都是记录在书的神。”

惠王说:“现在的这个神,是什么神呢?”回答说:“以前昭王从房国娶来妻子,叫房后,她确有二心,与丹朱合得来。丹朱依凭着她的肉身,与她为配,生下穆王⑥。是他丹朱临察周的儿子孙而给他们福祸。神一心依凭着人而不远迁,如果从这点看来,岂不是丹朱神吗?”惠王说:“将是谁接受他的祸或福?”回答说:“在虢国的土地上。”惠王说:“那么为什么要降在虢国?”回答说:“我听说:遵循道义而获得神的降临,这就叫做迎福;骄奢淫逸而导致神的降临,这就叫做以贪取祸。现在虢国君主年少荒淫,恐怕要灭亡了吧!”惠王说:“我们将怎么对待他?”回答说:“派太宰率领祝、史,带上狸姓⑦,奉上祭祀的牛羊、粮食、玉器、束帛前往莘地献给神,不要求请什么。”

惠王问:“虢国还将存在多少年?”过回答说:“过去尧巡视地方是五年一次,现在他的后代出现。神出现了,存在的时间不会超过那个数字。如果从这点看来,不超过五年了。”惠王派了太宰忌父率领傅氏和祝、史奉上祭祀的牛羊、玉鬯前去虢国敬献给神⑧。内史过跟着他们也到了虢国。虢公也派祝、史请求拓宽虢国的土地。内史过回国,把这些告诉惠王说:“虢国必定要亡了,对神不洁祀而向它求福⑨,神一定给他祸患;对百姓不亲而向百姓求取财用,人们一定背叛他。诚心诚意地祭献,这就是洁祀;慈爱地保养众百姓,这就是亲。现在虢公使百姓劳累贫穷,从而使自己的邪恶行径称心如愿,使百姓离心,使神灵愤怒,却求神赐给土地,岂不是灾难吗?”

十九年,晋国攻取虢国⑩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十五年:惠王十五年,公元前662年。莘(音申):虢国领地,在今河南陕县硖西镇西。

②内史:周大夫,掌管爵禄废置及策命诸侯等。过:内史名。

③融:祝融,高辛氏的火正(掌火的官),死后为火官之神。崇山:就是现在的嵩山,在河南登封县北,称为中岳。回禄:传说中的火神。为祝融的两个后人的合称,一说即祝融。聆(音禽)隧:古地名,今不详所在。

④禘机(音桃务):即鲧,禹的父亲。丕山:山名,疑在今河南巩县东。夷羊:传说中的神兽。

⑤鸛鸛(音岳酌):凤的别名。杜伯:周大夫,封于杜国,伯爵。杜伯被宣王所杀。据说后来宣王与诸侯田猎,杜伯的鬼魂射杀宣王。这一篇讲鬼神的存在,当然都不可信。镐:地名,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。

⑥昭王:西周国王姬瑕,周康王子。丹朱:传说中尧的儿子,名朱,因居丹水,称为丹朱。这里是说丹朱之



神。穆王：西周国王姬满，周昭王子。

⑦太宰：官名，在王左右，助王治国，辅佐王命的施行。祝：太祝，官名，掌管祝辞祈祷等事。狸姓：丹朱的后人。下文称为傅氏。

⑧忌父：太宰的名字，即周公忌父。玉鬯：以郁鬯酒灌地祭神的玉器。

⑨洁祀：原文作“禪(音因)”，译为洁祀，意思是使祭祀清洁。

⑩晋灭虢，在公元前 655 年。

## 【原文】

襄王使邵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，吕甥、郤芮相晋侯不敬，晋侯执玉卑，拜不稽首。

内史过归，以告王曰：“晋不亡，其君必无后。且吕、郤将不免。”王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《夏书》有之曰：‘众非元后，何戴？后非众，无与守邦。’在《汤誓》曰：‘余一人有罪，无以万夫；万夫有罪，在余一人。’在《盘庚》曰：‘国之臧，则惟女众。国之不臧，则惟余一人，是有逸罚。’如是则长众使民，不可不慎也。民之所急在大事，先王知大事之必以众济也，是故祓除其心，以和惠民。考中度衷以莅之，昭明物则以训之，制义庶孚以行之。祓除其心，精也；考中度衷，忠也；昭明物则，礼也；制义庶孚，信也。然则长众使民之道，非精不和，非忠不立，非礼不顺，非信不行。今晋侯即位而背内外之赂，虐其处者，弃其信也；不敬王命，弃其礼也；施其所恶，弃其忠也；以恶实心，弃其精也。四者皆弃，则远不至而近不和矣，将何以守国？”

“古者先王既有天下，又崇立于上帝、明神而敬事之，于是乎有朝日、夕月以教民事君。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，大夫、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，庶人、工、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。犹恐其有坠失也，故为车服、旗章以旌之，为贄币、瑞节以镇之，为班爵、贵贱以列之，为令闻嘉誉以声之。犹有散、迁、懈慢而著在刑辟，流在裔土，于是乎有蛮夷之国，有斧钺、刀墨之民，而况可以淫纵其身乎？”

“夫晋侯非嗣也，而得其位，蹇蹇怵惕，保任戒惧，犹曰未也。若将广其心而远其邻，陵其民而卑其上，将何以固守？夫执玉卑，替其贄也；拜不稽首，诬其王也。替贄无镇，诬王无民。夫天事恒象，任重享大者必速及，故晋侯诬王，人亦将诬之；欲替其镇，人亦将替之。大臣享其禄，弗谏而阿之，亦必及焉。”

襄王三年而立晋侯，八年而陨于韩，十六年而晋人杀怀公。怀公无冑，秦人杀子金、子公。

## 【译文】

13. 襄王派遣邵公过和内史过赐给晋惠公命服①。吕甥、郤芮作晋侯的贄礼②，态度不敬。晋侯拿着信圭的手放在胸以下，拜时头不至地。

内史过回朝，把这事告诉襄王说：“晋国如果不亡，它的国君必定没有后代，而且吕甥、郤芮也将不免于灾祸。”襄王说：“什么原因？”回答说：“《夏书》上有这样的话：‘老百姓没有好君王，拥戴什么人？君王没有老百姓，就没有人和他一起保卫邦国。’《汤誓》上说③：‘我有罪，就不要把罪罚在众人身上；众人有罪，罪过在我。’《盘庚》上说④：‘国家治理得好，是你们众人的功劳。国家治理得不好，是我一个人有过有罪。’这样，为百姓长上役使人民，不可不谨慎。庶民所急的事情，是兵戎和祭祀，先王懂得这些事情必须依靠大众才能办成，因此除去他们心上的恶念，使百姓和睦仁爱。考察自己的内心，(用以)推测别人的真心实意，用这样的心思来治理人民；把事物法度表明出来，用以开导人民；建立合适的制度，使众人相信，从而去执行它。除去邪念，是精；考察自己的内心，推测他人的真意，是忠；把事物法度表明出来，是礼；



建立合适的制度使众人相信，是信。这样看来，为百姓长上役使庶民的道理就是：不精，他们就不会和睦；不忠，他们就不能在位；没有礼，他们就不会顺从；没有信，他们就实行不了。现在晋侯即位就违背了他对国内国外给予利益的诺言⑤，虐待那些（惠公流亡时）处于国内的官员⑥，是抛弃信；对王命不敬，是抛弃礼；把自己所厌恶的给予别人，是抛弃忠；把邪恶装满心中，是抛弃精。（信、礼、忠、精）四样全抛弃了，远方的就不会来归附，近边的也不会和睦，将凭什么保守国家？

“古代，先王已经取得了天下，又尊崇天神和日月之神，恭敬地祭祀它们，于是有祭日祭月的礼仪，用这个教育庶民侍奉君主。诸侯春季、秋季在王这里受事，去统治他的百姓。大夫、士每天谨慎地在朝堂处理公务，对自己的官位保持警惕，农夫、工匠、商人坚持做好各自的职事，以供奉他们的君上。（即使这样）仍然耽心这些人有所失误，所以用不同的车舆、服饰、旗帜、印章来表明各人的地位职责，用不同的货币瑞节来倚重他们⑦，用官阶、爵位、贵贱来排列他们，给予荣誉来宣扬他们。（为他们制订的制度这样齐备）仍有散慢、转移、懈怠的人被施加刑罚，流放到荒远的边地。于是有了成了蛮夷之国的国民的人，有被斧钺砍杀、被刀刻墨涂面额的罪人，何况可以用淫乐放纵自身呢？

“晋侯不是嫡嗣，而得到君位，即使勤勉惶恐，谨守职位，保持警惕，害怕出事，仍然不够。如果放纵自己的情欲，疏远邻国，欺凌臣民，看不起他的君上，将凭什么固守君位？

“拿玉圭的手放在胸以下，是废弃执贄的礼仪⑧，跪拜时头不至地，是欺侮王。废弃执贄的礼仪，就无以自重，欺侮王就是不要人民。上天对人事的处置常常（事先）显出迹象，职位高的、受禄大的必定很快遭到报应。所以晋侯欺侮王，别人也将欺侮他；想废除赖以自重的，别人也会废除对他的尊重。大臣食他的俸禄，不去劝谏他，反而迎合他，也一定会遭到祸患。”

襄王三年立晋侯。八年，晋侯兵败于韩原⑨。十六年，晋国人杀了继位的晋怀公⑩。怀公没有后嗣。（同年，）秦国杀了子金子公⑪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襄王：周襄王姬郑，周惠王子。公元前 651 年至前 619 年在位。邵公过：邵穆公之后邵武公，名过。晋惠公：晋国国君姬夷吾，公元前 650 至前 637 年在位。因其父晋献公立少子为嗣而出奔。献公死，由秦帮助回国即位。命服：天子所赐标明等级的制服。

②吕甥：即瑕吕飴甥。郤芮：即冀芮。二人都是晋国大夫。贄礼：即司仪。

③《汤誓》：《尚书》中的《汤誓》篇。

④《盘庚》：《尚书》中的《盘庚》篇。

⑤夷吾曾用五城贿赂秦国，用田百万和七十万亩贿赂大夫里克、丕郑，请他们帮助他回国即君位。而他即位后却违背诺言，不给他们城与田。

⑥指杀大臣里克、丕郑等人。

⑦贄（音至）币：见面时赠送的礼物。某种等级的人赠送某些礼物，礼制上有具体的规定。瑞节：瑞与节，出使时所用的信符。瑞，玉制；节，竹制。天子、诸侯、卿、大夫等级不同，所用的瑞节不同。

⑧持天子赐与的器物的手要放在胸以上，晋侯的手却在胸以下，所以说是废弃执贄之礼。

⑨八年：襄王八年，公元前 644 年。秦攻晋，在韩原作战，大败晋军。俘获晋惠公。韩原：晋地，在今山西芮城县境。

⑩晋怀公：晋惠公的儿子子圉。惠公死，子圉立为国君。秦穆公送公子重耳回晋国即君位，晋人杀怀公。

⑪子金：吕甥。子公：郤芮。二人谋杀重耳（文公）未遂，逃至河上，为秦伯所诱杀。

## 【原文】

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，上卿逆于境，晋侯郊劳，馆诸宗庙，馈九牢，设庭燎。及期，命于武宫，设桑主，布几筵，太宰莅之，晋侯端委以入。太宰以王命命冕服，内史赞之，三命而后即冕服。既毕，宾、飧、赠、饯如公命侯伯之礼，而加之以宴好。

内史兴归，以告王曰：“晋，不可不善也。其君必霸。逆王命敬，奉礼义成。敬王命，顺之道也；成礼义，德之则也。则德以导诸侯，诸侯必归之。且礼所以观忠、信、仁、义也，忠所以分也，仁所以行也，信所以守也，义所以节也。忠分则均，仁行则报，信守则固，义节则度。分均无怨，行报无匮，守固不偷，节度不携。若民不怨而财不匮，令不偷而动不携，其何事不济！中能应外，忠也；施三服义，仁也；守节不淫，信也；行礼不疚，义也。臣入晋境，四者不失，臣故曰：‘晋侯其能礼矣，王其善之！’树于有礼，艾人必丰。”

王从之，使于晋者，道相逮也。及惠后之难，王出在郑，晋侯纳之。

襄王十六年，立晋文公。二十一年，以诸侯朝王于衡雍，且献楚捷，遂为践土之盟，于是乎始霸。

## 【译文】

14. 襄王派太宰文公和内史兴赐给晋文公命服①。晋国的上卿到边境外迎接，晋侯自己在都城郊外迎接，致辞慰劳，将他们安排在祖庙里住下，赠送九牢给他们②，在庭内设大烛照明。到接受命服那天，在武宫里举行接受命服的仪式③，设立桑木神主④，置放几案筵席。太宰来到这里，晋侯穿着黑色祭服，戴着黑色礼帽进来。太宰以襄王的名义，赐给他大帽、鷩服⑤，内史帮助他完成礼节。（太宰）三次以襄王的名义赐晋侯命服，晋侯三次礼让，而后来至面前接受命服。仪式完毕以后，侍奉这些宾客，举行宴饮，赠送礼物，郊外饯别的礼节，如同公受王命，以侯伯相待的礼仪，加上气氛和乐友好。

内史兴回国，把这些告诉襄王说：“晋国是不能不善待的，它的国君必定要称霸。迎接王赐命服，态度恭敬，遵循礼节，仪式完备。尊敬王的赐命，是顺从之道；礼仪完备，是道德的准则。遵守道德，用来引导诸侯，诸侯一定会归附他。而且礼仪是用来观察忠、信、仁、义的，忠是用来均分的，仁是用来施行的，信是用来坚守的，义是用来节制的。忠分就均衡不偏，仁行就有报答，信守就会坚定不二，义节就合乎法度。分布均衡不会产生怨恨；行仁有报答不会穷困；信守坚定不二，不会苟且偷安；节制适度不会离心。假若百姓无怨气，财用又不缺乏，对王室的政令不苟且，行动上不远离王室，那有什么事办不成功？内心能适应外物，是忠；三次礼让，衣帽得当，这是仁；保守节操而无过失，这是信；施行礼义，内省无歉疚，这是义。我进入晋国，看到了他们这四项都没有丢失，所以我说：‘晋侯确实能用礼，王要好好待他！’播下恩惠在有礼的国家，报答给人的必定很丰厚。”

襄王听从了他的意见，出使到晋的人，在路上前后相及，络绎不绝。到惠后引起祸患，襄王逃出来，在郑避难⑥。晋侯出兵平乱，送襄王回国复位。

十六年立晋文公。二十一年，（晋文公）带领诸侯在衡雍朝见襄王⑦，并向王室敬献与楚交战时所获的战利品。接着在践土与诸侯盟誓⑧。从此开始称霸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太宰文公：襄王卿士王子虎。太宰，官名，辅王施政。内史兴：周内史叔兴父。内史，官名，见第十二篇注②。晋文公：晋惠公异母兄重耳，公元前636年至公元前628年在位，春秋时五霸之一。

②九牢：牛羊猪三牲齐备为一牢。上公食九牢。

③武宫：晋文公祖父武公庙。

④桑木神主：桑木所做的神主。按古礼，人死葬后，还在停尸的地方祭祀，叫做虞。虞祭时用桑木神主。满一年祭，称练祭。练祭时改用栗木所做的神主。当时献公已死很久，晋文公设桑木神主，是不想继惠公、怀公的位，自认为是子继父位，行父死未满一年之礼。

⑤鷩（音避）服：帝王祭祀祖宗及乡射时所用的衣帽，又是侯伯的命服，帽子上有七旒。

⑥惠后：惠王妻陈妫。她是襄王继母，想立儿子子带为王，未成。子带又私通襄王后隗氏。襄王废隗氏。周大夫颓叔、桃子奉子带借狄兵伐周，襄王逃去郑国。

⑦二十一年：襄王二十一年，公元前631年。衡雍：在今河南原阳县。

⑧践土：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南。

## 卷二

### 周语中

## 【原文】

襄王十三年，郑人伐滑。王使游孙伯请滑，郑人执之。王怒，将以狄伐郑。富辰谏曰：“不可！古人有言曰：‘兄弟谗阋，侮人百里。’周文公之诗曰：‘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。’若是则阋乃内侮，而虽阋不败亲也。郑在天子，兄弟也。郑武、庄有大勋力于平、桓；我周之东迁，晋、郑是依；子颓之乱，又郑之繇定。今以小忿弃之，是以小怨置大德也，无乃不可乎！且夫兄弟之怨，不征于他，征于他，利乃外矣。章怨外利，不义；弃亲即狄，不祥；以怨报德，不仁。夫义所以生利也，祥所以事神也，仁所以保民也。不义则利不阜，不祥则福不降，不仁则民不至。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，故能光有天下，而和宁百姓，令闻不忘。王其不可以弃之。”王不听。十七年，王降狄师以伐郑。

王德狄人，将以其女为后。富辰谏曰：“不可！夫婚姻，祸福之阶也。由之利内则福，利外则取祸。今王外利矣，其无乃阶祸乎？昔摯、畴之国也由大任，杞、缙由大姒，齐、许、申、吕由大姜，陈由大姬，是皆能内利亲亲者也。昔隰之亡也由仲任，密须由伯姑，郕由叔妘，聃由郑姬，息由陈妫，邓由楚曼，罗由季姬，卢由荆妫，是皆外利离亲者也。”

王曰：“利何如而内？何如而外？”对曰：“尊贵、明贤、庸勋、长老、爱亲、礼新、亲旧。然则民莫不审固其心力以役上令，官不易方，而财不匮竭，求无不至，动无不济。百姓兆民，夫人奉利而归诸上，是利之内也。若七德离判，民乃携贰，各以利退，上求不暨，是其外利也。夫狄无

列于王室，郑伯南也，王而卑之，是不尊贵也。狄，豺狼之德也，郑未失周典，王而蔑之，是不明贤也。平、桓、庄、惠，皆受郑劳，王而弃之，是不庸勋也。郑伯捷之齿长矣，王而弱之，是不长老也。狄，隗姓也，郑出自宣王，王而虐之，是不爱亲也。夫礼，新不间旧，王以狄女间姜、任，非礼，且弃旧也。王一举而弃七德，臣故曰利外矣。《书》有之曰：‘必有忍也，若能有济也。’王不忍小忿而弃郑，又登叔隗以阶狄。狄，封豕豺狼也，不可觐也。”王不听。

十八年，王黜狄后。狄人来诛，杀谭伯。富辰曰：“昔吾骤谏王，王弗从，以及此难。若我不出，王其以我为怱乎！”乃以其属死之。

初，惠后欲立王子带，故以其党启狄人，狄人遂入周。王乃出居于郑，晋文公纳之。

## 【译文】

1. 襄王十三年，郑国攻打滑国①。襄王派游孙伯请求不要攻打滑国，郑君扣押了他②。襄王发怒，打算率领狄人攻打郑国③。富辰劝谏说④：“不行。古人有话说：‘兄弟之间吵闹争斗，但能抗御侵侮自己的人于百里之外。’周文公的诗说⑤：‘兄弟在墙内争斗，而在墙外能共同抵御侵犯自己的外人。’像这样，兄弟间的争斗是内侮，虽然争斗，却不会败坏自己的亲属关系。郑君在天子这里，就如兄弟一般。郑武公、郑庄公在平王、桓王时有大功劳；我们周的东迁，就是依靠晋文侯、郑武公；子颓引起的祸乱，又由郑厉公平定⑥。现在由于小小的怨忿而抛弃它，这是因小的嫌隙废弃大的恩德，怕是不可以吧？兄弟之间的怨忿，不找他人来解决，找他人来，利就在他人了。公开怨忿，让外人得利，不义；抛弃亲属，和狄人搞在一起，不祥；用怨忿来报答恩德，不仁。义是用来生利的，祥是用来敬奉神的，仁是用来保民的。不义，财利就不会丰厚；不祥，福就不会降临；不仁，民就不会归附。古代的贤明帝王不失这三德，所以能总有全国，而使平民百姓和睦安定，好名声后代人永不要忘记。王不可抛开他们。”襄王不听从。十七年，襄王调动狄兵攻打郑国。

襄王感谢狄君，准备让狄君的女儿作王后。富辰劝谏说：“不可。婚姻是祸福的阶梯。婚姻有利于本国就得福，有利于他国就取祸。现在王是有利于他国了，莫不是祸患的阶梯了么？过去，挚国、畴国由太任，杞国、缙国由太姒，齐国、许国、申国、吕国由太姜，陈国由太姬得福⑦。这都是能对内带来利益、亲爱自家人的范例。以前，郕国因仲任，密须国因伯姑，郕国因叔妘，聃国因郑姬，息国因陈妘，邓国因楚曼，罗国因季姬，卢国因荆妨而亡⑧。这都是有利于外人、离开自己亲人的事例。”

襄王问：“怎样对内有利，怎样对外有利？”回答说：“尊崇贵者、彰明贤者、任用有功的人、敬重老人、热爱六亲、以礼对待宾客、亲近君的故旧。这样，百姓就没有不用心谨慎、竭力坚持为君主的政令效劳的，官吏不改变治政之道，财用不穷尽，所需求的没有得不到的，行为没有不成功的。官吏、民众人人奉献利益到君王那里，这是有利于内。假如背离七德⑨，庶民就会离心，各自都因自身的利益而不肯向前，君王需求的得不到，这是对外有利。狄君在我们王室中没有官位，郑伯南面为君，王却看贱他，这是不尊崇贵者。狄君的德行象豺狼一样，郑国没有丧失周的典制礼仪，王却轻蔑他，这是不彰明贤者。郑国对平王、桓王、庄王、惠王都有功劳，王却抛弃它，这是不任用有功之臣。郑伯姬捷年岁已大，王却把他当作晚辈，这是不敬重老人。狄是隗姓，郑出自宣王，您却侵害它，这是不热爱亲属。按照礼制，新的不能替代旧的，王以狄女替代姜姓、任姓⑩，不合礼制并且抛弃故旧。您这一行动抛弃了七项德行，我所以说是有利于外了。《尚书》上有这样的话⑪：‘一定要有忍耐之心，才能有成功。’王不容忍小怨，

抛弃郑国，又使叔隗登上王后之位，从而为狄人之祸做阶梯。狄是野猪，是豺狼，不可能满足他们。”襄王不听从。

十八年，襄王废掉狄后，狄人来责罚，杀掉了谭伯<sup>⑫</sup>。富辰说：“以前我屡次劝王，王不听从，因而遭到了这场祸乱。如果我躲避不出，王可能以为我是在怨恨呀！”他就率领自己的徒属与狄兵作战而死。

当初，惠后想立王子带为周王，所以颓叔等人率领王子带的党羽，引导狄人攻周<sup>⑬</sup>。狄人入周，周襄王逃出，居住在郑国。晋文公（出兵平乱），送他复位<sup>⑭</sup>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襄王十三年：公元前639年。郑国：姬姓，开国君主是周宣王弟郑桓公姬友。襄王时郑的国都在今河南新郑西北。滑国：姬姓。始建于于滑（今河南睢县西北），后迁于费（今河南偃师县西南）。

②游孙伯：周大夫。郑君：指郑文公姬捷。

③狄：隗姓国，此为赤狄（以衣服尚赤而称），居今山西长治县北，黎城县西一带，后为晋所灭。

④富辰：周大夫。

⑤周文公的诗：所引诗见于《诗经·小雅·常棣》。周文公：周公姬旦。富辰以为这诗是周公所作。

⑥郑武公：郑桓公的儿子姬滑突。公元前770至前744年在位。平王东迁后，武公以卿士身份夹辅周室。郑庄公：武公的儿子姬寤生。公元前743至前701年在位，为周桓王卿士。平王：周平王姬宜臼，幽王的儿子。公元前770至前720年在位。即位后，东迁洛邑（今河南洛阳），史称东周。桓王：周桓王姬林，平王孙。公元前719至前697年在位。

⑦晋文侯：晋国君主姬仇，公元前780至746年在位。子颓：周庄王子，周惠王叔父，夺惠王位，惠王逃出，居于郑。郑厉公和虢叔杀子颓，送惠王复位。

⑧摎国、畴国：都是任姓，王季妃、周武王祖母姓任，称为太任。杞国、缙国：都是姁姓。周文王妃、武王母姓姁，称为太姁。齐国、许国、申国、吕国：都是姜姓。太王妃、王季母姓姜，称为太姜。陈国：妫姓，周武王长女太姬嫁给虞胡公，虞胡公封于陈，建都宛丘（今河南淮阳）。

⑨郕国：是妫姓国，在今河南鄆陵西北，为郑武公所灭。郕君娶仲任氏女为夫人。密须国：姁姓，在今甘肃灵台西南，为周文王所灭。郕（音快）国：是妫姓国，在今河南密县东南，公元前769年为郑武公所灭，娶同姓女叔妫为夫人。据《公羊传》记载，郑伯先与郕公相好，与他的夫人私通，夺取了郕国。聃（音单）国：姬姓，周文王的儿子聃季所封。娶郑国女郑姬为夫人。同姓通婚，古人以为不祥。息国：姬姓国，在今河南息县西南。娶陈女陈妫为夫人，陈妫又称息妫。楚国灭亡息国，取息妫回国。邓国：曼姓，楚武王夫人邓曼是邓国女，生楚文王，楚文王灭邓。罗国：熊姓之国。季姬：姬氏女，为罗国夫人。卢国：妫姓之国。荆妫：卢国女，为荆夫人。

⑩七德：指上面所说的尊崇贵者、彰明贤者、任用有功的人、敬重老人、热爱六亲、礼待宾客、亲近君的故旧。

⑪姜姓任姓的贵族女子世代为周王妃嫔。

⑫《尚书》：这里所说的《尚书》，今不存。

⑬谭伯：周大夫原伯毛。

⑭事见《周语上》第十三篇注释⑥。

## 【原文】

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郑，王劳之以地，辞，请隧焉。王不许，曰：“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，规方千里以为甸服，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，以备百姓兆民之用，以待不庭不虞之患。其馀以均分公侯伯子男，使各有宁宇，以顺及天地，无逢其灾害，先王岂有赖焉？内官不过九御，外官不过



九品，足以供给神祇而已，岂敢默纵其耳目心腹以乱百度？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，以临长百姓而轻重布之，王何异之有？今天降灾祸于周室，余一人仅亦守府，又不佞以勤叔父，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，其叔父实应且憎，以非余一人，余一人岂敢有爱？先民有言曰：‘改玉改行。’叔父若能光裕大德，更姓改物，以创制天下自显庸也，而缩取备物以镇抚百姓，余一人其流辟旅于裔土，何辞之有与？若由是姬姓也，尚将列为公侯，以复先王之职，大物其未可改也。叔父其懋昭明德，物将自至，余何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，以忝天下？其若先王与百姓何？何政令之为也？若不然，叔父有地而隧焉，余安能知之？”

文公遂不敢请，受地而还。

## 【译文】

2. 晋文公已使襄王在邲坐稳王位，襄王赐地慰劳他①。他推辞不受，请求允许在他死后用隧礼葬他②。襄王不同意，说：“过去，先王统治天下，划出周围千里的地方作为甸服。用甸服的贡物供祭天帝、五岳、河海之神和其他各神，供有世功的百官和万民的财用，还用来防备不循理的和意料不到的祸患。其余的土地均分给公侯伯子男，使他们各自有安居，顺从天地的尊卑之意，不要遭到灾害。先王哪里还有私利？宫内的官不超过九御，朝中的大官不超过九品③。足够用来供给祭祀天地神祇而已，哪里敢放纵自己的声色嗜欲，搞乱各种制度？也只是死后生前服饰、用物的采色文章，因为统治百姓、为百姓之长而分别他们的等级，（此外，）帝王还有什么特别的不同？这次，天给周室降下灾祸，我仅仅是守护先王的府藏，又无才能，劳累叔父④。如果颁赐先王的隧制，奖赏对我有私恩的人，那么，叔父实受此私赏，这也是叔父所憎恶的。由于不是我一人之事，我个人岂敢有所吝惜？古人说：‘改换佩玉，就要改换见尊者时步履的速度⑤。’叔父如果能推广充实您的盛德，更换姓氏，改变正朔、服色，创建新的天下，显示自己的功勋，转移整个政制以为己有，统治安抚百姓，我就将流放到边远之地，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如果还是这个姬姓，（叔父）仍将列位在公侯，以恢复先王的职事，那么，隧礼这类重大的制度就不能改变。叔父勉力昭明光辉的德行，隧礼将自行来到，我怎么敢以私自劳累人而改换前人的重大章法，使天下臣民蒙受羞愧？我又将怎样对待先王与百姓呢？还发布什么政令呢？如果不是这样，叔父有地在那里自己要建立隧制，我哪里能够知道？”

晋文公就不敢再请隧，接受土地而回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邲（音夹）：洛邑王城中的地名。王子带私通襄王狄后。襄王废狄后，狄人奉子带攻周，襄王出逃至郑。晋文公出兵杀王子带，送襄王入周复位。

②隧礼：天子的葬礼，墓道全是地下通道。既用隧礼，就必定设置六隧。周天子远郊有六乡，乡外有六隧，给天子贡赋。

③九御：就是九嫔。嫔，宫中女官。也是帝王的妃子。九品：当时朝中的九个高级官员：少师、少傅、少保、冢宰、司徒、宗伯、司马、司寇、司空。

④叔父：周天子对同姓诸侯称叔父。

⑤按古礼，行步快慢有定。佩玉是用来调节行步速度的，佩什么玉就行什么礼。这里引这句古话，说明晋侯尚在臣位，不宜用隧礼。

## 【原文】

王至自郑，以阳樊赐晋文公。阳人不服，晋侯围之。仓葛呼曰：“王以晋君为能德，故劳之



以阳樊，阳樊怀我王德，是以未从于晋。谓君其何德之布以怀柔之，使无有远志。今将大泯其宗祊，而蔑杀其民人，宜吾不敢服也！夫三军之所寻，将蛮、夷、戎、狄之骄逸不虔，于是乎致武。此羸者阳也，未狎君政，故未承命。君若惠及之，唯官是征，其敢逆命？何足以辱师！君之武震，无乃玩而顿乎？臣闻之曰：‘武不可觊，文不可匿。觊武无烈，匿文不昭。’阳不承获甸，而只以觊武，臣是以惧。不然，其敢自爱也？且夫阳，岂有裔民哉？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，若之何其虐之也？”

晋侯闻之，曰：“是君子之言也。”乃出阳民。

### 【译文】

3. 襄王从郑国回到王城，把阳樊赐给晋文公①。阳樊人不服，晋侯派兵包围阳樊。仓葛大喊道②：“王以为晋侯是能布施德行的，所以用阳樊慰劳您。阳樊人怀恋王的恩德，因此没有从命。看您将布施什么恩德来使他们归附安定，使他们没有叛离的想法？现在您将完全消灭他们的宗庙，杀害阳樊的人，（可见）我们不从命是应当的了。三军所征讨的，将是如蛮夷戎狄一样骄奢淫逸，对王室不敬的诸夏国家，对这样的国家才使用武力。阳樊人是弱者，不熟习您的政令，所以没有接受您的命令。您如果把恩惠布施给他们，只召用您的官吏，岂敢违逆您的命令！哪里值得屈辱您的部队来征讨？您的武威，莫不是使用轻慢以致锐气疲顿了？我听说：‘武力不能显耀，文德不能隐藏。炫耀武力，武力就无威慑；隐藏文德，文德就不能昭明。’阳樊人得不到为王室甸服，而只是用它来显耀武力，我因此惧怕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岂敢自爱（而不服从）？阳樊难道有曾流放在边远地带的凶恶之民吗？（其实）他们也都是天子同族的父老兄弟，和异姓的外甥舅父，干吗要残酷地诛灭他们呢？”

晋侯听了这些话，说：“这是君子的言论。”就解了阳樊的围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阳樊：就是阳，在今河南济源县东北。

②仓葛：阳樊人。

### 【原文】

温之会，晋人执卫成公归之于周。晋侯请杀之，王曰：“不可！夫政自上下者也，上作政，而下行之不逆，故上下无怨。今叔父作政而不行，无乃不可乎？夫君臣无狱，今元咺虽直，不可听也。君臣皆狱，父子将狱，是无上下也。而叔父听之，一逆矣。又为臣杀其君，其安庸刑？布刑而不庸，再逆矣。一合诸侯，而有再逆政，余惧其无后。不然，余何私于卫侯？”晋人乃归卫侯。

### 【译文】

4. 诸侯们在温地的会见，晋人逮捕了卫成公①，将他押送到周京洛邑。晋侯请求杀了他。襄王说：“不行。政令是自上而下的。在上位的君发令，在下的臣子执行不违逆，所以君臣不互相怨恨。现在叔父发令而不顺理，莫非不可以吧？君与臣之间是无争讼的，现在元咺虽然理直，也不能听从。君与臣争讼，父与子也将争讼，这是没有上下之分了。可是叔父您审理了这个案子，是第一次违理。而且为了臣而杀他的君，将如何使用刑法？颁布刑法而不用，是第

二次违理。一次会合诸侯，而有两次乖违的政令，我恐怕以后再不能会合诸侯了。不然，我对卫侯有什么偏爱？”晋人就把卫侯放回去了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温：在今河南温县西南。公元前 632 年冬季，晋文公和鲁僖公、齐侯、宋公、蔡侯、郑伯、陈子、莒子、邾子、秦人等在温会见，商量出兵攻打不顺从的国家。卫成公：卫国国君，公元前 634 至前 600 年在位。在晋楚城濮之战中，他站在楚国一边。楚败，他害怕晋加罚出逃，派大臣元咺奉他的弟弟叔武居国摄政，在践土接受晋文公举行的盟誓。接着他听信谗言，杀了元咺的儿子。元咺仍遵命辅佐叔武守国。他回国时，又杀了叔武，元咺逃到晋国。温之会，元咺与卫成公为叔武的事争讼。卫成公败诉，所以晋文公逮捕了他。

### 【原文】

二十四年，秦师将袭郑，过周北门。左右皆免胄而下拜，超乘者三百乘。

王孙满观之，言于王曰：“秦师必有谿。”王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师轻而骄，轻则寡谋，骄则无礼。无礼则脱，寡谋自陷。入险而脱，能无败乎？秦师无谿，是道废也。”

是行也，秦师还，晋人败诸崤，获其三帅丙、术、视。

### 【译文】

5. 襄王二十四年，秦兵将要偷袭郑国，路过周王城北门。兵车上除御者外，车左、车右都脱盔下车跪拜，随即跳上车的，有三百辆车上的将士。

王孙满看到他们的这种表现①，对襄王说：“秦兵必定有灾祸。”襄王说：“什么原因？”回答说：“秦兵轻佻而骄傲②，轻佻就会缺少计谋，骄傲就没有礼仪。没有礼仪就会疏略③。缺少计谋就会自陷险境。进入险境而又疏略，能不败吗？秦兵如果没有灾祸，这是天理的废弛。”

这次出来，秦兵半途回还④。晋国在崤打败了他们⑤，俘获他们三个统帅白乙丙、西乞术、孟明视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王孙满：周大夫。满是他的名字。

②轻佻：指为显示勇气而跳跃上车，军无威仪。骄傲：诸侯兵过天子城，应卷起铠甲，束裹兵器，车左、车右都下车行礼。秦兵只脱了头盔，这是骄傲无礼的表现。

③疏略：指不严整军阵。

④因在周城作买卖的郑国商人，假借郑君的命令犒劳秦兵，以表示郑国已有准备，所以秦军中途返回。

⑤崤（音摇）：山名，在今河南洛宁县，西北接陕县界，东接渑县界。

### 【原文】

晋侯使随会聘于周，定王享之肴烝，原公相礼。范子私于原公，曰：“吾闻王室之礼无毁折，今此何礼也？”王见其语，召原公而问之。原公以告。

王召士季，曰：“子弗闻乎？禘郊之事，则有全烝；王公立饫，则有房烝；亲戚宴飧，则有肴烝。今女非他也，而叔父使士季实来修旧德，以奖王室。唯是先王之宴礼，欲以貽女。余一人敢设饫禘焉，忠非亲礼，而干旧职，以乱前好？且唯戎、狄则有体荐。夫戎、狄，冒没轻儇，贪而不让。其血气不治，若禽兽焉。其适来班贡，不俟馨香嘉味，故坐诸门外，而使舌人体委与之。

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，以时相见，将和协典礼，以示民训则，无亦择其柔嘉，选其馨香，洁其酒醴，品其百筮，修其簠簋，奉其牺象，出其樽彝，陈其鼎俎，净其巾幂，敬其祓除，体解节折而共饮食之。于是乎有折俎加豆，酬币宴货，以示容合好，胡有子然其郊戎、狄也？

“夫王公诸侯之有饫也，将以讲事成章，建大德、昭大物也，故立成礼烝而已。饫以显物，宴以合好，故岁饫不倦，时宴不淫，月会、旬修、日完不忘。服物昭庸，采饰显明，文章比象，周旋序顺，容貌有崇，威仪有则，五味实气，五色精心，五声昭德，五义纪宜，饮食可飧，和同可观，财用可嘉，则顺而德建。古之善礼者，将焉用全烝？”

武子遂不敢对而退。归乃讲聚三代之典礼，于是乎修执秩以为晋法。

## 【译文】

6. 晋侯派随会到周王室行聘问之礼，定王用肴烝宴请他，原公辅佐宴享成礼<sup>①</sup>。范子私下问原公说：“我听说王室的宴礼，没有将牲体切开折断放在礼器中的，今天的这种宴礼是什么礼呀？”定王看到他在讲话，召原公来问，原公将范子的话告诉他。

定王召来士季，对他说：“您没听说过吗？在南郊祭天的事，就用全烝<sup>②</sup>；天子对诸侯行站立的饫礼，就有房烝<sup>③</sup>；宴请亲戚，就有肴烝。今天，你不是外人，叔父是派你来重温旧恩，以辅佐王室的<sup>④</sup>。只有这先王传下的宴礼，想用来说赠你。我岂敢在此设半牲、全牲，盛情却非亲戚宴会之礼，冒犯以前的例规，来搞乱先王的交好？只有对戎狄才用半牲体。戎狄鲁莽轻率，不讲规矩，贪婪而不相让，他们的生物情感没有经过修治，象禽兽一样。他们来进贡，等不及馨香美味，所以使他们坐在门外，派翻译把半个牲体送给他们。现在，你们晋国君臣，是我们王室的几个兄弟，按时相见，将和谐地举行常礼，遵守法则给百姓看。就是先选择那些脆的、美的、芳香的，使甜酒干净，品尝各个竹筮中所盛的枣栗等果品，准备盛有黍稷食物的簠簋，奉上画有凤皇、饰以象骨的酒杯，将酒从樽彝中倒出，陈列盛有肉食的鼎俎，弄干净盖酒樽的布巾，恭敬地打扫室内几案，分割牲体，折断骨节，一同饮食，于是就有折俎和加豆<sup>⑤</sup>，在宴会上以束帛答谢客人，以表示礼貌和交好，哪有完完整整的牲体象祭天或待戎狄一样呢？

“天子宴请公侯有饫礼，将用它来讲习军旅，议论大事，成立章程，建树大功，辨明宝器，所以站着完成礼仪，按礼将半牲摆出来而已。饫礼用来显示用物齐备，宴会用来和协全体，所以一年举行一次饫礼，不懈怠疲倦；一个季度举行一次宴礼，不至于太多；一月计一次常用经费，十天清理一次所作所为，一天完成应做的事，不忘礼节。衣帽旗章等用来表明功勋，上面的五采装饰用来显示德行，绣的花纹象山、龙、野鸡等的形状，行为举止符合等级秩序，容貌有修饰，威仪有准则，五味鼓足意气，五色使心精诚，五声标明德行，五义做得恰到好处<sup>⑥</sup>，酒肉能够享用，和睦同心，道德可观，宴会赠礼堪称嘉美，法度顺理而德行树立。古代善于用礼的人，怎么会用全烝？”

武子不敢回答而退。回晋国后，讲论汇集三代典制礼仪，于是整修奉行的常法作为晋国的法度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随会：晋国正卿士季。食邑在随、范，所以又称范会。下文称“范子”、“武子”。定王：周定王姬瑜，周襄王曾孙，公元前606至前586年在位。肴烝：把牲体切成块状放在俎内叫肴烝，也叫折烝、折俎。原公：周卿士原襄公。

②全蒸：将整个牲体放置俎中，不煮熟，叫全蒸。祭天祭祖用。

③房蒸：将半个牲体放置俎中，叫房蒸，也叫体荐。是虚设，宾主不饮不食。

④叔父：天子对同姓诸侯称叔父。

⑤筮(音边)：竹器，盛枣、栗、熟米粉之类。簠簋(音甫鬼)：都是盛黍稷稻粱之类的器物，方的叫簠，圆的叫簋。樽彝(音夷)：盛酒的器具。俎：祭祀、宴会时盛牲肉的器具。加豆：豆是盛食物的器皿，形似高脚盘，有的有盖。加豆是饮食完后奉上的豆，里面盛有腌芹菜、兔肉酱之类。

⑥五义：韦昭原注：谓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也。

## 【原文】

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。遂假道于陈，以聘于楚。火朝觐矣，道蓐不可行，候不在疆，司空不视途，泽不陂，川不梁，野有庾积，场功未毕，道无列树，垦田若艺，膳宰不致饩，司里不授馆，国无寄寓，县无施舍，民将筑台于夏氏。及陈，陈灵公与孔宁、仪行父南冠以如厦氏，留宾不见。

单子归，告王曰：“陈侯不有大咎，国必亡。”王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夫辰角见而雨毕，天根见而水涸，本见而草木节解，昴见而陨霜，火见而清风戒寒。故先王之教曰：‘雨毕而除道，水涸而成梁，草木节解而备藏，陨霜而冬裘具，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。’故《夏令》曰：‘九月除道，十月成梁。’其《时倬》曰：‘收而场功，待而畚梩，营室之中，土功其始。火之初见，期于司里。’此先王所以不用财贿，而广施德于天下者也。今陈国火朝觐矣，而道路若塞，野场若弃，泽不陂障，川无舟梁，是废先王之教也。

“周制有之曰：‘列树以表道，立鄙食以守路。国有郊牧，疆有寓望，薮有圃草，囿有林池，所以御灾也。其馀无非谷土，民无悬耜，野无奥草。不夺民时，不蔑民功。有优无匮，有逸无罢。国有班事，县有序民。’今陈国道路不可知，田在草间，功成而不收，民罢于逸乐，是弃先王之法制也。

“周之《秩官》有之曰：‘敌国宾至，关尹以告，行理以节逆之，候人为导，卿出郊劳，门尹除门，宗祝执祀，司里授馆，司徒具徒，司空视途，司寇诘奸，虞人入材，甸人积薪，火师监燎，水师监濯，膳宰致饔，廩人献饩，司马陈刍，工人展车，百官以物至，宾入如归。是故小大莫不怀爱。其贵国之宾至，则以班加一等，益虔。至于王吏，则皆官正莅事，上卿监之。若王巡守，则君亲监之。’今虽朝也不才，有分族于周，承王命以为过宾于陈，而司事莫至，是蔑先王之官也。

“先王之令有之曰：‘天道赏善而罚淫，故凡我造国，无从非彝，无即慝淫，各守尔典，以承天休。’今陈侯不念胤续之常，弃其伉儷妃嫔，而帅其卿佐以淫于夏氏，不亦媿姓矣乎？陈，我大姬之后也。弃衮冕而南冠以出，不亦简彝乎？是又犯先王之令也。

“昔先王之教，懋帅其德也，犹恐殒越，若废其教而弃其制，蔑其官而犯其令，将何以守国？居大国之间，而无此四者，其能久乎？”

六年，单子如楚。八年，陈侯杀于夏氏。九年，楚子入陈。

## 【译文】

7. 定王派单襄公到宋国去聘问，途中向陈国借道聘问楚国①。火星早上出现在东方②，道路上满是杂草污秽，不能行走。候人不在边境上，司空不查视道路③。湖、塘的缺口没有堵塞起来，江河之上没有桥梁，野外有露在外的谷堆，禾场上的事没有完毕，去城中的道路没有

树标志，开垦出的田很少，就象移植作物一样。膳宰不给宾客送粮食，司里不给安排宾馆，国都没有宾客寓所，县里没有宾客休息的地方，人民将为夏家建筑观台④。来到陈国都城，陈灵公与孔宁、仪行父一起⑤，戴着楚人的帽子到夏家去，丢下使者，不予接见。

单子回朝，告诉定公说：“陈侯本人如果没有大灾祸，陈国必定灭亡。”定王问：“什么缘故？”回答说：“东方苍龙系中的角星在建戌月初早上出现，雨气尽了；天根早上出现，江河的水干涸；本星出现，草木枝叶脱落；天驷星出现就降霜了；火星出现凉风起，告诫人们要备寒⑥。所以先王的教导说：‘雨气尽后要修治道路，河水退后要架桥，草木枝叶脱落后要收藏庄稼，降霜后要准备好过冬的皮袍，凉风起要修理城廓宫室。’所以《夏令》上说⑦：‘九月修路，十月架桥。’那《时傺》书上说⑧：‘把你禾场上的事做完，准备好你的畚箕和抬土工具。营室星黄昏时在南方正中中出现⑨，土木工程将开始。到火星刚出现，（人与筑作工具）就会集到司里那里。’这是先王不用花钱财，而广泛地向全国人民布施恩德的办法。现在的陈国，火星早上出现了，道路象堵塞了一样（不能行走）；田野、禾场上的庄稼谷物，象是被抛弃了一般；湖泽没有筑堤挡水；江河上没有船和桥；这是废弃先王的教导。

“周的法制上有这样的规定：‘设立标记，以指明路途。在边境上建立旅舍餐馆以保卫道路。都城的郊区有牧地，边疆上有客栈和候望的人，水浅的沼泽有茂盛的草，苑囿里有森林、池塘⑩，是用来防备兵祸灾荒的。其余没有不是生长庄稼的田土，老百姓没有把犁耙挂起来不常用的，野外没有长着深草的地方。官府不耽误百姓耕种的季节，不在农时索求百姓为官府服役。这样就富裕而不匮乏，百姓安逸而不疲劳。城邑里有办事有条不紊的执事官，县里有劳作有序的百姓。’现在陈国的道路使人看不清在哪里，田土在野草之中，庄稼成熟了却不收藏，百姓疲于给国君作逸乐的事情，这是废弃先王的法制。

“周的《秩官》上有这样的话说⑪：‘相当的国家的客人来到，关尹把这事向上司报告，行理凭节迎接他，候人作引导，卿出朝到郊外慰劳，门尹扫除门庭，宗伯、太祝执掌祭祀之礼⑫，司里安排馆舍，司徒准备徒役（修除道路上的障碍），司空察看道路，司寇查究奸盗，虞人运进所需的木材，甸人聚集柴薪，火师监管庭燎，水师监管洗濯，膳宰送来熟食，廩人献上粮食，司马摆出马料，工人检查修补车子⑬，各官员都因事而来，客人来到这里就象回到自己家里一样。因此宾客及其助手没有不怀恋喜爱的。那大国的客人来到，就依次用加一级的礼节接待，更加虔敬。至于天子的官吏来到，就都是官长出来办事，上卿监察是否办好了⑭。如果是天子巡守⑮，国君亲自监察。’今天我单朝虽然不才，也是周王室的族亲，受王的命令作为路过陈国的宾客，而主事的官吏没有来过问的，这是欺侮王室的官员。

“先王的教令有这样的话：‘天道奖赏善的，惩罚恶的，所以凡是治理国家，不顺从违反常礼的，不去怠惰纵乐，各自守着你们的典制以接受天赐福佑。’现在陈侯不念后代子孙相承续的伦常，丢下妻妾妃嫔，而带领他的辅佐大臣到夏家去淫乐，这不就是亵渎族姓了吗⑯？陈国君是我们太姬的后代⑰。陈侯脱下衮冕戴着楚冠出来⑱，不就是简略了常礼吗？这又是违反了先王的教令。

“从前先王的教诲，就是勉力遵循德义，仍然害怕衰败灭亡。如果废除先王的教导，丢掉他的法制，欺侮他们设置的官属，违反他们制订的法令，将凭什么镇守国家？处在大国之中，而没有这四点，岂能长久？”

（定王）六年，单子到楚国去（路过陈国），八年，陈侯被夏家所杀。九年，楚君打进了陈国。



## 【注释】

①单襄公：周王卿士单朝。下文称“单子”。借道：从宋到楚，路经陈国。当时天子微弱，所以用诸侯聘问之礼借道。

②火星：东方苍龙系中的心星。夏正十月出现在东方。

③候人：官名，掌管送迎宾客。司空：官名，掌管工程、道路等。

④膳宰：膳夫，官名。掌管宾客的饭食。司里：里宰，官名。掌管安排旅舍。夏家：陈国大夫夏征舒的家，他的祖父是陈公子夏。陈灵公与他的母亲夏姬淫乱。

⑤陈灵公：陈国国君，名平国。公元前 613 至前 599 年在位。孔宁、仪行父：陈国二卿。

⑥东方苍龙系：古人把东方的七宿星称为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，并将它们联系起来，想象成一条龙，叫东方苍龙。角星是东方苍龙系中的一宿。建戌月：夏正九月。天根星早上出现：指亢星、氐星早上同时出现。韦昭原注：天根，氐、亢之间。本星：即氐星。天驷星：即苍龙系中的房星。

⑦《夏令》：夏代记载每月物候的书。

⑧《时傲》：当是书名，或是有关法令的汇编，提醒人们某季节当做某事。

⑨营室星：即室星，又叫定星，是北方玄武七宿中的一宿。

⑩苑囿（音院又）：养禽兽的园林。

⑪《秩官》：周代一种书的篇名。

⑫关尹：官名，掌管关务。宾客来关，关尹问清情况，向上司报告。行理：官名。理，即吏。掌管通使聘问，迎送宾客。节：符节，使臣的信物。门尹：官名，掌管城门。宗伯：官名，掌管礼仪。太祝：官名，掌管祝辞祈祷等。

⑬司寇：官名，掌管刑法。虞人：官名，掌管山泽苑囿田猎。甸人：官名，掌管柴薪等事。火师：官名，掌管灯火。庭燎：庭内点上大烛照明，国家有大事就设庭燎。水师：官名，掌管与水有关的事。廩人：官名，掌管粮食出入。司马：官名，掌管圉人养马。

⑭上卿：周及诸侯都有卿，分上中下三等，上卿是最尊贵的卿。

⑮巡守：天子视察诸侯所守的地方。

⑯褻读族姓：夏征舒的父亲御叔是陈公子夏的儿子，陈灵公的从祖父，妨姓。陈灵公淫通其妻，所以说是褻读族姓。

⑰太姬：周武王女，陈国开国君主陈胡公的夫人。

⑱衮冕：衮衣及冠冕，即绣有卷龙的衣和大冠，帝王及上公的礼服。

## 【原文】

定王八年，使刘康公聘于鲁，发币于大夫。季文子、孟献子皆俭，叔孙宣子、东门子家皆侈。

归，王问鲁大夫孰贤？对曰：“季、孟其长处鲁乎！叔孙、东门其亡乎！若家不亡，身必不免。”王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臣闻之：为臣必臣，为君必君。宽肃宣惠，君也；敬恪恭俭，臣也。宽所以保本也，肃所以济时也，宣所以教施也，惠所以和民也。本有保则必固，时动而济，而无败功，教施而宣则遍，惠以和民则阜。若本固而功成，施遍而民阜，乃可以长保民矣，其何事不彻？敬所以承命也，恪所以守业也，恭所以给事也，俭所以足用也。以敬承命则不违，以恪守业则不懈，以恭给事则宽于死，以俭足用则远于忧。若承命不违，守业不懈，宽于死而远于忧，则可以上下无隙矣，其何任不堪？上任事而彻，下能堪其任，所以为令闻长世也。今夫二子者，俭，其能足用矣，用足则族可以庇。二子者侈，侈则不恤匮，匮而不恤，忧必及之，若是则必广其身。且夫人臣而侈，国家弗堪，亡之道也。”王曰：“几何？”对曰：“东门之位不若叔孙，而泰侈



焉，不可以事二君。叔孙之位不若季、孟，而亦泰侈焉，不可以事三君。若皆蚤世犹可，若登年以载其毒，必亡。”

十六年，鲁宣公卒。赴者未及，东门氏来告乱，子家奔齐。简王十一年，鲁叔孙宣伯亦奔齐，成公未殁二年。

## 【译文】

8. 定王三年，派刘康公到鲁国聘问①。(刘康公)送给鲁大夫礼物，(看到)季文子、孟献子都俭朴，叔孙宣子、东门子家都奢侈②。

刘康公回到周，定王问他鲁国大夫哪个最贤。回答说：“季、孟大概要在鲁国长期执政吧！叔孙、东门可能要亡吧！如果他们的家族不亡，他们自身一定不能免祸。”定王问：“什么原因？”回答说：“我听说：为臣的人一定要象个臣样，做君的人一定要象个君样。宽容、整肃、普遍施恩、仁爱，是君要具备的，敬慎、勤谨、谦恭、俭朴，是臣要具备的。宽容是用来保守根基的，整肃是用来匡时救世的，普遍施恩是用来教人施恩的，仁爱是用来使百姓和睦的。根基有保证就稳固，顺时行动而成功就没有失败的事，教人施恩而普遍实行就可人人受惠，仁爱使百姓和睦就会财物丰足。如果根基稳固而事功有成就，布施普及而百姓财物丰足，就可以长久地保有百姓，那还有什么事情办不通？敬慎是用来接受命令的，勤谨是用来继承事业的，谦恭是用来处事的，俭朴是用来使财物充足的。用敬慎的态度接受命令就不会违反命令；用勤谨的态度继承事业就不会懈怠；用谦恭的态度处事，就会远离败亡的灾祸；用俭朴使财用充足，就不会与忧患接近。如果执行命令不违反，继承事业不懈怠，远离败亡的灾祸，不近忧患，君臣之间就可以没有隔阂了，哪里有什么职位不能胜任？君上办事办得通，臣下能胜任他的职务，是好名声维持长久的原因。现在，那两位大夫俭朴，将可以使财用充足了，财用充足，家族就能因此受到荫庇。(另外)两位奢侈，奢侈就不去忧虑财用短缺，财用短缺不忧虑，忧患必定来到他们头上，像这样，他就必定会自我扩张。况且为人臣的人奢侈，国家就经受不了。这是灭亡之道。”定王说：“还有多少年？”回答说：“东门的地位不及叔孙，而骄纵奢侈，他是不能侍奉两代君主的。叔孙的地位，又比不上季、孟，也骄纵奢侈，他不能侍奉三代君主。如果他们早些死去犹自可，如果活的年岁多，做坏事害人，家族必定灭亡。”

定王十六年，鲁宣公死③。报丧的人还没有到来，东门氏就来通报遭驱逐的祸乱了。子家逃奔到齐国。简王十一年，鲁国叔孙宣伯也被逐④，逃奔到齐国。当时是鲁成公死前两年⑤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定王八年：公元前599年。刘康公：周定王卿士王季子。刘是王畿内的封国。

②季文子：鲁国大夫季孙行父。孟献子：鲁国大夫仲孙蔑。叔孙宣子：鲁国大夫叔孙侨如。东门子家：鲁国大夫公孙归父。

③鲁宣公：鲁国国君，名倭，公元前608至公元前591年在位。

④简王：周简王姬夷，公元前585年至公元前572年在位，简王十一年即公元前575年。叔孙宣伯：即叔孙侨如。他想在鲁国专权，被国民所逐。

⑤鲁宣公死，鲁成公继位。成公死前两年，叔孙宣子被逐，印证叔孙宣子不能事奉三个国君的话。

## 【原文】

简王八年，鲁成公来朝，使叔孙侨如先聘且告。见王孙说，与之语。说言于王曰：“鲁叔孙之来也，必有异焉。其享觐之币薄而言谄，殆请之也；若请之，必欲赐也。鲁执政唯强，故不欢焉而后遣之；且其状方上而锐下，宜触冒人。王其勿赐。若贪陵之人来而盈其愿，是不赏善也，且财不给。故圣人之施舍也议之，其喜怒取与亦议之。是以不主宽惠，亦不主猛毅，主德义而已。”王曰：“诺。”使私问诸鲁，请之也。

王遂不赐，礼如行人。及鲁侯至，仲孙蔑为介，王孙说与之语，说让。说以语王，王厚贿之。

## 【译文】

9. 简王八年，鲁成公将要朝见简王①，派叔孙侨如先来行聘问之礼，并且向简王报告这件事。（叔孙侨如）见王孙说②，与王孙说交谈。王孙说对简王说：“鲁国叔孙的来访，必定是对我们有另外的意思，他的访问朝见的礼物轻而话语谄媚，大概是他自己请求来才要他来的；如果是请求来才来的，一定是想叨赏赐。鲁国的执政者，只是畏惧他的强横，才不乐意地派他来。而且他的脸型上方下尖，喜欢触犯他人。您不要赏赐他。如果贪婪强梁的人来，而我们满足了他们的愿望，就是赏赐不善的人，况且我们的财力也供应不上。所以圣人决定施与不施，是在对那人评论之后；他喜爱谁、恼怒谁、接受谁的礼物、赐给谁东西，也是在对那人评论之后。因此不以宽容仁爱为主，也不以严切刚毅为主，以德义为主而已。”简王说：“对。”派使者私下里向鲁国问叔孙侨如的情况，（果然）是他自己请求来的。

召见时，简王就没有赏赐他，礼节如召见一般使者的礼节一样。到鲁侯来时，仲孙蔑为辅佐。王孙说与他交谈。他喜好谦让。王孙说告诉简王，简王厚厚地赏赐了仲孙蔑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鲁成公：鲁国君，名黑肱。公元前 590 年至公元前 573 年在位。

②王孙说：周大夫。

## 【原文】

晋既克楚于鄢，使郤至告庆于周。未将事，王叔简公饮之酒，交酬好货皆厚，饮酒宴语相说也。

明日，王叔子誉诸朝。郤至见邵桓公，与之语。邵公以告单襄公曰：“王叔子誉温季，以为必相晋国，相晋国，必大得诸侯，劝二三君子必先导焉，可以树。今夫子见我，以晋国之克也，为己实谋之，曰：‘微我，晋不战矣！楚有五败，晋不知乘，我则强之。背宋之盟，一也；德薄而以地赂诸侯，二也；弃壮之良而用幼弱，三也；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，四也；夷、郑从之，三陈而不整，五也。罪不由晋，晋得其民，四军之帅，旅力方刚，卒伍治整，诸侯与之。是有五胜也：有辞，一也；得民，二也；军帅强御，三也；行列治整，四也；诸侯辑睦，五也。有一胜犹足用也，有五胜以伐五败，而避之者，非人也。不可以不战。栾、范不欲，我则强之。战而胜，是吾力也。且夫战也微谋，吾有三伐：勇而有礼，反之以仁。吾三逐楚军之卒，勇也；见其君必下而趋，礼也；能获郑伯而赦之，仁也。若是而知晋国之政，楚、越必朝。’

“吾曰：‘子则贤矣。抑晋国之举也，不失其次，吾惧政之未及子也。’”谓我曰：‘夫何次之

有？昔先大夫荀伯自下军之佐以政，赵宣子未有军行而以政，今栾伯自下军往。是三子也，吾又过于四之无不及。若佐新军而升为政，不亦可乎？将必求之。’是其言也，君以为奚若？”

襄公曰：“人有言曰：‘兵在其颈。’其郤至之谓乎！君子不自称也，非以让也，恶其盖人也。夫人性，陵上者也，不可盖也。求盖人，其抑下滋甚，故圣人贵让。且谚曰：‘兽恶其网，民恶其上。’《书》曰：‘民可近也，而不可上也。’《诗》曰：‘恺悌君子，求福不回。’在礼，敌必三让，是则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。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，然后庇焉，则能长利。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，是求盖七人也，其亦有七怨。怨在小丑，犹不可堪，而况在侈卿乎？其何以待之？”

“晋之克也，天有恶于楚也，故倣之以晋。而郤至僭天之功以为己力，不亦难乎？僭天不祥，乘人不义，不祥则天弃之，不义则民叛之。且郤至何三伐之有？夫仁、礼、勇，皆民之为也。以义死用谓之勇，奉义顺则谓之礼，畜义丰功谓之仁。奸仁为佻，奸礼为羞，奸勇为贼。夫战，尽敌为上；守和同，顺义为上。故制戎以果毅，制朝以序成。叛战而擅舍郑君，贼也；弃毅行容，羞也；叛国即仇，佻也。有三奸以求替其上，远于得政矣。以吾观之，兵在其颈，不可久也。虽吾王叔，未能违难。在《太誓》曰：‘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。’王叔欲郤至，能勿从乎？”

郤至归，明年死难。及伯舆之狱，王叔陈生奔晋。

## 【译文】

10. 晋国已在鄢陵战胜了楚国，派遣郤至到周王室报捷<sup>①</sup>。在行报捷礼节之前，王叔简公宴请他<sup>②</sup>，互相酬答的礼物和在宴会上赠送用以结好的礼物都很丰厚，饮酒和在宴会上交谈，两人对对方都有好感。

第二天，王叔子在朝堂上赞誉郤至。郤至见邵桓公<sup>③</sup>，与他交谈。邵桓公把这些告诉单襄公说：“王叔子赞誉温季，认为他一定会在晋国为相，在晋国为相，必定大得诸侯们的拥戴，奉劝在朝的几位公卿先生们一定要先劝导晋侯提升他，（这样做）可以在晋国树立我们的势力。今天，这位大夫见我，认为晋国的胜利，实际上是他谋划的。说：‘如果不是我，晋国不会打了。楚国有五个失败因素，晋国不知道乘机攻打，我就强迫晋国攻打。楚国背叛促成晋楚结盟的宋国，攻打它<sup>④</sup>，这是一。楚王德行浅薄，用土地贿赂诸侯<sup>⑤</sup>，这是二。抛开壮年良将，而任用年幼的弱者<sup>⑥</sup>，这是三。任子囊为卿士，却不听从他的意见<sup>⑦</sup>，这是四。东夷、郑国跟从它，三国的军队阵容不整，这是五。发动战争的罪过不在晋国；晋国得到国内的民心；晋国四军的统帅精力正旺盛；战士行列整齐；诸侯们站在晋国一边。这里有五个胜利的条件：出师有理，一；得民心，二；军队统帅强，三；行列整齐，四；诸侯和睦同心，五。有一项取胜的条件就足够用了，用五项胜利的条件攻伐具有五个失败因素的国家，却躲避它，不敢攻它，不是常人的作法。不能不打。当时栾书、士燮却不想打<sup>⑧</sup>。我就强迫他们打。打了，胜利了，是我的功劳。开起仗来，（那几位统帅却）没有谋略。我有三项功劳：勇敢而有礼貌，根据仁的原则放回郑国君主。我多次追逐楚君的士兵，这是勇；见到楚国君主，我一定下车快步走，这是礼；能够俘获了郑伯又放他回去，这是仁。像这样，执掌晋国的政事，楚、越等国一定会（以我为霸主）前来朝见。’

“我说：‘您贤才倒是个贤才。然而晋国对官吏的提举，是按顺序进行的，我担心执掌公室政事还轮不到您<sup>⑨</sup>。’（他）对我说：‘那有什么顺序？过去先大夫荀伯从下军的副将（升为正卿）执政，赵宣子原来没有军职，升为正卿，现在栾伯从下军副将而来<sup>⑩</sup>。这三位大夫，我都超过了他们，没有不及的地方。我如果作为新军的副帅升为正卿执政，不也是可以吗？我将一

定求取这个职位。’这是他的话，您以为如何？”

单襄公说：“人们说：‘刀架在脖颈上了’，这大概说的是郤至吧！君子不自己称举自己，不是为了表示谦让，而是厌恶那种掩盖别人的作法。人的本性，是要超越在他人之上的。别人的优点不能掩盖，求取掩盖别人，那么被别人压抑就更厉害，所以圣人以谦让为贵。况且谚语说：‘野兽憎恨那罗网，老百姓憎恨那些地位高的人。’《尚书》上说⑪：‘老百姓可以亲近，不可以凌驾在他们头上。’《诗经》上说⑫：‘平易近人的君子，求福不使用不正当的手段。’在礼节上，对同等地位的人，必须要三次谦让，这就是圣人懂得百姓是不可以凌驾在他们头上的。所以统治天下的人，一定要首先探求百姓的心意，然后保有自己的君位，（这样）就能得到长远利益。现在，郤至的地位在那七人之下，却要升到他们上面去，这是要求掩盖那七个人，那他也会有七怨。怨来自地位低的人，尚不能忍受，何况来自有权的大卿呢？将用什么来对付他们呢？”

“晋国的胜利，是上天对楚憎恨，所以用晋国来警告它。而郤至偷天之功以为己功，不就是祸难吗？偷天之功不祥，凌驾别人之上不义。不祥天就抛弃他，不义百姓就背叛他。况且郤至哪里有三项功劳？仁、义、勇，都是凭着百姓力量表现出来的。为了义效力而死，叫它做勇，遵循义理按法则行事，叫它做礼，积累义举、建立大功，叫它做仁。用奸伪行仁是偷仁，用奸伪表示礼貌是羞耻，用奸伪表示勇敢是窃国的贼。战争以全歼敌人最好，以保持和平顺从正义为最好。所以掌管军事果敢坚毅，掌管朝政按爵位的序列成就政事。背叛战争（的直接目的）擅自放走郑国国君，是贼；丢掉杀敌的果敢，现出讲礼貌的容颜，是羞耻；背叛本国、亲近敌人⑬，是偷仁。有三项奸伪行为，却想废除官位在他之上的人，这距离正卿的位置还远得很。在我看来，刀已经架在他的脖颈上了，他不会很久了。即使是我们的王叔，也不能逃避祸难。《太誓》上说⑭：‘百姓所要的，上天一定顺从他。’王叔要郤至，能不顺从吗？”

郤至回国，第二年遭到杀身之祸⑮。到与伯舆争讼，王叔陈生失败，逃奔到晋国⑯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 晋厉公伐郑，楚国救郑，战于鄢陵，晋胜楚败。鄢：古国名。郑武公灭鄢，改为鄢陵。在今河南鄢陵西北。晋楚鄢陵之战在公元前 575 年。郤至：晋卿温季，晋新军的副帅。

② 王叔简公：周大夫王叔陈生。下文称“王叔子”。

③ 邵桓公：周王卿士。

④ 公元前 579 年，宋华元帮助晋楚两国交好，订立盟约。公元前 575 年楚国与郑背盟伐宋。

⑤ 郑国不从楚国，楚国以汝阴之田贿赂郑国，郑国叛晋从楚。

⑥ 年幼的弱者：指司马子反，当时是楚中军统帅。子反公元前 597 年就已是楚国的右军统帅，到鄢陵之战（前 575 年）已不年幼。这里可能是对年纪更大的人来说，他还比较年轻。

⑦ 子囊：楚庄王子，共王弟公子贞，他不赞同背叛与晋的和约。

⑧ 栾书：晋卿，晋中军统帅。士燮：晋卿范文子，晋中军副帅。

⑨ 在晋卿中，郤至位列第八。他的前面还有中军正副帅栾书、士燮，上军正副帅郤锜、荀偃，下军正副帅韩厥、智罃，新军统帅赵旃。上文说晋国四军，依次是中军、上军、下军、新军。

⑩ 荀伯：荀林父，即中行桓子。从晋下军副帅第六卿升为中军元帅，为上卿，执掌国政。赵宣子：赵盾，晋襄公七年（公元前 521 年）任中军元帅执掌国政。栾伯：栾书。原帅下军，为第五卿。这次为中军元帅，是正卿。

⑪《尚书》：这里说的《尚书》是逸书，后世不存。

⑫《诗经》：指《诗经》中的《大雅·旱麓》篇。

⑬指放走郑国国君。

⑭《太誓》：今《尚书》的《周书》中有《太誓》篇，但没有此句。

⑮公元前 574 年，郤至被晋厉公杀死。

⑯公元前 563 年，王叔陈生与周大夫伯舆争政，周灵王帮助伯舆，王叔陈生失败逃走。

## 卷三

### 周语下

#### 【原文】

柯陵之会，单襄公见晋厉公视远步高。晋郤锜见，其语犯。郤犏见，其语迂。郤至见，其语伐。齐国佐见，其语尽。鲁成公见，言及晋难及郤锜之谮。

单子曰：“君何患焉！晋将有乱，其君与三郤其当之乎！”鲁侯曰：“寡人惧不免于晋，今君曰‘将有乱’，敢问天道乎，抑人故也？”对曰：“吾非瞽、史，焉知天道？吾见晋君之容，而听三郤之语矣，殆必祸者也。夫君子目以定体，足以从之，是以观其容而知其心矣。目以处义，足以步目，今晋侯视远而足高，目不在体，而足不步目，其心必异矣。目体不相从，何以能久？夫合诸侯，民之大事也，于是乎观存亡。故国将无咎，其君在会，步言视听，必皆无谄，则可以知德矣。视远，日绝其义；足高，日弃其德；言爽，日反其信；听淫，日离其名。夫目以处义，足以践德，口以底信，耳以听名者也，故不可不慎也。偏丧有咎；既丧，则国从之。晋侯爽二，吾是以云。”

“夫郤氏，晋之宠人也，三卿而五大夫，可以戒惧矣。高位实疾颠，厚味实腊毒。今郤伯之语犯，叔迂，季伐。犯则陵人，迂则诬人，伐则掩人。有是宠也，而益之以三怨，其谁能忍之！虽齐国子亦将与焉。立于淫乱之国，而好尽言，以招人过，怨之本也。唯善人能受尽言，齐其有乎？吾闻之，国德而邻于不修，必受其福。今君逼于晋，而邻于齐，齐、晋有祸，可以取伯。无德之患，何忧于晋？且夫长翟之人利而不义，其利淫矣，流之若何？”

鲁侯归，乃逐叔孙侨如。简王十一年，诸侯会于柯陵。十二年，晋杀三郤。十三年，晋侯弑，于翼东门葬，以车一乘。齐人杀国武子。

#### 【译文】

1.（诸侯）在柯陵的集会①，单襄公见晋厉公眼望远处，走路时脚高高举起②。郤锜来见，他说的话冒犯人③。郤犏来见，他的话夸诞不实。郤至来见，他的话夸耀自己的功劳。齐国国佐来见④，他是无话不说。鲁成公来见，说到晋将加罪于己的灾难和郤犏的诬陷⑤。

单襄公对鲁成公说：“您怕什么呢？晋国将出乱子，它的国君和三郤大概将承担乱的后果吧！”鲁成公说：“我害怕不能避免晋所加的灾祸，而您说晋将出乱子。请问这是天道呢，还是



人为的原因？”回答说：“我不是瞽、史，怎么知道天道⑥？我看到了晋君的容仪，听到了三郤的说话，（他们）一定要遭殃了。对于君子来说，眼睛用以安定身体，脚用来随顺心意，因此观察他的容仪就知道他的心意了。（依常情，）眼睛用来看应该做的，脚步用来和视瞻相应，现在晋君眼望远处，走路时脚步高高举起，眼睛与身体相违背，脚与眼睛不相应，他的心一定处于异常状态了。眼睛与身体不相顺从，凭什么能持久？集合诸侯，是国家的大事，从这里可以看出是生存还是灭亡。所以，如果国家没有灾祸，它的国君在会议期间，走路、说话、眼看、耳听，一定没有什么过失，就可以知道德行不差了。眼望远处，是天天弃绝他所应做的；脚高高举起，是天天抛弃那些美德；自己语言差错，是天天违反信用；滥听别人所说，是天天丢失美好的名声。眼睛是用来看应该做的，脚步是用来履行德行的，口是用来保护信用的，耳朵是用来听美好名声的，所以不可以不谨慎。这四项丧失了其中一两项，那就自身有灾祸。四项尽丧，国家就跟着灭亡。现在晋君丧失了两项，我所以这样说。

“郤氏，晋国的宠臣，一族之中，三卿五大夫，应当警戒恐惧了。处于高位，的确垮下来迅速；味道好，的确有剧毒。现在郤老大的话冒犯人，老二夸大事实，老三自我夸耀。冒犯就会侵侮人，夸大就会诬陷人，自夸就会掩盖别人的优点。有这样的宠信，而加上这三种怨恨，谁能够容忍？就是齐的国大夫也将受祸。在淫乱的国家里为臣，而喜欢无话不说，招致别人的谴责，这是怨恨的本源。只有好人才能接受别人无话不说，齐国有这样的好人吗？我听说，自己的国家有美德而与不修德者为邻，一定会受到福荫。现在您为强晋所逼而与齐为邻国，可以取得霸主的地位，只忧虑自己无美德可称，对晋国有什么忧虑的呢？况且长翟的人好利而不好义⑦，他所利的骄淫之事而已，把他流放到外地去，怎么样？”

鲁君回国，就驱逐叔孙侨如出国。简王十一年，诸侯在柯陵盟会。十二年，晋国杀死三郤。十三年，晋国君被杀，用车一乘，葬于翼的东门之外⑧。（同年）齐国人杀死国武子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这是指鲁成公 16 年（公元前 575 年），晋伐郑，诸侯在柯陵会师。柯陵在郑国西部，约在今河南许昌市南。

②晋厉公：晋国国君，名州蒲，公元前 580 年即位，前 573 年被杀。

③郤锜（音隙奇）：与下面的郤犇（音抽）、郤至同为晋卿，号称“三郤”。他们都是郤豹的后代，锜与至是豹的玄孙，犇是曾孙。本篇称锜为“伯”，犇为“叔”，至为“季”，那么，犇也当是豹的玄孙了。

④国佐：齐卿。下文叫他国武子。

⑤晋将伐郑，叫鲁国出兵。鲁成公怕叔孙侨如引发内乱，未及时发兵，没有赶上对郑的作战。郤犇受侨如的贿赂，在晋厉公的面前说成公的坏话，说他按兵观望，看谁胜利。这就触怒了晋厉公，不见成公。成公所以要向单襄公诉说就是为了这些。

⑥瞽：乐师之长，掌音乐，据说他能凭听到的军声，预知吉凶。史：太史，掌天时，知天道，就是从天文变化上推知天意。

⑦长翟的人：指叔孙侨如。侨如的父亲叔孙得臣打败翟人，俘获翟人一名首领叫长翟侨如，于是得臣给他儿子取名为侨如。好利不好义：指叔孙侨如与成公母亲穆姜私通，还想驱逐季孙氏和孟孙氏，以便在鲁国专权。

⑧用车一乘：按礼，诸侯死葬当用车七乘。用车一乘，是说不成其礼。翼：晋的别都，在今山西翼城南。

## 【原文】

晋孙谈之子周适周，事单襄公，立无跛，视无还，听无耸，言无远；言敬必及天，言忠必及



意，言信必及身，言仁必及人，言义必及利，言智必及事，言勇必及制，言教必及辩，言孝必及神，言惠必及和，言让必及敌；晋国有忧未尝不戚，有庆未尝不怡。

襄公有疾，召顷公而告之，曰：“必善晋周，将得晋国。其行也文，能文则得天地。天地所祚，小而后国。夫敬，文之恭也；忠，文之实也；信，文之孚也；仁，文之爱也；义，文之制也；智，文之舆也；勇，文之帅也；教，文之施也；孝，文之本也；惠，文之慈也；让，文之材也。象天能敬，帅意能忠，思身能信，爱人能仁，利制能义，事建能智，帅义能勇，施辩能教，昭神能孝，慈和能惠，推敌能让。此十一者，夫子皆有焉。

“天六地五，数之常也。经之以天，纬之以地。经纬不爽，文之象也。文王质文，故天祚之以天下。夫子被文矣，其昭穆又近，可以得国。且夫立无跛，正也；视无还，端也；听无耸，成也；言无远，慎也。夫正，德之道也；端，德之信也；成，德之终也，慎，德之守也。守终纯固，道正事信，明令德矣。慎成端正，德之相也。为晋休戚，不背本也。被文相德，非国何取！

“成公之归也，吾闻晋之筮之也，遇《乾》之《否》，曰：‘配而不终，君三出焉。’一既往矣，后之不知，其次必此。且吾闻成公之生也，其母梦神规其臀以墨，曰：‘使有晋国，三而舁驩之孙。’故名之曰‘黑臀’，于今再矣。襄公曰驩，此其孙也。而令德孝恭，非此其谁？且其梦曰：‘必驩之孙，实有晋国。’其卦曰：‘必三取君于周。’其德又可以君国，三袭焉。吾闻之《大誓》，故曰：‘朕梦协朕卜，袭于休祥，戎商必克。’以三袭也。晋仍无道而鲜胄，其将失之矣。必早善晋子，其当之也。”

顷公许诺。及厉公之乱，召周子而立之，是为悼公。

## 【译文】

2. 晋国孙谈的儿子周来到周，在单襄公那里做事<sup>①</sup>。站不侧重于一条腿，听不耸起耳朵，看不翻来复去地看，说话不大声说，说“敬”必定说到运行不息的天，说“忠”必定说到自己的心意，说“信”必定说自身如何，说“仁”必定说到是否应用到众人，说“义”必定说到对人有利与否，说“智”必定说到怎样处理事物，说“勇”必定说到对勇的控制，说“教”必定说到分辨是非，说“孝”必定说到对祖先神明的孝敬，说“惠”必定说到和睦，说“让”必定说到以礼对待地位相当的人。晋国有忧患，未曾不忧愁；晋国有福庆，未曾不高兴。

单襄公患病，把儿子顷公叫来对他说：“一定要好好对待晋国的周，（他）将得到晋国（的君位）。他的行为有文德，能文就能得天地（之福佑），天地所保佑的，最小也能得到一个国家。敬，是属于文德的礼节方面；忠，是文德的实际行为；信，是文德的验证；仁，属于文德的普爱方面；义，是文德中用以决断的标准；智，是使文德得以实行的工具；勇，是文德所统率的行为；教，是普施文德的手段；孝，是文德的根本；惠，属于文德的慈和方面；让，是文德的使用。以天为法则能敬；遵循恕己之道而行能忠；考虑修身能信；普爱众人能仁；以利为断事标准能义；事功建树能智；遵行道义能勇；对是非实行辨别能教；尊显神灵能孝；慈爱和睦能惠；使与自己地位相当的人处于前列能让。这十一项美德，这位公子周都具备。

“天有六气，地有五行<sup>②</sup>，这是常数。以天作为经，以地作为纬。经纬没有差失，是文德的表象。文王具有文德的品质，所以上天把天下赐给他。这位公子具备了（文德），他的族系与晋君又亲近<sup>③</sup>，可以得到晋国。而且站立不侧重一条腿，是中正；看不翻来复去地看，是端庄；听不耸起耳朵，是安定；说话不高声，是谨慎。中正，是德的道路；端庄是德的验证；安定是德的结果；谨慎是德的坚持。牢固坚持，善始善终，行道正，处事信，（这就）表明了美好的德行。

谨慎、安定、端庄、中正，是对德的辅助。为晋国的事高兴和忧虑，是不背离他的根本。具备文的品质，（又）以德为辅佐，不取国取什么呢？

“成公从周归晋为君，我听说晋国占卜这件事，遇上乾卦，变而至否卦，卦辞说：‘配天为君，但不能世世代代为君，国君三次从周出来（回到晋国）。’一次已经过去了④，后来的事不知道，其次一定是这一位。而且我听说成公出生，他母亲梦见神用墨画他的臀部，说：‘使这个孩子领有晋国，传三代再给驩的后裔⑤，所以给他取名黑臀，现在已传到第二代了。襄公名驩，这位周是他的后裔，（周）德行美好，孝敬恭敬，不是他（继君位）是谁？而且，那梦说：‘一定是驩的后裔，实将领有晋国。’那卦说：‘一定三次从周迎立国君。’他的德行又可以为国之君，三条相合了。我听《大誓》里的典故说：‘我的梦合于我的卜，与美好的征兆相重合，用兵伐殷，一定会取得胜利。’这是因为（梦、卜、征兆）三者相合的缘故。晋国数次行无道之政，公族之后又寡少，大概将失国了吧。一定要及早好好对待晋国这位公子，他将要担当为国君的重任了。”顷公许诺。到厉公的祸乱，（晋）召回公子周，立他为君，这就是悼公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谈是晋襄公的孙子，周是谈的儿子。公元前 572 年，晋人迎立为国君，就是晋悼公。

②六气：指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。五行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

③族系：原文作“昭穆”。父昭子穆，孙又为昭。昭、穆依次排列下去。这里的意思就是“族系”。

④指成公归晋为君。成公黑臀是晋文公的庶子。赵穿杀灵公，赵盾从周迎立黑臀为君。成公公元前 606 年——前 600 年在位。

⑤三代：成公一代，景公二代，厉公三代。

### 【原文】

灵王二十二年，谷、洛斗，将毁王宫。王欲壅之，太子晋谏曰：“不可。晋闻古之长民者，不堕山，不崇薮，不防川，不塞泽。夫山，土之聚也；薮，物之归也；川，气之导也；泽，水之钟也。夫天地成而聚于高，归物于下。疏为川谷，以导其气；陂塘污库，以钟其美。是故聚不堕崩，而物有所归；气不沉滞，而亦不散越。是以民生有财用，而死有所葬。然则无夭、昏、札、痿之忧，而无饥、寒、乏、匮之患，故上下能相固，以待不虞，古之圣王唯此之慎。

“昔共工弃此道也，虞于湛乐，淫失其身，欲壅防百川，堕高堙库以害天下。皇天弗福，庶民弗助，祸乱并兴，共工用灭。其在有虞，有崇伯鲧，播其淫心，称遂共工之过，尧用殛之于羽山。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，厘改制量，象物天地，比类百则，仪之于民，而度之于群生，共之从孙四岳佐之，高高下下，疏川导滞，钟水丰物，封崇九山，决汨九川，陂鄣九泽，丰殖九薮，汨越九原，宅居九隩，合通四海。故天无伏阴，地无散阳，水无沉气，火无灾燂，神无间行，民无淫心，时无逆数，物无害生。帅象禹之功，度之于轨仪，莫非嘉绩，克厌帝心。皇天嘉之，祚以天下，赐姓曰‘姒’，氏曰‘有夏’，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。祚四岳国，命以侯伯，赐姓曰‘姜’，氏曰‘有吕’，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，以养物丰民人也。

“此一王四伯，岂繁多宠？皆亡王之后也。唯能厘举嘉义，以有胤在下，守祀不替其典。有夏虽衰，杞、鄫犹在；申、吕虽衰，齐、许犹在。唯有嘉功，以命姓受祀，迄于天下。及其失之也，必有悖淫之心间之。故亡其氏姓，路毙不振；绝后无主，湮替隶圉。夫亡者岂繁无宠？皆黄、炎之后也。唯不帅天地之度，不顺四时之序，不度民神之义，不仪生物之则，以殄灭无胤，至于今不祀。及其得之也，必有忠信之心间之。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，和于民神而仪于物则，故高

朗令终，显融昭明，命姓受氏，而附之以令名。若启先王之遗训，省其典图刑法，而观其废兴者，皆可知也。其兴者，必有夏、吕之功焉；其废者，必有共、鲧之败焉。今吾执政无乃实有所避，而滑夫二川之神，使至于争明，以妨王宫，王而饰之，无乃不可乎！

“人有言曰：‘无过乱人之门。’又曰：‘佐饕者尝焉，佐斗者伤焉。’又曰：‘祸不好，不能为祸。’《诗》曰：‘四牡騤騤，旗旒有翩，乱生不夷，靡国不泯。’又曰：‘民之贪乱，宁为荼毒。’夫见乱而不惕，所残必多，其饰弥章。民有怨乱，犹不可遏，而况神乎？王将防斗川以饰宫，是饰乱而佐斗也，其无乃章祸且遇伤乎？自我先王厉、宣、幽、平而贪天祸，至于今未弭。我又章之，惧长及子孙，王室其愈卑乎？其若之何？

“自后稷以来宁乱，及文、武、成、康而仅克安民。自后稷之始基靖民，十五王而文始平之，十八王而康克安之，其难也如是。厉始革典，十四王矣。基德十五而始平，基祸十五其不济乎！吾朝夕儆惧，曰：‘其何德之修，而少光王室，以逆天休？’王又章辅祸乱，将何以堪之？王无亦鉴于黎、苗之王，下及夏、商之季，上不象天，而下不仪地，中不和民，而方不顺时，不共神祇，而蔑弃五则。是以人夷其宗庙，而火焚其彝器，子孙为隶，下夷于民，而亦未观夫前哲令德之则。则此五者而受天之丰福，飨民之助力，子孙丰厚，令闻不忘，是皆天子之所知也。

“天所崇之子孙，或在畎亩，由欲乱民也。畎亩之人，或在社稷，由欲靖民也。无有异焉！《诗》云：‘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’将焉用饰宫？其以徼乱也。度之天神，则非祥也。比之地物，则非义也。类之民则，则非仁也。方之时动，则非顺也。咨之前训，则非正也。观之诗书，与民之宪言，则皆亡王之为也。上下议之，无所比度，王其图之！夫事大不从象，小不从文，上非天刑，下非地德，中非民则，方非时动而作之者，必不节矣。作又不节，害之道也。”

王卒壅之。及景王多宠人，乱于是乎始生。景王崩，王室大乱。及定王，王室遂卑。

## 【译文】

3. 周灵王二十二年，谷水洛水激流相撞，将要冲坏王宫，灵王想堵住谷水（使不毁坏王宫）<sup>①</sup>。太子晋劝阻说：“不可以。晋听说古代为民君主的人，不毁山（使低），不加高藪泽，不堵河流，不在水泽决口（使水流出）<sup>②</sup>。山，是土的聚积；藪，是动植物所生所归之处；河，是通气的；泽，是水的汇集。天地形成的时候，就在高处聚积，使物在低处生长汇集。疏通成为江河溪谷，用来通气；池塘、水洼、湖沼，用来汇集滋润的效益。所以聚积而不崩塌，生物有所归集，气不沉积，也不播散到远处。所以人民生有财用，死有葬身之处。这样，就没有夭折、早死、瘟和疾病的忧患，没有挨饿、受冻、短缺、穷困的忧患，所以上下能够凝聚，准备对付料想不到的灾祸。古代圣王对这一点特别谨慎。

“从前共工抛弃了这一点，安于淫乐，让自己过于骄逸，想堵塞众多的河流，削低高山来填塞低洼地带，使天下人受害<sup>③</sup>。皇天不保佑，庶民不辅助，产生了许多起祸乱，共工因而灭亡。在虞舜的时候，有一个崇国封伯爵叫鲧的，放纵他骄逸的心意，认为共工的过失是对的，并加以实施，尧便把他流放到羽山<sup>④</sup>。此后伯禹想到他父亲鲧玄法度不当，就修改法度，从天地那里取法，从众多事物中触类旁通，以人民的看法定标准，用是否有利于生育万物来衡量。做四岳官的共工兄弟的孙子辅佐他，高处让它高，低处任其低，疏通江河，清除障碍，引导流水，使水聚积，使物产丰饶，增高加大各处大山，开口子疏通各大河流，为各大湖泊筑堤挡水，使各大藪泽中的动植物生长繁茂，治理各大平原，（使人民）在九州之内安居，使四海之内道路通达。所以天没有潜伏的阴，地没有分散的阳，水没有沉积的气，火没有成灾的焰，神不

与人相间杂，人民没有淫滥之心，时令没有相反的次序，伤害作物的虫害不产生⑤。用大道和原则来衡量禹建树的业绩，因不是美好的功勋，能使天帝满意。皇天认为禹好，把天下赐给他。（尧）赐禹姓姒，封于有夏，是说他能用美好的福佑生育万物，使之殷实富足，以国土封给四岳，任命他为诸侯之长，赐姓姜，赐氏吕，是说他能做禹的手臂、大腿、腹心和脊梁，使万物生育，使人民丰衣足食⑥。

“这位君王和这位四岳，难道是受宠信的人物？他们都是亡国的君王的后代。只是能治理好政务，兴办起适合人民需要的事，因而后代有继嗣，维持祭祀，没有废弃常理常法。有夏虽已衰亡，杞国、鄫国还在；申、吕虽已衰亡，齐国、许国还在⑦。只有美好的功业，才能赐姓、封国受命、祭祀社稷山川，以至于领有天下。到他们后代丧失天下国家，必有骄傲淫逸之心代替他祖宗美好的功业。氏姓灭亡，倒下地去不能振作，后嗣灭绝，没有主持祭祀的人，子孙沦落为仆役马夫。灭亡的人难道是不受宠信的？都是黄帝炎帝的后代嘛。只是因为不遵循天地间的大法，不按照四时的顺序行事，不估量对人民与神灵是否合宜，不以养育万物的法则为准则，因而完全灭亡，没有后嗣，直到现在，无人祭祀。到了人们领有天下国家的时候，必定有忠诚信厚之心代替骄傲淫纵之心，取法天地，顺四时而动，与人民、神灵和谐协调，以养育万物的法则为准则，所以行为高明，结果美好，光明之德，显现长远。受命得姓，受赐得氏，随后就有美好的声誉。如果揭开先王的遗训，观看其中的礼教、图象、法令，体察他们兴起灭亡（的缘故），都是可以明白知晓的。他们所以兴起，必定有夏、吕的功劳，他们所以灭亡，必定有共工和鲧那样的坏事。现在我们的执政者，莫非确实（于先王的遗训）有所违背，搅乱了那谷、洛二水之神，以致他们争夺水道，妨碍王宫（安全）？王却设法阻遏它，恐怕不可以吧！

“人们有俗语说：‘不从狂乱的人门口经过。’又说：‘辅佐烹饪官的尝到美味，帮助斗殴的受到伤害。’又说：‘（如果）不嗜好那个祸，祸就成不了祸。’《诗》说：‘四匹拉车的公马健壮，鹰鸟旗与龟蛇旗飘扬，祸乱发生不得平定，没有一个国家不被灭亡。’又说：‘民本好作乱，（掌权者）竟然做毒害民众的事！’⑧看到了祸乱，反而不警惕，所残害的一定众多，你越是掩盖阻挡，就会越是显明加剧。人民有乱子，尚且不可阻挡，何况神灵呢？王将防止两河激流冲撞，筑堤堵水保护王宫，这就是阻挡祸乱，帮助斗殴，那岂不是使祸乱加剧并且受伤吗？从我们先王厉王、宣王、幽王、平王导致天祸以来，到现在还没有平息，我们现在又来使这种祸变为显著，恐怕影响长远，贻祸子孙，周王室恐怕要更为卑弱了吧？这怎么办呢？

“自后稷以来，平定乱事，到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仅能做到使百姓安定。自后稷开始，打下安民的基础，经过十五王，文王才开始做到削平祸乱，十八王也就是到康王，方能安定百姓。那困难就有这样大！厉王开始变更常法，（到现在）十四王了。奠定德的根基，十五王才开始安定；打下祸的基础，十五王大概将不行了吧！我早晚警戒恐惧，想道：‘将修什么德行，来稍稍光大王室，迎接天赐的喜庆？’现在王却使祸乱成形，促使祸乱发生，将如何受得了呢？王请借鉴（上世）黎、苗的君王，以及夏、商的末年的教训，他们上不取法于天，下不取则于地，中不和协人民，不按四时顺序行事，不敬天地神祇，废弃五项原则⑨。因此别人毁灭他的宗庙，焚毁宗庙里的宝器，子孙成为仆役，成为平民百姓，也不看一看那前代圣贤成就美好德业的规律。以此五项为准则，就将受天赐的大福，享受人民的功力（所造就的成果），子孙繁衍众多，美好的声誉永存，这些都是天子您所知道的。

“上天所尊宠的（天子的）子孙，有在田野里劳作的，由于（他们）想使民扰乱。田野里（劳作）的人，有的到朝廷来（做官），由于（他们）想使民安定。这里没有别的不同。《诗》说：‘殷



(应吸取)的教训不远,近在夏后的时代。⑩’将哪里用得着堵水以保护王宫?那是用来导致祸乱的。以天神来衡量,是不祥的征兆。用地物来比方,是不恰当的行为。用人民的准则来类推,不是仁。用依时而动来评议,不合顺序。拿先王的遗训来征询,不是中正。拿诗书的话和民间格言来参考,就都是亡国君王的作为。不论从上还是从下来衡量议论,都没有可以用来作为依据的,请王图谋这件事。大事不取法天象,小事不依从诗书,上不是天的规律,下不是地利所在,中不是人民(所遵循)的准则,不按四时顺序行动,这样去兴办什么事,就一定没有节制了。兴办事情没有节制,是通向祸害之路。”

灵王终于堵塞谷水。到景王,他有许多宠爱的人,祸乱就从这里产生。景王逝世,王室大乱。到定王时,王室的地位就降低了⑪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周灵王:名泄心,公元前 571 年至前 545 年在位。灵王二十二年,是公元前 550 年。谷水在王城之北,洛水在王城之南。当时谷水改道,南流合于洛水,冲毁王城西南。

②藪(音搜):无水的泽。

③共工:尧时诸侯,帝尧十九年,曾命共工治河。这一点:指不违背天地山河自然的本性这一重大原则。

④鲧(音滚):禹的父亲,他曾用堵塞的办法治水,结果失败。

⑤潜伏的阴、分散的阳:古人用阴、阳等来反映自然特别是天候现象,认为阴应当分散。潜伏起来,就会出现夏天降霜下雪等异常情形;阳则应当集中,如果分散了,就会出现冬天李、梅结实等异常现象。

⑥美好的福佑:原文作“嘉祉”,嘉与夏,祉与姒古代音同音近。使万物生育:原文作“养物”,养、姜古代音同音近。脊梁骨:原文作“膂”,膂、吕古代同字。

⑦杞、鄫二国国君是禹的后代。申国国君,是四岳的后代,商周之世,有封于申的。齐、许的国君是申、吕的后裔。

⑧诗句均见于《诗·大雅·桑柔》。

⑨五项原则:即上面所说的取法于天,取则于地,和协人民,顺时而动,敬天地神祇。

⑩诗句见《诗·大雅·荡》。

⑪定王:指周贞定王介,他公元前 468 年至公元前 441 年在位,已进入了战国时代。

## 【原文】

晋羊舌肸聘于周,发币于大夫及单靖公。靖公享之,俭而敬;宾礼赠饯,视其上面从之;燕无私,送不过郊;语说《昊天有成命》。

单之老送叔向,叔向告之曰:“异哉!吾闻之曰:‘一姓不再兴。’今周其兴乎!其有单子也。昔史佚有言曰:‘动莫若敬,居莫若俭,德莫若让,事莫若咨。’单子之祝我,礼也,皆有焉。夫宫室不崇,器无彤镂,俭也;身簞除洁,外内齐给,敬也;宴好享赐,不逾其上,让也;宾之礼事,放上而动,咨也。如是,而加之以无私,重之以不渎,能避怨矣。居俭动敬,德让事咨,而能避怨,以为卿佐,其有不兴乎!”

“且其语说《昊天有成命》,颂之盛德也。其诗曰:‘昊天有成命,二后受之,成王不敢康。夙夜基命宥密,於,缉熙!亶厥心,肆其靖之。’是道成王之德也。成王能明文昭、能定武烈者也。夫道成命者,而称昊天,翼其上也。二后受之,让于德也。成王不敢康,敬百姓也。夙夜,恭也。基,始也。命,信也。宥,宽也。密,宁也。缉,明也。熙,广也。亶,厚也。肆,固也。靖,和也。其始也,翼上德让,而敬百姓。其中也,恭俭信宽,帅归于宁。其终也,广厚其心,以固和之。始于德让,中于信宽,终于固和,故曰成。单子俭敬让咨,以应成德。单若不兴,子孙必蕃,后世



不忘。

“《诗》曰：‘其类维何？室家之壺。君子万年，永锡祚胤。’类也者，不忝前哲之谓也。壺也者，广裕民人之谓也。万年也者，令闻不忘之谓也。胤也者，子孙蕃育之谓也。单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，可谓不忝前哲矣。膺保明德，以佐王室，可谓广裕民人矣。若能类善物，以混厚民人者，必有章誉蕃育之祚，则单子必当之矣。单若有阙，必兹君之子孙实续之，不出于他矣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4. 晋国羊舌肸到周通好致意①。送礼品给大夫们，也送给单靖公。靖公宴请他，礼薄，但是恭敬；待客之礼，赠物，赠食品，根据它的上限去办，不敢逾越；宴饮不赠送礼物，饭后没有加筵加豆②，送行不过城郊；宴会上谈到喜欢《昊天有成命》这首诗。

单靖公的贵臣送叔向③，叔向对他说：“奇怪啊！我听说：‘一姓不可能两次兴起（为天下主）。’现在周将要（再次）兴盛了吧。那是因为有单子的缘故。从前史佚有话说④：‘行为没有什么比得上恭敬，生活没有什么比得上俭约，德行没有什么比得上谦让，办事方法没有什么比得上咨询。’单公加惠于我，合乎礼仪，这些全都具备。宫室不高大，用具没有漆红雕刻饰金的，是俭；自身戒惧，操守洁净，内外都没有纰漏，是敬；宴会结好，酬答宾客，赏赐下属，不超过它的上限，是谦让；接待宾客礼仪的事，依照在上位的人的意见行事，是咨询。象这样，又加上没有私心，不混同于流俗，能避开怨恨了。生活俭约，行为恭敬，德行谦让，办事经过商量，又能避开怨恨，命他为公卿辅政大臣，岂有不兴盛的？

“而且他的谈话说到喜欢《昊天有成命》，（这诗）是歌颂美德的，这诗说：‘昊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，成王不敢康。夙夜基命宥密，於，缉熙！亶厥心，肆其靖之。’这是称道成王的德行的。成王是能光大文治，能勘定武功的王。说‘成命’，而说‘昊天’有成命，这是敬上。‘二后受之’，（自身不敢当，）这是德行谦让。‘成王不敢康’，是敬百姓。‘夙夜’，是恭。‘基’是开始。‘命’是信的意思，‘宥’是宽的意思，‘密’是宁的意思。‘缉’，光明；‘熙’，广大；‘亶’，深厚；‘肆’安定；‘靖’，和睦。首先说敬上、谦让、敬百姓，中间说恭谨、俭约、信用、宽厚，而归结为安宁。最后说使他的心广大深厚，用安定来和协。从美德谦让开始，中间讲信用宽厚，以安定和协结束，所以说是‘成’⑤。单公俭约、恭敬、谦让、咨询，和‘成’这种美德相应。单公如不兴盛，他的子孙一定蕃衍发达，世代代永志不忘。

“《诗》说：‘其类维何，室家之壺。君子万年，永锡祚胤。’⑥‘类’，是说不玷辱以前的圣贤；‘壺’，是说广泛地引导人民；‘万年’，是说美好的声誉永垂不朽；‘胤’，是说子孙繁衍众多。单公早晚不忘成就王的美德，可谓不玷辱以前的圣贤了。保持完美的德性，用来辅佐王室，可谓广泛引导人民了。如果能不断做好事，使人民都富厚，一定有显扬名誉、子孙蕃衍的福，单公就一定会承当这个福份。单氏（为朝廷公卿，）如果出缺，一定是这位单靖公的子孙来接替，不会从别的家族中选任了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羊舌肸（音西）：晋国大夫，就是下文所说的叔向，是当时有影响的政治家，他主要活动在晋悼公、晋平公时期。

②加筵、加豆：筵、豆都是盛食品的器皿。加筵加豆是饮食之后再奉上的食器，里面装有腌芹菜，兔肉酱之类。

③贵臣：重要的、地位高的家臣。

④史佚：周文王、武王的太史官。

⑤这是叔向对《昊天有成命》的理解。按现在对这首诗的理解，翻译如下：“伟大的天有既定的命，文武二王接受了这个命（为王）。（继承文、武王的）成王不敢安宁，早夜奉持天命，实行宽仁安静的政策。啊，光明（伟大）啊！（成王于政事）尽其心力，于是他安定了全国。”原文见《诗经·周颂》。

⑥诗句见于《诗经·大雅·既醉》。按现在的理解译文如下：“那族类是什么？是整个的家族。君子的恩惠有万年之久，永远赐福给后嗣子孙。”叔向有他自己的理解，与我们这里所译的不同。

## 【原文】

景王二十一年，将铸大钱。单穆公曰：“不可。古者，天灾降戾，于是乎量资币，权轻重，以振救民。民患轻，则为作重币以行之，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，民皆得焉。若不堪重，则多作轻而行之，亦不废重，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，小大利之。

“今王废轻而作重，民失其资，能无匮乎？若匮，王用将有所乏，乏则将厚取于民。民不给，将有远志，是离民也。且夫备有未至而设之，有至而后救之，是不相入也。可先而不备，谓之怠；可后而先之，谓之召灾。周固羸国也，天未厌祸焉，而又离民以佐灾，无乃不可乎？将民之与处而离之，将灾是备御而召之，则何以经国？国无经，何以出令？令之不从，上之患也，故圣人树德于民以除之。

“《夏书》有之曰：‘关石和钧，王府则有。’《诗》亦有之曰：‘瞻彼旱麓，榛楛济济。恺悌君子，干禄恺悌。’夫旱麓之榛楛殖，故君子得以易乐干禄焉。若夫山林匮竭，林麓散亡，薮泽肆既，民力凋尽，田畴荒芜，资用乏匮，君子将险哀之不暇，而何易乐之有焉？

“且绝民用以实王府，犹塞川原而为潢汙也，其竭也无日矣。若民离而财匮，灾至而备亡，王其若之何？吾周官之于灾备也，其所怠弃者多矣，而又夺之资，以益其灾，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。王其图之！”

王弗听，卒铸大钱。

## 【译文】

5. 周景王二十一年，将铸大钱①。单穆公说：“不可以。古时候，天灾降下来，于是量度钱财，权衡轻重，用来救济灾民。人民忧虑钱轻了不好，就替他们造重钱使用。于是乎重钱、轻钱相辅而行，人民都能得到方便。如果认为太重了，负担不起，就多造些轻钱来使用，重钱也不废弃。于是以用轻钱为主，重钱相辅而行。钱的轻重大小，用起来都方便。

“现在王废掉轻钱，铸造重钱，人民失掉了他的积蓄，能不穷困吗？如果穷困，王的用度将有所缺乏。缺乏就将从人民那里多取。人民供应不上，将有远逃的想法，这是使人民离开自己。而且有事情还没有到就应先做准备的，有了然后去救治的，这先备和后救互不干扰。可事先准备而不准备，叫做懈怠；可事后救治而预先采取措施，叫做招致灾祸。周本来是一个弱国，天降灾祸还没有停止，却又使民离心，助成灾祸，恐怕不可以吧？将与人民相处却使他们离心，将预防灾祸反而招祸，将拿什么作为治国的纲要？治国没有纲要，怎么发布政令？人民不听从政令，是君上的忧患，所以圣人在人民面前建树德政，除去不听从政令的忧患。

“《夏书》上说：‘交易百物，互通有无，王的府库就会富有。’②《诗》也有这样的句子：‘看那旱山脚下，毛栗树和荆条长得茂密，和乐平易的君子，他求俸禄也和乐平易。’③旱山脚下毛栗树和荆条生长，所以君子得以和乐平易地求取俸禄。如果山林枯竭，无人管理，薮泽光秃秃的，什么也没有，民力耗尽，田野荒芜，资财穷乏，君子将自危自哀都来不及，还有什么和乐

平易？

“而且断绝人民的财用去充实王的府库，好像堵塞河流的源泉去造水池水洼一样，水流枯竭没有几天了。如果人民离心，财用穷乏，灾祸到来又没有备灾的措施，王将怎么办呢？我们周的官府对于备灾的事，懈怠废弃的多着啦，而又夺取他们的资财，来扩大灾情，这是使他们失去储藏，并害死他们的人。王请考虑这事。”

王不听这些劝告，终于铸了大钱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周景王：名贵，公元前544年至公元前520年在位，景王二十一年，公元前524年。大钱：大的、重的硬币。

②伪古文《尚书》的《五子之歌》篇里载有这些话的原文。

③诗句见于《诗·大雅·旱麓》，这里是译文。

### 【原文】

二十三年，王将铸无射，而为之大林。单穆公曰：“不可。作重币以绝民资，又铸大钟以鲜其继。若积聚既丧，又鲜其继，生何以殖？且夫钟不过以动声，若无射有林，耳弗及也。夫钟声以为耳也，耳所不及，非钟声也。犹目所不见，不可以为目也。夫目之察度也，不过步武尺寸之间；其察色也，不过墨丈寻常之间。耳之察和也，在清浊之间；其察清浊也，不过一人之所胜。是故先王之制钟也，大不出钧，重不过石。律度量衡于是乎生，小大器用于是乎出，故圣人慎之。今王作钟也，听之弗及，比之不度，钟声不可以知和，制度不可以出节，无益于乐，而鲜民财，将焉用之！”

“夫乐不过以听耳，而美不过以观目。若听乐而震，观美而眩，患莫甚焉。夫耳目，心之枢机也，故必听和而视正。听和则聪，视正则明。聪则言听，明则德昭。听言昭德，则能思虑纯固。以言德于民，民歆而德之，则归心焉。上得民心，以殖义方，是以作无不济，求无不获，然则能乐。夫耳内和声，而口出美言，以为宪令，而布诸民，正之以度量，民以心力，从之不倦。成事不贰，乐之至也。口内味而耳内声，声味生气。气在口为言，在目为明。言以信名，明以时动。名以成政，动以殖生。政成生殖，乐之至也。若视听不和，而有震眩，则味入不精，不精则气佚，气佚则不和。于是乎有狂悖之言，有眩惑之明，有转易之名，有过惠之度。出令不信，刑政放纷，动不顺时，民无据依，不知所力，各有离心。上失其民，作则不济，求则不获，其何以能乐？三年之中，而有离民之器二焉，国其危哉！”

王弗听，问之伶州鸠。对曰：“臣之守官弗及也。臣闻之，琴瑟尚宫，钟尚羽，石尚角，匏竹利制，大不逾宫，细不过羽。夫宫，音之主也，第以及羽。圣人保乐而爱财，财以备器，乐以殖财。故乐器重者从细，轻者从大。是以金尚羽，石尚角，瓦丝尚宫，匏竹尚议，革木一声。

“夫政象乐，乐从和，和从平。声以和乐，律以平声。金石以动之，丝竹以行之，诗以道之，歌以咏之，匏以宣之，瓦以赞之，革木以节之。物得其常曰乐极，极之所集曰声，声应相保曰和，细大不逾曰平。如是，而铸之金，磨之石，系之丝木，越之匏竹，节之鼓而行之，以遂八风。于是乎气无滞阴，亦无散阳，阴阳序次，风雨时至，嘉生繁祉，人民和利，物备而乐成，上下不罢，故曰乐正。今细过其主妨于正，用物过度妨于财，正害财匮妨于乐。细抑大陵，不容于耳，非和也。听声越远，非平也。妨正匮财，声不和平，非宗官之所司也。

“夫有和平之声，则有蕃殖之财。于是乎道之以中德，咏之以中音，德音不愆，以合神人，神是以宁，民是以听。若夫匮财用，罢民力，以逞淫心，听之不和，比之不度，无益于教，而离民怒神，非臣之所闻也。”

王不听，卒铸大钟。二十四年，钟成，伶人告和。王谓伶州鸠曰：“钟果和矣。”对曰：“未可知也。”王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上作器，民备乐之，则为和。今财亡民罢，莫不怨恨，臣不知其和也。且民所曹好，鲜其不济也。其所曹恶，鲜其不废也。故谚曰：‘众心成城，众口铄金。’三年之中，而害金再兴焉，惧一之废也。”王曰：“尔老耄矣！何知？”二十五年，王崩，钟不和。

## 【译文】

6. 周景王二十三年，将铸无射钟，造大林钟覆盖其上①。单穆公说：“不可以。作大钱使人民积蓄作废了，又铸大钟减少钱财的接济。如果积蓄丧失，又减少接济，财用如何能够增长？而且钟的作用不过是发出声音，如果无射钟有大林钟覆盖，耳朵就听不了这种声音。钟声是为了让耳朵听，耳朵听不了，那钟声就失去了意义。犹如眼睛所看不见的，不可以用眼睛来看一样。眼睛观察长度，不过步武尺寸之间，它观察颜色，不过墨丈寻常之间②。耳听乐声，在清浊之间，它体察清浊，局限在个人的能够胜任。所以先王造钟，大不超出一钧，重不超出一石③，音律高低，事物长短，容积多少和轻重从这里产生④，大大小小的度量衡器从这里产生，所以圣人对此谨慎从事。现在王造作大钟，听又听不了，比其大小又不合规矩，钟声不能够听到乐音，造作尺寸不能够出于一定的节制，对于音乐没有好处，却减少了人民的钱财，用它来干什么？

“音乐不过用来使耳朵听，美不过用来让眼睛看，如果听音乐震了耳朵，看美看得眼发昏眩，祸患就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。耳朵、眼睛，是心灵的枢纽，所以必须听乐音，目不邪视。听乐音就聪，目不邪视就明。耳聪就能听进去忠言，目明就德行美好。能听忠言并昭明德行，思虑就能专一稳定，对人民以语言实施德教，人民接受德教心悦诚服，民心就归向他了。君上获得民心，建立仁义之道，所以作事无不成功，求取没有得不到的。这样就能作乐听乐了。耳朵听进去乐音，口里说出来好话，在这样的情况下制订法令，把它向人民公布，用规矩和法则纠正他们的行为，人民在心思和体力上都会不倦怠地跟随这样的君上。成就事业，没有差失，这是音乐的最高境界。口里进去味道，耳朵进去声音，声音和味道产生意气。意气在口为言，在目为明。言用来审察号令，明用来察时而动。号令用来完成政绩，动作行为用来增殖人们赖以生活的物资。政绩成就，物资增长，这是音乐的最高境界。如果看不正，听的不是乐音，反而有震振和昏眩，味进口就不精粹了，不精粹就意气放散，意气放散就不和谐。于是就有狂放背理的语言，有视力昏暗迷乱的情形，有反覆无常的号令，有处置过当的法度。发出号令没有信用，法规政事纷乱，不顺时令而动，人民没有依据，不知道怎样尽力，都有离叛的想法。君上失掉了百姓的拥护，作事不能成功，求取不能得到，那怎么能作乐听乐？（短短）三年之内，就有两件使人民背离的器用⑤，国家真危险啊！”

王不听，拿这事问伶州鸠。回答说：“臣的职守管不了这事。我听说，琴瑟演奏乐曲以宫调为最好⑥，钟以羽调为最好，石磬以角调为最好，笙和箫以声音调和为节制，声音大不超过宫调，声音细不超过羽调。宫，是音乐的主调，接下来就是羽。圣人安享音乐，而爱惜财用。钱财用来置备乐器，音乐用来增加财用。所以乐器重的奏细声，乐器轻的奏大声。所以金属乐器以羽声为最好，石制乐器以角声为最好，瓦制与丝弦乐器以宫声为最好，匏和竹管乐器以

调和为最好,皮革和木制乐器一种声音,没有清浊的变化⑦。

“政事由音乐反映,音乐讲究和谐,和谐就要做到细声是细声,大声是大声,不相逾越。五声使音乐调谐,音律使五声和协⑧。钟磬用来发动,弦管用来演奏,诗用来称述,歌用来吟咏,壎用来配乐,鼓和祝敌用来节制。音乐的事合乎常规叫做音乐恰到好处。恰到好处的乐声汇集叫做声,声与应和之声相安叫做和,细声大声不相逾越叫做平。象这样,铸金属为钟,磨石为磬,系丝于木以为琴瑟,凿孔于匏竹以为笙箫,以鼓作为节制而演奏乐曲,用以顺应八方的风。于是阴气不沉积,阳气不分散,阴阳各得其位,风雨应时到来,可喜地产生了众多的福利,人民和协受益,财物具备,音乐获得成功,上下不疲困,所以说音乐中正。现在铸应作细声的无射钟,(因有大林)而不具备它所应有的性质,妨碍了正声,消耗财物过度,妨碍了财用。有害于正声,用尽了钱财,妨碍了音乐。无射的细声被抑制,大林的大声响得过头,耳朵容不了,这不是和。听它的声音传得遥远,不是平。妨碍正乐,耗尽财用,声音又不和平,这不是宗官所应当主持的⑨。

“有和平的乐声,就有增生的钱财。于是以中庸之德引导,以中和之音吟咏。中庸之德、中和之音没有过差,合于神灵和人民的心意,神灵因而安宁,人民因而服从。如果耗尽财用,使民力疲困,以使个人淫欲之心得逞,听起来不和谐,加以比量不合于法度,对教化没有好处,反而使人民叛离,使神灵发怒,这就不是我所听说的了。”

王不听,终于铸造了大钟。二十四年钟铸成,奏乐的人报告说钟声和谐。王对伶州鸠说:“结果钟声和谐了。”回答说:“还是不可知。”王说:“什么原因?”回答说:“君上作乐器,人民都因而喜乐,就是和。现在钱财消耗、人民疲困,没有不怨恨的,臣不知它的和在哪里。而且人民成群地喜好的事,少有办不成的,他们成群地憎恶,少有不废弃的。所以俗语说:‘大众同心,坚固成城。众口一词,销溶金石。’”(短短)三年之内,害民的铸金属的事就作了两件,我怕其中的一件会废弃。”王说:“你老糊涂了,知道什么?”二十五年,景王逝世,钟不和谐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无射(音亦):钟名。无射本是律名,因此钟与无射律相应,所以叫无射。大林:也是钟名,它与林钟律相应。律是定乐调的,中国古代音乐有十二律,无射约当于升A调,林钟约当于G调。另有黄钟、大吕等,黄钟相当于C调。

②步武:六尺为步,半步为武。墨丈寻常:五尺为墨,倍墨为丈,八尺为寻,两寻为常。

③钧:用七尺长的木,弄弯它,上系一弦,叫做一钧。石:一百二十斤。

④不同长度的竹管可吹出高低不同的声音,九寸长的竹管(孔径三分),吹出来的音就是黄钟,黄钟管容积黍千二百粒。百粒为铢,容百铢叫龠,两龠为一合。一合重一两。所以说音律高低、事物长短、容积多少和轻重都是从这里产生的。

⑤一件是大钱,一件是无射钟。⑥古代分音阶为五,即宫、商、角、徵(音止)、羽,分别相当于1(do)、2(re)、3(mi)、5(sol)、6(la)。宫调,即以1(do)为主音的曲调,所谓主音,指在乐曲旋律中重要的、居于核心地位的音。下面所说的羽调当以6(la)为主音,角调当以3(mi)为主音。

⑦金属乐器:指钟。石制乐器:指磬。瓦制和木制乐器:指壎和琴瑟。壎(音勋),陶制,烧制的吹奏乐器,象鹅蛋那么大,上尖下平中空。匏(音袍):笙竽一类的乐器,用匏(一种葫芦)做座,上有簧管。皮革和木制乐器:鼗鼓和祝敌。鼗(音桃)鼓,一种小鼓,约象后世的拨浪鼓。祝(音祝)敌(音语),木制,打击乐器,祝在乐曲开始时敲击,敌在乐曲结束时敲击。

⑧五声: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个音阶。

⑨宗官:指大宗伯,乐官是大宗伯的下属。



## 【原文】

王将铸无射，问律于伶州鸠。对曰：“律所以立均出度也。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，度律均钟，百官轨仪，纪之以三，平之以六，成于十二，天之道也。夫六，中之色也，故名之曰黄钟，所以宣养六气、九德也。由是第之：二曰太簇，所以金奏赞阳出滞也。三曰姑洗，所以修洁百物，考神纳宾也。四曰蕤宾，所以安靖神人，献酬交酢也。五曰夷则，所以咏歌九则，平民无贰也。六曰无射，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，示民轨仪也。为之六间，以扬沉伏，而黜散越也。元间大吕，助宣物也。二间夹钟，出四隙之细也。三间仲吕，宣中气也。四间林钟，和展百事，俾莫不任肃纯恪也。五间南吕，赞阳秀也。六间应钟，均利器用，俾应复也。

“律吕不易，无奸物也。细钧有钟无鎛，昭其大也。大钧有鎛无钟，甚大无鎛，鸣其细也。大昭小鸣，和之道也。和平则久，久固则纯，纯明则终，终复则乐，所以成政也，故先王贵之。”

王曰：“七律者何？”对曰：“昔武王伐殷，岁在鹑火，月在天驷，日在析木之津，辰在斗柄，星在天鼇，星与日辰之位，皆在北维。颛顼之所建也，帝尝受之。我姬氏出自天鼇，及析木者，有建星及牵牛焉，则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，逢公之所凭神也。岁之所在，则我有周之分野也。月之所在，辰马农祥也，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。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。自鹑及驷七列，南北之揆七同。凡人神以数合之，以声昭之。数合声和，然后可同也。故以七同其数，而以律和其声，于是乎有七律。

“王以二月癸亥夜陈，未毕而雨。以夷则之上宫毕，当辰。辰在戌上，故长夷则之上宫，名之曰羽，所以藩屏民则也。王以黄钟之下宫，布戎于牧之野，故谓之厉，所以厉六师也。以太簇之下宫，布令于商，昭显文德，底紂之多罪，故谓之宣，所以宣三王之德也。反及嬴内，以无射之上宫，布宪施舍于百姓，故谓之嬴乱，所以优柔容民也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7. 景王将铸无射钟，向伶州鸠问钟的音律。回答说：“律是用来建立韵调、订出度量的。古代的神瞽考察中和之声，审量它的韵律，用此制作乐曲，量律吕的长短，使钟声平和①，百事依据它以为准则。以‘三’为纲，用‘六’使它和协，到十二音乐就完成了，这是天道②。六，是中色，所以叫它黄钟③。是用来普遍滋养六气、九德的④。由此依次数来，第二叫太簇，是说金属凑集，用来辅佐发动阳气，使蛰伏的生物出来活动⑤。第三叫姑洗，是用来将百物修饰干净、祭祀神灵、接纳宾客的。第四叫蕤宾，是用来使神、人保持安静，行献享酬酢之礼的。第五叫夷则，是用来歌咏九功的规律，使民有成就而无二心的。第六叫无射，是用来宣布圣贤的美德，叫人民了解行为规范的。（以上是阳律。在阳律之间，）穿插六个阴吕，用以发扬沉伏（的阴），除去分散（的阳）。首先插进大吕，助阳气散布于万物。其次插进夹钟，引出四季间隙之中的细微之气。第三插进仲吕，把阳光从中宣泄出来。第四插进林钟，使万物和舒，使人们都敬慎职事，专一恭谨。第五插进南吕，帮助阳气使禾类吐穗扬花。第六插进应钟，使器用和钧便利，与礼数相应，与常规相合⑥。

“不改变律吕的正常状态，各顺其时，就没有妨碍生存的东西。细声的乐调有大钟无小钟，使大乐器明显发挥作用。大声的乐调有小钟无大钟。更大的乐调连小钟也没有，使细小的乐器奏出音响，（各有各的用处，）这是音乐和谐的办法。和谐、细大不相干扰就长久，长久安定就精粹，精粹完美，乐曲就完成了。完成了再演奏就快乐。这些是用来使政事成功的。所

以先王看重好的音乐。”

王说：“七律是什么？”回答说：“从前武王伐殷，岁星在鹑火位次⑦，月在天驷处，日在析木位次的汉津，日月相会于北斗星斗柄所指位次⑧，北斗星在天鼋位次。北斗星、日与日月相会处都在北方水位。颛顼所建立的天下，帝尝接受了它。我姬姓从天鼋生出⑨，从天鼋到析木日所在位次，有建星和牵牛星。天鼋是我皇祖妣太姜的侄儿、伯陵的后代逢公所凭依的神。岁星所在的鹑火，是我大周的分野。月在房星，是一年农事开始吉祥的先兆，农事是我始祖后稷经营成功的事业。武王想把这五个位次和三处所在的有利条件会在一起，加以利用⑩。自鹑火到天驷七列⑪，从南到北七位，合于七律⑫。凡人、神的音乐，用数去合它，用声去表明它⑬。数目相合，声音相和，然后才可以做到神、人相应。所以用七来统一这个数字，用音律来使声调和谐，于是就有七律⑭。

“武王于周历二月四日癸亥夜将队伍列成阵势，还没有列完，就下雨了。用夷则的高宫调列完阵势⑮。当初列阵时，日月相会在戌方位之上⑯，所以首先用夷则的高宫调，把这乐曲叫做羽，用来保障人民，使合于法则。武王用黄钟的低宫调，把军队排列在牧野⑰，所以叫做厉乐，用来激励军队使勇猛前进。用太簇的低宫调⑱，到商都发号施令，宣扬文王的德行，数列纣众多的罪恶。所以叫做宣，用来宣扬太王、王季、文王的美德。回到羸内，用无射的高宫调⑲，颁布法令，施舍恩德，赦免罪人，所以叫它羸乱⑳，用来宽容安抚人民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参见上段①④两注。律，又叫律吕（单为律，双为吕），阳为律，阴为吕。律吕的音高，是由不同长度的竹管决定的。量其长短，作为制钟的尺寸，钟声才能和协。例如黄钟律管长九寸，作钟如果加长一倍半的话，那么，钟身应是  $0.9\text{尺} \times 2.5 = 2.25\text{尺}$ 。

②天有十二个辰次，所以说十二是天道。三是六、九、十二的约数，说“以三为纲”，取的是这个意思。六是十二的一半，是个均数，所以说“六使它和协”。古人把数目引进哲学、天文、历法、音乐、美学这些领域，未必都合乎近代科学。

③“六”是十二的一半，所以说是“中”色，中色就是黄色。

④六气：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。九德：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、正德（端正德行）、利用（物尽其用）、厚生（使生活物质充足）。下文说“九功”，也是指这“九德”而言。古人以十二律配十二月，以黄钟配十一月，十一月阳气沉伏，万物开始萌动，孕育着明年一切自然现象和某些与自然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的产生，所以说“普遍滋养六气、九德。”

⑤律与五音相配，太簇配商。五音与五行相配，商配金。这样，太簇又与金相应，所以说“太簇”是“金属凑集”。“簇”与“凑”音近。十二律与十二月相配，太簇配正月，正月蛰虫开始活动，所以说“使蛰伏的生物出来活动”。

⑥根据这样的穿插配合，将十二律列成一表，把所配的月份也注在下面：

1 律	2 吕	3 律	4 吕	5 律	6 吕	7 律	8 吕	9 律	10 吕	11 律	12 吕
黄钟	大吕	太簇	夹钟	姑洗	仲吕	蕤宾	林钟	夷则	南吕	无射	应钟
11 月	12 月	正月	2 月	3 月	4 月	5 月	6 月	7 月	8 月	9 月	10 月

所有十二律的说明都与它们的名称、所配的月份有关，不能一一注出。

⑦古代把黄道附近的一周天按由东向西方向划分为十二个等份，每一等份是一个位次，有专门的名称。这里所说的鹑火在正南。天驷即房星，属于大火位次，在正东方。析木位次为东偏北，这个区域叫做汉津。天鼋就是玄枵，在正北方向。

⑧这话的意思是说夏历十一月初一，日在北斗星斗柄所指的星纪位次。

⑨周文王的祖母太姜,有逢伯陵之后,齐人。太姜的侄儿逢公为殷诸侯,封于齐地。齐为天鼋(玄枵)的分野。所以说“姬姓从天鼋生出”。

⑩五个位次:岁在鹑火,月在天驷,日在析木,星在天鼋,日月相会在斗柄。三处所在:逢公所凭,周之分野,后稷所成就的农事上应房星。

⑪七列,指七宿,即张、翼、轸、角、亢、氐、房。

⑫从岁在鹑火到北斗在天鼋,共七个位次。中间五个位次是鹑尾、寿星、大火、析木、星纪。

⑬用数去合它:指采用“七”这个数字。因为自鹑火到天驷七列,从南到北七位,周武王戊午渡孟津,甲子战胜纣,也是七天。用声去表明它:指用七律来表明这个“七”。

⑭七律:本指七个音阶,即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之外,再加变宫、变徵。伶州鸠在这里把它与历史、天象联系起来,代表当时的一种看法。

⑮意思与前面所说“日月相会于北斗星斗柄所指的位次”相应。

⑯夷则的高宫调:以夷则律为宫音阶的乐曲,相当于现在的升G调。黄钟、太簇等音较低,以它们为宫音阶的是低宫调,夷则、无射等音较高,以它们为宫音阶的是高宫调。

⑰黄钟的低宫调:约相当于C调。牧野:地名,在今河南淇县西南。

⑱太簇的低宫调:约相当于D调。

⑲无射的高宫调:约相当于A调。

⑳羸内(音龟瑞):地名。羸乱:因在羸地所作,所以叫“羸”;目的在治理好天下,所以叫“乱”。乱是治的意思。

## 【原文】

景王既杀下门子,宾孟适郊,见雄鸡自断其尾。问之,侍者曰:“惮其牺也。”遽归告王,曰:“吾见雄鸡自断其尾,而人曰‘惮其牺也’,吾以为信畜矣。人牺实难,己牺何害?抑其恶为人用也乎,则可也。人异于是。牺者,实用人也。”

王弗应,田于巩,使公卿皆从,将杀单子,未克而崩。

## 【译文】

8. 景王已杀下门子,宾孟到郊外去①,看见公鸡自己弄断尾巴。向左右侍者问这件事,回答说:“它害怕成为祭祀用的牺牲。”赶回来向景王报告说:“我看见公鸡自己弄断尾巴,有人说:‘它害怕成为祭祀用的牺牲。’我以为它真是畜牲(不懂人性)。只怕别人成为牺牲,自己成为牺牲有什么关系?它憎恶被人用作牺牲,自然可以如此。人与此不同,人自己作牺牲,(有这种精神)就能治人。”

王不回答。到巩去打猎②,使公卿都跟着去,将要杀单穆公,没有杀成就去世了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下门子:周大夫,王子猛的傅。景王没有正出的儿子,已立子猛为太子,又想立子朝,所以先杀子猛的傅。宾孟:周大夫,子朝的傅宾起。

②巩:地名,在河南。

## 【原文】

敬王十年,刘文公与莒弘欲城周,为之告晋。魏献子为政,说莒弘而与之。将合诸侯。

卫彪傒适周,闻之,见单穆公曰:“莒弘其不殁乎?《周诗》有之曰:‘天之所支,不可坏也。’

其所坏，亦不可支也。’昔武王克殷，而作此诗也，以为饬歌，名之曰‘支’，以遗后之人，使永监焉。夫礼之立成者为饬，昭明大节而已，少典与焉。是以为之曰惕其欲，教民戒也。然则夫‘支’之所道者，必尽知天地之为也。不然，不足以遗后之人。今桀、刘欲支天之所坏，不亦难乎？自幽王而天夺之明，使迷乱弃德，而即悖淫，以亡其百姓，其坏之也久矣。而又将补之，殆不可矣！水火之所犯，犹不可救，而况天乎？谚曰：‘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。’昔孔甲乱夏，四世而隕；玄王勤商，十有四世而兴。帝甲乱之，七世而隕。后稷勤周，十有五世而兴；幽王乱之，十有四世矣。守府之谓多，胡可兴也？夫周，高山、广川、大藪也，故能生是良材，而幽王荡以为魁陵、粪土、沟渎，其有悛乎？”

单子曰：“其咎孰多？”曰：“桀叔必速及，将天以道补者也。夫天道导可而省否，桀叔反是，以诳刘子，必有三殃：违天，一也；反道，二也；诳人，三也。周若无咎，桀叔必为戮。虽晋魏子亦将及焉。若得天福，其当身乎？若刘氏，则必子孙实有祸。夫子而弃常法，以从其私欲，用巧变以崇天灾，勤百姓以为己名，其殃大矣。”

是岁也，魏献子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，遂田于大陆，焚而死。及范、中行之难，桀弘与之，晋人以为讨。二十八年，杀桀弘。及定王，刘氏亡。

## 【译文】

9. 周敬王十年，刘文公与桀弘想在成周筑城墙<sup>①</sup>，把这事告知晋。晋国魏献子当政<sup>②</sup>，喜欢桀弘，同意这个要求，将集合诸侯（来做）。

卫国彪傒到周来<sup>③</sup>，见单穆公说：“桀、刘二人恐怕不得善终了吧？周诗有这样的句子：‘天所支持的，不可毁坏；它所毁坏的，也无法支持。’从前武王战胜殷，写作这首诗，作为饬歌<sup>④</sup>，取名为《支》，留给后人，使后人永远以为借鉴。礼仪站着完成的叫饬，表明大体而已，少有典章仪式介入其间，所以对此天天恐惧，那是想教民戒慎。这样，《支》所说的，一定彻底了解了天地要做什么。不然，不值得留给后人。现在桀、刘二人想支住天所毁坏的，岂不困难吗？自幽王以来，天夺去他的明智，使他迷惑昏乱，抛弃德行，走向怠慢荒淫，因而失去了百姓的拥护，天毁坏它已经长久了。（现在）却想补救它，大概不可以了。火灾、大水的患害，尚且不可救止，何况天呢？谚语说：‘从善象登山一样困难，从恶象山崩一样容易。’以前，孔甲乱夏，四代就垮台了<sup>⑤</sup>；玄王为商勤劳，十四代才兴盛<sup>⑥</sup>；帝甲乱商，七代垮了台<sup>⑦</sup>。后稷为周勤劳，十五代才兴盛；幽王乱周，到现在十四代了！能够保住周的府库就算不错了，怎么可以兴盛？周，好比是高山，大河，大藪，所以能生这些良材，而幽王把它们弄坏，变成丘陵，粪土，沟港，难道有停止的时候？”

单子说：“桀、刘的灾祸，哪一个重？”回答说：“桀弘一定来得快，他是以天道补人事的。天道扬善抑恶，桀叔与此相反，用来惑乱刘子，必定有三祸：违背天意，是一；与天道相反，是二；惑乱人，是三。如果周没有灾祸，桀叔一定会被杀。就是晋国的魏献子，也将遭到灾祸。如果得享天福，只是他自身承当灾殃吧？至于刘氏，他的子孙必定有祸殃。这两位卿大夫抛弃常法不用，依从自己的想法，用机巧加重天灾，使百姓勤苦以成就自己的功名，那灾殃大着啦！”

这一年，魏献子在翟泉会合诸侯，在大陆田猎，被火烧死<sup>⑧</sup>。到范、中行作乱<sup>⑨</sup>，桀弘参与其事，晋人就此进行讨伐，二十八年，杀死桀弘。到贞定王时，刘氏灭亡。

## 【注释】

- ①周敬王：名丐，公元前 519 年至公元前 476 年在位，周敬王十年是公元前 510 年。刘文公：王卿士，名卷。苾弘：周大夫，下文彪偃称他为苾叔。
- ②魏献子：晋正卿，魏绛之子，名舒。
- ③彪偃（音西）：卫国大夫。
- ④饫（音欲）：一种宴礼，站着完成，仅仅是一种仪式，并不吃什么东西。
- ⑤孔甲：禹之后十四世，夏的君主。孔甲至桀，四世而亡。
- ⑥玄王：就是契。自契至汤，一十四世，汤灭夏而有天下。
- ⑦帝甲：汤后二十五世。帝甲至桀七世。
- ⑧翟泉：地名，在洛阳东北。大陆：晋国藪名，藪是无水的泽。
- ⑨范、中行：晋大夫范吉射、中行寅，他们被逼叛晋，事败出逃。事在鲁定公十三年（公元前 497 年）。

# 卷四

## 鲁语上

## 【原文】

长勺之役，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。公曰：“余不爱衣食于民，不爱牲玉于神。”对曰：“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，民和而后神降之福。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，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；动不违时，财不过用，财用不匮，莫不能使共祀。是以用民无不听，求福无不丰。今将惠以小赐，祀以独恭。小赐不咸，独恭不优。不咸，民不归也；不优，神弗福也。将何以战？夫民求不匮于财，而神求优裕于享者也，故不可以不本。”公曰：“余听狱虽不能察，必以情断之。”对曰：“是则可矣。知夫苟中心图民，智虽弗及，必将至焉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1. 长勺之战，曹刿向鲁庄公问（与齐国）作战的依靠是什么<sup>①</sup>。庄公说：“我对百姓，不惜衣食（肯予赏赐）；对神，不惜牺牲玉帛（祭品丰厚）。”曹刿回答说：“施惠施在根本上，百姓的心才归向君主；百姓和睦，神才给君降福。如果对百姓施德，政事办得公平，官吏致力于治理国家，百姓以出力为最重要的事，行事不违反季节，财用不超过礼仪的规定，财用不缺，没有不能使他们恭敬祭祀的，因此使用百姓，（百姓）没有不听从的；（向神）求福，（神降的福）没有不大的。现在，（您）将用临战的赏赐施予恩惠，以（您）一个人的恭敬之心来祭祀。临战对将士的赏赐，不能遍及到所有的百姓；一个人对神恭敬，这恭敬不优厚。赏赐不普遍，百姓就不归附；恭敬不优厚，神就不降福。将凭什么作战？百姓所求的是财用不缺乏，而神求的是祭献的品物丰饶。所以不能不把握根本。”庄公说：“我处理诉讼案件，即使不能一一明察，一定凭



实情裁决。”曹刿回答说：“这就能战了。如能衷心地为人民利益考虑，智能即使有不够的地方，也必定将达到目的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长勺之战：公元前684年，齐伐鲁，战于长勺，齐败鲁胜。长勺：鲁地，在今山东莱芜东北。曹刿：鲁国大臣，他参加过长勺之战和齐鲁在柯的盟会。庄公：鲁国国君，名同，公元前693年至公元前662年在位。

### 【原文】

庄公如齐观社。曹刿谏曰：“不可！夫礼，所以正民也。是故先王制诸侯，使五年四王、一相朝。终则讲于会，以正班爵之义，帅长幼之序，训上下之则，制财用之节，其间无由荒怠。夫齐弃太公之法而观民于社，君为是举而往观之，非故业也，何以训民？土发而社，助时也。收斂而蒸，纳要也。今齐社而往观旅，非先王之训也。天子祀上帝，诸侯会之受命焉。诸侯祀先王、先公，卿大夫佐之受事焉。臣不闻诸侯相会祀也。祀又不法，君举必书，书而不法，后嗣何观？”

公不听，遂如齐。

### 【译文】

2. 庄公要到齐国去观看祭祀社神。曹刿劝阻说：“不行。礼仪是用来端正百姓的行为的。因此先王为诸侯建立规矩，要他们五年之中，四次朝王，一次互相会见。朝见结束后，在会上演习礼仪，来端正爵位等级尊卑的道理，遵循长幼的顺序，理顺上下之间的规矩，规定财用的节度，朝会之间无从荒淫怠慢。齐抛弃始祖太公的法规，祭祀社神，使民观看，君为此前往观看，是以前没有先例的，怎么教导民众？土气发动就祭祀社神，是为了帮助人民按时耕作；谷物收藏之后举行蒸祭，是为了接受登记五谷的文书。现在齐国祭祀社神去看展览①，不是先王的遗训。天子祭祀上帝，诸侯到那里集会接受政令。诸侯祭祀先王先君，卿大夫辅佐祭祀，接受任务。臣没有听说诸侯相会进行祭祀的，祭祀又不合法规，君主行动就一定要载人史册，写在史书上却是不合法规的行为，后代子孙看什么呢？”

庄公不听，就到齐国去了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展览：齐国社祭，并在会上展览武器装备等。

### 【原文】

庄公丹桓宫之楹，而刻其桷。匠师庆言于公曰：“臣闻圣王公之先封者，遗后之人法，使无陷于恶。其为后世昭前之令闻也，使长监于世，故能摄固不解以久。今先君俭而君侈，令德替矣。”公曰：“吾属欲美之。”对曰：“无益于君，而替前之令德，臣故曰庶可已矣。”公弗听。

### 【译文】

3. 庄公将桓公庙的柱子漆成红色，在椽上雕刻（图象花纹）①。匠师庆对庄公说②：“我听说圣王、圣公始封的，留给后代人规矩，使他们不陷于邪恶之中。将使后代人明白前代人的好

名声，使（他们）永远把世事成败看在眼里（以为戒），所以能稳固不散，长久地存在下去。现在先君俭朴而您奢侈，美德消失了。”庄公说：“我恰好是要他美。”回答说：“（这）对您没有好处，而是毁灭前人的美德，我所以说，希望能够停止。”庄公不听从。

### 【注释】

- ①桓公：庄公的父亲。庄公娶齐国哀姜，漆柱刻椽，为了迎接哀姜的到来。  
②匠师庆：大夫御孙，掌管工匠。

### 【原文】

哀姜至，公使大夫、宗妇觐用币。宗人夏父展曰：“非故也。”公曰：“君作故。”对曰：“君作而顺，则故之；逆，则亦书其逆也。臣从有司，惧逆之书于后也，故不敢不告。夫妇贄不过枣、栗，以告虔也。男则玉、帛、禽、鸟，以章物也。今妇执币，是男女无别也。男女之别，国之大节也，不可无也。”公弗听。

### 【译文】

4. 哀姜嫁到鲁国来，鲁庄公命大夫、同宗大夫的妻子见哀姜时，用同等的见面礼物。宗伯夏父展说①：“这不是前代留下的传统。”庄公说：“国君所作的就成为传统。”回答说：“国君的作法顺礼就把它作为传统，违礼也写下他的违礼。我备位随从，在主管官员之后，恐怕违逆的事情记录下来传给后世，所以不敢不报告。妇人拿的见面礼物不过枣、栗，表示敬意。男人的礼物是玉、帛、禽、鸟，以（这些不同的礼物）表明尊卑等级。现在妇人拿的礼物与男人同等，这是男女没有分别。男女的分别，是国家的大礼节，不能没有。”庄公不听从。

### 【注释】

- ①宗伯：官名，主管礼仪。

### 【原文】

鲁饥，臧文仲言于庄公曰：“夫为四邻之援，结诸侯之信，重之以婚姻，申之以盟誓，固国之艰急是为。铸名器，藏宝财，固民之殄病是待。今国病矣，君盍以名器请余于齐！”公曰：“谁使？”对曰：“国有饥谨，卿出告余，古之制也。辰也备卿，辰请如齐。”公使往。

从者曰：“君不命吾子，吾子请之，其为选事乎？”文仲曰：“贤者急病而让夷，居官者当事不避难，在位者恤民之患，是以国家无违。今我不如齐，非急病也。在上不恤下，居官而惰，非事君也。”

文仲以鬯圭与玉磬如齐告余，曰：“天灾流行，戾于弊邑，饥谨荐降，民羸几卒，大惧乏周公、太公之命祀，职责事业之不共而获戾。不腆先君之币器，敢告滞积，以纾执事，以救弊邑，使能共职。岂唯寡君与二三臣实受君赐，其周公、太公及百辟神祇实永飨而赖之！”齐人归其玉而予之余。

### 【译文】

5. 鲁国饥荒，臧文仲对庄公说：“给四邻援助，结交诸侯取信，加上婚姻关系和缔结同盟

订立誓约，这本是为了国家的艰难危急。铸造大的器物，收藏财宝，这本是防备百姓的断粮饥饿。现在国家有饥荒，您何不用器物向齐国请求买粮食！”庄公说：“谁出使？”回答说：“国家有饥荒，卿出使向邻国请求买粮食，（这）是古代的制度。我列在卿位，请求到齐国去（买粮食）。”庄公派他去齐国。

随从的人说：“国君不任命您，您请求任命，那是自己选择职事吧！”文仲说：“贤良的人着急（国家的）困苦饥荒，在平常情况下就谦让；居官位的人执掌政事，不回避困难；在位的人忧虑百姓的灾患，所以国家没有不顺当的事。现在我不到齐国去，就不是着急（国家的）困苦饥荒。在上位的人，不怜恤在下的百姓，当官而懒惰，就不是事奉君主（的表现）。”

文仲带着鬯圭和玉磐到齐国去请求买粮食①，说：“天灾流行，来到敝国，饥荒一再发生，百姓几乎全部受困，非常害怕不能举行对周公、太公的命祀②，害怕应当进贡物品的事做得不恭敬而获罪。以不丰厚的先君留下的旧器物，请求（将你们）积存了很久的粮食（卖给我们），以缓解你们的职掌粮食的官员（担心粮食朽烂的忧虑）；以救助敝国，使敝国能履行应尽的职责。哪里只是我国国君和大臣们实受您的恩赐，周公、太公及各位先君、天地之神长久地享受鲁的祭祀就靠这个。”齐国归还他们的玉，卖给他们粮食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鬯圭：祭祀用的一种玉器，长尺二寸。

②周公：鲁的始祖伯禽的父亲周公旦，周武王弟，西周初年大政治家。太公：齐的始祖太公望，即姜子牙。命祀：受王命而举行的祭祀。

## 【原文】

齐孝公来伐鲁，臧文仲欲以辞告，病焉，问于展禽。对曰：“获闻之，处大教小，处小事大，所以御乱也，不闻以辞。若为小而崇以怒大国，使加己乱，乱在前矣，辞其何益？”文仲曰：“国急矣！百物唯其可者，将无不趋也。愿以子之辞行赂焉，其可赂乎？”

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师，曰：“寡君不佞，不能事疆场之司，使君盛怒，以暴露于弊邑之野，敢犒舆师。”齐侯见使者曰：“鲁国恐乎？”对曰：“小人恐矣，君子则否。”公曰：“室如悬磬，野无青草，何恃而不恐？”对曰：“恃二先君之所职业。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齐先君太公曰：‘女股肱周室，以夹辅先王。赐女土地，质之以牺牲，世世子孙无相害也。’君今来讨弊邑之罪，其亦使听从而释之，必不泯其社稷；岂其贪壤地而弃先王之命？其何以镇抚诸侯？恃此以不恐。”齐侯乃许为平而还。

## 【译文】

6. 齐孝公来攻伐鲁国，臧文仲想用好话向齐国表示歉意，苦于想不出词来，问展禽①。（展禽）回答说：“我听说，处在大国地位教训小国，处在小国地位事奉大国，是用来防御祸乱的，没有听说过用言辞。如果作为小国而自高自大以激怒大国，使它把祸乱加到自己身上，祸乱就已在前面了，言辞将有什么益处？”文仲说：“国家已危急了！各种东西只要它能够（贿赂的），将没有不送去的。（现在）希望借用您的言辞向它行贿，将能贿赂吗？”

展禽派乙喜用油脂慰劳齐军②，说：“我们的国君不才，不能事奉（贵国）管疆界的官吏，使您大怒，而陈兵在敝国的野外，（现在）我壮着胆子来慰劳众将士。”齐侯见到使者说：“鲁国

恐惧吗？”使者回答说：“小人恐惧，君子则不恐惧。”齐孝公说：“（你们鲁国）府库象悬挂的罄一样（空虚）、野外（干旱得）连青草也没有，凭什么不恐惧？”回答说：“凭我们两国已去世的君主所从事的事业。以前，成王命令我们先君周公和你们先君太公说：‘你们要共同佐助捍卫周王室，夹辅先王的事业。赐给你们土地，（你们要）用牛羊牲体结盟签约取信，世代代子孙不相危害。’您现在来讨伐我国的罪，大概也是使我们听从您的命令而不追究（其他），一定不会灭掉我们的国家；难道（你们）将贪得土地而抛弃先王的命令？（如果这样，）将凭什么安抚诸侯？（我们）凭着这个而不害怕。”齐侯就答应和谈而领兵回国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齐孝公：齐国国君，桓公子，名昭。齐孝公伐鲁，事在鲁僖公二十六年（公元前634年）。臧文仲：鲁卿臧孙辰。展禽：鲁大夫，就是柳下惠。

②乙喜：鲁大夫展喜。油脂用来润发，讲究礼仪。用油脂劳军，表明只用道义，不用贿赂。

## 【原文】

温之会，晋人执卫成公归之于周，使医鸩之，不死，医亦不诛。

臧文仲言于僖公曰：“夫卫君殆无罪矣。刑五而已，无有隐者，隐乃讳也。大刑用甲兵，其次用斧钺。中刑用刀锯，其次用钻笄。薄刑用鞭扑，以威民也。故大者陈之原野，小者致之市朝，五刑三次，是无隐也。今晋人鸩卫侯不死，亦不讨其使者，讳而恶杀之也。有诸侯之请，必免之。臣闻之：班相恤也，故能有亲。夫诸侯之患，诸侯恤之，所以训民也。君盍请卫君以示亲于诸侯，且以动晋？夫晋新得诸侯，使亦曰：‘鲁不弃其亲，其亦不可以恶。’”公说，行玉二十穀，乃免卫侯。

自是晋聘于鲁，加于诸侯一等，爵同，厚其好货。卫侯闻其臧文仲之为也，使纳赂焉。辞曰：“外臣之言不越境，不敢及君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7. 在温地的诸侯之会①，晋国逮捕了卫成公，把他押送到周的京城②，派医师用鸩酒毒杀他，（由于医师放的毒少，卫成公）没有死，医师也没有被诛。

臧文仲对鲁僖公说③：“卫国国君大概没有罪了。刑罚不过五项罢了，其中没有（用毒酒）暗暗杀害一条，（用毒酒）暗暗杀害是人们所忌讳的。大刑用甲兵（诛伐），其次用斧钺（斩杀）。中刑用刀割鼻，用锯断截肢颈，其次用钻剔除膝盖骨，用凿黥面。轻刑用鞭子抽，用棍板打。用这些刑罚在人民中树威。所以大刑摆在原野上进行，小刑在朝堂、市井进行，五种刑罚，三处地方④，这里没有暗暗用刑的。现在晋国毒杀卫侯，（卫侯）没有死，晋国也不诛罚那个派去下毒的医师，这是隐讳暗杀卫侯的事。如果有诸侯的请求，（晋国）必定免释卫侯。我听说：地位相等的应当互相（为对方）忧虑，所以能亲近。诸侯的忧患，诸侯忧虑它，是用来教导百姓（相互救助）的，您何不替卫侯请求释免来向诸侯们表示亲爱，并用这个打动晋侯？晋国新得诸侯拥护为霸主，使（他）也说：‘鲁国不抛弃它对诸侯的爱，我们将也不能与它搞坏关系。’”僖公很高兴，将二十对玉送给晋侯，（晋侯）就释放了卫侯。

从此晋国到鲁国聘问，使者的级别，比其他诸侯加一等；爵级相同，就加重馈送的礼物。卫侯听说那是臧文仲建议鲁国请求晋国释放他的，派使者送东西给臧文仲，（臧文仲）推辞

说：“我的话不能越过我国的国境，不敢和您国君相交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在温地的诸侯之会：与会的有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蔡侯、郑伯等，逮捕了卫侯，决定出师攻许。事在公元前 632 年。温，在今河南温县南。

②卫成公：卫国国君，名郑。他不奉晋为霸主，又杀死弟弟叔武，他的臣子元咺向晋文公控告他，这是逮捕他的缘由。

③鲁僖公：名申，公元前 659 年至公元前 627 年在位。

④三处地方：野、朝、市。

### 【原文】

晋文公解曹地以分诸侯。僖公使臧文仲往，宿于重馆。重馆人告曰：“晋始伯而欲固诸侯，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诸侯。诸侯莫不望分而欲亲晋，皆将争先；晋不以固班，亦必亲先者，吾子不可以不速行。鲁之班长而又先，诸侯其谁望之？若少安，恐无及也。”

从之，获地于诸侯为多。反。既复命，为之请曰：“地之多也，重馆人之力也。臣闻之曰：‘善有章，虽贱，赏也；恶有衅，虽贵，罚也。’今一言而辟境，其章大矣，请赏之。”乃出而爵之。

### 【译文】

8. 晋文公削曹国的土地分给一些诸侯国家①。鲁僖公派臧文仲前去接受，（臧文仲）停宿在重地的一个候馆里②，候馆的守馆仆役告诉（他）说：“晋侯刚开始为诸侯之长，想安定诸侯，所以削有罪国家的土地分送给诸侯。诸侯没有不希望分到土地而要亲近晋国的，都将争先前去；晋国如果不按照原来的等级，也一定会对先去的亲热些，您不可不快走。鲁国的等级尊而又先到那里，其他诸侯国将有谁能望与鲁并列？如果您稍微安闲一点，恐怕不能赶上了。”

臧文仲听从了他的意见，所得的土地在诸侯中最多。归来，回复了君主的命令后，替重地候馆的守馆仆役请功说：“分地分得多，是重地守馆人的功劳。我听说：‘好事必然彰明，即使他地位卑贱，也应该赏。坏事总有痕迹，虽然地位高贵，也应该罚。’现在，他一段话就开拓了疆域，好事是很显著的了，请您赏赐他。”就使他脱离仆役的身份并获得爵位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晋文公：晋国国君，春秋时代的一位霸主，名重耳，公元前 636 年至公元前 628 年在位。

②重：鲁地，在今山东鱼台县西北。候馆：官办的接待食宿的馆舍。

### 【原文】

海鸟曰“爰居”，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，臧文仲使国人祭之。展禽曰：“越哉，臧孙之为政也！夫祀，国之大节也；而节，政之所成也。故慎制祀以为国典。今无故而加典，非政之宜也。”

“夫圣王之制祀也，法施于民则祀之，以死勤事则祀之，以劳定国则祀之，能御大灾则祀之，能扞大患则祀之。非是族也，不在祀典。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，其子曰柱，能殖百谷百蔬；夏之兴也，周弃继之，故祀以为稷。共工氏之伯九有也，其子曰后土，能平九土，故祀以为社。”



黄帝能成命百物，以明民共财，颡顓能修之。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，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，舜勤民事而野死，鲧鄣洪水而殛死，禹能以德修鲧之功，契为司徒而民辑，冥勤其官而水死，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，稷勤百谷而山死，文王以文昭，武王去民之秽。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颡顓，郊尧而宗舜；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颡顓，郊鲧而宗禹；商人禘舜而祖契，郊冥而宗汤；周人禘喾而郊稷，祖文王而宗武王。幕，能帅颡顓者也，有虞氏报焉；杼，能帅禹者也，夏后氏报焉；上甲微，能帅契者也，商人报焉；高圉、大王，能帅稷者也，周人报焉。凡禘、郊、祖、宗、报，此五者国之典祀也。

“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，皆有功烈于民者也；及前哲令德之人，所以为明质也；及天之三辰，民所以瞻仰也；及地之五行，所以生殖也；及九州名山川泽，所以出财用也。非是不在祀典。

“今海鸟至，己不知而祀之，以为国典，难以为仁且智矣。夫仁者讲功，而智者处物。无功而祀之，非仁也；不知而不能问，非智也。今兹海其有灾乎？夫广川之鸟兽，恒知避其灾也。”

是岁也，海多大风，冬暖。文仲闻柳下季之言，曰：“信吾过也，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。”使书以为三。

## 【译文】

9. 有一种海鸟叫做爰居的，停在鲁国城东门外面三天，臧文仲派国人去祭祀它。展禽说：“臧孙处理政务，迂阔啊！祭祀是国家的大典，而大典是成就政事的，所以慎重地对待制定祭祀以作为国法。现在无故增加祭典，不是政事所适宜的。“圣王制定祭祀，将礼法留给百姓的就祭祀他，以死尽力于王事的就祭祀他，以辛劳安定国家的就祭祀他，能够防备火灾的就祭祀他，能抵御大忧患的就祭祀他。不是这一类的，不在祭典之中。以前，烈山氏统治天下，他的儿子叫柱，能够种植各种谷物蔬果，夏代兴起，周弃继承柱的事业，所以祭祀他，把他立为稷神。共工氏为九州邦国之长，他的儿子叫后土，能够治理九州的土地，所以祭祀，立他为社神。黄帝能给百物命名，以表明百姓贵贱等级，与百姓共有山泽的财利，颡顓能修治他的功业。帝喾能排列（日月星）三辰（来制定历法，教百姓稼穡），安定百姓；尧能禅让，公平地执行刑法，使百姓从善；舜尽力于百姓的事，死在野外；鲧筑堤障堵洪水（不成功），被流放而死；禹能修治鲧治水的事业；契任司徒，使百姓和睦；冥尽力于他的水官职事，死在水中；汤以宽缓治理百姓，除掉那个邪恶大患（夏桀）；稷尽力于播种各种谷物，死在山里；文王以文德显赫；武王除掉了百姓的污秽（商纣）。所以有虞氏禘黄帝、祖颡顓、郊尧、宗舜<sup>①</sup>；夏后氏禘黄帝、祖颡顓、郊鲧、宗禹；商人禘舜、祖契、郊冥、宗汤；周人禘喾、郊稷、祖文王、宗武王。幕是能遵循颡顓的事业的人、有虞氏向他举行报祭<sup>②</sup>；杼是能遵循禹的事业的人，夏后氏向他举行报祭；上甲微是能遵循契的事业的人，商代人向他举行报祭；高圉、太王是能遵循稷的事业的人，周人向他举行报祭。总之，禘祭、郊祭、祖祭、宗祭、报德之祭，这五项是国家的法定的祭祀。

“加上（祭）社稷山川之神，他们都是对百姓有功绩的；和前代贤哲有美德的人，（祭祀他们，）是用来作为明信的<sup>③</sup>；和天上的三辰，它们是百姓所瞻仰的；和地上的五行，它们是生殖（万物）的；以及九州各地的名山川泽，它们是产生财用的。不是以上这些，不在祭典之列。

“现在海鸟飞来，自己不知道它是什么就祭祀它，把对它的祭祀作为国典，难于把这种作法看成是仁智的行为。仁人能论功，而智者知道事物的名份。没有功绩便祭祀它，不是仁；不

了解它又不去请教，不是智。现在海上大概有灾难吧？大河大海的鸟兽，总是知道躲避灾难的。”

这一年，海上多大风，冬天暖和。文仲听到柳下季说的这些话，说：“确实是我的过错，季子的话不能不遵循。”命令记下来作为三策的内容④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有虞氏：舜为有虞氏，这里指舜的后人。禘（音帝）：在圆丘（祭天专用的圆坛）祭天，叫做禘。禘黄帝：是说祭天以黄帝配食，同时让黄帝接受祭祀。祖：祭上帝于明堂（帝王宣明政教、举行朝会、庆赏等大典的地方，现在的大礼堂与它有一些相似之处），叫做祖。祖颡顓，是说在明堂祭上帝，以颡顓配食，让颡顓同时接受祭祀。郊：在郊外祭祀天地叫郊。郊尧，是说祭天地时以尧配食，让尧同时受祭。宗：也是一种祭祀，与“祖”相似，但配食的人辈份较晚。

②报：报恩的祭祀。

③是说有美德必令人敬仰，以吸引人们向善。

④三策：一种重要的记事册，司马、司徒、司空三卿各一，所以叫三策。

### 【原文】

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，使谓之曰：“吾欲利子于外之宽者。”对曰：“夫位，政之建也；署，位之表也；车服，表之章也；宅，章之次也；禄，次之食也。君议五者以建政，为不易之故也。今有司来命易臣之署与其车服，而曰：‘将易而次，为宽利也。’夫署，所以朝夕虔君命也。臣立先臣之署，服其车服，为利故而易其次，是辱君命也，不敢闻命。若罪也，则请纳禄与车服而违署，唯里人所命次。”公弗取。臧文仲闻之曰：“孟孙善守矣，其可以盖穆伯而守其后于鲁乎！”

公欲弛邱敬子之宅，亦如之。对曰：“先臣惠伯以命于司里，尝、禘、蒸、享之所致君胙者，有数矣。出入受事之币以致君命者，亦有数矣。今命臣更次于外，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，无乃违乎！请从司徒以班徙次。”公亦不取。

### 【译文】

10. 鲁文公要拆除孟文子的官邸①，派人告诉他说：“我想便利你，（让你）到外面宽阔的地方去住。”孟文子回答说：“爵位，是建立政事的；署，是官爵的标志；车马服饰，是彰明标志的；官邸，是有明显标志的有爵位的人的住所；俸禄，是这住所中的人所食用的。君主义定这五项来建立政事，这是因为这五项不能改变。今天官员来命令我改换我的标志和与它相适应的车马服饰，说：‘将要改换你的住宅，是为了有利于你到宽阔的地方去。’标志，是用来便于早晚虔诚地执行君主命令的。我用父祖之官的标志，服用他们的服饰车马，（如果）为了‘便利’而改变他们的住宅，这有辱君命，我不敢听到这样的命令。假若我有罪，就请收回我的俸禄、服饰车马，去掉官爵的标志，听凭里宰授予我住所②。”文公没有收取孟文子的官邸。臧文仲听到这事，说：“孟孙善于守职了，将能掩盖穆伯的恶处，在鲁国保住他的后代吧③。”

文公要拆毁邱敬子的官邸④，也象要拆毁孟文子的官邸时说的一样，邱敬子回答说：“我的高祖惠伯受司里之命，居住于此⑤。尝、禘、蒸、享，掌管为君主赐臣下胙肉，在这里已有数年了⑥。接受君主命令出访、回国，携带聘问礼物，传达君主的意图，在这里也有数代了。现在命令我更换官邸到外面去住，如果主管官员按爵任命职事于我，（而我住在外面，）莫不是远了（不方便）吗？请听从司徒按照爵位迁徙（我的）住所⑦。”文公也没有收取他的官邸。

## 【注释】

- ①鲁文公：名兴，公元前 626 年至公元前 609 年在位。孟文子：鲁大夫伯谷。  
②里宰：二十五家为里，里有长，就是里宰。  
③穆伯：文子的父亲公孙敖，得罪出奔，死于齐国。  
④郈敬子：鲁大夫，名同。  
⑤司里：司空的下属，掌管分配人民的住房。  
⑥秋季叫尝，夏季叫禘，冬季叫蒸，春季叫享。  
⑦司徒：主管里宰政事的官。禘敬子这句话，与孟文子“听凭里宰授予我住所”那句话，意思基本相同。

## 【原文】

夏父弗忌为宗，蒸将路僖公。宗有司曰：“非昭穆也。”曰：“我为宗伯，明者为昭，其次为穆，何常之有！”有司曰：“夫宗庙之有昭穆也，以次世之长幼，而等胄之亲疏也。夫祀，昭孝也。各致齐敬于其皇祖，昭孝之至也。故工史书世，宗祝书昭穆，犹恐其逾也。今将先明而后祖。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汤，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、武，商、周之蒸也，未尝跻汤与文、武，为不逾也。鲁未若商、周而改其常，无乃不可乎？”弗听，遂跻之。

展禽曰：“夏父弗忌必有殃。夫宗有司之言顺矣，僖又未有明焉。犯顺不祥，以逆训民亦不祥，易神之班亦不祥，不明而跻之亦不祥。犯鬼道二，犯人道二，能无殃乎？”侍者曰：“若有殃焉在？抑刑戮也，其夭札也？”曰：“未可知也。若血气强固，将寿宠得没，虽寿而没，不为无殃。”

既其葬也，焚，烟彻于上。

## 【译文】

11. 夏父弗忌作宗伯①，祭祀祖先，将升僖公的神位到闵公之上②。属于宗官的办事官员说：“这不是昭穆的顺序。”（夏父弗忌）说：“我任宗伯，有显德的人为昭，其次为穆，（昭穆）有什么固定的制度？”办事官员说：“宗庙里有昭穆顺序，用来排列世系的先后，整齐后代的亲疏关系。祭祀用来表明孝道。各向他的太祖致敬，是最能表明孝顺的。所以乐师、太史记下世代的先后，太祝写出昭穆顺序③，还恐怕它有逾越。现在将升僖公的神主，这就是以有显德的亡父的神主放在先，而把先于僖公的闵公的神主放在后。从玄王起直到主癸，没有谁象汤一样（有显德），从后稷起到王季，没有谁象文王、武王一样（有显德）④。而商、周的祭祀，不曾将汤与文王、武王的神主升在他的父祖之前，是为了不超越顺序。鲁国不如商、周，而改变它的常制，莫不是不可以吧？”夏父弗忌不听从，就将僖公的神主提到前面了。

展禽说：“夏父弗忌一定有祸殃。那个属于宗伯的办事官员的话顺理。僖公又没有显德。违犯顺理的事不吉祥，用违逆教诲百姓也不吉祥，改变神主的上下秩序也不吉祥，没有显德而要把他提升上去也不吉祥。违反了鬼道两项，违反了人道两项，能没有祸殃吗？”侍候在他左右的人说：“如果有祸殃，祸殃在哪里？将是夭折、患瘟疫而死，还是受刑罚而被杀呢？”（展禽）说：“不知道。如果（他的）血气强盛稳固，将能保宠而寿终，即使寿终，也不是没有祸殃。”

（夏父弗忌死后，）他的灵柩已经下葬，（却起火）烧了他的棺材，烟升到地面上来。

## 【注释】

- ①夏父弗忌：鲁大夫。宗伯：掌祭祀典礼的长官。

②僖公是兄，闵公是弟，但僖公是接闵公的位。

③太祝：官名，掌祭祀神灵。

④主癸：汤的父亲。王季：文王的父亲。

## 【原文】

莒太子仆弑纪公，以其宝来奔。宣公使仆人以书命季文子曰：“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杀其君，而以其宝来，其爱我甚矣。为我予之邑。今日必授，无逆命矣。”里革遇之而更其书曰：“夫莒太子杀其君而窃其宝来，不识穷固又求自迹，为我流之于夷。今日必通，无逆命矣。”

明日，有司复命，公诂之，仆人以里革对。公执之，曰：“违君命者，女亦闻之乎？”对曰：“臣以死奋笔，奚啻其闻之也！臣闻之曰：‘毁则者为贼，掩贼者为藏，窃宝者为宄，用宄之财者为奸。’使君为藏奸者，不可不去也。臣违君命者，亦不可不杀也。”公曰：“寡人实贪，非子之罪。”乃舍之。

## 【译文】

12. 莒国的太子仆杀了莒纪公①，携带他们国家的玉器投奔到鲁国来。鲁宣公派仆人拿着亲笔字条告诉季文子说②：“莒太子不害怕因为我的缘故，杀了他的君主，携带他们国家的玉器来投奔，他对我的敬爱是很深的了。替我赐给他采邑。今天一定要授给，不要违反我的命令。”里革碰到仆人③，更改了那张字条的内容，说：“莒太子杀了他的国君，偷了他们国家的玉器逃来，不懂得自己的困厄和被废黜，又求亲近于鲁，替我将他流放到东夷。今天一定要到达，不要违反我的命令。”

第二天，官员复命，宣公诂向仆人（为什么违反他的命令），仆人把里革（更改字条内容的事）回报。宣公逮捕里革，说：“违反国君命令的应斩，你也听说过这事吗？”里革回答说：“我冒着死罪拿起笔，哪里只是听说过这一件事呢？我听说：‘毁坏法度的叫贼，隐匿贼的叫藏，盗偷宝器的叫宄，用宄的财的叫奸。’使国君成为藏奸的命令，不能不去掉。臣违反君主命令的，也不能不杀掉。”宣公说：“我确实贪财，不是您的罪过。”就释放了里革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莒国国君纪公生仆，立为太子，随后又废掉。仆怀恨杀死父亲。

②鲁宣公：名倭，公元前608年至公元前591年在位。季文子：鲁正卿季孙行父。

③里革：鲁太史克。

## 【原文】

宣公夏濫于泗洲，里革断其罟而弃之，曰：“古者大寒降，土蛰发，水虞于是乎讲罟罟，取名鱼，登川禽，而尝之寝庙，行诸国，助宣气也。鸟兽孕，水虫成，兽虞于是乎禁罟罗，矜鱼鳖以为夏犒，助生阜也。鸟兽成，水虫孕，水虞于是乎禁罟罟，设阱鄂，以实庙庖，畜功用也。且夫山不槎蘖，泽不伐天，鱼禁鲲鲕，兽长麋麋，鸟翼鳬卵，虫舍蚺缘，蕃庶物也，古之训也。今鱼方别孕，不教鱼长，又行罟罟，贪无艺也。”

公闻之曰：“吾过而里革匡我，不亦善乎！是良罟也，为我得法。使有司藏之，使吾无忘谏。”师存侍，曰：“藏罟不如真里革于侧之不忘也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13. 鲁宣公夏天把网浸在泗水深潭里捕鱼,里革斩断他的网,把网去掉,说:“古时候,大寒降下,土中的蛰虫开始动起来,渔师在这时讲习如何用渔筍网、渔筍捕取大鱼、鳖、蜃等①,把首先捕得的鱼鳖陈在宗庙里祭祀祖先,在全国实行,帮助疏通阳气。这时候,鸟兽怀子,水中动物成熟,兽虞下令禁止用兔网、鸟网(捕捉鸟兽)②,而用矛等刺取鱼鳖,将它作成干鱼干,以备夏天食用,(这样做)促使鸟兽生长。(到夏天)鸟兽长成,水中动物孕育,渔师在这时下令禁止使用大小鱼网(捕鱼),(只是)设陷阱,在陷阱中装设捕兽的装置,(捕捉禽兽,)来充实宗庙中的祭品和厨房里的食物,(使鱼鳖生长),为了积蓄物力,补足国家的财用。在山上不砍伐树木所生的新芽;在沼泽里,不割取未长成材的草木;对鱼,禁止捕捞有卵的鱼和小鱼;对兽,要使那些幼鹿麋子等小兽长大;对鸟,要使那些鸟卵孵出、小鸟长成;对可食的虫,要留下卵和未生翅的幼虫,使各种植物、动物生息繁衍,是古人的遗训。现在鱼正在怀孕,不使鱼生长,又用网捕,是贪婪无尽头。”

宣公听了说:“我有过错,而里革纠正我,不也是很好吗?这是一张好网,使我懂得了(使鱼虫鸟兽等繁衍的)规矩,叫(有关)官员把它收藏起来,让我不忘(里革的)告诫。”乐师叫存的在旁边侍候,说:“收藏网,不如把里革放在身边不忘他的话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渔师:官名,掌管川泽的禁令。筍(音苟):捕鱼竹器,鱼能进不能出。

②兽虞:官名,掌鸟兽的禁令。

## 【原文】

子叔声伯如晋谢季文子,郤犇欲予之邑,弗受也。归,鲍国谓之曰:“子何辞苦成叔之邑,欲信让耶?抑知其不可乎?”

对曰:“吾闻之,不厚其栋,不能任重。重莫如国,栋莫如德。夫苦成叔家欲任两国而无大德,其不存也,亡无日矣。譬之如疾,余恐易焉。苦成氏有三亡:少德而多宠,位下而欲上政,无大功而欲大禄,皆怨府也。其君骄而多私,胜敌而归,必立新家。立新家,不因民不能去旧;因民,非多怨民无所始。为怨三府,可谓多矣。其身之不能定,焉能予人之邑!”

鲍国曰:“我信不若子,若鲍氏有衅,吾不图矣。今子图远以让邑,必常立矣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14. 子叔声伯到齐国去,替季文子谢罪,并请求释放他①,郤犇(要向晋侯请求)赐给他采邑②,他不肯接受。回国,鲍国对他说:“你为什么要谢绝苦成叔给的采邑?是真的辞让,还是知道那是不可能的?”

(子叔声伯)回答说:“我听说:‘不用那粗大的栋梁,不能承受重物。重物没有比得上像国家的;栋梁没有比得上德行的。苦成叔家族要担负(晋鲁)两国的政事重任,而无大的功德,将不能存在下去,灭亡没有几天了。就像瘟疫一样,我恐怕延及到我。苦成叔有三个灭亡的原因:德行不够而受宠多,地位在下(卿)而要为上(卿)专国政,无大功而要享受厚禄,这都是怨恨所聚集的。他的国君骄傲而宠幸多,(这次)战胜敌人回来,必然要将宠臣立为新的大夫。立



新的大夫，不依顺百姓，（同其所恨，）就不能去掉原来的大夫；依顺百姓，不是怨恨多的大夫，百姓就没有开始攻伐的（对象）。（苦成叔）造成的怨恨聚集成三个方面，可以说是很多的了。他本身不能安稳下来，哪里还能给别人采邑！”

鲍国说：“我真不如您，如果我们鲍氏有败的征兆，我是不能预先图谋的。现在您从长远考虑辞让采邑，必定会永远在鲁国为官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子叔声伯：鲁大夫公孙婴齐。有人到霸主晋国那里说季文子的坏话，晋逮捕了季文子，所以子叔声伯去请求晋人释放。

②郤犇：下文叫苦成叔。参见《周语下》第1段。

### 【原文】

晋人杀厉公，边人以告，成公在朝。公曰：“臣杀其君，谁之过也？”大夫莫对，里革曰：“君之过也。夫君人者，其威大矣。失威而至于杀，其过多矣。且夫君也者，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。若君纵私回而弃民事，民旁有愆无由省之，益邪多矣。若以邪临民，陷而不振，用善不肯专，则不能使，至于殄灭而莫之恤也，将安用之？桀奔南巢，纣跣于京，厉流于彘，幽灭于戏，皆是术也。夫君也者，民之川泽也。行而从之，美恶皆君之由，民何能为焉？”

### 【译文】

15. 晋人杀了晋厉公①，边境官员把这事报告（给成公），成公当时正在朝堂上。成公说：“臣子杀死他们的君主，是谁的过错？”大夫们没有谁能回答。里革说：“是君主的过错。作人君的，他的威望可大了。丧失威望而至于被杀，他的过就多了。君主呢，将是统治百姓而纠正他们邪曲的，如果君主放纵私邪丢下百姓的事不办，百姓身边有邪恶，却无从省察，增加的邪恶就多了。如果用邪恶之人统治百姓，百姓陷于邪恶而不去救助，行善政、用好人不能专一，百姓就不堪役使，直到灭亡，也没有谁去怜恤他们，将用君主做什么呢？夏桀（被汤打败）出奔南巢，商纣（被周武王打败）死于殷的京师，周厉王（被国人）流放到彘地，周幽王（被西戎）杀在戏地②，都是（失去威望和过失多）这个缘故。（百姓好比是鱼，）君主呢，是他们的江河湖泊，百姓做事跟随着国君，善恶都从国君那里来，百姓（自己）怎么能有所作为呢？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晋厉公：名州蒲，公元前580年即位，在位七年被杀。

②南巢：在今安徽巢县西南。戏：在今陕西临潼东北。

### 【原文】

季文子相宣、成，无衣帛之妾，无食粟之马。仲孙它谏曰：“子为鲁上卿，相二君矣，妾不衣帛，马不食粟，人其以子为爱，且不华国乎！”文子曰：“吾亦愿之。然吾观国人，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恶者犹多矣，吾是以不敢。人之父兄食粗衣恶，而我美妾与马，无乃非相人者乎？且吾闻以德荣为国华，不闻以妾与马。”

文子以告孟献子，献子囚之七日。自是，子服之妾衣不过七升之布，马饩不过稂莠。文子闻之，曰：“过而能改者，民之上也。”使为上大夫。

## 【译文】

16. 季文子辅佐宣公、成公，（他家里）没有穿绸缎的妾，没有吃粮食的马。仲孙它劝谏说①：“您为鲁国的上卿，辅佐两代君主，（家中）妾不穿绸缎，马不吃粮食，别人将以为您是吝啬而且，（这也）不能使国家光荣啊？”文子说：“我也愿望荣华奢侈。然而，看到我国人民，他们的父兄吃粗食、穿坏衣的还很多呢，我因此不敢（那样做）。别人的父兄吃粗食、穿坏衣，而我让妾穿得美、马吃得好，莫非不是辅助人君的人么？况且，我听说以德行荣耀作为国家的光荣，没有听说因妾与马穿得美、吃得好是国家光荣的。”

文子把（仲孙它的话）告诉孟献子，孟献子关了仲孙它七天禁闭。从此，子服的妾，穿不超过七升的布，马料不超过稂莠②。文子听说这事，说：“有过能够改，是百姓的长上。”命他为上大夫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仲孙它：孟献子（仲孙蔑）的儿子，下文叫子服。

②七升的布：粗布。一升八十缕，七升为五百六十缕。二尺二寸宽的布，含五百六十缕经纱。稂（音郎）：童粮草，有谷壳而无米。莠（音有）：狗尾草。

# 卷五

## 鲁语下

## 【原文】

叔孙穆子聘于晋，晋悼公飧之，乐及《鹿鸣》之三，而后拜乐三。晋侯使行人问焉，曰：“子以君命镇抚弊邑，不腆先君之礼，以辱从者，不腆之乐以节之。吾子舍其大而加礼于其细，敢问何礼也？”

对曰：“寡君使豹来继先君之好，君以诸侯之故，赐使臣以大礼。夫先乐金奏《肆夏》、《樊遏》、《渠》，天子所以飧元侯也；夫歌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绵》，则两君相见之乐也。皆昭令德以合好也，皆非使臣之所敢闻也。臣以为肆业及之，故不敢拜。今伶箫咏歌及《鹿鸣》之三，君之所以赐使臣，臣敢不拜赐？夫《鹿鸣》，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，敢不拜嘉？《四牡》，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，敢不拜章？《皇皇者华》，君教使臣曰‘每怀靡及’，谏、谋、度、询，必咨于周，取不拜教？臣闻之曰：‘怀和为每怀，咨才为谏，咨事为谋，咨义为度，咨亲为询，忠信为周。’君赐使臣以大礼，重之以六德，敢不重拜？”

## 【译文】

1. 叔孙穆子到晋国聘问，晋悼公设飧礼招待他，奏乐奏到《鹿鸣》诗三篇，（每奏完一篇，

拜答一次，共）拜答赐乐三次①。晋侯派行人问他②，说：“您奉国君的命令来安抚我国，我国不丰厚的、先君留下的礼仪，使您随从人员受辱，不丰厚的音乐用来适应礼仪，您舍弃那些重大的，而对那细小的以礼答拜，请问这是什么礼仪？”

（叔孙穆子）回答说：“我的国君命令我来（贵国）继续先君的友好，君王按照诸侯接待使臣的旧例把大礼赐给使臣。奏乐时，先用钟奏《肆夏》、《樊遏》、《渠》，（这些是）天子用来以飨礼见诸侯领袖时的音乐；（用钟伴奏）歌咏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鬲》，（这些是）两国国君相见时的音乐。以上歌乐都是表明美德，相互友好的，都不是使臣们所敢听的。我还以为是乐官们在练习，为提高演技才演唱演奏的，所以不敢答拜。现在，乐官用箫管伴奏，歌唱到《鹿鸣》三篇，这三篇是君主用来赐给使臣的音乐，我敢不拜谢（贵国君主）对我的惠赐！《鹿鸣》，本是君主用来赞美先君的友好的，我敢不拜谢（贵国君主）对先君友好的赞美！《四牡》是君主用来表彰使臣出使的勤劳的，我敢不拜谢（贵国君主）用它对我表彰慰劳！在《皇皇者华》中，君主教导使臣说‘每怀靡及’，谏、谋、度、询，必须咨询于周③。我敢不拜谢（贵国君主）对我这一教诲！我听说：‘怀私就是每怀④，咨询贤才就叫谏，咨询政事就叫谋，咨询礼义就叫度，咨询他人亲历的事，就叫询。忠信就叫周。’（今天）贵国君主将大礼赐给我这个使臣，又加上用（这）六德教诲我⑤，我敢不再三拜谢！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叔孙穆子：鲁卿叔孙豹。晋悼公：名周，公元前572年至公元前558年在位。

②《鹿鸣》诗三篇：下文明白指出是《鹿鸣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华》三篇。

③《皇皇者华》共五章，第一章末句为“每怀靡及”，按穆子的理解，意思是：怀有私心，任务将完不成。第二、三、四、五章末句分别为“周爰咨谏”、“周爰咨谋”、“周爰咨度”、“周爰咨询”，所以这里说“谏、谋、度、询，必须咨询于周。”

④这句原文“怀和为每怀”，韦昭注引郑后司农：“和当为私”，据改。

⑤六德：指谏、谋、度、询、咨、周。

## 【原文】

季武子为三军，叔孙穆子曰：“不可！天子作师，公帅之，以征不德。元侯作师，卿帅之，以承天子。诸侯有卿无军，帅教卫以赞元侯。自伯、子、男有大夫无卿，帅赋以从诸侯。是以上能征下，下无奸慝。今我小侯也，处大国之间，缮贡赋以共从者，犹惧有讨。若为元侯之所，以怒大国，无乃不可乎？”

弗从。遂作中军。自是齐、楚代讨于鲁，襄、昭皆如楚。

## 【译文】

2. 季武子建立三军①，叔孙穆子说：“不行。天子建立军队，任天子卿大夫的诸侯率领它，用来征讨不德之人。大国的君主建立军队，卿率领它，随从天子的军队征伐。次一等的诸侯国的君主有天子赐爵的卿，没有三军，（如果大国有征伐的事，）命令卿率领所教练的卫士去佐助大国诸侯。从伯起，到子、男这些小国，有大夫而无天子赐爵的卿，（他们）率领从国中征来的兵车甲士，随大国诸侯征伐。因此，在上位的能使下位端正（不致超越）；在下位的没有邪恶的举动。现在我国已是小诸侯国了，处在（齐、楚）大国之间，收取赋税，征召兵车甲士，以供应随从大国统帅的人，还害怕因供应不上而被讨伐。如果做大国诸侯的事情——建立三军，

以激怒大国，莫不是不可以吗？”

（季武子）没有听从，就建立了中军。从此齐、楚更替地讨伐鲁国，襄公、昭公都到楚国去朝楚王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季武子：鲁卿，季文子的儿子季孙夙。季武子建立三军，在鲁襄公十一年（公元前562年）。

### 【原文】

诸侯伐秦，及泾莫济。晋叔向见叔孙穆子曰：“诸侯谓秦不恭而讨之，及泾而止，于秦何益？”穆子曰：“豹之业，及《匏有苦叶》矣，不知其他。”叔向退，召舟虞与司马，曰：“夫苦匏不材于人，共济而已。鲁叔孙赋《匏有苦叶》，必将涉矣。具舟除隧，不共有法。”是行也，鲁人以莒人先济，诸侯从之。

### 【译文】

3. 诸侯（派卿、大夫领兵）伐秦，来到泾水边上，没有谁去渡河①。晋国的叔向见叔孙穆子说：“诸侯们认为秦国无礼而讨伐它，来到泾水边上停止前进，对伐秦的事有何益处？”穆子说：“我的事情，已到《匏有苦叶》了②，不知道别的。”叔向退下，召集舟虞与司马③，说：“苦匏不能供人食用，（只是）供人佩戴渡水而已，鲁国的叔孙吟诵《匏有苦叶》，必将渡过去。（我们要）准备好船只，清理好道路。不准备好，有刑法在。”这次渡河行动，鲁国以莒国的军队先渡，其他诸侯国（领着自己的军队）跟在他们后面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晋使六卿率领诸侯国（晋、齐、鲁、宋、卫、郑、曹、莒等）的军队伐秦，事在公元前559年。泾水：经陕西彬县、泾阳、高陵入渭河。

②《诗经·邶风·匏有苦叶》说：“匏有苦叶，济有深涉，深则厉，浅则揭。（葫芦有枯叶，济水有深水渡口，水深就和衣而过，水浅就提起衣裳过。）”穆子的话意思是只有过河，别无选择。

③舟虞：官名，掌舟渡。司马：官名，掌军事。

### 【原文】

襄公如楚，及汉，闻康王卒，欲还。叔仲昭伯曰：“君之来也，非为一人也，为其名与其众也。今王死，其名未改，其众未败，何为还？”诸大夫皆欲还。子服惠伯曰：“不知所为，姑从君乎？”叔仲曰：“子之来也，非欲安身也，为国家之利也，故不惮勤远而听于楚；非义楚也，为其名与众也。夫义人者，固庆其喜而吊其忧，况畏而服焉？闻畏而往，闻丧而还，苟非姓实嗣，其谁代之任丧？王太子又长矣，执政未改，予为先君来，死而去之，其谁曰不如先君？将为丧举，闻丧而还，其谁曰非侮也？事其君而任其政，其谁由己贰？求说其侮，而亟于前之人，其仇不滋大乎？说侮不懦，执政不贰，帅大仇以惮小国，其谁云待之？若从君而走患，则不如违君以避难。且夫君子计成而后行，二三子计乎？有御楚之术而有守国之备，则可也；若未有，不如往也。”乃遂行。

反，及方城，闻季武子袭卞，公欲还，出楚师以伐鲁。荣成伯曰：“不可！君之于臣，其威大矣。不能令于国，而恃诸侯，诸侯其谁睨之？若得楚师以伐鲁，鲁既不违夙之取卞也，必用命

焉，守必固矣。若楚之克鲁，诸姬不获窥焉，而况君乎？彼无亦置其同类以服东夷，而大攘诸夏，将天下是王，而何德于君，其予君也？若不克鲁，君以蛮、夷伐之，而又求入焉，必不获矣。不如予之。夙之事君也，不敢不悛。醉而怒，醒而喜，庸何伤？君其入也！”乃归。

## 【译文】

4. 鲁襄公到楚国去(朝见楚王)，走到汉水那里，听说楚康王死了，想转身回国<sup>①</sup>。叔仲昭伯说<sup>②</sup>：“您的来，并不是因为(楚王)一个人，而是因为他的盟主名位和他的土地广，兵甲多。现在楚王死了，但他的盟主之名没有改换，他的军事力量没有衰败，为什么要回国？”(同去的)各大夫都想回，子服惠伯说<sup>③</sup>：“(我)不知道做什么，姑且随着君主呀！”叔仲说：“您的来，不是要使自身安逸，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，所以不怕辛劳路远到楚国去，听从它的命令；(我们去)不是认为楚国有道义，而是害怕它的(盟主)名位和军事力量。认为别人有道义，本当是要贺别人的喜、吊别人的忧，何况我们是害怕楚国向楚国屈服呢？听到他的可怕之处前往，听说他死了就回还，如果半姓继承王位，将有谁能代替他担当丧主呢？王太子又长大了，执政的人没有变动，我们因为(他们的)先君来，(他们的先君)死了，(我们就)回去，(他们)将有谁肯说(自己的德行)不如先君？(如果在国内，听说楚国有丧，我们)也将前去吊丧。现在他们有丧，反而回去，将有谁肯说(鲁国)不是轻慢他们？事奉他们的君主，担当国君委任的政事，将有谁肯从自己这时候起(容许诸侯)有叛离之心？(他们)谋求除去那次轻侮，将比他们的前一代人更加急切，(我们和他们之间的)那种怨仇不是扩大了吗？除掉轻侮不示弱，执政的人没有二心，他们率领有大仇的人以为难我们小国，将有谁能抵御他们？如果随从君主走向祸患，就不如违反君主的意愿避免灾难。君子办事，计谋成熟了以后再行动，你们几位谋划吧！有抵御楚的办法而又有保卫我们国家的准备，就可以回去；如果没有，不如前往。”于是(他们)就前进了。

返回时，走到方城，听说季武子袭取了卞邑<sup>④</sup>。襄公想转身回(楚国)，请求楚国出兵攻打鲁国的季氏政权，荣成伯说：“不行。君对于臣，他的威势可大了，不能在国内发号施令，而依靠别的诸侯(维持统治)，诸侯们将有谁肯亲近他？如果取得楚兵攻打鲁国，鲁国官员过去不反对季孙夙袭取卞邑，现在必然听命于他，防守必定牢固。如果楚军胜了鲁，各姬姓国家不敢对楚窥视，何况您呢？他们将把他们的同姓安置在鲁国使东夷宾服，而大肆排斥华夏诸国，将统治整个中国，这对您有何益处？难道会将卞邑给您吗？如果不能胜鲁，您借用蛮、夷的兵力攻打了他，而又要回到国内为君，必定达不到目的了，不如将卞邑给他。季孙夙事奉您，不敢不改(过去的不是)。(您要攻打他，)等于是酒醉后发怒；(决定不攻打他，)等于是酒醉后的高兴，有什么关系？您尽管进入国内。”(鲁君)于是回国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鲁襄公：名午，公元前572年至公元前541年在位。楚康王：名昭，公元前559年至公元前545年在位。

②叔仲昭伯：鲁大夫叔仲带。

③子服惠伯：鲁大夫子服椒。

④方城：山名，在今河南省。卞：鲁邑名，季武子(季孙夙)袭取以为己有。



## 【原文】

襄公在楚，季武子取卞，使季冶逆，追而予之玺书，以告曰：“卞人将畔，臣讨之，既得之矣。”公未言，荣成子曰：“子股肱鲁国，社稷之事，子实制之。唯子所利，何必卞？卞有罪而子征之，子之隶也，又何谒焉？”子冶归，致禄而不出，曰：“使予欺君，谓予能也。能而欺其君，敢享其禄而立其朝乎？”

## 【译文】

5. 襄公在楚国的时候，季武子攻取了卞邑。（襄公归国时，季武子）派季冶到路上迎接。（季冶启程后，季武子）派人追上他，给他一封用封泥加印的信，在信上报告说：“卞邑的守卫者们准备叛变，我派兵讨伐他们，已取得卞邑了。”（襄公看后，）没有作声，荣成子说①：“你辅佐鲁国，社稷的事，实际上是你在控制它，只要你方便的，（你都可以作，）何必只是卞邑？卞邑的守卫者有罪，你去攻打他们，是你的职责，又何必报告呢？”子冶归国，（向季武子）归还采邑，不出来做官，说：“（您）使我欺骗君主，认为我贤能。贤能而欺骗他的君主，我敢享受他的禄位而站在他的朝堂上（做官）吗？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 荣成伯：鲁大夫荣驾鹅。

## 【原文】

虢之会，楚公子围二人执戈先焉。蔡公孙归生与郑罕虎见叔孙穆子，穆子曰：“楚公子甚美，不大夫矣，抑君也。”郑子皮曰：“有执戈之前，吾惑之。”蔡子家曰：“楚，大国也；公子围，其令尹也。有执戈之前，不亦可乎？”穆子曰：“不然。天子有虎贲，习武训也；诸侯有旅贲，御灾害也；大夫有贰车，备承事也；士有陪乘，告奔走也。今大夫而设诸侯之服，有其心矣。若无其心，而敢设服以见诸侯之大夫乎？将不入矣。夫服，心之文也。如龟焉，灼其中，必文于外。若楚公子不为君，必死，不合诸侯矣。”

公子围反，杀郢敖而代之。

## 【译文】

6. 虢地的集会，楚国的公子围（出来时），让两个人拿着戈在他前面导引①。蔡国的公孙归生与郑国的罕虎来见叔孙穆子②，穆子说：“楚公子（仪仗服饰）很壮观，不像大夫了，却像个国君。”郑国的子皮说：“有拿戈的（二人）走在前面，我对他感到疑惑惊讶。”蔡国的子家说：“楚国是大国，公子围是楚国的令尹，有拿戈的人在前面导引，不也是可以吗？”穆子说：“不对。天子有虎贲，是用来练习军训的；诸侯有旅贲，是用来防备灾祸的；大夫有副车，是准备接受办事命令的；士有陪车，是传告使令的③。今天大夫都陈设诸侯的服饰仪仗，有那个（篡国的）心了。如果没有那个心思，而敢陈设诸侯的服饰仪仗来见各诸侯国的大夫吗？（他）将不再回国为大夫了。服饰用品是心的纹理，就像龟壳，用火烧它的里面，必定有纹理出现在外面。如果楚公子做不了国君，一定会死，不会再来会合诸侯了。”

（后来，）公子围反叛，杀了郢敖，代替他做了（楚国的）国君④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虢地的集会：公元前 541 年，晋、楚、齐、鲁、宋、郑、卫、陈、蔡等国的代表在虢集会，重申（公元前 546 年）在宋的盟约。虢故城在今河南郑州市北古荥镇。公子围：代表楚出席会议的令尹，次年杀楚君而代之，就是楚灵王。

②公孙归生：与会蔡国代表，下文称“子家”。罕虎：与会郑国代表，下文称“子皮”。

③虎贲（音奔）：天子的卫队、仪仗队。旅贲：出巡时的护车勇士，持戈夹车而行。陪乘：随从的车。

④郟（音颊）敖：楚国国君麇，公元前 544 年即位，有病，被公子围缢死，葬于郟（今河南郟县旧治），在位四年。

## 【原文】

虢之会，诸侯之大夫寻盟未退。季武子伐莒取郚。莒人告于会，楚人将以叔孙穆子为戮。

晋乐王鲋求货于穆子，曰：“吾为子请于楚。”穆子不予。梁其涇谓穆子曰：“有货，以卫身也。出货面可以免，子何爱焉？”穆子曰：“非女所知也。承君命以会大事，而国有罪，我以货私免，是我会吾私也。苟如是，则又可以出货而成私欲乎？虽可以免，吾其若诸侯之事何？夫必将或循之，曰：‘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。’则我求安身而为诸侯法矣。君子是以患作。作而不衷，将或道之，是昭其不衷也。余非爱货，恶不衷也。且罪非我之由，为戮何害？”楚人乃赦之。

穆子归，武子劳之，日中不出。其人曰：“可以出矣。”穆子曰：“吾不难为戮，养吾栋也。夫栋折而榱崩，吾惧压焉。故曰虽死于外，而庇宗于内，可也。今既免大耻，而不忍小忿，可以为能乎？”乃出见之。

## 【译文】

7. 虢地的集会，诸侯国的大夫们重申前盟还未结束，季武子攻打莒国，夺取了郚邑①。莒国向盟会报告，楚国打算把叔孙穆子杀掉。

晋国的乐王鲋向穆子索求财货②，说：“我替你向楚国请求（不要杀你）。”穆子不给，梁其涇对穆子说③：“有财货，是用来保护自身的。拿出财货可以免（遭杀戮），您还爱惜什么呢？”穆子说：“不是你所懂得的。（我）奉君主之命与会办大事，国家有罪，我用财货私免，这是我参加会办我的私事。（以后）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况，就又可以出财货（求免）的办法来成全私欲吗？即使我能免祸，我将对诸侯的事怎么办？那必将有人仿效我，说：‘诸侯的卿有这样做的，（这是）旧例。’那么，我求自身安全，成了诸侯们用财货免祸效法的先例。君子因此忧虑自己的所作所为。所作所为不正当，沿着这条路走，是肯定那些不正当的东西。我并不是吝惜财货，（只是）厌恶不正当的作法。况且罪不是我犯下的，（我）被杀戮，（对义）又有什么害处？”楚国人就赦免了他。

穆子归国，季武子慰劳他，直到太阳当顶，他还没有出来见（季武子）。他的家臣说：“可以出来（见他）了。”穆子说：“我不怕被杀，是守住（我们的）栋梁。栋梁折断，椽条就崩塌，我怕被它压着。所以说，即使死在外面，对内能庇护宗族，是可以的。现在已经免了大耻辱，而不能忍耐小忿怒，可以看成贤能吗？”就出来见季武子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郚邑：莒地，在今山东沂水北。

②乐王鲋：晋大夫乐桓子。

②梁其庭：穆子家臣。

## 【原文】

平丘之会，晋昭公使叔向辞昭公，弗与盟。子服惠伯曰：“晋信蛮夷而弃兄弟，其执政贰也。贰心必失诸侯，岂唯鲁然？夫失其政者，必毒于人，鲁惧及焉，不可以不恭。必使上卿从之。”季平子曰：“然则意如何？若我往，晋必患我，谁为之贰？”子服惠伯曰：“椒既言之矣，敢逃难乎？椒请从。”

晋人执平子。子服惠伯见韩宣子曰：“夫盟，信之要也。晋为盟主，是主信也。若盟而弃鲁侯，信抑阙矣。昔栾氏之乱，齐人间晋之祸，伐取朝歌。我先君襄公不敢宁处，使叔孙豹悉帅敝赋，踦踦毕行，无有处人，以从军吏，次于雍榆，与邯郸胜击齐之左，掎止晏莱焉。齐师退而后敢还。非以求远也，以鲁之密迹于齐，而又小国也。齐朝驾则夕极于鲁国，不敢惮其患，而与晋共其忧，亦曰：‘庶几有益于鲁国乎！’今信蛮夷而弃之，夫诸侯之勉于君者，将安劝矣？若弃鲁而苟固诸侯，群臣敢惮戮乎？诸侯之事晋者，鲁为勉矣。若以蛮夷之故弃之，其无乃得蛮夷而失诸侯之信乎？子计其利者，小国共命。”宣子说，乃归平子。

## 【译文】

8. 在平丘的会盟中，晋昭公派叔向拒绝昭公，不肯与昭公结盟①。子服惠伯说：“晋国相信蛮夷②，而抛开兄弟国家，它的执政之臣（对莒国与我国）心思不相同。两种心思对人，必然失去诸侯国的拥护，难道只是鲁国如此？（将）丧失政权的人，必定会加害别人，鲁国恐怕受到加害。（对他）不能不恭敬。（我们）一定要派上卿去。”季平子说③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么让我去吧！我如果去了，晋国必然要扣押我，谁作我的副手？”子服惠伯说：“我已说过这回事了，还敢躲避这次灾难吗？我请求跟着去。”

晋国扣押了平子。子服惠伯见韩宣子说④：“会盟是结信。晋国做盟主，是主持信义的。如果结盟而丢开鲁侯，信就有缺了。过去，栾氏作乱，齐国乘着晋的（这次）祸乱，攻取了朝歌⑤。我的先君襄公不敢安逸地闲处，派了叔孙豹率领整个甲兵，就是跛脚的人都去了，（国内）没有安闲地呆着的，都跟着军吏，在雍榆宿营，与邯郸胜（配合）击齐国的左军，从后面抄过去，俘虏了晏莱⑥。齐军后退以后，不敢再回到这里来。（现在我说这件事）不是要用它来请求奖赏过去的功劳，而是因为鲁国与齐国靠近，又是小国。齐国早上驾车晚上就到了鲁国，（我们）不敢害怕齐国的灾祸，而与晋国共同分担那些忧患，不过是说：‘也许这样对鲁国有些利吧！’（现在，你们）相信蛮夷而抛弃鲁国，那些对您尽力的诸侯，将怎么去努力呢？如果抛弃鲁国还能稳定诸侯（对晋国的拥护），我们这些臣子敢害怕被杀戮吗？事奉晋国的在诸侯们中，鲁国是最卖力的了。如果因为蛮夷的缘故而抛弃它，将莫不是得了蛮夷而丧失了中原诸侯的信任吗？您谋划那些有利的方面，（我们）小国敬从（您的）命令。”宣子（听了）高兴，就放回了平子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晋昭公：名夷，公元前531年至公元前526年在位。昭公：鲁昭公，名稠。公元前529年，晋将讨鲁，在平丘（今河南封丘县东四十里）集会，与会的有晋、齐、宋、卫、郑、曹等。

②蛮夷：指莒国。

③季平子：名意如，当时鲁国上卿。季武子的孙子。

④韩宣子：晋卿韩起。

⑤晋大夫栾盈，得罪奔楚，又自楚奔齐，公元前 550 年，齐庄公强行送栾盈归晋，没有成功。于是举兵伐晋，夺取晋邑朝歌（在今河南淇县）。

⑥邯郸胜：即赵胜，食邑于邯郸，晋大夫。晏莱：晏婴的儿子，齐国大夫。

## 【原文】

季桓子穿井，获如土缶，其中有羊焉。使问之仲尼曰：“吾穿井获狗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以丘之所闻，羊也。丘闻之：木石之怪曰夔、罔蜃，水之怪曰龙、罔象，土之怪曰羆羊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9. 季桓子挖井，得到一个像土坛子的东西，里面有一个土羊。派人去问仲尼说：“我家挖井得到一只狗，是怎么一回事？”（仲尼）回答说：“凭我的所见所闻，（这）是羊。我听说：山上的奇异兽叫做夔、罔蜃，水中的奇异兽叫做龙、罔象，土里的奇异兽叫做羆羊①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羆（音坟）羊：牝牡不分的怪羊。

## 【原文】

季康子问于公父文伯之母曰：“主亦有以语肥也！”对曰：“吾能老而已，何以语子？”康子曰：“虽然，肥愿有闻于主。”对曰：“吾闻之先姑曰：‘君子能劳，后世有继。’”子夏闻之，曰：“善哉！商闻之曰：‘古之嫁者，不及舅、姑，谓之不幸。’夫妇，学于舅姑者也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10. 季康子向公父文伯的母亲询问说。①：“您是有用来教诫我的。”公父文伯的母亲回答说：“我已经老迈了，用什么来向您说。”康子说：“即使如此，我希望在您这里听到教诫。”回答说：“我听到去世的婆婆说：‘君子能够劳苦（不骄贵），就有后代继承’。”子夏听说这事，说：“好啊！我听说：‘古代嫁来的媳妇，赶不上公婆，叫做不幸。’媳妇是向公婆学习的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季康子：鲁正卿，季平子的孙子，季桓子的儿子，名肥。公父文伯：鲁大夫公父歆（音触）。季康子是季悼子的曾孙，公父文伯是季悼子的孙子。公父文伯的母亲比季康子长两辈。

## 【原文】

公父文伯饮南宫敬叔酒，以露睹父为客。羞鳖焉，小。睹父怒，相延食鳖，辞曰：“将使鳖长而后食之。”遂出。

文伯之母闻之，怒曰：“吾闻之先子曰：‘祭养尸，飧养上宾。’鳖于何有？而使夫人怒也！”遂逐之。五日，鲁大夫辞而复之。

## 【译文】

11. 公父文伯请南宫敬叔饮酒，以露睹父作为上客<sup>①</sup>。将甲鱼进上，甲鱼小，睹父发怒，等到请客人吃甲鱼的时候，睹父辞谢说：“请让甲鱼长大了以后再吃它。”(说完)就走了。

文伯的母亲听说后，发怒说：“我听去世的公公说：‘祭祀的典礼，尊奉尸主<sup>②</sup>。宴请宾人，尊奉上宾。’哪里在乎甲鱼的大小？而使那个客人发怒！”就把公父文伯赶出家门。过了五天，鲁国的大夫们(为他)请求，让他回到家里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 南宫敬叔：鲁大夫南宫适。露睹父：鲁大夫。

② 尸主：象征死者神灵、代死者受祭的人。

## 【原文】

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，康子在其朝，与之言，弗应，从之及寝门，弗应而入。康子辞于朝而入见，曰：“肥也不得闻命，无乃罪乎？”曰：“子弗闻乎？天子及诸侯合民事于外朝，合神事于内朝；自卿以下，合官职于外朝，合家事于内朝；寝门之内，妇人治其业焉。上下同之。夫外朝，子将业君之官职焉；内朝，子将庀季氏之政焉；皆非吾所敢言也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12. 公父文伯的母亲去季氏家里，季康子在他内朝办公室，同她讲话，她不作声，跟着他走到内室寝门<sup>①</sup>，(她仍)不应声，进入内室。康子在内朝向家臣交待之后就离开了，进入内室见她，说：“我没有听到您的吩咐，莫不是有罪吧？”(公父文伯的母亲)说：“您没听说过吗？天子及诸侯(与百官)决定政事，是在外朝；决定祭祀的事，是在内朝。从卿以下，完成官吏的职责，是在国君的外朝；完成大夫自家的职事，是在大夫的内朝。寝门之内，是妇人做她们的事的地方。天子以下都相同。在外朝，您将处理官职以内的事；在内朝，您将治理季氏家政。这些都不是我敢说话的地方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 朝是议事治事的地方。一般来说，外朝处理政事，内朝处理家事。寝门：通向内室的门。

## 【原文】

公父文伯退朝，朝其母，其母方绩。文伯曰：“以歆之家而主犹绩，惧忤季孙之怨也，其以歆为不能事主乎！”

其母叹曰：“鲁其亡乎！使僮子备官而末之闻耶？居，吾语女。昔圣王之处民也，择瘠土而处之，劳其民而用之，故长王天下。夫民劳则思，思则善心生；逸则淫，淫则忘善，忘善则恶心生。沃土之民不材，淫也；瘠土之民莫不向义，劳也。是故天子大采朝日，与三公、九卿祖识地德；日中考政，与百官之政事、师、尹维旅、牧、相宣序民事；少采夕月，与大史、司载纠虔天刑；日入监九御，使洁奉帚、郊之粢盛，而后即安。诸侯朝修天子之业命，昼考其国职，夕省其典刑，夜儆百工，使无愆淫，而后即安。卿大夫朝考其职，昼讲其庶政，夕序其业，夜庀其家事，



而后即安。士朝受业，昼而讲贯，夕而习复，夜而计过无憾，而后即安。自庶人以下，明而动，晦而休，无日以怠。

“王后亲织玄紵，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紵、綌，卿之内子为大带，命妇成祭服，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，自庶士以下，皆衣其夫。社而赋事，蒸而献功，男女效绩，愆则有辟，古之制也。君子劳心，小人劳力，先王之训也。自上以下，谁敢淫心舍力？今我，寡也，尔又在下位，朝夕处事，犹恐忘先人之业。况有怠惰，其何以避辟！吾冀而朝夕修我曰：‘必无废先人。’尔今日：‘胡不自安。’以是承君之官，余惧穆伯之绝嗣也。”

仲尼闻之曰：“弟子志之，季氏之妇不淫矣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13. 公父文伯退朝回家，看她的母亲，他的母亲正在纺绩。文伯说：“凭我们家的地位，而您还纺绩，恐怕触怒季孙①，将认为我不能事奉您啊！”

他的母亲叹息说：“鲁国大概要灭亡了吧！使幼稚不懂事的人在官位上充数，没有听说过大道理吧？坐下来，我告诉你。以前，圣王安顿百姓，选择瘠薄的土地居住下来，使那些百姓勤劳，役使他们，所以能长久地统治天下。百姓劳累就会想着节俭，想着节俭就会产生向善的心；安逸就会淫纵，淫纵就会失去向善的心，失去向善的心就会产生恶心。肥沃土地上的百姓不成材，是因为生活安逸的缘故；瘠薄土地上的百姓没有不心向义的，是因为勤劳的缘故。因此天子穿着大采礼服早晨祭日，与三公九卿研习、了解土地的性质②；中午考核政务，与（三公九卿以下的）官长、一般办事人员、管总的官员和处理常务的吏员、民政官员、官的副职等官吏，全面安排有关百姓的政事③；穿着少采礼服祭月，与太史，司载恭敬地观察、研讨天象（以知妖祥）；太阳落土，视察宫内的女官④，命令他们保持供奉祭祀天地祖宗的谷米的洁净。（这）以后（才）去安歇。诸侯早上研习天子下达的任务与命令，白天考察国家的政事，傍晚检查那典制、法令（的执行情况），晚上警戒百官，使（他们）不得怠慢职守与放纵淫乐，（这）以后（才）去安歇。卿大夫早上考察各自的职事，白天处理各种政务，傍晚安排（第二天要做的）政事，晚上处理他们的家事，（这）以后（才）去安歇。士早上（在朝堂）接受任务，白天讲论研习，傍晚复习，夜里自省（当天的）过失没有遗憾，以后（才）去安歇。以下的平民百姓，天亮就去劳动，天黑了休息，没有哪一天懈怠。“王后亲自织黑色的紵，公侯的夫人除了织这种紵外，又加上织紵、綌⑤。卿的嫡妻织祭服上的大丝带，大夫的妻子织、缝祭服，天子的士的妻子除织缝祭服之外，还加上织缝朝服。从下士至庶人的妻子，都织缝衣服给丈夫穿。（春分）祭社神，接受农桑之类的任务；冬季祭祀，献上劳动成果，男女各人献出自己一年的劳绩，有过失就要处罚，这是古代的制度。君子劳动心思，平民百姓劳动体力，这是先王的教诲。从上到下，谁敢使自己的欲望过分而不用力气？现在，我是寡妇，你又在大夫这个不高的位置上，早晚处理公事，还担心忘了先人的事业，何况懈怠懒惰，将凭什么来避免罪责！我希望你早早晚晚做戒我说：‘一定不能废弃先人。’而你今天却说：‘为什么不使自己安闲？’用这种思想承奉国君给予的官职，我害怕你父亲穆伯的后嗣会断绝。”

仲尼听说这事后说：“学生们记住这些，季氏家的妇人不超越自己的地位了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大采礼服：指玄冕之服（衣无纹，裳刺黑青相间纹），腰带上插玉圭长三尺，手执镇圭一尺二寸，圭用

五采垫板承托。

②三公：太师、太傅、太保。九卿：少卿、少傅、少保、冢宰、司徒、宗伯、司马、司寇、司空。

③这里用王引之说，见《经义述闻》卷二十。

④少采礼服：黑白丝刺绣如斧形的礼服，所执玉用三采垫板承托。司载：掌天文的官员。

⑤紃（音胆）：冠上系瑱的带。瑱是挂在头两旁当耳的玉。紃（音宏）：帽带，由颌下挽上系在笄的两端。緌（音延）：覆在冕上的布。

## 【原文】

公父文伯之母，季康子之从祖叔母也。康子往焉，闾门与之言，皆不逾阃。祭悼子，康子与焉，酢不受，彻俎不宴，宗不具不绎，绎不尽饫则退。仲尼闻之，以为别于男女之礼矣。

## 【译文】

14. 公父文伯的母亲，是季康子的叔祖母。季康子去到他家里，（她）打开寝门和他讲话，他们两人都不跨过门槛。祭祀季悼子时①，康子参与祭礼，向她敬酒，她不亲自接受。祭祀完毕，她就撤除祭品，不与康子宴饮。主持祭祀之礼的宗臣不都在场，她就不参与第二天的续祭。参与续祭，宴饮未完就退下。仲尼听了，认为她懂得区分男女的礼节了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季悼子：公父文伯母亲的名字叫敬姜，季悼子是敬姜的公公，公父文伯的祖父，季康子的曾祖父。

## 【原文】

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，飧其宗老，而为赋《绿衣》之三章。老请守龟卜室之族。师亥闻之曰：“善哉！男女之飧，不及宗臣；宗室之谋，不过宗人。谋而不犯，微而昭矣。诗所以合意，歌所以咏诗也。今诗以合室，歌以咏之，度于法矣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15. 公父文伯的母亲想给文伯娶妻，请他们的家臣、宗人饮酒，给他们吟诵《绿衣》的第三章①。家臣请卜人占卜要娶的是哪一姓的女子。师亥听说这事②，说：“好啊！男女在一起宴饮，男的范围不能到同姓之臣；宗室里谋划事情，男不能超过同宗之臣。（她与人）谋划而不犯礼，把没有明说的思想表明了。诗是用来成就心意的，歌是用来唱诗的。现在用诗来表达要娶妻的心意，用歌来咏唱诗，合乎法度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宗人：主持礼乐的同宗人。《绿衣》的第三章：《诗经·邶风·绿衣》第三章说：“我思古人，俾无訾兮。”（我想念古人，使我没有过错。）

②师亥：鲁乐师名。

## 【原文】

公父文伯卒，其母戒其妾曰：“吾闻之：好内，女死之；好外，士死之。今吾子夭死，吾恶其以好内闻也。二三妇之辱共先者祀，请无瘠色，无洵涕，无搯膺，无忧容，有降服，无加服。从

礼而静，是昭吾子也。”仲尼闻之曰：“女知莫若妇，男知莫若夫。公父氏之妇智也夫！欲明其子之令德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16. 公父文伯死了，他的母亲告诫他的妾说：“我听说：‘贪女色，女人为他死；好结交朋友，士为他死。’现在我的儿子夭折，我讨厌他因贪女色闻名。你们几个中委屈自己来供奉先人的祭祀，请不要毁损了容颜，（哭时）不要抽泣，不要捶胸，不要面带忧愁，丧服要减等级，不要加等级。举止随着礼仪，保持安静，这是（为了）昭明我儿子的（好名声）。”仲尼听了这事说：“处女的智慧，赶不上妇人；童男的智慧，赶不上成年人。公父氏家里的妇人，确实很聪明啊！（她这样做，）是要彰明她的儿子（不贪女色）的美德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，而暮哭文伯。仲尼闻之曰：“季氏之妇可谓知礼矣。爱而无私，上下有章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17. 公父文伯的母亲，早上哭（她的丈夫）穆伯，傍晚哭（她的儿子）文伯。仲尼听说这事后说：“季氏家的妇人可以说是懂得礼制了。爱（她的丈夫、儿子）无私心，对上对下都合规矩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吴伐越，堕会稽，获骨焉，节专车。吴子使来好聘，且问之仲尼，曰：“无以吾命。”宾发币于大夫，及仲尼，仲尼爵之。

既彻俎而宴，客执骨而问曰：“敢问骨何为大？”仲尼曰：“丘闻之：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，防风氏后至，禹杀而戮之，其骨节专车，此为大矣。”客曰：“敢问谁守为神？”仲尼曰：“山川之灵，足以纪纲天下者，其守为神；社稷之守者，为公侯。皆属于王者。”客曰：“防风何守也？”仲尼曰：“汪芒氏之君也，守封、嵎之山者也，为漆姓。在虞、夏、商为汪芒氏，于周为长狄，今为大人。”客曰：“人长之极几何？”仲尼曰：“焦侥氏长三尺，短之至也。长者不过十之，数之极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18. 吴国攻打越国，毁坏了会稽山，得到一节骨头，一节骨头载在车上，有一车长。吴子派使者来（鲁国）访问修好，并且要他向仲尼请教这个问题，说：“不要用我的命令（问）。”来访的客人送礼物给（鲁国）大夫，送到仲尼那里，仲尼请他饮酒。

行礼完毕，撤去俎举行宴饮①。客人拿着（俎中的）肉骨头问（仲尼）说：“请问骨头中什么骨大？”仲尼说：“我听说：以前，禹在会稽山召来各国君主（集会），防风氏违命迟到，禹杀了他，陈尸示众，他的骨头一节一车长，这是最大的了。”客人说：“请问山川的哪个守主称神？”仲尼说：“山川的精灵，足以治理天下的，那个守主是神；社稷的守主是公侯，都是隶属于王的。”客人说：“防风氏是什么守主？”仲尼说：“（他是）汪芒氏的国君，是守封山、嵎山一带地方的，是漆姓，在虞、夏、商时叫汪芒氏，在周时叫长狄，现在叫大人。”客人说：“人的长度最长的

有多长？”仲尼说：“焦侥氏长三尺，是最短的。长的不超过他的十倍，那个数字到了顶点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俎(音祖):礼器,盛牛羊。

### 【原文】

仲尼在陈,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,楛矢贯之,石弩,其长尺有咫。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。

仲尼曰:“隼之来也远矣!此肃慎氏之矢也。昔武王克商,通道于九夷、百蛮,使各以其方贿来贡,使无忘职业。于是肃慎氏贡楛矢、石弩,其长尺有咫。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,以示后人,使永监焉,故铭其栝曰‘肃慎氏之贡矢’,以分大姬,配虞胡公而封诸陈。古者,分同姓以珍玉,展亲也;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,使无忘服也,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。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,其可得也。”

使求,得之金椁,如之。

### 【译文】

19. 仲尼在陈国时,栖息在陈侯庭院树上的隼,有一只死了掉在地上,楛木作杆的箭射中了它①。石制箭头,长一尺八寸。陈惠公派人拿着这鸟到仲尼的馆舍去请教。

仲尼说:“这隼鸟来得远啊!这(箭)是肃慎氏的箭②。以前,武王克商,将君臣之道贯彻到九夷和蛮族各国③,要他们各自用他们那里所产的财货物品来进贡,使他们不忘记自己的职事。于是肃慎氏贡楛木箭,石箭头,长一尺八寸。先王想昭明自己的美德,使它达到远方部落,告诉给后代人,使他们永远看到它,所以在箭杆末端扣弦的地方刻上字说:‘肃慎氏的贡箭。’把它分给太姬,(太姬)许配给虞胡公,(武王)将虞胡公封在陈④。古代用珍宝玉器赐给同姓之国,这是加重亲族的情谊;用远方宾服者的贡物赐给异姓诸侯,使他们不忘记自己的职事。所以将肃慎氏的贡物赐给陈。您如果命令官员到以前的府库中去找这样的箭,也许可以找到。”

(陈侯)派人去找,在金柜中找到了这样的箭,(它)和仲尼所说的一样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隼(音损):一种鸷鸟。楛(音户):木名,形似荆,红色。

②肃慎氏:北方夷族国。

③九夷:指夷族各国。

④太姬:武王长女。虞胡公:舜的后代胡公满。

### 【原文】

齐闾丘来盟,子服景伯戒宰人曰:“陷而入于恭。”闵马父笑,景伯问之,对曰:“笑吾子之大也。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,以《那》为首,其辑之乱曰:‘自古在昔,先民有作。温恭朝夕,执事有恪。’先圣王之传恭,犹不敢专,称曰‘自古’,古曰‘在昔’,昔曰‘先民’。今吾子之戒吏人曰‘陷而入于恭’,其满之甚也。周恭王能庇昭、穆之阙而为‘恭’,楚恭王能知其过而为‘恭’。今吾子之教官僚曰‘陷而后恭’,道将何为?”

## 【译文】

20. 齐国的闾丘来结盟，子服景伯告诫宰人说①：“如有过失，宁愿恭敬一些。”闵马父笑②，景伯问他笑什么，（他）回答说：“笑您骄傲自大。以前正考父在周太师那里校商代的有名的十二篇颂诗，用《那》篇作为首篇，诗篇的《乱》说③：‘从古代起，在往昔时，先人作事就是这样，早晨晚上温和恭敬，办事敬慎。’先前圣王宣扬恭敬，还不敢专擅，称说‘从古代起’，古代说‘在往昔’，在往昔说是‘先人’。现在您告诫官员说：‘如有过失，宁愿恭敬些。’那种自大已到顶点了。周恭王能够遮盖周昭王、周襄王的过失，而定谥号为‘恭’，楚恭王能够懂得自己的过失，也定谥号为‘恭’。现在您教育属官说：‘如有过失，宁愿恭敬些。’失道还是为恭，如果得道，将是什么？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 闾丘：齐大夫闾丘明。子服景伯：鲁大夫子服何，子服惠伯的孙子。宰人：冢宰属官，掌礼法。

② 闵马父：鲁大夫。

③ 正考父：孔子先人，宋大夫。乱：概括大型诗赋意旨的总结部分。

## 【原文】

季康子欲以田赋，使冉有访诸仲尼。仲尼不对，私于冉有曰：“求来！女不闻乎？先王制土，籍田以力，而砥其远迩；赋里以入，而量其有无；任力以夫，而议其老幼。于是乎有鰥、寡、孤、疾。有军旅之出则征之，无则已。其岁，收田一井，出稷禾、秉刍、缶米，不是过也。先王以为足。若子季孙欲其法也，则有周公之籍矣；若欲犯法，又何访焉！”

## 【译文】

21. 季康子想按田亩征收赋税，叫冉有去征求仲尼的意见①。仲尼不答，私下里对冉有说：“求，你过来，你没有听说过吗？先王定土地的等级，收土地税按劳力受田计算，根据田土远近加以调整，使负担均衡；市面上收税按收入多少，估量他们财产的有无多少；派劳力以夫为计算单位②，老幼加以减免。于是有鰥、寡、孤、独、残疾人（也不征税服役）。有军事行动就出税，没有就不出。有军事行动的年份，田一井，出一稷禾，一秉喂牲口的草，一缶米，不超过这个数③。先王认为这就足够了。如果季孙氏想知道税法，有周公土地税法在了。如果想冒犯（已有的）税法，那就苟且地收取税赋吧！又征求意见做什么？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 冉有：孔子弟子冉求，当时为季孙氏的家臣。

② 夫：据说古代实行井田制，一夫（一个有强劳力的男人）受田百亩，所以称百亩为夫，实兼劳力与土地二者而言。

③ 一井：井字形的田，一格为一百亩，就是九百亩。稷（音宗）、秉、缶（音否）：都是计量单位。六斗为缶，十缶为秉，一秉六斛，四十秉为稷。一斛四十斤，一秉二百四十斤，一稷九千六百斤。



# 卷六

## 齐语

### 【原文】

桓公自莒反于齐，使鲍叔为宰。辞曰：“臣，君之庸臣也。君加惠于臣，使不冻馁，则是君之赐也。若必治国家者，则非臣之所能也。若必治国家者，则其管夷吾乎！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：宽惠柔民，弗若也；治国家不失其柄，弗若也；忠信可结于百姓，弗若也；制礼义可法于四方，弗若也；执枹鼓立于军门，使百姓皆加勇焉，弗若也。”桓公曰：“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，是以滨于死。”鲍叔对曰：“夫为其君动也。君若宥而反之，夫犹是也。”桓公曰：“若何？”鲍子对曰：“请诸鲁。”桓公曰：“施伯，鲁君之谋臣也，夫知吾将用之，必不予我矣。若之何？”鲍子对曰：“使人请诸鲁，曰：‘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国，欲以戮之于群臣，故请之。’则予我矣。”

桓公使请诸鲁，如鲍叔之言。庄公以问施伯，施伯对曰：“此非欲戮之也，欲用其政也。夫管子，天下之才也，所在之国，则必得志于天下。令彼在齐，则必长为鲁国忧矣。”庄公曰：“若何？”施伯对曰：“杀而以其尸授之。”

庄公将杀管仲，齐使者请曰：“寡君欲亲以为戮，若生得以戮于群臣，犹未得请也。请生之。”于是庄公使束缚以予齐使，齐使受之而退。

比至，三衅三浴之。桓公亲逆之于郊，而与之坐而问焉，曰：“昔吾先君襄公筑台以为高位，田狩罟弋，不听国政，卑圣侮士，而唯女是崇。九妃、六嫔，陈妾数百，食必粱肉，衣必文绣。戎士冻馁，戎车待游车之裂，戎士待陈妾之馀。优笑在前，贤材在后。是以国家不日引，不月长。恐宗庙之不扫除，社稷之不血食，敢问为此若何？”

管子对曰：“昔吾先王昭王、穆王，世法文、武远绩以成名，合群叟，比较民之有道者，设象以为民纪，式权以相应，比缀以度，立本肇末，劝之以赏赐，纠之以刑罚，班序颠毛，以为民纪统。”桓公曰：“为之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“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，参其国而伍其鄙，定民之居，成民之事，陵为之终，而慎用其六柄焉。”

桓公曰：“成民之事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“四民者，勿使杂处，杂处则其言咙，其事易。”公曰：“处士、农、工、商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“昔圣王之处士也，使就闲燕；处工就官府；处商就市井；处农就田野。

“令夫士，群萃而州处，闲燕则父与父言义，子与子言孝，其事君者言敬，其幼者言弟。少而习焉，其心安焉，不见异物而迁焉。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，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。夫是，故士之子恒为士。

“令夫工，群萃而州处，审其四时，辨其功苦，权节其用，论比协材，旦暮从事，施于四方，以饬其子弟，相语以事，相示以巧，相陈以功。少而习焉，其心安焉，不见异物而迁焉。是故其

父兄之教不肃而成，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。夫是，故工之子恒为工。

“令夫商，群萃而州处，察其四时，而监其乡之资，以知其市之贾，负、任、担、荷，服牛、輶马，以周四方，以其所有，易其所无，市贱鬻贵，旦暮从事于此。以饬其子弟，相语以利，相示以赖，相陈以知贾。少而习焉，其心安焉，不见异物而迁焉。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，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。夫是，故商之子恒为商。

“令夫农，群萃而州处，察其四时，权节其用，耒、耜、耨、耨。及寒，击藁除田，以待时耕；及耕，深耕而疾耰之，以待时雨；时雨即至，挟其枪、刈、耨、耨，以旦暮从事于田野。脱衣就功，首戴茅蒲，身衣赆褌，沾体涂足，暴其发肤，尽其四支之敏，以从事于田野。少而习焉，其心安焉，不见异物而迁焉。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，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。是故农之子恒为农，野处而不暱。其秀民之能为士者，必足赖也。有司见而不以告，其罪五。有司已于事而竣。”

桓公曰：“定民之居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“制国以为二十一乡。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：工商之乡六；士乡十五；公帅五乡焉，国子帅五乡焉，高子帅五乡焉。参国起案，以为三官，臣立三宰，工立三族，市立三乡，泽立三虞，山立三衡。

桓公曰：“吾欲从事于诸侯，其可乎？”管子对曰：“未可。国未安。”桓公曰：“安国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“修旧法，择其善者而业用之；遂滋民，与无财，而敬百姓，则国安矣。”桓公曰：“诺。”遂修旧法，择其善者而业用之；遂滋民，与无财，而敬百姓。国既安矣，桓公曰：“国安矣，其可乎？”管子对曰：“未可。君若正卒伍，修甲兵，则大国亦将正卒伍，修甲兵，则难以速得志矣。君有攻伐之器，小国诸侯有守御之备，则难以速得志矣。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诸侯，则事可以隐，令可以寄政。”桓公曰：“为之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“作内政而寄军令焉。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

管子于是制国：五家为轨，轨为之长；十轨为里，里有司；四里为连，连为之长；十连为乡，乡有良人焉。以为军令：五家为轨，故五人为伍，轨长帅之；十轨为里，故五十人为小戎，里有司帅之，四里为连，故二百人为卒，连长帅之；十连为乡，故二千人为旅，乡良人帅之；五乡一帅，故万人为一军，五乡之帅帅之。三军，故有中军之鼓，有国子之鼓，有高子之鼓。春以蒐振旅，秋以狝治兵。是故卒伍整于里，军旅整于郊。内教既成，令勿使迁徙。伍之人祭祀同福，死丧同恤，祸灾共之。人与人相畴，家与家相畴，世同居，少同游。故夜战声相闻，足以不乖；昼战目相见，足以相识。其欢欣足以相死。居同乐，行同和，死同哀。是故守则同固，战则同强。君有此士也三万人，以方行于天下，以诛无道，以屏周室，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。

## 【译文】

1. 齐桓公从莒国返回到齐国（即君位），命鲍叔任太宰<sup>①</sup>。鲍叔推辞说：“我只是您的平庸的臣子。您对我施加恩惠，使我不受冻挨饿，这是君的赐予。如果要治理国家，就不是我能做到的了。如果要治理国家，那将是管夷吾<sup>②</sup>。我比不上夷吾的有五点：对民宽缓、施恩于民，使民安定，比不上他；治理国家不丧失根本，比不上他；用忠和信使百姓凝聚，比不上他；制定礼仪制度，使四方之人效法，比不上他；拿着鼓捶和鼓，站在军门口，使百姓在这时增加勇敢精神，比不上他。”桓公说：“那管夷吾射中了我的带钩，因而差点儿死了。”鲍叔回答说：“他是为您的君主出力，您如果赦免他让他回来，他也会像为他原来的君主出力一样（为您出力）。”桓公说：“如何（能使他回来）？”鲍子回答说：“向鲁国请求让他回来。”桓公说：“施伯是鲁国君的谋臣<sup>③</sup>，他如果知道我将任用管夷吾，必定不肯将他给我了，怎么办？”鲍子回答说：“派人向鲁国请求让他回来，说：‘我的国君有个不听命令的臣子在您的国家里，想将他杀在群臣的

面前，所以向您请求让他回国。’他就会给我们。”

桓公派人向鲁国请求让管夷吾回来，就照鲍叔的话（那样说）。庄公将这事情问施伯，施伯回答说：“这不是要杀他，（而是）要用他治政。管子是天下的大才，（他）所在的国家，就必定在天下范围内意得欲从。（如果）让他回到齐国，（齐国）就将长期成为鲁国的忧患。”庄公说：“怎么办？”施伯回答说：“杀死他，将他的尸体给齐国。”庄公将要杀管仲，齐国使者请求说：“我们的国君要亲自杀他，如果不能得活的在群臣面前杀死他，还是没有得到所求的，请让他活着。”于是庄公派人捆绑了交给齐国使者，齐国使者接受后退出（回国）。

将近到齐国都城时，三次用香涂身，三次洗浴，桓公亲自在近郊迎接他。人都城后，与他坐在一起问他说：“以前，我的先君襄公筑台住着，用这个表明自己地位高贵，捕兽、围禽、网兔、射鸟，不听国政，看轻圣贤，轻侮士人，只尊重女人，九妃、六嫔<sup>④</sup>，妾排列起来有数百，吃必定是梁米肉类，穿一定是绣有花纹的衣服。兵士受冻挨饿，兵车是等游猎的车坏了做的，兵士是等优待妻妾之后才给予粮饷装备的。逗乐的艺人摆在前面，把贤良之材放在后头，因此国家不是一天天扩展，不是一月月增益。恐怕宗庙没有人打扫，社稷之神得不到祭祀，请问治理这些怎么治？”

管子回答说：“以前，我们的先王昭王、穆王，一生效法文王、武王遥远的功绩而成就功名，集合老年人，考核百姓中的有贤德道艺的人，陈列（他们的）供人效法的事迹，将他们作为百姓的法定标准，用平衡的办法治政、用民，使各方面和谐，用比较连贯的办法来制定税法，使事的根本齐等以端正末节，用赏赐来鼓励他们，用刑罚来使他们收敛谬误，按照头上毛发（的黑白）排列长幼尊卑的顺序，以这些作为纲纪。”桓公说：“怎么样做呢？”管子回答说：“以前，圣王治理天下，都邑的大小是国都的三分之一，郊以外的地方（行政结构）取五进制<sup>⑤</sup>。规定士农工商四种百姓的居住地方，成就他们的事业，陵墓是他们的最后归宿，对他们慎重地使用六大权力<sup>⑥</sup>。”

桓公说：“怎样成就百姓的事业？”管子回答说：“四种百姓，不能让他们混杂地住在一起。混杂地住在一起，他们的语言就混杂了，他们所从事的职事就会改变。”桓公说：“让士、农、工、商怎么居住？”管子说：“以前圣王安顿士到清静的地方；安顿工到靠近官府的地方；安顿商靠近市井；安顿农靠近田野。

“要那些士集中起来居住在一起，环境清静，就会做父亲的与做父亲的在一起谈论义，做儿子的与做儿子的在一起谈论孝，那些为君主服务的人谈论恭敬，那些年轻的人谈论友爱兄弟，年少的时候就学习这些，他们的心安于这些，不会看到别的行业而转行。因此，他们的父兄教育不急切却能成功；他们的子弟学习不劳累就能学成。这样，所以士的儿子总是士。

“要那些工匠集中起来居住在一起，审视四时<sup>⑦</sup>；辨别材料坚固与脆弱，衡量他们的用处；选择比较，使材料合用；早晚都做工制器，使器用流布到四方去。用这些教他们的子弟，交谈的是手艺，相互看到的是技艺；各自陈列出来给对方看的都是制成品。年少的时候就学习这些，他们的心安于这些，不会看到别的行业就转行。因此，他们的父兄教育不急切却能成功，他们的子弟学习不劳累就能学成。这样，所以工匠的儿子总是工匠。

“要那些商人集中起来居住在一起，考察春夏秋冬四时（所需），看乡里资财的有无，从而预测市价。背、抱、挑、举、牛车拉，小马车拖，（使货物）流动四方，以其所有，交换其所无，贱价买进，贵价卖出，早晚都做这种事。用这些教育他们的子弟，交谈的是利，相互看到的是赚钱，相互显示自己的本领是知道物价。年少的时候就学习这些，他们的心安于这些，不会看到别

的行业就转行。因此他们的父兄教育不急切却能成功,他们的子弟的学习不劳累就能学成。这样,所以商人的儿子总是商人。

“要那些农民集中起来居住在一起,考察春夏秋冬四时(各适宜种什么作物),衡量犁锄、连枷、镰刀等农具的用处,加以改进。到天气寒冷的时候,打草治田,等待春耕季节的到来。到耕田的时候,深耕并赶快摩平,等待春天降雨。春雨来了,挟着桩子、镰刀、大小锄头,早晚在田野里做事。脱掉衣服进行劳动,头戴斗笠,身穿蓑衣,躯体沾满汗水,脚上尽是泥巴,曝晒头发皮肤,耗尽四肢的能量,在田野里做事。少年时候学习这些,他们的心安于这些,不会看到别的行业就转行。因此他们的父兄教育不急切却能成功,他们的子弟学习不劳累就能学成。这样,所以农民的儿子总是农民,处在野外却不作坏事。其中优秀的能做士人的,一定可靠。主管官员见有优秀分子而不报告,罪在五刑之列。主管官员事情办完就退下来。”

桓公说:“规定人民居住的地方怎么办?”管子回答说:“把国都划分成二十乡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管子于是把国划为二十乡。工商(聚居)的乡六个,士(聚居)的乡十五个。桓公直辖五乡(作中军),国子管五个乡,高子管五个乡<sup>⑧</sup>。把国家(大体上)分为三部分,划定界域,作为农、工、商(的地区),为群臣设立三卿,为工匠设置三乡,为商贾设置三乡,为泽设立三虞,为山设立三衡。<sup>⑨</sup>

桓公说:“我想在诸侯之间做一番事业,可以吗?”管子说:“不可以,国家还未安定。”桓公说:“怎么安定国家?”管子回答说:“研习旧时的法令,选择那些好的加以安排实行;育养庶民,振兴穷人,敬重百姓,国家就会安定。”桓公说:“行。”于是研习旧时的法令,选择那些好的加以安排实行,育养庶民,振兴穷人,敬重百姓。国家已经安定了。桓公说:“国家安定了,(现在)可以了吧?”管子回答说:“不可以。君如果整顿军队、修治盔甲兵器,大国也将整顿军队、修治盔甲兵器,那就难以迅速达到目的。君有进攻的武器,小国有防守的准备,就难以迅速达到目的。君如果想要迅速在天下诸侯那里称心如意,军事活动可以隐藏起来,军令可以寄托在(平时的)政令上面。”桓公说:“对这种事怎么办呢?”回答说:“治理内政,把军令隐含在里面。”桓公说:“好。”

管子于是为国家制订制度:五家为轨,轨替他们设立轨长;十轨为里,里设司里;四里为连,连替他们设立连长;十连为乡,乡有为首的人。就用这种制度作为(军事组织的)命令:五家为轨,所以五人为伍,由轨长率领;十轨为里,所以五十人为一乘兵车,由司里率领;四里为连,所以二百人为卒,由连长率领;十连为乡,所以二千人为旅,由乡的首脑率领;五乡设一个帅,所以万人为一军,由五乡的帅率领。三军,所以有中军的鼓,有国子的鼓,有高子的鼓<sup>⑩</sup>。春天用蒐整顿军众,秋天用狝进行军事训练。因此卒伍在里整训,军旅在郊外整训。国内的教练已成功,命令民众不要迁徙。同伍的人同祭祀得福,死丧同忧,灾祸共同担当。人与人比,家和家比。世代同居,从小就共游乐。所以夜战(熟悉的)声音相互能听见,不至于不协同;白天战斗眼睛看得见,能相互认识。他们欢爱的情谊能使他们冒死相救。平时同欢乐,行动互相协调,死了一同哀悼。因此防守就共保坚固,战斗就共同团结坚强。君有这样的战士三万人,用来在普天下行动,诛伐无道的国家,为周王朝的屏藩,天下大国的君主没有谁能够抵挡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齐桓公:襄公的弟弟,名小白,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。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。齐国将发生乱

事，鲍叔奉公子小白奔莒。管夷吾，召忽奉公子纠奔鲁。襄公被杀，小白与子纠都返国为君，小白先入，得为国君。鲍叔：齐大夫鲍叔牙。太宰：官名，辅佐治理国家。

②管夷吾：即管仲，下文称“管子”，也是指他。春秋时的大政治家。小白与子纠争位，在乾时作战，管仲射中小白带钩（束腰皮带上的金属钩）。

③施伯：鲁大夫。

④九妃、六嫔：是说妻妾众多，女官一大群。妃，本指正妻；嫔，女官。

⑤五进制：指五家为比，五比为闾，四闾为族，五族为党，五党为州，五州为乡这样的制度。

⑥六大权力：指生、杀、富、贵、贫、贱。

⑦四时：草木有生时，有死时；水有凝结成冰的时候，有冰化成水的时候。所谓“审视四时”，实际上是说观察气候对用材的影响。

⑧国子、高子：都是齐国的上卿，他们各管五乡为左右军。

⑨虞：掌川泽的官。衡：掌山林的官。山林川泽都有大、中、小三类，所以说三虞、三衡。

⑩三军：士十五乡，每乡可出二千人，五乡为一万人，万人一军，所以说“三军”。公直辖一军，为中军，高子、国子各五乡，各有一万人的军队，为左、右军。

⑪蒐（言搜）：春天田猎叫蒐。猕（音显）：秋天田猎叫猕。

## 【原文】

正月之朝，乡长复事。君亲问焉，曰：“于子之乡，有居处好学、慈孝于父母、聪慧质仁、发闻于乡里者，有则以告。有而不以告，谓之蔽明，其罪五。”有司已于事而竣。桓公又问焉，曰：“于子之乡，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，有则以告。有而不以告，谓之蔽贤，其罪五。”有司已于事而竣。桓公又问焉，曰：“于子之乡，有不慈孝于父母、不长悌于乡里、骄躁淫暴、不用上令者，有则以告。有而不以告，谓之下比。其罪五。”有司已于事而竣。是故乡长退而修德进贤，桓公亲见之，遂使役官。

桓公令官长期而书伐，以告且选，选其官之贤者而复用之，曰：“有人居我官，有功休德，惟慎端慝以待时，使民以劝，绥谤言，足以补官之不善政。”桓公召而与之语，訾相其质，足以比成事，诚可立而授之。设之以国家之患而不疚，退问之其乡，以观其所能而无大厉，升以为上卿之赞，谓之三选。国子、高子退而修乡，乡退而修连，连退而修里，里退而修轨，轨退而修伍，伍退而修家。是故匹夫有善，可得而举也；匹夫有不善，可得而诛也。政既成，乡不越长，朝不越爵，罢士无伍，罢女无家。夫是，故民皆勉为善。与其为善于乡也，不如为善于里；与其为善于里也，不如为善于家。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，皆有终岁之计；莫敢以终岁之议，皆有终身之功。

桓公曰：“伍鄙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“相地而衰征，则民不移；政不旅旧，则民不偷；山泽各致其时，则民不苟；陵、阜、陆、澶、井、田、畴均，则民不憾；无夺民时，则百姓富；牺牲不略，则牛羊遂。”

桓公曰：“定民之居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“制鄙。三十家为邑，邑有司；十邑为卒，卒有卒帅；十卒为乡，乡有乡帅；三乡为县，县有县帅；十县为属，属有大夫。五属，故立五大夫，各使治一属焉；立五正，各使听一属焉。是故正之政听属，牧政听县，下政听乡。”桓公曰：“各保治尔所，无或淫怠而不听治者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2. 正月朝见，乡长报告政事。君主亲自询问，说：“在你那个乡，有在日常生活中爱好学



习，对父母慈爱孝顺，聪慧、资质仁厚，在乡里出了名的，有就报告。如果有，却不报告，叫做障蔽圣明，那罪在五刑之列<sup>①</sup>。”有关官员事情完毕就告退。桓公又发问说：“在你那个乡，有勇敢多力象大腿大臂（对身体）那样，在群众中杰出的，有就报告。如果有，却不报告，叫做隐蔽贤能，那罪在五刑之列。”有关官员事情完毕就告退。桓公又问道：“在你那个乡，有不慈爱孝顺父母、不尊重长上、与兄弟不友爱、骄躁、淫纵、凶暴、不遵行上级命令的，有就报告。如果有，却不报告，叫做隐蔽贤能，那罪在五刑之列。”有关官员事情完毕就告退。桓公又问道：“在你那个乡，有不慈爱孝顺父母、不尊重长上、与兄弟不友爱、骄躁、淫纵、凶暴、不遵行上级命令的，有就报告。如果有，却不报告，叫做包庇，那罪在五刑之列。”有关官员事情完毕就告退。因此，乡长从朝廷回乡，使民众讲习德行，推荐贤能的人，（贤能推荐上来，）桓公亲自接见，就叫他做官。

桓公命令长官一年为期记录功勋，向上报告，并且选用有功的人。选取那些为官能干的人进行汇报，说：“有人在我下属为官，有功劳和美德，谨慎、端庄、信厚，待时而动，用鼓励的办法役使人民，使谤言止息，完全可以修补官府不好的政令。”桓公召见这样的人，和他谈话，估量他的品质，完全可以辅佐办成官事，真可立以为大官，就授给他职位。假使国家有患难，他不担心对付不了。到他乡里去访问，看他的长处，没有大的恶行，把他升为上卿的辅佐，叫做“三选”<sup>②</sup>。国子、高子从朝见那里退下来，整治乡里，乡长下到下级单位，修治连的政务，连长下来修治里的政务，司里下来修治轨的政务，轨下来修治伍，伍下来修治家。因此，平民有好处，能够得到表彰；平民有恶行，能够惩罚杀戮。政令已经成功，在乡里，年幼的不超过长辈；在朝廷，爵位低的不冒犯高的。无德行的男子不编进卒伍，无德行的女人不能成家。这样，人民就都努力做好事。与其在乡（这一级）做好事，不如在里内做好事；与其在里内做好事，不如在家中做好事。因此士没有敢于计较一时的便宜的，都有整年的（好）打算；没有敢于（只）考虑一年的，都（考虑要）有终身的功勋。

桓公说：“郊野怎么治理？”管子回答说：“观察土地的好坏，定出赋税的等级，人民就不会迁徙。治理政事不以故旧与众人齐等，人民就不会（性情）不淳厚。山、泽到时候才能进去，人民就会不苟且获利。陆、阜、陵、瑾、井、田、畴<sup>③</sup>，都处置合理，人民就不会埋怨。不要耽误人民的生养时间，百姓就会富足；不掠取牲畜以为祭祀之用，牛羊就会繁育。”

桓公说：“安定人民的居住怎么安定？”管子回答说：“为郊外制定（行政组织的）政令。三十家为邑，邑有司邑（为长）；十邑为卒，卒有卒帅；十卒为乡，乡有乡帅；三乡为县，县有县帅；十县为属，属有大夫（为长）。五属，所以设立五大夫，使他们各治理一属；设立五正，使他们各管理一属。因此，正的事是管属，属的事是管县，县的事是管乡。”桓公说：“各各治理保卫你（所管辖）的地方，不要有淫纵怠惰，不治理政事的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五刑：五种刑罚，泛指一切刑罚。

②三选：指乡长推荐，官长选拔，朝廷鉴定。

③陆：高平的土地。阜：大陆叫阜。陵：大阜叫陵。瑾（音近）：沟上的道路。畴：据说谷地叫田；麻地叫畴。

## 【原文】

正月之朝，五属大夫复事。桓公择是寡功者而谪之，曰：“制地、分民如一，何故独寡功？教

不善则政不治，一再则宥，三则不赦。”

桓公又亲问焉，曰：“于子之属，有居处为义好学、慈孝于父母、聪慧质仁、发闻于乡里者，有则以告。有而不以告，谓之蔽明，其罪五。”有司已于事而竣。桓公又问焉，曰：“于子之属，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，有则以告。有而不以告，谓之蔽贤，其罪五。”有司已于事而竣。桓公又问焉，曰：“于子之属，有不慈孝于父母、不长悌于乡里、骄躁淫暴、不用上令者，有则以告。有而不以告，谓之下比，其罪五。”有司已于事而竣。

五属大夫于是退而修属，属退而修县，县退而修乡，乡退而修卒，卒退而修邑，邑退而修家。是故匹夫有善，可得而举也；匹夫有不善，可得而诛也。政既成矣，以守则固，以征则强。

### 【译文】

3. 正月朝见，五属大夫汇报政事<sup>①</sup>。桓公选择这些人当中缺少功绩的人加以谴责。说：“辖地、分管人民是一样的，什么原因你一个人少有功绩？教令不好，政事就治理不好，一次两次宽宥，三次就不免罪了。”

桓公又亲自问说：“在你那一属，有在日常生活中有义举、好学习、慈爱孝顺父母、聪慧、资质仁厚、在乡里出了名的，有就报告。如果有，却不报告，叫做障蔽圣明，那罪在五刑之列。”有关官员事情完毕就告退。桓公又发问说：“在你那一属，有勇敢多力象大腿大臂（对于身体）那样，在群众中杰出的，有就报告。如果有，却不报告，叫做隐蔽贤能，那罪在五刑之列。”有关官员事情完毕就告退。桓公又问道：“在你那一属，有不慈爱不孝顺父母、不尊重长上、与兄弟不友爱、骄躁、淫纵、凶暴、不遵从上级命令的，有就报告。如果有，却不报告，叫做包庇，那罪在五刑之列。”有关官员事情完毕就告退。

五属大夫于是从朝廷退回到属治理所辖地区，（县帅）从属退到县治理县政，（乡帅）从县退到乡治理乡政，（卒帅）从乡退下修卒，卒退修邑，邑退修家。因此平民有好处，能够得到表彰；平民有恶行，能够惩罚杀戮。政令已经成功，凭借这个守卫，就坚固；凭借这个征伐，就强大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五属大夫：上段说：“十县为属，属有大夫（为长）。五属，所以设立五大夫，使他们各治理一属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桓公曰：“吾欲从事于诸侯，其可乎？”管子对曰：“未可。邻国未吾亲也。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，则亲邻国。”桓公曰：“若何？”管子对曰：“审吾疆场，而反其侵地；正其封疆，无受其资；而重为之皮币，以骤聘眺于诸侯，以安四邻，则四邻之国亲我矣。为游士八十人，奉之以车马、衣裘，多其资币，使周游于四方，以号召天下之贤士。皮币玩好，使民鬻之四方，以监其上下之所好，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4. 桓公说：“我想在诸侯之间干一番事业，可以吗？”管子回答说：“还不可以。邻国还没有亲近我国。君（如果）想在天下诸侯之间干一番事业，就与邻国亲近。”桓公说：“怎么样（亲近）？”管子回答说：“审察我国边疆，归还那些侵占来的土地。整顿边界，不接受邻国的钱财，

备大量的毛皮布帛(作为厚礼),常常聘问看望诸侯,使四邻安定,四邻的国家就会亲近我国了。派遣外访人士八十个,给他们提供车马衣裘,多带资财布帛,使他们周游四方各国,号召天下贤能的人(来齐做官)。毛皮布帛,人们所爱好的赏玩品,使人民卖给四方各地,观察(一个国家)上层人士和下层群众的爱好,选择那荒淫的乱国首先征伐它。”

## 【原文】

桓公问曰:“夫军令则寄诸内政矣,齐国寡甲兵,为之若何?”管子对曰:“轻过而移诸甲兵。”桓公曰:“为之若何?”管子对曰:“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,轻罪赎以鞮盾一戟,小罪谪以金分,宥间罪。索讼者三禁而不可上下,坐成以束矢。美金以铸剑戟,试诸狗马;恶金以铸锄、夷、斤、斨,试诸壤土。”甲兵大足。

## 【译文】

5. 桓公问道:“军令已寄寓在内政上面了,齐国少有铠甲、兵器,对这事如何办?”管子回答说:“减轻罪过,让罪人用铠甲、兵器赎罪。”桓公说:“怎样办这件事?”管子回答说:“规定重罪用犀牛皮甲和一支车戟赎罪,轻罪用带有绣文的皮盾和一支车戟赎罪,小罪处以罚金,宽宥嫌疑罪。要求诉讼的再三禁阻,假如不可改变,构成讼案,双方各出一束箭①,好的金属用来铸造剑、戟,在狗马身上试用;粗金属用来铸造锄、夷、斤、斨②,在土壤上试用。”(这样实行,)铠甲兵器大为充足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一束箭十二支。

②夷:削平草地的农具。斤:小锄。斨(音竹):大锄。

## 【原文】

桓公曰:“吾欲南伐,何主?”管子对曰:“以鲁为主。反其侵地棠、潜,使海于有蔽,渠弭于有渚,环山于有牢。”桓公曰:“吾欲西伐,何主?”管子对曰:“以卫为主。反其侵地台、原、姑与漆里,使海于有蔽,渠弭于有渚,环山于有牢。”桓公曰:“吾欲北伐,何主?”管子对曰:“以燕为主。反其侵地柴夫、吠狗,使海于有蔽,渠弭于有渚,环山于有牢。”

四邻大亲。既反侵地,正封疆,地南至于陶阴,西至于济,北至于河,东至于纪鄆,有革车八百乘。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。

即位数年,东南多有淫乱者,莱、莒、徐夷、吴、越,一战帅服三十一国。遂南征伐楚。济汝,逾方城,望汶山,使贡丝于周而反。荆州诸侯莫敢不来服。遂北伐山戎,剌令支、斩孤竹而南归。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。与诸侯饰牲为载,以约誓于上下庶神,与诸侯戮力同心。西征攘白狄之地,至于西河,方舟设泚,乘桴济河,至于石枕。悬车束马,逾太行与辟耳之谿,拘夏,西服流沙、西吴。南城于周,反胙于绛。岳滨诸侯莫敢不来服,而大朝诸侯于阳谷。兵车之属六,乘车之会三,诸侯甲不解累,兵不解翳,弢无弓,服无矢。隐武事,行文道,帅诸侯而朝天子。

## 【译文】

6. 桓公说:“我想向南征伐,哪个国家做主人①?”管子回答说:“以鲁国为主人,归还所侵

占的棠、潜两地给鲁国②,使得在海边有屏蔽,在渠弭中有小洲,环绕山麓有象牢一样的栅栏③。”桓公说:“我想向西征伐,哪个国家做主人?”管子回答说:“以卫国为主人,归还所侵占的地方台、原、姑和漆里给卫国④,使得在海边有屏蔽,在渠弭中有小洲,环绕山麓有象牢一样的栅栏。”桓公说:“我想向北征伐,哪个国家做主人?”管子回答说:“以燕国为主人,归还所侵占的地方柴夫、吠狗⑤,使得在海边有屏蔽,在渠弭中有小洲,环绕山麓有象牢一样的栅栏。”

(这样做了,)四邻大亲。归还了侵占的土地,整顿边界,疆域南至陶阴,西至于济,北至于河,东至于纪鄆,有兵车八百乘⑥。选择天下最荒淫的乱国首先征伐它。

齐桓公即位为国君数年,东南多有荒淫的乱国,莱、莒、徐夷、吴、越,一战就使三十一国服从⑦。于是向南征楚,渡过汝水,越过方城山,望祭汶山,迫使楚向周贡丝才回⑧。荆州区的诸侯国,没有哪个敢不来归顺的。于是向北征伐山戎,攻令支、伐孤竹,这才向南返回⑨。海边的诸侯国,没有敢不来归顺的。与诸侯国陈列祭牲,在牲上加载书⑩,面对上下众神结约盟誓,和诸侯并力同心。向西征伐白狄的地域,到达西河⑪,联结船只,编成木排,乘小木排过黄河,到达石枕。钩挂车辆,绳束马匹,过太行山、辟耳山和这两山之间的溪谷拘夏。西边使流沙、西吴归服⑫。在南边筑城于周,在晋都绛复晋君之位⑬。恒山周围诸侯没有敢不来归顺的⑭。于是使诸侯到阳谷来开大会。(总共主持)作战的会六次,修好的会三次⑮。诸侯铠甲不从盛甲器具中取出,兵器不从盛兵器的器具中取出。弓衣里没有弓,箭衣里没有箭。不炫耀武力,实行文德,率领诸侯朝见天子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做征伐的主人,意思是为军队提供粮草等后勤物资。

②棠、潜:鲁国两城邑名。棠在今山东废鱼台县北。潜在今山东济宁市。

③海边有屏障,便于海中航行。渠弭:小海或大湖。渠弭中有小洲,借以捕鱼以为军食。环山的栅栏,用以捕兽。

④台、原、姑、漆里:卫国的四城邑名。

⑤柴夫、吠狗:燕国二城邑名。

⑥陶(音陶)阴:齐国南方边界地名。鄆(音西):原纪国属地,在今山东淄博市东。

⑦莱:国名,今山东昌邑县东南。莒:国名,后都莒,今山东莒县。徐夷:徐州的夷人所建国。

⑧汝水:在今河南。方城山:在今河南叶县南、方城县东北。望祭:未亲至其地,遥望而祭,叫望祭。汶山:即岷山。

⑨山戎:北方一个部族的名称,后世称为鲜卑。令支、孤竹:都是古国名。令支在今河北滦县、迁安县间。孤竹,在今河北卢龙南。

⑩载书:记载盟约的文件。

⑪西河:卫西部边境,当时黄河沿岸地区。

⑫流沙:西北部的沙漠地区。西吴:不详何地,当与流沙相近。

⑬周襄王庶弟子带作乱,与戎勾结攻伐襄王。桓公征诸侯兵到周戍守,并为周筑城。事在公元前647年。晋献公卒,晋国产生了谁继君位的问题,桓公使隰朋带军队立公子夷吾为君。事在公元前651年。

⑭恒山:在今河北曲阳西北与山西接界的地方。

⑮阳谷:齐地,在今山东阳谷县北三十里。公元前657年,齐、宋、江、黄诸国在这里开会,策划伐楚。

## 【原文】

葵丘之会,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,曰:“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、武,使孔致胙。”且有后命

曰：“以尔自卑劳，实谓尔伯舅，无下拜。”桓公召管子而谋，管子对曰：“为君不君，为臣不臣，乱之本也。”桓公惧，出见客曰：“天威不违颜咫尺，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‘尔无下拜’，恐陨越于下，以为天子羞。”遂下拜，升受命。赏服大辂，龙旗九旒，渠门赤旂，诸侯称顺焉。

### 【译文】

7. 葵丘的大会，天子使宰孔给齐桓公送祭肉①，说：“我祭祀文王、武王，叫孔送祭肉给你。”下面还有教命：“由于你自我谦逊和劳绩，肯定地对大舅说，不要下拜②。”桓公把管子召来商量。管子回答说：“为君不象君（那样行事），为臣不象臣（那样行事），这是乱的本源。”桓公恐惧，出来见贵宾说：“天子的威严近在颜面之前，我小白岂敢接受天子‘你不要下拜’的诏命？恐惧跌倒在下，使天子蒙羞。”就下拜，起来接受所赐。赏桓公乘大路车，用龙旗九旒，渠门赤旂③。诸侯认为（这些是）遵礼行事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葵丘：地名，在今河南兰考县东。公元前651年夏，齐、宋、卫、郑、许、曹在这里集会，宰孔也参加了这次大会，重申以前的盟约，敦睦邦交。

②大舅：原文作“伯舅”，天子尊称异姓诸侯。

③大路车：一种贵重的、规格高的车，供诸侯用。龙旗：旗幅画有交龙的旗。旒（音流）：旗旗下边悬垂的饰物。渠门：两面旗帜，军门两旁各树一面。赤旂：大旗。旂是旗的一种。

### 【原文】

桓公忧天下诸侯。鲁有夫人、庆父之乱，二君弑死，国绝无嗣。桓公闻之，使高子存之。

狄人攻邢，桓公筑夷仪以封之，男女不淫，牛马选具。狄人攻卫，卫人出庐于曹，桓公城楚丘以封之。其畜散而无育，桓公与之系马三百。天下诸侯称仁焉。于是天下诸侯知桓公之非为己动也，是故诸侯归之。

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，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。故天下诸侯罢马以为币，缕絮以为奉，鹿皮四分；诸侯之使垂囊而入，捆载而归。故拘之以利，结之以信，示之以武，故天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，莫之敢背，就其利而信其仁、畏其武。桓公知天下诸侯多与己也，故又大施忠焉。可为动者为之动，可为谋者为之谋，军谭、遂而不有也，诸侯称宽。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，使关市几而不征，以为诸侯利，诸侯称广焉。筑葵、兹蔓、负夏、领釜丘，以御戎、狄之地，所以禁暴于诸侯也；筑五鹿、中牟、盖与、牡丘，以卫诸夏之地，所以示权于中国也。教大成，定三革，隐五刃，朝服以济河而无怵惕焉，文事胜矣。

是故大国惭愧，小国附协。唯能用管夷吾、宁戚、隰朋、宾胥无、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。

### 【译文】

8. 桓公为天下诸侯操心。鲁有夫人、庆父之乱，两位君主被杀而死，国绝没有继嗣①。桓公听说这些，叫高子保存鲁国②。

狄人攻邢，桓公筑夷仪城，封邢君于此③。男不被掠，女不被淫，牛马牲畜数量具备。狄人攻卫，卫人逃出，寄居于曹。桓公筑楚丘城④，封卫君于此。卫的牲畜散失，无法繁育，桓公给它在厩的良马三百匹。天下诸侯称桓公为仁。于是天下诸侯知道桓公不是为自己齐国的利益行事，因此诸侯归向他。



桓公知道诸侯归向他，所以使诸侯减少礼物而注重礼节。所以天下诸侯以不役使的马为礼物，用有花纹的麻织品作为玉的承托，鹿皮四张（作为聘问之礼）。诸侯的使节空着袋子来，用绳子捆绑着满载而归。用利牵制它，用信联结它，让它们看到武力强大，所以天下小国诸侯尽听从桓公的盟约，没有敢违背盟约的。趋向（桓公所给予的）利益，相信桓公的仁爱，害怕他的武力。桓公知道天下诸侯多顺从自己，所以又大为施行忠信。可以为它采取行动（救灾除患）的就为它采取行动，可以为它谋划的就为它谋划。进军谭、遂，但齐不占有它们，诸侯称桓公宽厚。使齐国的鱼、盐运往东莱，使市场只查询而不征税，用这办法使诸侯得利，诸侯称（桓公）广施恩惠。在葵、兹、负、釜丘筑城⑤，当戎、狄的地界，用来禁制（戎狄）对诸侯使用暴力。在五鹿、中牟、盖与、牡丘筑城，保卫华夏的土地，用来在中原地区表示威权。教化大成功，不用三革，收藏五刃⑥，穿着朝服渡过黄河，无所戒惧，文治的事业成功了。

所以大国感到惭愧，小国附和。能用管夷吾、甯戚、隰朋、宾胥无、鲍叔牙这些人，因而霸业得以建立⑦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夫人：鲁庄公夫人哀姜。庆父：庄公的弟弟，与哀姜私通。庄公死，庆父杀太子般，事在公元前 662 年。第三年，又杀闵公。

②高子：齐卿高奚（敬仲）。保存鲁国：是说立僖公为国君。

③邢：国名，姬姓，在今河北邢台。公元前 662 年，狄攻邢，齐桓公把它迁到夷仪（今山东聊城西南）。

④楚丘：地名，在今河南滑县东。筑楚丘城在公元前 658 年。

⑤葵：《管子·小匡》作蔡，蔡都上蔡，在今河南上蔡县。兹：《管子·小匡》作鄢陵。鄢陵在今河南鄢陵西北。负夏：《管子·小匡》作培夏，卫地。釜丘：《管子·小匡》作灵父丘。

⑥三革：犀甲、兕甲、牛甲，概括地指铠甲。五刃：矛、戟、钺、刀、剑。泛指兵器。

⑦甯戚：为大行官，掌宾客接待之礼。隰朋为大司田，掌管农业生产。宾胥无为大司理，掌决狱讼。这三人与管、鲍二人并为齐桓公的名臣。

## 卷七

### 晋语一

### 【原文】

武公伐翼，杀哀侯，止栾共子曰：“苟无死，吾以子见天子，令子为上卿，制晋国之政。”

辞曰：“成闻之：‘民生于三，事之如一。’父生之，师教之，君食之。非父不生，非食不长，非教不知生之族也，故壹事之。唯其所在，则致死焉。报生以死，报赐以力，人之道也。臣敢以私利废人之道，君何以训矣？且君知成之从也，未知其待于曲沃也。从君而贰，君焉用之？”遂斗而死。

## 【译文】

1. 武公攻打翼，杀死哀侯①。(武公)制止栾共子说②：“如果不死，我带你去见天子，命你为上卿，在晋国执政。”

(栾共子)谢绝说：“我听说：‘人的存活系于三个人，侍奉他们始终如一。’父生他，师教他，君使他有俸禄。没有父亲，不能出生；没有饭吃，不能长大；不教育，不知生而为人这类事情。所以侍奉他们(要)始终如一。只看在哪里有需要，就为这三人而死。用死报答存活我的人，用效力报答赏赐，这是为人的道理。臣岂敢为了私利而抛弃为人的道理？(如果抛弃)君用什么来教训人？而且君只知道我从臣道而死，不知道他将在曲沃怎样待君。随从君主而有二心，君用它干什么？”于是战斗而死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武公：名称。春秋时晋国国君。他原在曲沃(今山西闻喜东北)做统治者，属于晋国的一个分裂的地方政权。公元前709年，武公攻晋国都翼(今山西翼城南)，杀死国君哀侯。到公元前679年，被承认为晋君。公元前677年去世。哀侯：晋国君，公元前717年即位，在位九年被杀。

②栾共子：晋哀侯大夫共叔成。

## 【原文】

献公卜伐骊戎，史苏占之，曰：“胜而不吉。”公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对曰：“遇兆，挟以衔骨，齿牙为猾，戎、夏交捽。交捽，是交胜也，臣故云。且惧有口，携民，国移心焉。”公曰：“何口之有！口在寡人，寡人弗受，谁敢兴之？”对曰：“苟可以携，其入也必甘受，逞而不知，胡可壅也？”公弗听，遂伐骊戎，克之。获骊姬以归，有宠，立以为夫人。公饮大夫酒，令司正实爵与史苏，曰：“饮而无肴。夫骊戎之役，女曰‘胜而不吉’，故赏女以爵，罚女以无肴。克国得妃，其有吉孰大焉！”史苏卒爵，再拜稽首曰：“兆有之，臣不敢蔽。蔽兆之纪，失臣之官，有二罪焉，何以事君？大罚将及，不唯无肴。抑君亦乐其吉而备其凶，凶之无有，备之何害？若有其凶，备之为瘳。臣之不信，国之福也，何敢惮罚！”

饮酒出，史苏告大夫曰：“有男戎必有女戎。若晋以男戎胜戎，而戎亦必以女戎胜晋，其若之何！”里克曰：“何如？”史苏曰：“昔夏桀伐有施，有施人以妹喜女焉，妹喜有宠，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。殷辛伐有苏，有苏氏以妲己女焉，妲己有宠，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。周幽王伐有褒，褒人以褒姒女焉，褒姒有宠，生伯服，于是乎与虢石甫比，逐太子宜臼，而立伯服。太子出奔申，申人、鄆人召西戎以伐周，周于是乎亡。今晋寡德而安俘女，又增其宠，虽当三季之王，不亦可乎？且其兆云：‘挟以衔骨，齿牙为猾。’我卜伐骊，龟往离散以应我。夫若是，贼之兆也，非吾宅也，离则有之。不跨其国，可谓挟乎？不得其君，能衔骨乎？若跨其国而得其君，虽逢齿牙，以猾其中，谁云不从？诸夏从戎，非败而何？从政者不可以不戒，亡无日矣！”

郭偃曰：“夫三季王之亡也宜。民之主也，纵惑不疚，肆侈不违，流志而行，无所不疚，是以及亡而不获追鉴。今晋国之方，偏侯也。其土又小，大国在侧，虽欲纵惑，未获专也。大家、邻国将师保之，多而骤立，不其集亡。虽骤立，不过五矣。且夫口，三五之门也，是以谗口之乱，不过三五。且夫挟，小鲠也。可以小戕，而不能丧国。当之者戕焉，于晋何害？虽谓之挟，而猾以齿牙，口弗堪也，其与几何？晋国惧则甚矣，亡犹未也。商之衰也，其铭有之曰：‘𠂔𠂔之

德，不足就也，不可以矜，而只取忧也。谦谦之食，不足狃也，不能为膏。而祇罹咎也。’虽骊之乱，其罹咎而已，其何能服？吾闻以乱得聚者，非谋不卒时，非人不免难，非礼不终年，非义不尽齿，非德不及世，非天不离数。今不据其安，不可谓能谋；行之以齿牙，不可谓得人；废国而向己，不可谓礼；不度而迁求，不可谓义；以宠贾怨，不可谓德；少族而多敌，不可谓天。德义不行，礼义不则，弃人失谋，天亦不赞。吾观君夫人也，若为乱，其犹隶农也，虽获沃田而勤易之，将不克飧，为人而已。”

士芳曰：“诚莫如豫，豫而后给。夫子诫之，抑二大夫之言，其皆有焉。”

既，骊姬不克，晋正于秦，五立而后平。

## 【译文】

2. 晋献公占卜攻骊戎，史苏占卜这事①，说：“胜，但不吉利。”献公说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回答说：“遇见卜兆②：夹物于中间，象衔一根骨头，牙齿摆弄它。（预兆）戎、夏相互撕打。相互撕打，这是互有胜负，所以臣这么说。而且恐怕口有谗言，（谗言）使民背离，国家变心。”献公说：“有什么谗言呢？这事全在我，我不受谗，哪一个敢进谗？”回答说：“如果可以（达到）使民背离（的结果），谗言的进入必将甘心承受，心以为快，不知它是恶的，怎么可以阻挡住？”献公不听，就攻伐骊戎，打了胜仗，俘虏骊姬回来③。（骊姬）获得（献公）宠爱，把她立为夫人。献公请大夫饮酒，叫司正斟满酒杯给史苏喝④，说：“饮酒，但没有菜肴。征骊戎的战争，你说：‘胜，但不吉利。’所以赏你喝酒，用不给菜肴罚你。战胜骊戎，得到配偶，吉利没有比这更大的。”史苏喝完酒，再拜稽首⑤，说：“卜兆有那种情况，臣不敢隐瞒。隐瞒卜兆的要点，丢弃自己的职守，有两条罪状，怎么侍奉君主？大的惩罚将要来到，不只是没有菜肴。而君请为吉利而欢乐，同时也防备凶祸。如果没有凶祸，防备它有什么害处？如果有凶祸，防备为好。臣说的不信验，是国家的福。岂敢害怕惩罚？”

饮酒出来，史苏对大夫们说：“有男戎，必有女戎。如果晋用男戎战胜了戎，那么戎也将用女戎战胜晋，将怎么办呢⑥？”里克说：“（情况）怎样⑦？”史苏说：“以前，夏桀伐有施，有施进献妹喜，妹喜受到宠爱，于是与伊尹协同，灭亡了夏⑧。殷辛伐有苏，有苏进献妲己，妲己受到宠爱，于是和胶鬲协同⑨，灭亡了殷。周幽王伐褒，褒人进献褒姒，褒姒受到宠爱，生下伯服，于是和虢石甫协同，驱逐太子宜臼⑩，立伯服为王。太子出奔到申，申人、鄩人召请西戎伐周，周于是灭亡⑪。现在晋缺乏德行，而安乐于俘虏来的女人，又增加宠爱，就说是相当于三个末代帝王那样的君主⑫，不也可以吗？而且卜兆说：‘夹物于中间，象衔一根骨头，牙齿摆弄它。’我占卜伐骊戎，龟纹分散，用来回答我的占卜。象这样，是败亡的征兆，不是我们安居的地方，离散倒是有的。如果不是跨据晋国，能说是‘夹’吗？如果不是在国君面前得志，能说是衔一根骨头吗？如果跨据晋国，在国君面前得志，即使逢着‘牙齿’，在其中‘摆弄’，还有谁不顺从呢？华夏却顺从戎，不是败亡是什么？从政的人不可不戒惧，灭亡没有多久了。”

郭偃说⑬：“三个末代皇帝的灭亡，理所应当。（为）民之主，（却）纵恣惑乱，不以为过错，放肆做过分的事而无所违避，任意而行，没有一件事不是过错，所以达到灭国的地步，来不及追悔和吸取教训。现在晋国的地方，是一个偏僻的侯国，它的土地面积又小，大国在旁边，即使想纵恣惑乱，也不能为所欲为。上卿的大家族和邻国将予以开导和保卫。君主多一些，数次立君，还不至于灭亡。即使数次立君，也不超过五位。口，是三、五的门户⑭。所以说谗言造成的祸，不会超过三君或者五君。而且‘夹’是小的阻塞，可以有小的伤害，不能灭亡国家。

当事人的受到伤害,对于晋国有什么灾害?即使叫做‘夹’,而用齿牙拨弄,口不能得胜。附和(作乱)的能有几人?晋国危机是严重的了,还没有濒临灭亡。商的衰落,钟鼎铭文上有这样的话:‘小小的德行,不足成就事业,不可以矜夸,恰恰招致忧患而已。小小的吃食,不可以贪取,不能肥身,只能招致灾祸。’即使骊姬作乱,(她自身)将遭到灾祸而已,怎么能使人服从?我听说有乘乱取得钱财人众的,但没有好的谋划,不能过一个季度;没有人的拥护,不能自免于难;不遵循礼法,过不完十年;所为非义,不能尽其年寿;没有德行,不能传世;没有天命佑助,不能数世传下去。现在不凭借安定,用牙齿这样的锐器行事,不能说是得人心;废国家正统,以利于己,不能说是礼;不依法度而用邪道去求取,不能叫义;凭借国君的宠爱招来怨恨,不能叫德;族类少,敌人多,不可以叫做得天命。德义不行,礼义不用作准则,抛弃人民,谋略不当,天也不赞助。我看国君夫人如果作乱,也就象农奴一样。虽然得到肥沃的田地辛勤耕种,将不能享受果实,为别人做事而已。”

士蒍说<sup>⑮</sup>:“告诫没有比在事前更好的了,预先告诫然后才来得及。夫子已经告诫了<sup>⑯</sup>,两位大夫的话都有告诫的意思。”

其后,骊姬没有得胜,晋为秦所辅正,立了五位国君,国家才治理好<sup>⑰</sup>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晋献公:武公的儿子诡诸,公元前 676 年至前 651 年在位。骊戎:西戎居住在骊山(在今陕西临潼县城东南)的一支。史苏:晋大夫,职掌占卜的史官。

②卜兆:卜时以火灼龟板,龟板受火坼裂,看裂纹的样式决定吉凶。这种龟板上的裂纹叫做卜兆。

③骊姬:骊戎君主的女儿。

④司正:监察宾主礼仪是否得当的官。

⑤稽首:叩头到地的跪拜礼。

⑥戎:是部族名称,又有兵戎、兵士的意思。这里连用戎字,有双关的含义。

⑦里克:晋大夫里克。

⑧伊尹相汤,灭夏有功。妹喜作祸,导致夏的灭亡。所以说“协同”。

⑨胶鬲:殷贤臣,从殷出走至周,辅佐周武王灭殷。

⑩虢石甫:虢公,名石甫,周卿士。史传说他是“谗谄巧佞之人。”宣臼:就是后来的周平王,公元前 770 年即位,在位 51 年。

⑪指西周灭亡。事在公元前 771 年。

⑫三个末代皇帝:指夏桀,殷辛(就是商纣王)和周幽王。

⑬郭偃:晋大夫卜偃。

⑭“口是三、五的门户”,有不同的理解。“三”指日、月、星三辰,泛指天象。“五”指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行。天文知识通过口来传授,五种德行通过口来宣扬,所以说“口是三、五的门户”。这种解释较为通达。

⑮士蒍(音委):晋大夫士蒍。

⑯夫子:对男子的敬称。这里指史苏、郭偃两人。

⑰晋为秦所辅正:指秦帮助晋国平定内乱。五位国君:献公死后,曾立奚齐、卓子,都被杀,后立惠公、怀公,到晋文公,是五位国君。

## 【原文】

献公伐骊戎,克之,灭骊子,获骊姬以归,立以为夫人,生奚齐。其娣生卓子。骊姬请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悬,重耳处蒲城,夷吾处屈,奚齐处绛,以徼无辱之故。公许之。

史苏朝，告大夫曰：“二三大夫其戒之乎，乱本生矣！日，君以骊姬为夫人，民之疾心固皆至矣。昔者之伐也，兴百姓以为百姓也，是以民能欣之，故莫不尽忠极劳以致死也。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，民外不得其利，而内恶其贪，则上下既有判矣；然而又生男，其天道也？天强其毒，民疾其恣，其乱生哉！吾闻君之好好而恶恶，乐乐而安安，是以能有常。伐木不自其本，必复生；塞水不自其源，必复流；灭祸不自其基，必复乱。今君灭其父而畜其子，祸之基也。畜其子，又从其欲，子思报父之耻而信其欲。虽好色，必恶心，不可谓好。好其色，必授之情。彼得其情以厚其欲，从其恶心，必败国，且深乱。乱必自女戎，三代皆然。”

骊姬果作难，杀太子而逐二公子。君子曰：“知难本矣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3. 晋献公征伐骊戎，打了胜仗，灭了骊子（的国）<sup>①</sup>，俘获骊姬回来，把她立为夫人，生儿子奚齐。她的妹妹生卓子<sup>②</sup>。骊姬请求让申生主治曲沃，整顿宗邑；重耳居蒲城；夷吾居屈；奚齐居绛<sup>③</sup>。（说这样做）是为了戒备（戎狄）使国家不受耻辱。献公同意。

史苏上朝，告大夫说：“大夫们请警惕啊，乱的根本已经产生了。前些日子，君立骊姬为夫人，人民疾恨君的心思本来都已到了深刻的程度。古代的征伐，劳动百姓，是为了百姓，因此人民能够欢欣地拥护，所以没有不尽忠、不勤劳到极点以至于献出生命的。现在发动百姓是为了自己获得厚利，人民在外没有得到好处，在内憎恨他的贪婪，上下已经离心了。却又生下男孩（可立为君），莫非是天道报应吗？上天加强他的毒害，人民疾恨他的所作所为，祸乱将要发生了啊！我听说国君爱好好的，憎恶恶的，欢欣值得欢欣的，安心于可以安心的，因此能有正常的秩序。伐木不从根上砍断，树必再生；塞水不从源头塞起，水还会再流；消灭祸乱不从根基上消灭，必定会再乱。现在国君灭亡了她的父亲，却蓄养着他的女儿，这是祸乱的根基。蓄养他的女儿，又放纵她的欲望，女儿想报父亲的耻辱，使欲望得以实现。色相虽好，心肠却很坏，不能说是美。爱好她的美色，一定允许她的请求。她得到献公的宠幸，增益她的欲望，放纵她的坏心，一定会败坏国家，加深祸乱。祸乱一定来自女戎，（夏、商、周）三代都如此。”

后来骊姬果然作乱，杀死太子，驱逐两位公子<sup>④</sup>。君子说<sup>⑤</sup>：“（史苏）知道祸乱的本源了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骊子：骊戎的君主。“子”是爵位。

②骊姬嫁献公，妹妹从嫁，所生儿子即是献公的儿子。对骊姬而言，称她这个妹妹为“娣”（音弟）。

③申生：献公太子。曲沃为晋宗庙所在，称为宗邑。重耳：申生异母弟，就是后来的晋文公。蒲城：在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。夷吾：申生的异母弟，后为晋君，称为惠公。屈：在今山西吉县北。绛：晋国都，在今山西翼城东。

④两位公子：指重耳、夷吾。

⑤君子说：记历史的人在叙述史实完毕之后进行评论，用“君子说”开头，假托为君子之言。君子，有道德有地位的人物。

## 【原文】

骊姬生奚齐，其娣生卓子。公将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。里克、丕郑、荀息想见，里克曰：“夫史苏之言将及矣！其若之何？”荀息曰：“吾闻事君者，竭力以役事，不闻违命。君立臣从，



何贰之有？”丕郑曰：“吾闻事君者，从其义，不阿其惑。惑则误民，民误失德，是弃民也。民之有君，以治义也。义以生利，利以丰民，若之何其民之与处而弃之也？必立太子。”里克曰：“我不佞，虽不识义，亦不阿惑，吾其静也。”三大夫乃别。

蒸于武公，公称疾不与，使奚齐莅事。猛足乃言于太子曰：“伯氏不出，奚齐在庙，子盍图乎？”太子曰：“吾闻之羊舌大夫曰：‘事君以敬，事父以孝。’受命不迁为敬，敬顺所安为孝。弃命不敬，作令不孝，又何图焉？且夫间父之爱而嘉其赐，有不忠焉；废人以自成，有不贞焉。孝、敬、忠、贞，君父之所安也。弃安而图，远于孝矣，吾其止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4. 骊姬生奚齐，她妹妹生卓子。献公将要废太子申生，立奚齐（为太子）。里克、丕郑、荀息相见①。里克说：“史苏预言的事将要来了，怎么办呢？”荀息说：“我听说侍奉君主的应当竭力做事，没有听说过（可以）违背君命。君立太子，为臣的顺从，还有什么二心呢？”丕郑说：“我听说侍奉君主的，顺从他的正确行为，不附和他的惑乱行为。惑乱就贻误人民，贻误人民就丢失德行，这是抛弃人民。人民有君主，是依仗他从事正义的行为。正义产生财利，财利使民丰足。怎么可以和民相处却又抛弃他们？一定要立太子。”里克说：“我不才，虽然不知道正义，也不附和惑乱，我将保持安静。”大夫们于是离别。

冬祭武公，献公说有病不参加，叫奚齐到场主持。猛足就对太子说②：“长子不出，奚齐在宗庙（主持祭祀），您为什么不谋划呢！”太子说：“我听羊舌大夫说③：‘用恭敬侍奉君主，用孝顺侍奉父亲。’接受君命不动摇是恭，恭敬地顺从父亲所安乐的是孝顺。背弃君命是不敬，（自作主张）发号施令是不孝，又谋划什么呢？况且离间父亲对所爱的儿子的爱，从中受益，这里面有不忠在；废弃别人，成全自己，这里面有不正在。孝、敬、忠、正，是使君父心安的事。舍弃使君父心安的事去谋划（自安），离孝道就遥远了。我是不会谋划什么的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丕郑、荀息：晋大夫。

②猛足：太子臣。

③羊舌大夫：晋臣，羊舌职的父亲。

### 【原文】

献公田，见翟祖之氛，归寝不寐。郤叔虎朝，公语之。对曰：“床第之不安邪？抑骊姬之不存侧邪？”公辞焉。

出遇士蒍，曰：“今夕君寝不寐，必为翟祖也。夫翟祖之君，好专利而不忌，其臣竞谄以求媚，其进者壅塞，其退者拒违。其上贪以忍，其下偷以幸，有纵君而无谏臣，有冒上而无忠下。君臣上下各履其私，以纵其回，民各有心而无所据依。以是处国，不亦难乎！君若伐之，可克也。吾不言，子必言之。”士蒍为告，公悦，乃伐翟祖。

郤叔虎将乘城，其徒曰：“弃政而役，非其任也。”郤叔虎曰：“既无老谋，而又无壮事，何以事君？”被羽先升，遂克之。

### 【译文】

5. 晋献公田猎，看见翟祖的不祥之气①，回来睡觉睡不着。郤叔虎朝见献公②，献公告诉

他睡不着。回答说：“是床不安稳呢，还是骊姬不在旁边？”献公要他退出。

（郤叔虎）出来遇见士蒍，说：“今晚君睡觉睡不着，一定是为了翟桓，翟桓的君主，爱好专有财利而无忌惮，他的臣子竞相说阿谀话讨好，进到朝堂上的人堵塞言路，退下去的人抗拒君主，上面贪婪狠暴，下面苟且侥幸。有放纵的君，而没有谏诤的臣。有贪婪的居上位者，而没有忠心的居下位者。君臣上下各各满足他们的私利，放纵地干邪恶的事情。人民各有各的打算，无所倚仗。象这样治理国政不是困难吗？君如果征伐它，可以战胜。我没有说，你一定说。”士蒍把这些话告诉献公，献公高兴了，于是攻伐翟桓。

郤叔虎将要登城，他手下的人说：“抛弃政事来打仗，不是你的任务。”郤叔虎说：“既没有稳当的谋算，又没有壮盛的行为，用什么侍奉君主？”背负羽毛<sup>③</sup>，首先登城。于是把翟桓打败了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翟桓（音扎）：国名。

②郤叔虎：晋大夫郤豹。

③背负羽毛：大概是拼死战斗的一种装束，详情史籍未载。

### 【原文】

公之优曰施，通于骊姬。骊姬问焉，曰：“吾欲作大事，而难三公子之徒，如何？”对曰：“早处之，使知其极。夫人知极，鲜有慢心；虽其慢，乃易残也。”骊姬曰：“吾欲为难，安始而可？”优施曰：“必于申生。其为人也，小心精洁，而大志重，又不忍人。精洁易辱，重债可疾，不忍人，必自忍也。辱之近行。”骊姬曰：“重，无乃难迁乎？”优施曰：“知辱可辱，可辱迁重；若不知辱，亦必不知固秉常矣。今子内固而外宠，且善否莫不信。若外殫善而内辱之，无不迁矣。且吾闻之：甚精必愚。精为易辱，愚不知避难。虽欲无迁，其得之乎？”是故先施谗于申生。

骊姬赂二五，使言于公曰：“夫曲沃，君之宗也；蒲与二屈，君之疆也，不可以无主。宗邑无主，则民不威；疆场无主，则启戎心。戎之生心，民慢其政，国之患也。若使太子主曲沃，而二公子主蒲与屈，乃可以威民而惧戎，且旌君伐。”使俱曰：“狄之广莫，于晋为都。晋之启土，不亦宜乎？”公说，乃城曲沃，太子处焉；又城蒲，公子重耳处焉；又城二屈，公子夷吾处焉。骊姬既远太子，乃生之言，太子由是得罪。

### 【译文】

6. 献公的俳优叫做施<sup>①</sup>，与骊姬私通。骊姬问施说：“我想做大事，但难于对付这三个公子和他们的人，（该）怎么办<sup>②</sup>？”回答说：“早点安排他们，使他们知道他们位置的顶点是什么。人们知道了位置的顶点，就少有怠慢违抗之心。即使怠慢违抗，也容易摧毁。”骊姬说：“我想做件难事<sup>③</sup>，从哪里开始才行？”优施说：“一定从申生开始。他的为人，小心谨慎，精纯高洁，志气重大，又不忍心施恶于人。精纯高洁，容易侮辱；志气重大，可以迅速颠仆；不忍心施恶于人，就一定能忍心虐待自己。加以不义之名侮辱他，这比较可行。”骊姬说：“志气重大，恐怕难以改易吧？”优施说：“知耻的人（如果要害他），可加以不义之名侮辱他。加以不义之名侮辱他，他就改易重大的志气了。如果不知耻辱，也就不知坚持执行常道了。现在您内得君心，外被宠爱，而且是善是不善，君都会相信。如果（对申生）外表上尽是善意，暗地加以不义

之名侮辱他，他的志气没有不改易的。而且我听说：‘极其精纯，一定愚痴。精纯容易侮辱，愚痴不知躲避灾难，即使想不改易，做得到吗？’所以首先把谗言加到申生身上。

骊姬向二五行贿赂④，叫他们两个对献公说：“曲沃是君的宗邑，蒲与二屈⑤，是君的疆域，不可以没有为主的人。宗邑无主，人民就无所畏惧。边疆无主，就会使戎产生侵盗之心。戎起心侵盗，人民怠慢政令，这是国家的忧患。如果使太子主持曲沃，二公子主持蒲和屈，就可以在人民面前树威，使戎恐惧，同时表明君的功德。”使他们二人同时都说：“狄的广大的领土，对于晋国来说是行政区域之所在，晋国开辟疆土，不是应当的吗？”献公喜悦，于是在曲沃筑城，（命）太子在这里居住；又在蒲筑城，（命）公子重耳在这里居住；又在二屈筑城，（命）公子夷吾在这里居住。骊姬既已使太子远离，就造作关于他的谗言，太子从此得罪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俳优：以奏乐、跳舞、演滑稽小品为业的艺人。施：下文叫优施。优是职业，施是名字。

②做大事：指谋求立她的儿子奚齐为太子，将来做晋的国君。

③难事：指陷害太子、重耳、夷吾。

④二五：献公宠信的两个大夫，一个叫梁五，一个叫东关五。

⑤二屈：屈有南屈、北屈，所以叫二屈。

### 【原文】

十六年，公作二军，公将上军，太子申生将下军以伐霍。

师未出，士蒍言于诸大夫曰：“夫太子，君子貳也。恭以俟嗣，何官之有？今君分之土而官之，是左之也。吾将谏以观之。”乃言于公曰：“夫太子，君之貳也，而帅下军，无乃不可乎？”公曰：“下军，上军之貳也。寡人在上，申生在下，不亦可乎？”士蒍对曰：“下不可以貳上。”公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貳若体焉，上下左右，以相心目，用而不倦，身之利也。上貳代举，下貳代履，周旋变动，以役心目，故能治事，以制百物。若下摄上，与上摄下，周旋不动，以违心目，其反为物用也，何事能治？故古之为军也，军有左右，阙从补之，成而不知，是以寡败。若以下貳上，阙而不变，败弗能补也。变非声章，弗能移也。声章过数则有衅，有衅则敌入，敌入而凶，救则不暇，谁能退敌？敌之如志，国之忧也。可以陵小，难以征国。君其图之！”公曰：“寡人有子而制焉，非子之忧也。”对曰：“太子，国之栋也。栋成乃制之，不亦危乎？”公曰：“轻其所任，虽危何害？”

士蒍出语人曰：“太子不得立矣，改其制而不患其难，轻其任而不忧其危，君有异心，又焉得立？行之克也，将以害之；若其不克，其因以罪之。虽克与否，无以避罪。与其勤而不入，不如逃之。君得其欲，太子远死，且有令名，为吴太伯，不亦可乎？”太子闻之，曰：“子舆之为我谋，忠矣。然吾闻之：为人子者，患不从，不患无名；为人臣者，患不勤，不患无禄。今我不才而得勤与从，又何求焉？焉能及吴太伯乎？”太子遂行。克霍而反，谗言弥兴。

### 【译文】

7. 十六年，晋献公建立两军①。献公率领上军，太子申生率领下军伐霍②。

军队没有出动（的时候），士蒍对大夫们说：“太子，是国君的副。恭谨地等待接位，担任什么官职？现在，君分给他土地，叫他担任官职，是把他当外人看待，我将进行谏阻，看是一回事。”就对献公说：“太子是国君的副，却率领下军，莫非是不行吧！”献公说：“下军是上军

的副。我在上，申生在下，不是可以吗③？”士芻说：“下不可以做上的副。”献公说：“什么缘故？”回答说：“副，好象四肢一般，手足有上下左右，用来辅助眼和心，使用不倦，这是身体的利益。上体左右手更相举动，下体左右足更相

步行，支配移动，为心和眼服务，所以能办事，驾驭各种外物。如果下体的脚牵制上体的手，或者上体的手牵制下体的脚，支配不动，与心和眼乖违，就将反为外物所制，能办成什么事？所以古代建军，有左军右军，有缺失时，左右军从而互相补救，相辅相成，敌人就不知有何缺失，所以很少失败。如果用下军为上军之副，有缺失却不能应变，将会失败，不能补救。要变，如果没有金鼓和旌旗，是变不了的。金鼓和旌旗变更频繁，就出现了空子，有空子敌人就会钻进来，敌人进来就凶险了，挽救失败都来不及，谁还能打退敌人？敌人如愿，是国家的忧患。可以侵陵小国，难以征讨大国。君请谋算这事！”献公说：“我有儿子，我安置他，不是你所操心的事。”回答说：“太子是国家的栋梁。栋梁已成却另作安置，岂不危险吗？”献公说：“减轻他承担的任务，即使危险又有什么害处？”

士芻出来对人说：“太子不得立了，改更制度却不忧虑由此而造成的灾难，减轻他的任务却不忧虑这样形成的危险。君主另有心思，又如何能够得立？伐霍之行如果能够成功，将因此加害于他；如果不成功，将就此加罪。不管成功与不成功，都没办法回避加罪。与其辛劳而不合君意，不如从晋国出走。君的欲望得以实现，太子远离到死，将有美好的名声，做吴太伯，不是也可以吗④？”太子听说了，说：“子舆为我谋算⑤，可算得忠心了。但我听说：做人家儿子的，怕的是不顺从父意，不怕没有好名声。为人臣的，怕的是不辛劳用事，不怕没有俸禄。现在我不才，却能得到辛劳与顺从，还求什么？怎能赶得上吴太伯呢？”太子于是出征，战胜霍国回来，谗言造得更多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经周王同意，晋国原来只有一军。公元前 661 年，献公扩建一年，就有两军。每军大约一万点左右。

②霍：姬姓国，故城在今山西霍县西南。

③副：副手，辅佐者。

④太伯是周文王的伯父，本当继承君位，他看到父亲想传位给弟弟王季，于是出走，逃到吴地。后周武王追封为吴伯，所以称吴太伯。

⑤子舆：士芻。

## 【原文】

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谓公曰：“吾闻申生甚好仁而强，甚宽惠而慈于民，皆有所行之。今谓君惑于我，必乱国，无乃以国故而行强于君。君未终命而不殁，君其若之何？盍杀我，无以一妾乱百姓！”

公曰：“夫岂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？”骊姬曰：“妾亦惧矣。吾闻之外人言曰：为仁与为国不同。为仁者，爱亲之谓仁；为国者，利国之谓仁。故长民者无亲，众以为亲。苟利众而百姓和，岂能惮君？以众故不敢爱亲，众况厚之，彼将恶始而美终，以晚盖者也。凡民利是生，杀君而厚利众，众孰沮之？杀亲无恶于人，人孰去之？苟交利而得宠，志行而众悦，欲其甚矣，孰不惑焉？虽欲爱君，惑不释也。今夫以君为纣，若纣有良子，而先丧纣，无章其恶而厚其败。钧之以死，无必假手于武王，而其世不废，祀至于今，吾岂知纣之善否哉？君欲勿恤，其可乎？若大难至而恤之，其何及矣！”

君惧曰：“若何而可？”骊姬曰：“君盍老而授之政！彼得政而行其欲，得其所索，乃其释君。且君其图之，自桓叔以来，孰能爱亲？唯无亲，故能兼翼。”公曰：“不可与政。我以武与威，是以前临诸侯。未歿而亡政，不可谓武；有子而弗胜，不可谓威。我授之政，诸侯必绝；能绝于我，必能害我。失政而害国，不可忍也。尔勿忧，吾将图之。”

骊姬曰：“以皋落狄之朝夕苛我边鄙，使无日以牧田野，君之仓廩固不实，又恐削封疆。君盍使之伐狄，以观其果于众也，与众之信辑睦焉。若不胜狄，虽济其罪，可也；若胜狄，则善用众矣，求必益广，乃可厚图也。且夫胜狄，诸侯惊惧，吾边鄙不傲，仓廩盈，四邻服，封疆信，君得其赖，又知可否，其利多矣。君其图之！”公说。

是故使申生伐东山，衣之偏褻之衣，佩之以金玦。仆人赞闻之，曰：“太子殆哉！君赐之奇，奇生怪，怪生无常，无常生不立。使之出征，先以观之，故告之以离心，而示之以坚忍之权，则必恶其心而害其身矣。恶其心，必内险之；害其身，必外危之。危自中起，难哉！且是衣也，狂夫阻之衣也。其言曰：‘尽敌而反。’虽尽敌，其若内谗何！”

申生胜狄而反，谗言作于中。君子曰：“知微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8. 优施教骊姬夜半抽泣着对献公说：“我听说申生很爱好仁义而坚强，很宽厚仁慈而爱民，实行这些都有办法。现在说君迷惑于我，一定会使国家出乱子，恐怕会因为（免于败坏）国家的缘故对君实行强力。君还没有执行完天命就不得善终，君将怎么办啊？何不杀掉我，不要因为一个贱妾而使百姓遭乱！”

献公说：“岂有对人民仁慈而对父亲不仁慈的？”骊姬说：“贱妾也恐惧了。我听外人的话说：修养仁德与治理国家不同。修养仁德的人，爱父母叫做仁。治理国家的人，对国家有利叫做仁。所以做人民官长的没有私亲，以民众为亲。如果对民众有利，百姓亲和，岂能害怕君主？因为民众的缘故而不敢爱父亲，（这样的人）民众会更加认为他仁厚，他将从邪恶开始，以美好告终，用后来的美政掩盖前面的恶行。凡为民生利的，杀死国君而对民众有重利，众人中哪一个会来击败他？杀死父亲对人民没有害处，哪一个人会来除掉他？如果（各方面）都得到利益，（有关人员）受到宠信，志愿得以实行，民众又喜悦，希望太子（上台）会很强烈，谁不受到诱惑？即使想爱君，诱惑是解除不了的。现在假设把君当作商纣王来看待，如果纣有个好儿子，先杀死纣，不使他的恶宣扬出去，就不会失败那样惨重。都是死，不必借武王的手来杀，他的帝王世系不会绝，到现在还在享受（王的）祭祀，我们怎能知道纣的善恶？君想不忧虑，难道行吗？如果等到大难来了才忧虑，怎么来得及呢？”

献公害怕了，说：“怎么样才可以？”骊姬说：“君何不告老，把国政大权授给申生？他得到了政权，实行他的欲望，得到了他所求的，这样他就会放了你（不加杀害）。君请谋划这事！从桓叔以来，哪个爱亲人了①？因为不爱亲人，才能兼并翼②。”献公说：“不可以把政权给他。我使用武力和威势，因而能面对诸侯（成为强者）。没有死就丢失政权，不可说是武；有儿子却不能对付他，不可说是威。我把政权交给他，诸侯国一定和我断绝关系。能和我断绝关系，就一定能害我。失去政权，又加害于我，是不能容忍的。你不要忧虑，我将谋划这事。”

骊姬说：“由于皋落狄早晚侵扰我国边界③，以致没有一天安静日子在田野放牧，君的粮仓里本不充实，还恐怕疆域被侵占。君何不使申生伐狄，看看他（是否）果真善于使用人众，和他的人众（是否）真的和睦（团结）。如果不能战胜狄，即使加他的罪，也是可以的。如果战胜



狄，那就（证明申生）是善于用众了。要求一定会更多，就可以加紧谋算他了。而且战胜了狄，诸侯国惊恐，我边境不再警戒，粮仓满盈，四邻服从，边疆守信，君从中得了利，又弄明白了可不可以（下手的情况），那利益多着啦。君请谋划这事！”献公喜悦。

因此使申生征伐东山，让他穿左右异色的衣服，叫他佩上金玦④。太子仆人赞听说这事，说：“太子危险了！君赐给他的东西奇特，奇特生出怪异，怪异生出无常，无常就不能保住太子的位置了。叫他出征，先看他使用人众的情况。所以告诉他已经离心，让他看到坚忍的权势。（可知）一定是憎恶他的心，加害于他的身了。憎恶他的心，一定在内使他陷于险境；加害于他的身，一定在外使他处于危亡的边缘。危险从内部产生，困难啊！而且，那衣是狂夫穿的衣⑤。那（对狂夫的）话说：‘赶尽敌人才回来’，纵算赶尽了敌人，如何能对付内部的谗言呢？”

申生战胜敌人回国，谗言从内部制造出来。君子说：“赞从细小的事能推知大事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桓叔：献公曾祖。晋昭侯封叔父桓叔于曲沃。桓叔强大，昭侯微弱。晋臣清父杀昭侯，迎立桓叔，没有成功。桓叔生庄伯，庄伯攻打晋的国都翼，杀死昭侯的儿子孝侯。庄伯生武公，武公又攻翼，兼有其地，杀死哀侯（哀侯是孝侯弟弟的儿子）。武公生献公，献公消灭了桓叔、庄伯的（与献公同时的）其他后人。所以骊姬说：“从桓叔以来，哪个爱亲人了？”

②指武公伐翼，杀哀侯，兼有其地。

③皋落狄：也就是东山狄。大约皋落是部落名，东山是所居住的地名。

④左右异色的衣：中线鲜明，左右都向中线偏离，所以认为那是离心的表示。金属环有缺，叫金玦。金属坚硬，象征无情。玦、诀同音，象征诀别。下面说“让他看到坚忍的权势”，就是指“要他佩上金玦”说的。忍，残忍的忍，不是容忍的忍。

⑤狂夫：方相氏的属官，他的职责是驱除病疫和墓葬时驱鬼。

## 【原文】

十七年冬，公使太子伐东山。里克谏曰：“臣闻皋落氏将战，君其释申生也！”公曰：“行也！”里克对曰：“非也。君行，太子居，以监国也；君行，太子从，以抚军也。今君居，太子行，未有此也。”公曰：“非子之所知也。寡人闻之，立太子之道三：身钧以年，年同以爱，爱疑决之以卜、筮。子无谋吾父子之间，吾以此观之。”公不说。

里克退，见太子。太子曰：“君赐我以偏衣、金玦，何也？”里克曰：“孺子惧乎？衣躬之偏，而握金玦，令不偷矣。孺子何惧！夫为人子者，惧不孝，不惧不得，且吾闻之曰：‘敬贤于请。’孺子勉之乎！”君子曰：“善处父子之间矣。”

太子遂行，狐突御戎，先友为右，衣偏衣而佩金玦。出而告先友曰：“君与我此，何也？”先友曰：“中分而金玦之权，在此行也。孺子勉之乎！”狐突叹曰：“以靡衣纯，而玦之以金铍者，寒之甚矣，胡可恃也？虽勉之，狄可尽乎？”先友曰：“衣躬之偏，握兵之要，在此行也，勉之而已矣。偏躬无愆，兵要远灾，亲以无灾，又何患焉？”

至于稷桑，狄人出逆，申生欲战。狐突谏曰：“不可！突闻之：国君好艾，大夫殆；好内，适子殆，社稷危。若惠于父而远于死，惠于众而利社稷，其可以图之乎？况其危身于狄以起谗于内也？”申生曰：“不可。君之使我，非欢也，抑欲测吾心也。是故赐我奇服，而告我权，又有甘言焉。言之大甘，其中必苦。谮在中矣，君故生心。虽蝎谮，焉避之？不若战也。不战而反，我罪滋厚；我战死，犹有令名焉。”

果败狄于稷桑而反。谗言益起，狐突杜门不出。君子曰：“善深谋也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9. 十七年冬天，献公使太子伐东山①。里克谏阻说：“臣听说皋落氏将会迎战，君请卸去申生的重任！”献公说：“（要他）走吧！”里克回答说：“这不是有先例的事。君出征，太子在朝，是监察国政的。君出征，太子随从，是抚慰兵士的。现在君在朝，太子出征，（以前）没有这种情况。”献公说：“不是你所知道的。我听说：立太子之道有三：德行相同，立年长的为太子；年龄相同，立所爱的为太子；爱的程度相同，用卜筮来作决定。你不要在我父子之间谋划什么，我让他出征观察他（的能力）。”献公不高兴。

里克从朝廷退下，见到太子。太子说：“君赐我左右异色的衣服和金玦，怎么回事？”里克说：“青年人恐惧了吧？身穿异色衣，并且手握金玦，君命你不算薄了。青年人怕什么？做人家的儿子的，害怕不孝，不害怕不能得到父亲的欢心。况且我听说：‘恭敬比请求好。’青年人自勉吧！”君子说：“（里克）善于处理父子之间的关系了。”

太子于是出发，狐突驾车，先友为车右②。（太子）穿上左右异色的衣，佩带金玦。出来告诉先友说：“君把这些赐给我，什么缘故？”先友说：“（拥有）对半分开，象金玦一样坚强的权势，在这次出征中，青年人自勉吧！”狐突叹息说：“用杂色衣服给有纯德的太子穿，而用寒气凛凛的金属与他诀（玦）别，冷峻极了，怎么可以依靠？即使勉力而为，狄可以消灭尽吗？”先友说：“身上穿着偏离中线的衣，手中握着军事的机要之权，在这次出征中，勉力行事而已。偏离身的中线的衣服没有恶意，军事的机要权远离灾害。凭借父子之亲，无灾无害，又忧虑什么呢？”

到达稷桑③，狄人出来迎拒，申生想开战。狐突谏阻说：“不可。突听说：国君在外喜爱嬖臣，大夫危险；在内喜爱嬖妾，嫡子危险，国家危险。如果顺父意（立奚齐），远离死亡，施恩惠于兵众④，使国家得利，大概可以考虑吧！何况将受到被狄人杀死的危险，并从宫内兴起谗言呢？”申生说：“不可。君命令我（伐狄），不是喜爱我，而是想观察我的心思，所以赐我奇异的衣服和表示权势的金玦，又有美好的话。说话太好了，其中必有苦味，谗言已在其中，所以君产生了异心。即使是从内部发生的谗言，怎么能够回避？不如作战。不战回去，我的罪就更重。我作战而死，还有美好的名声。”

结果在稷桑打败了狄人，回国来，谗言更多地兴起。狐突闭门不出。君子说：“（狐突）善于深谋远虑了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十七年：献公十七年，当公元前660年。

②狐突：晋臣，狐偃的父亲，晋文公的外祖父。先友：晋大夫。车右：立于兵车之右，是主帅的保卫人员。

③稷桑：皋落狄属地。

④施惠于兵众：是说不打仗，士兵免于死伤。

# 卷八

## 晋语二

### 【原文】

反自稷桑，处五年，骊姬谓公曰：“吾闻申生之谋愈深。日，吾固告君曰得众，众不利，焉能胜狄？今矜狄之善，其志益广。狐突不顺，故不出。吾闻之，申生甚好信而强，又失言于众矣，虽欲有退，众将责焉。言不可食，众不可弭，是以深谋。君若不图，难将至矣！”公曰：“吾不忘也，抑未有以致罪焉。”

骊姬告优施曰：“君既许我杀太子而立奚齐矣，吾难里克，奈何！”优施曰：“吾来里克，一日而已。子为我具特羊之飧，吾以从之饮酒。我优也，言无邮。”骊姬许诺，乃具，使优施饮里克酒。中饮，优施起舞，谓里克妻曰：“主孟啖我，我教兹暇豫事君。”乃歌曰：“暇豫之吾吾，不如鸟乌。人皆集于苑，己独集于枯。”里克笑曰：“何谓苑？何谓枯？”优施曰：“其母为夫人，其子为君，可不谓苑乎？其里既死，其子又有谤，可不谓枯乎？枯且有伤。”

优施出，里克辟奠，不餐而寝。夜半，召优施，曰：“曩而言戏乎？抑有所闻之乎？”曰：“然。君既许骊姬杀太子而立奚齐，谋既成矣。”里克曰：“吾秉君以杀太子，吾不忍。通复故交，吾不敢。中立，其免乎？”优施曰：“免。”

旦而里克见丕郑，曰：“夫史苏之言将及矣！优施告我，君谋成矣，将立奚齐。”丕郑曰：“子谓何？”曰：“吾对以中立。”丕郑曰：“惜也！不如曰不信以疏之，亦固太子以携之，多为之故，以变其志。志少疏，乃可间也。今子曰中立，况固其谋也，彼有成矣，难以得间。”里克曰：“往言不可及也，且人中心唯无忌之，何可败也！子将何如？”丕郑曰：“我无心。是故事君者，君为我心，制不在我。”里克曰：“弑君以为廉，长廉以骄心，因骄以制人家，吾不敢。抑挠志以从君，为废人以自利也，利方以求成人，吾不能。将伏也！”明日，称疾不朝。三旬，难乃成。

骊姬以君命命申生曰：“今夕君梦齐姜，必速祠而归福。”申生许诺，乃祭于曲沃，归福于绛。公田，骊姬受福，乃真鸩于酒，真羹于肉。公至，召申生献，公祭之地，地坟。申生恐而出。骊姬与犬肉，犬毙；饮小臣酒，亦毙。公命杀杜原款。申生奔新城。

杜原款将死，使小臣圉告于申生，曰：“款也不才，寡智不敏，不能教导，以至于死。不能深知君之心度，弃宠求广土而窜伏焉；小心狷介，不敢行也。是以言至而无所讼之也，故陷于大难，乃逮于谗。然款也不敢爱死，唯与谗人钩是恶也。吾闻君子不去情，不反谗，谗行身死可也，犹有令名焉。死不迁情，强也；守情说父，孝也；杀身以成志，仁也；死不忘君，敬也。孺子勉之！死必遗爱，死民之思，不亦可乎？”申生许诺。

人谓申生曰：“非子之罪，何不去乎？”申生曰：“不可。去而罪释，必归于君，是怨君也。章父之恶，取笑诸侯，吾谁乡而入？内困于父母，外困于诸侯，是重困也。弃君去罪，是逃死也。

吾闻之：‘仁不怨君，智不重困，勇不逃死。’若罪不释，去而必重。去而罪重，不智。逃死而怨君，不仁。有罪不死，无勇。去而厚怨，恶不可重，死不可避，吾将伏以俟命。”

骊姬见申生而哭之，曰：“有父忍之，况国人乎？忍父而求好人，人孰好之？杀父以求利人，人孰利之？皆民之所恶也，难以长生！”骊姬退，申生乃雉经于新城之庙。将死，乃使猛足言于狐突曰：“申生有罪，不听伯氏，以至于死。申生不敢爱其死，虽然，吾君老矣，国家多难，伯氏不出，奈吾君何？伯氏苟出而图吾君，申生受赐以至于死，虽死何悔！”是以谥为共君。

骊姬既杀太子申生，又谮二公子曰：“重耳、夷吾与知共君之事。”公令阍楚刺重耳，重耳逃于狄；令贾华刺夷吾，夷吾逃于梁。尽逐群公子，乃立奚齐焉。始为令，国无公族焉。

## 【译文】

1. 从稷桑(之战)回国，过了五年，骊姬对献公说：“我听说申生(策划篡弑)的谋算越来越深。往日，我本就告诉过君，说(申生)已获得了人众。人众如果不便驾驭，怎能战胜狄人？现在矜夸伐狄这件好事，他的志向更为广大了。狐突以为太子不顺，所以不出门。我听说申生最讲信用，而且坚强，又在他的人众中失了言<sup>①</sup>，即使想有所退避，众人将责备他。不可以失言，不可能制止众人，所以谋算在加紧进行。君如果不作打算，灾难将要来到了。”献公说：“我没有忘记，但没有加罪的由头。”

骊姬告优施说：“君已答应我杀死太子立奚齐为太子了。我觉得里克难以对付，怎么办？”优施说：“我让里克站到这边来，天把功夫而已<sup>②</sup>。你为我准备一头羊的酒宴，我于宴席上跟他饮酒。我是个俳優，说话没有罪责。”骊姬允诺。于是备办酒宴，使优施请里克饮酒。饮酒中间，优施跳起舞来，对里克妻子说：“孟夫人请我饮食，我教此人闲暇安乐侍奉君主<sup>③</sup>。”就歌唱道：“闲暇安乐侍奉国君，却不敢亲近主上，还不如乌鸦。别人都栖息在苑囿里，自己独自栖息在枯木上。”里克笑着说：“什么叫苑囿？什么叫枯木？”优施说：“他母亲是君夫人，他的儿子是君主，可以不说是苑囿吗？他母亲已死，他的儿子又有人说坏话，可以不说是枯木吗？不但枯，而且还有伤病。”

优施从里克家出来，里克撤去所摆饮食，不吃饭就去睡。夜半，把优施找来，说：“前面你说的话是开玩笑吧？还是听到了什么呢？”优施说：“是的，君已答应骊姬杀死太子，立奚齐为太子，计谋已经定了。”里克说：“我秉承君的意志去杀太子，我不忍心。与太子通好，恢复已有的交情，我不敢。保持中立，将免于祸难吗？”优施说：“免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里克见丕郑说：“太史苏的预告将要成为现实了，优施告诉我，君的计谋已经定了，将立奚齐为太子。”丕郑说：“你说了什么？”里克说：“我回答说中立。”丕郑说：“可惜啊！不如说不相信，使骊姬不加紧执行自己的意图，也巩固太子的地位，离散骊姬的党羽，多为此设置障碍，改变他们的志愿，志愿稍稍放松，才可以拆散(他们那一伙人)。现在你说中立，更加固她的阴谋了。她有了决定，就难以拆散了。”里克说：“说过的话挽不回了，而且他心中想肆无忌惮地干，怎么可以败坏她的谋算？你将怎么办？”丕郑说：“我没有主见。侍奉君主的，以君的主见为主见，主动权不在我。”里克说：“以弑君为正直，矜夸正直，骄傲自满，用这种心情去控制别人的家事，我不敢。而使心意屈服，服从君的意志，废黜别人求自己得利；有利于君臣父子之道的实行，求得成全别人：(这些)我(都)不能。我将隐避。”第二天，说是有病不上朝。三十天后，祸乱就发生了。

骊姬假借君的命令命令申生说：“晚上君梦见齐姜<sup>④</sup>，一定快快祭祀，(回来)送祭肉(给

君)。”申生答应,就到曲沃祭祀,把祭肉送到绛⑤。献公田猎,骊姬接受祭肉,就把鴆毒放在酒中,把乌头放在肉中⑥。献公回来,叫申生来献(祭祀过齐姜的祭品),献公先用来祭地,地突起来。申生恐惧退出。骊姬把肉给狗吃,狗死了。把酒给小臣喝,也死了。献公命令杀死杜原款⑦。申生出走到新城⑧。

杜原款将被处死,使小臣圉向申生报告说:“我杜原款不才,少智谋,不聪敏,不能教导,以至于被处死。不能深知您的心意,舍弃太子的宠信,谋求到广大的他国领土上去,逃到那里去隐避。(而是)心眼狭小,洁身自好,不敢实行。所以谗言到来没有地方申辩。所以陷进了大灾难中,上了谗言的当。但我不敢爱惜生命舍不得死,只是与进谗的人都被称为邪恶(心里不安)。我听说君子不除去忠爱之情,不对谗言进行反击,谗言被听信,身死也可以,(因为)还有美好的名声。死不改变忠爱之情是强,始终忠爱使父亲喜悦是孝,杀身完成志愿是仁,死不忘记(君父地位的巩固)是敬。青年人勉力吧!死了必定让活着的人敬爱,死于人民所思慕,不也行吗?”申生允诺。

有人对申生说:“不是你的罪,为什么不出走?”申生说:“不可以。出走罪就解脱了,一定把不是归到君的身上了,这就是怨君。把父亲的恶行宣扬出去,让诸侯取笑,我到哪一国去?国内为父母所困窘,国外为诸侯所困窘,这是双重的困窘。抛弃君主,逃避罪责,就是怕死。我听说:‘仁不怨君,智不双重困窘,勇敢不怕死脱逃。’如果罪不得解脱,出走就加重了罪过。出走反而罪更重大,不智。怕死脱逃,怨恨君主,不仁。有罪不死,是没有勇气。出走加深怨恨,罪恶不可加重,死亡不可回避,我将俯首待命。”

骊姬(到曲沃)见申生,哭他说:“有父亲却忍心对待他,何况国内人民呢?忍心对待父亲,求得与人和好,人民谁愿与他和好?杀父亲求得对人有利益,人民谁愿接受这种利?(这些)都是人民所痛恶的,难以长时间生存。”骊姬退出,申生就在新城宗庙里自缢而死。将死,叫猛足对狐突说⑨:“申生有罪,没有听伯氏的话⑩,以至于死。申生不敢舍不得死。虽然如此,我们的君已经老了,国家多有灾难,伯氏不出来(辅政),对我们的君怎么办呢?伯氏如果出来为我们的君主图谋,我即使死了,有什么悔恨?”所以谥为共君⑪。

骊姬已杀死太子申生,又进二公子的谗言说:“重耳、夷吾都知道共君谋逆的事。”献公命令阍楚刺杀重耳,重耳逃到狄;命令贾华刺杀夷吾,夷吾逃到梁⑫。所有的公子全都驱逐出去,于是立奚齐为太子。开始发布晋国公子不得居住在国内的命令,国内从此没有了国君的族人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失言:指答应夺取君权的话。

②说只要花天把的功夫,是说容易。

③孟夫人:里克的夫人。此人:指里克。

④齐姜:申生死去的母亲。

⑤绛:晋的国都,在今山西翼城东。这里指献公宫里。

⑥鴆(音振)毒:把鴆鸟羽毛浸在酒中,这种酒能毒死人。鴆毒指这种酒,泛指毒药。乌头:原文作“董”,草本植物,煎熬的汁液,能毒死禽兽。

⑦杜原款:太子的傅。

⑧新城:就是曲沃,新为太子筑城,叫新城。

⑨猛足:太子臣。



⑩伯氏：指狐突。没有听狐突的话，指稷桑之战前，狐突劝谏申生不战出走。

⑪谥（音氏）：死后根据其行事加称号。共：同恭。

⑫阍楚：阍，阍人。后世称为太监。楚是这个阍人的名字。古书又称他为寺人披，又叫勃提。狄：北狄，隗（音委）姓。贾华：晋大夫。梁：嬴姓国。

## 【原文】

二十二年，公子重耳出亡，及柏谷，卜适齐、楚。狐偃曰：“无卜焉。夫齐、楚道远而望大，不可以困往。道远难通，望大难走，困往多悔。困且多悔，不可以走望。若以偃之虑，其狄乎！夫狄近晋而不通，愚陋而多怨，走之易达。不通可以窜恶，多怨可与共忧。今若休忧于狄，以观晋国，且以监诸侯之为，其无不成。”乃遂之狄。

处一年，公子夷吾亦出奔，曰：“盍从吾兄窜于狄乎？”冀芮曰：“不可。后出同走，不免于罪。且夫偕出偕入难，聚居异情恶，不若走梁。梁近于秦，秦亲吾君。吾君老矣，子往，骊姬惧，必援于秦。以吾存也，且必告悔，是吾免也。”乃遂之梁。居二年，骊姬使奄楚以环释言。四年，复为君。

## 【译文】

2. 献公二十二年，公子重耳出国逃亡，到达柏谷，占卜到齐国去还是到楚国去①。狐偃说：“不要卜了。齐、楚路程远，（两国的）期望值高②，不可以处于困境时前往。路程远，难以到达；期望值高，难以从那里离开（回国）；处于困境前往，多有灾祸。（既然）处于困境，灾祸又多，（就）不可逃去那里，寄希望于他们。如果按照我的想法，（去处）恐怕是狄吧！狄接近于晋，但不通聘问，愚陋，对晋君多有怨恨。逃到那里去容易到达。不通聘问，可以隐罪。多有怨恨，可以与它共担忧患。现在如果在狄国免去了（晋加祸的）忧虑，观察晋的动静，并且看诸侯帮助谁，没有不成功的。”于是就到狄去。

过了一年，公子夷吾也出国奔逃，说：“何不跟着我哥哥逃到狄去呢？”冀芮说③：“不可。后出国，却逃走到同一国去，不免人说有同谋罪。况且同到一国去，又同回国为君难。住在一起，情欲不同，这也不好。不如逃到梁去。梁与秦邻近，秦与我们的国君是亲戚④。我们国君已老，您去到那里，骊姬恐惧，（怕）必定会接受到秦的外援。因为我们在，而且一定会来说后悔的话。这样，我们就免罪了。”就去梁。过了两年，骊姬叫阍楚送环给夷吾⑤，作自我解释。过了四年，返回晋国做国君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献公二十二年，当公元前658年。柏谷：晋地。

②指要求人有很丰厚的报答，如土地、贡品等。

③冀芮：晋大夫。

④晋献公女是秦穆公夫人。

⑤环与还同音，送环表示和好之意。

## 【原文】

虢公梦在庙，有神人面白毛，虎爪，执钺立于西阿，公惧而走。神曰：“无走！帝命曰：‘使晋袭于尔门。’”公拜稽首。觉，召史闾占之，对曰：“如君之言，则蓐收也。天之刑神也。天事

官成。”公使囚之，且使国人贺梦。

舟之侨告诸其族曰：“众谓虢不久，吾乃今知之。君不度而贺大国之袭，于己也何瘳？吾闻之曰‘大国道，小国袭焉曰服；小国傲，大国袭焉曰诛。’民疾君之侈也，是以遂于逆命。今嘉其梦，侈必展，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。民疾其恣，天又诳之；大国来诛，出令而逆；宗国既卑，诸侯远己。内外无亲，其谁云救之？吾不忍俟也！”将行，以其族适晋。六年，虢乃亡。

### 【译文】

3. 虢公梦见在宗庙里有神面生白毛①，长着虎的爪子，拿着大斧，站在西边的重檐那里。虢公恐惧逃走。神说：“不要走。上帝命令说：‘使晋进你的门。’”虢公跪拜稽首。醒来，叫史鼫来占卜②。回答说：“象君所说的，那是蓐收③，天上主管刑杀的神。天降祸福的事由主管人员去办成。”虢公使人囚禁他，并且使国内的人庆贺他的梦。

舟之侨把这件事告诉同族人说④：“大家说虢不久要灭亡，我现在才知道。君不揣度神意，反而庆贺大国的进入，对于自己的灾祸又有什么减轻呢？我听说：‘大国有道，小国进入叫做服从；小国骄傲，大国进入叫做诛罚。’人民疾恨君的过度行为，所以变得抗拒君命。现在认为自己的梦好，过度的行为会更加发展，这就是天夺去他的借鉴，加重他的病害。人民疾恨他的作为，天又使他惑乱；大国来诛伐了，发布政令反而倒行逆施；公族已经卑弱，诸侯疏远自己。国内国外都没有亲人，谁来救助他呢？我不忍心在这里等待（祸患到来）。”将要出走，率领他的族人去晋国。后六年，虢国就灭亡了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虢公：这里指虢公丑。

②史鼫（音银）：虢国太史。

③蓐（音褥）收：西方神名，主刑杀。

④舟之侨：虢国大夫。

### 【原文】

伐虢之役，师出于虞。宫之奇谏而不听，出，谓其子曰：“虞将亡矣！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。除闇以应外谓之忠，定身以行事谓之信。今君施其所恶于人，闇不除矣；以贿灭亲，身不定矣。夫国非忠不立，非信不固。既不忠信，而留外寇，寇知其衅而归图焉。已自拔其本矣，何以能久？吾不去，惧及焉！”以其孥适西山。

三月，虞乃亡。

### 【译文】

4. 伐虢的战役，军队（借道）从虞国开出①。宫之奇劝谏虞公（不要借道给晋）没有被接受②。出来对自己的儿子说：“虞将要灭亡了。只有忠信的人能让外国侵略军驻扎而不受害。除去愚昧之心与外国交涉，叫做忠；把安定自身作为行事的原则，叫做信。现在君把自己所憎恶的加到别人身上③，（可见）愚昧没有除去了；因为贪图（晋的）财贿的缘故灭亡亲近的虢国，（可知）自身不得安定了。国家没有忠，不能立国；没有信不能巩固。既不忠不信，又驻留外国侵略军，侵略军了解到国内的弱点，回去就会谋算虞国。已经自己拔掉了根本，怎么能够长

久？我不离开，恐怕灾祸牵连到我身上。”（宫之奇就）带领他的老婆孩子到国的西部山区去。三个月后，虞就灭亡了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公元前 655 年，晋伐虢、向虞国借道，作为代价，献给虞国名马、宝玉。

②宫之奇：虞国大夫。

③被灭亡是痛苦的，现在借道给晋，灭掉虢国，所以说是“把自己所憎恶的加到别人身上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献公问于卜偃曰：“攻虢何月也？”对曰：“童谣有之曰：‘丙之晨，龙尾伏辰，均服振振，取虢之旂。鹑之贄贄，天策焞焞，火中成军，虢公其奔。’火中而旦，其九月十月之交乎？”

### 【译文】

5. 献公问卜偃说：“攻打虢国哪一个月（好）？”回答说：“童谣有这样的话：‘丙子的早晨，尾星隐伏在日月交会的地方①，同着戎装，威武雄壮，虢的龙旗夺到手上。鹑火象鸟冠一样②，天策星暗然无光③。鹑火出现在南方中央，军事行动获得成功，虢公将要逃亡。’鹑火早晨出现在南方中央，大概在九月十月之间吧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尾星：尾宿，东方苍龙七宿，它居于尾的部位，在大火与析木两个星次之间。日月交会的地方：指旧历十二个月月朔太阳所在的位置。这里指夏历十月朔。

②鹑火：本是星次名，这里指在鹑火次的柳宿。南方朱雀七宿，柳宿居于从鸟眼到鸟冠的部位，主要在鸟冠的部位，所以说象鸟冠一样。

③天策星：在尾宿之上的传说星。

### 【原文】

葵丘之会，献公将如会，遇宰周公，曰：“君可无会也。夫齐侯好示，务施与力而不务德，故轻致诸侯而重遣之，使至者劝而叛者慕。怀之以典言，薄其要结而厚德之，以示之信。三属诸侯，存亡国三，以示之施。是以北伐山戎，南伐楚，西为此会也。譬之如室，既镇其甍矣，又何加焉？吾闻之，惠难遍也，施难报也。不遍不报，卒于怨仇。夫齐侯将施惠出责，是之不果奉，而暇晋是皇？虽后之会，将在东矣。君无惧矣，其有勤也！”公乃还。

### 【译文】

6. 诸侯在葵丘盟会，献公将到会，遇着宰周公①。宰周公说：“君可以不去与会。齐侯喜欢做给人看。致力于施惠和武力，而不致力于德行。所以招集诸侯轻装而来，打发他们回去满载而归。使来的人受到鼓励，背叛的人心里思慕。用合于礼法的话使他们安心，结盟聚会用薄礼，使他感到齐的厚恩，用这些来让他们相信齐的诚信。三次集会诸侯，保存灭亡的国家三个②，用这来表示齐所施予的恩惠。所以往北征伐山戎，向南征伐楚国③，西边在葵丘这里盟会。譬如房屋，现已压上屋栋了，还有什么再加上去呢？我听说，（小）惠难以普遍给予，施给恩德难以回报，不能普遍，不能回报，终于会以怨仇结束。齐侯把施惠看作如同放债，这类

事他还怕做不到，没有闲空来忙晋国的事情。即使以后还有聚会，将在东方举行了。君不要恐惧了。（与会的话，）将有辛劳啦！”献公于是回国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葵丘的盟会，在公元前 651 年。那年齐国在葵丘召集了两次诸侯的会，一次在夏天，一次在秋天。这是秋天的一次。夏天的会宰周公（就是宰孔，周王室的太宰）参加了。葵丘在今河南兰考县东。

②鲁国的内乱，齐立僖公为君，鲁得以安定。事在公元前 660 年。狄攻邢，齐帅诸侯迁邢于夷仪，保存了邢国。迁邢在公元前 659 年。狄人攻卫，卫君逃至曹，齐桓公招集诸侯筑楚丘城，作为卫的新都。筑楚丘城在公元前 658 年。保存国家三个，指鲁、邢、卫而言。

③伐山戎在公元前 662 年，伐楚在公元前 656 年。

### 【原文】

宰孔谓其御曰：“晋侯将死矣！景霍以为城，而汾、河、涑、浍以为渠，戎、狄之民实环之。汪是土也，苟违其违，谁能惧之！今晋侯不量齐德之丰否，不度诸侯之势，释其闭修，而轻于行道，失其心矣。君子失心，鲜不夭昏。”

是岁也，献公卒。八年，为淮之会。桓公在殡，宋人伐之。

### 【译文】

7. 宰孔对他的驾车人说：“晋侯将要死了。（晋）以景霍山为（天然的）城墙，以汾川、黄河、涑水、浍水为（天然的）城池①，戎、狄族的人环绕它。有广大的领土，如果离开那些邪僻行为，谁能使它恐惧？现在晋侯不估量齐国德行是否丰厚，不测度诸侯的形势，舍弃他守国土的政策，轻率地出征，失去了他的初衷了。君子失去了初衷，很少不夭折昏惑的。”

这一年，献公死。后八年，（齐桓公）召集诸侯在淮集会②。（次年）齐桓公死，在未下葬的时候，宋人伐齐③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景霍山：就是霍山，在今山西霍县东南。汾川：晋国著名大河，源出今山西宁武县西南，流经静乐县、太原市等县市，在河津县西南入于黄河。涑水、浍水，都是晋国的河流。

②后八年，指葵丘之会，也就是晋献公死后的第八个年头，即公元前 644 年。淮在今安徽盱眙县境。淮之会有齐、宋、陈、卫、郑等国参加。谋划救郕，并谋划经营东方各国。

③齐桓公死，五公子争立为君，太子出走到宋，宋襄公率军伐齐，立桓公太子为齐君，这就是齐孝公。

### 【原文】

二十六年，献公卒。里克将杀奚齐，先告荀息曰：“三公子之徒将杀孺子，子将如何？”荀息曰：“死吾君而杀其孤，吾有死而已，吾蔑从之矣！”里克曰：“子死，孺子立，不亦可乎？子死，孺子废，焉用死？”荀息曰：“昔君问臣事君于我，我对以忠贞。君曰：‘何谓也？’我对曰：‘可以利公室，力有所能，无不为之，忠也。葬死者，养生者，死人复生不悔，生人不愧，贞也。’吾言既往矣，岂能欲行吾言而又爱吾身乎？虽死，焉避之？”

里克告丕郑曰：“三公子之徒将杀孺子，子将何如？”丕郑曰：“荀息谓何？”对曰：“荀息曰‘死之’。”丕郑曰：“子勉之。夫二国士之所图，无不遂也。我为子行之。子帅七舆大夫以待我。”

我使狄以动之，援秦以摇之。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赂，厚者可使无入。国，谁之国也！”里克曰：“不可。克闻之，夫义者，利之足也；贪者，怨之本也。废义则利不立，厚贪则怨生。夫孺子岂获罪于民？将以骊姬之惑蛊君而诬国人，谗群公子而夺之利，使君迷乱，信而亡之，杀无罪以为诸侯笑，使百姓莫不有藏恶于其心中。恐其如壅大川，溃而不可救御也。是故将杀奚齐而立公子之在外者，以定民弭忧，于诸侯且为援，庶几曰诸侯义而抚之，百姓欣而奉之，国可以固。今杀君而赖其富，贪且反义。贪则民怨，反义则富不为赖。赖富而民怨，乱国而身殆，惧为诸侯载，不可常也。”丕郑许诺。于是杀奚齐、卓子及骊姬，而请君于秦。

既杀奚齐，荀息将死之。人曰：“不如立其弟而辅之。”荀息立卓子。里克又杀卓子，荀息死之。君子曰：“不食其言矣。”

既杀奚齐、卓子，里克及丕郑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于狄，曰：“国乱民扰，得国在乱，治民在扰，子盍入乎？吾请为子钵。”重耳告舅犯曰：“里克欲纳我。”舅犯曰：“不可。夫坚树在始，始不固本，终必槁落。夫长国者，唯知喜怒哀乐之节，是以导民。不哀丧而求国，难；因乱以入，殆。以丧得国，则必乐丧，乐丧必哀生。因乱以入，则必喜乱，喜乱必怠德。是哀乐喜怒之节易也，何以导民？民不我导，谁长？”重耳曰：“非丧谁代？非乱谁纳我？”舅犯曰：“偃也闻之，丧乱有大小。大丧大乱之刻也，不可犯也。父母死为大丧，谗在兄弟为大乱。今适当之，是故难。”公子重耳出见使者，曰：“子惠顾亡人重耳，父生不得供备洒扫之臣，死又不敢莅丧以重其罪，且辱大夫，敢辞。夫固国者，在亲众而善邻，在因民而顺之。苟众所利，邻国所立，大夫其从之，重耳不敢违。”

吕甥及郤称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，曰：“子厚赂秦人以求入，吾主子。”夷吾告冀芮曰：“吕甥欲纳我。”冀芮曰：“子勉之。国乱民扰，大夫无常，不可失也。非乱何入？非危何安？幸苟君之子，唯其索之也。方乱以扰，孰适御我？大夫无常，苟众所置，孰能勿从？子盍尽国以赂外内，无爱虚以求入，既入而后图聚。”公子夷吾出见使者，再拜稽首许诺。

吕甥出告大夫曰：“君死自立则不敢，久则恐诸侯之谋，径召君于外也，则民各有心，恐厚乱，盍请君于秦乎？”大夫许诺。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曰：“天降祸于晋国，谗言繁兴，延及寡君之绍续昆裔，隐悼播越，托在草莽，未有所依。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禄，丧乱并臻。以君之灵，鬼神降衷，罪人克伏其辜，群臣莫敢宁处，将待君命。君若惠顾社稷，不忘先君之好，辱收其逋迁裔胄而建立之，以主其祭祀，且镇抚其国家及其民人，虽四邻诸侯之闻之也，其谁不傲惧于君之威，而欣喜于君之德？终君之重爱，受君之重赐，而群臣受其大德，晋国其谁非君之群隶臣也？”

秦穆公许诺。反使者，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孙枝，曰：“夫晋国之乱，吾谁使先，若夫二公子而立之，以为朝夕之急？”大夫子明曰：“君使絜也。絜敏且知礼，敬以知微。敏能审谋，知礼可使；敬不坠命，微知可否。君其使之。”

乃使公子絜吊公子重耳于狄，曰：“寡君使絜吊公子之忧，又重之以丧。寡人闻之，得国常于丧，失国常于丧。时不可失，丧不可久，公子其图之！”重耳告舅犯。舅犯曰：“不可。亡人无亲，信仁以为亲，是故置之者不殆。父死在堂而求利，人孰仁我？人实有之，我以侥幸，人孰信我？不仁不信，将何以长利？”公子重耳出见使者，曰：“君惠吊亡臣，又重有命，重耳身亡，父死不得与于哭泣之位，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义？”再拜不稽首，起而哭，退而不私。

公子絜退，吊公子夷吾于梁，如吊公子重耳之命。夷吾告冀芮曰：“秦人勤我矣！”冀芮曰：“公子勉之。亡人无谄洁，谄洁不行。重赂配德，公子尽之，无爱财！人实有之，我以侥幸，不



亦可乎？”公子夷吾出见使者，再拜稽首，起而不哭，退而私于公子絜曰：“中大夫里克与我矣，吾命之以汾阳之田百万。丕郑与我矣，吾命之以负蔡之田七十万。君苟辅我，蔑天命矣！亡人苟入扫宗庙，定社稷，亡人何国之与有？君实有郡县，且入河外列城五。岂谓君无有？亦为君之东游津梁之上，无有难急也。亡人之所怀挟纆纆，以望君之尘垢者。黄金四十镒，白玉之珩六双，不敢当公子，请纳之左右。”

公子絜反，致命穆公。穆公曰：“吾与公子重耳，重耳仁。再拜不稽首，不没为后也。起而哭，爱其父也。退而不私，不没于利也。”公子絜曰：“君之言过矣。君若求置晋君而载之，置仁不亦可乎？君若求置晋君以成名于天下，则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，且可以进退。臣闻之曰：‘仁有置，武有置。仁置德，武置服。’”是故先置公子夷吾，实为惠公。

## 【译文】

8. 二十六年，晋献公死<sup>①</sup>。里克将杀奚齐，先告诉荀息说<sup>②</sup>：“三公子的人将杀死（这）孩子<sup>③</sup>，你将怎么办？”荀息说：“我们的国君死了就杀死他的儿子，我有死而已，我不随顺他们了。”里克说：“您死，孩子能立为国君，不是可以吗？您死，孩子被废黜，死干什么？”荀息说：“以前君问我：臣侍奉君主应当怎样，我回答说：‘忠贞。’君说：‘什么意思？’我回答说：‘可以有利于公族，只要力所能及，没有不做的，这是忠。埋葬死的，抚养活着的人，死人再活也不会后悔（用错了人），对活着的人无愧于心，这是贞。’我的话已经说过了，岂能要实行我的话却又爱惜我的生命？即使是死，怎能回避它？”

里克告诉丕郑说：“三公子的人将杀死（这）孩子，你将怎么办？”丕郑说：“荀息说什么？”回答说：“荀息说：‘为主小而死’。”丕郑说：“你自勉吧，两位高级人士所谋划的<sup>④</sup>，没有不成功的。我帮助你实现这一打算。你率领七位下军大夫等待我的配合。我使狄人撼动晋国（奚齐的政权），向秦求援摇晃晋国（奚齐的政权）。立功德浅的，（我们）可以得丰厚的财利。功德高的，可以叫他不进入晋国。国家是哪一个人的国家吗？”里克说：“不可。我里克听说，义是利的来路，贪是怨的本源。不用义就得不到利，贪心重就怨恨生。难道是这孩子得罪人民了吗？是因为骊姬蛊惑君心，欺骗国内人民，谗言陷害各位公子，夺取他们的正当利益，使君心迷乱，相信了她的话，把公子们驱逐出国，杀死无辜的太子，成为诸侯的笑柄，使百姓心中无不怀藏（犯上的）恶心。恐怕象堵塞大河，河堤溃决不可挽救和抵御，所以将杀奚齐而立在国外公子为君，用来安定人民，消除忧患，诸侯将成为外援。这样，才勉强可以说，诸侯认为理所应当，从而安抚晋国，百姓欣喜地拥戴新的晋君，晋国才可以巩固。现在如果杀死国君，以为可以发财致富，（是）贪婪而且违背道义。贪婪，百姓就怨恨；违背道义，即使富有也毫无好处。靠杀君致富，人民怨恨，扰乱国家，自身危险，恐怕被诸侯史书所记载，这是不可以作为行事法则的。”丕郑应允。于是杀奚齐、卓子和骊姬，向秦国请求（帮助）立一个国君。

已杀死奚齐，荀息将为他死。有人说：“不如立他的弟弟为君，辅佐他。”荀息立卓子为君，里克又杀死卓子，荀息死难。君子说：“荀息言而有信了。”

已经杀了奚齐、卓子，里克和丕郑使屠岸夷到狄去报告公子重耳<sup>⑤</sup>，说：“国家混乱，人民不安宁，得为国君（的时机）在于国家混乱，治理人民（的时机）在于不安宁，您何不回国去？我们愿为您引路。”重耳告诉舅犯说<sup>⑥</sup>：“里克想接纳我。”舅犯说：“不可以。使树木坚实重在开始，开始如果不加固根本，终将枯槁凋落。做国君的，当知哀乐喜怒的礼节，用这个来训导人民。不为父丧悲哀而求为国君，困难；乘乱回国，危险。由于丧事得为国君，就一定以丧事为

乐。以丧事为乐，就必定产生悲哀。乘乱回国，就一定喜好乱子。喜好乱子，修德就一定怠惰。这样，哀乐喜怒的礼节就反常了，用什么训导人民？人民不服我们训导，谁能为他们的君长？”重耳说：“不是父丧，代替谁为君呢？不是混乱，谁接纳我为君呢？”舅犯说：“我狐偃听说：丧事、乱子有小有大。大丧事、大乱子的锋芒是不可冒犯的。父母死是大丧事，谗言在兄弟之间是大乱子。现在恰好碰上（大丧事、大乱子），所以困难。”公子重耳出来见使者说：“承蒙您好意来看望我重耳这个流亡者，父在生时，我不能作为洒扫的臣仆的一员而服务，死了又不敢临丧，使罪过加重，而且使大夫蒙辱（来到这里），但我只能冒昧地辞谢。巩固国家，在于与民众亲近、与邻国和好，在于依靠人民，遵循他们的爱憎。假如是众人认为是有利的，邻国所立的君主，大夫们就请顺从。我重耳也不敢违背。”

吕甥和郤称也使蒲城午到梁去向公子夷吾报告说⑦：“您多送给秦财利，求他们帮助您归国，国内我们为主支持您。”夷吾告诉冀芮说：“吕甥想接纳我（为国君）。”冀芮说：“您自勉吧！国家混乱，人民不安宁，大夫（关于立谁为君）没有固定的想法，时机不可失去。不是混乱，怎么能归国？如果没有危险怎么转为安定？只要是国君献公的儿子，只看能找到谁。正当混乱与不安宁，谁配抵挡得住我们？大夫没有固定的想法，只要是众人所立，谁不能顺从？您何不尽国所有对国内外进行贿赂，不吝惜府库空虚求得归国，既归国，然后谋求积聚（财物）。”公子夷吾出见使者，再拜稽首，答应所请。

吕甥上朝告大夫说：“君死，不敢擅自立一位公子来为君。拖久了，人民各有自己的想法，恐怕加重祸乱，何不向秦请求（帮助）立君呢？”大夫们同意。于是使梁由靡去对秦穆公说⑧：“天降灾祸到晋国，谗言产生得多，牵连到敝国国君的后人，心情忧惧，分散远离，寄居在草莽之中，没有依靠。加之敝国国君的去世，丧事与祸乱同时来到。依靠君的神灵，鬼神降福，罪人已经伏罪⑩，群臣没有敢安定地过活的，将等待君的命令。君如果仁慈地照看我国，不忘记先君所结下的情好，收录那奔逃迁徙的（我国君的）后人，立为君主，主持晋国的祭祀，并且安定抚慰自己的国家和人民，四邻诸侯听说了，有谁不畏惧君的威势，欢欣于君的恩德呢？君所厚爱的人，君能厚爱到底，他将受到君的重赐，臣子们受君的大德，晋国还有谁不是君的众臣仆呢？”

秦穆公答应了，叫使者回国。就召来大夫子明和公孙枝说：“晋国发生了祸乱，在两位公子中选立国君，我当先立谁作为紧迫的急事来办？”大夫子明说：“君使絮前往吧⑪！絮聪敏知礼，敬慎，分析小的征兆能知未来大事。聪敏就能进行缜密的谋划，知礼可以出使，敬慎就不会有负委托，能见未来就懂得可行不可行。君请派遣他吧！”

于是派遣公子絮到狄去吊唁公子重耳，说：“敝国国君派我来慰问公子逃亡的忧愁，又加上父亲之死。敝国国君听说：得为国君常常在有丧事的时候，失去君位也常在这个时候，时机不可丢失，丧事不会持久，公子请谋划这事！”重耳告知舅犯，舅犯说：“流亡者没有亲，以信与仁为亲，因此立他为君的人不危险。父死还未葬而求有利于己，人们谁肯以我为仁？别的公子都有同样的机遇，我以侥幸取胜，人们谁肯以我为信？不仁不信，将凭什么获得长远利益？”公子重耳出来见使者说：“君的恩惠，慰问我这逃亡在外的臣仆，又加上表明叫我返国的意图。重耳我流亡在外，父死不得列于哭泣的位置，又怎么敢有别的志愿，使君的正义行为蒙上羞辱？”拜两次，但不叩头到地。起身哭泣，（见毕）退下，不再作私人的访问。

公子絮退出，到梁去慰问公子夷吾，如同慰问公子重耳那样说话。夷吾对冀芮说：“秦人为我而辛劳了。”冀芮说：“公子自勉吧！流亡者不能洁身自好，洁身自好就大事办不成。贿赂

多不比德行高差，公子尽其所有（贿赂），不要吝惜财货。大家都有份，我侥幸得到它，不也可以吗？”公子夷吾出来见使者，再拜稽首，起身不哭。（见毕）退出，私访公子紫说：“中大夫里克帮助我了，我答应赐给他汾阳的田百万亩<sup>⑫</sup>。丕郑帮助我了，我答应赐给他负蔡的田七十万亩<sup>⑬</sup>。君如果辅助我，就没有什么天命不天命了（只在秦的决定而已）。流亡者如果回国，得以打扫宗庙，安定国家，国土多一点或少一点，那就不再计较。君本来有很多郡县，请并入晋国河外相连的城邑五座<sup>⑭</sup>。难道是说君没有吗？也只是为君东游到渡口和桥梁的地方不至于为难着急。流亡者携带马颈与马腹的革带，是用来遥望秦君车马远去而扬起的尘土的<sup>⑮</sup>。黄金四十镒，白玉珩六双<sup>⑯</sup>，不敢以公子为餽赠的对象，请把它们献到公子的左右。”

公子紫返回秦国，向穆公复命。穆公说：“我赞许公子重耳，重耳讲仁义。再拜不稽首，是不贪图为后嗣。起身哭泣，是爱他的父亲。（见毕）退下不私访，是不求私利。”公子紫说：“君的话说过了。君如果求得立晋君而成就他的事业，立讲仁义的公子，不是可以吗？君如果求得立晋君使自己成名于天下，就不如立不仁不义的公子，使他们内部混乱，而且可以看形势改变对策。臣听说：‘仁有所立，武有所立。讲仁就立有德义的为君，讲武就立服从的人为君’。”所以先立公子夷吾为君，这就是惠公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 献公二十六年，鲁僖公九年，公元前 651 年。

② 荀息：奚齐的师傅。

③ 三公子：指申生、重耳、夷吾三公子。孩子：指奚齐。

④ 两位高级人士：指里克、荀息。

⑤ 屠岸夷：晋大夫。

⑥ 舅犯：狐偃，字子犯，是重耳的舅父，所以说舅犯。舅犯是随从重耳流亡的重要谋士。

⑦ 吕甥：又叫瑕甥，又叫阴飴甥，瑕吕飴甥，是晋侯的外甥，惠公、怀公父子的死党。郤称：晋臣，也是惠公的党羽。蒲城午：晋大夫。

⑧ 冀芮：郤芮，封于冀，叫冀芮，夷吾的师傅。

⑨ 梁由靡：晋大夫。秦穆公：名任好，春秋五霸之一，公元前 659 年至前 621 年在位。

⑩ 指杀死骊姬。

⑪ 紫：秦公子显。

⑫ 汾阳：地名，在今山西静乐西。

⑬ 负蔡：晋地，无考。

⑭ 河外：指河西与河南。黄河自龙门至华阴，由北而南，晋都于绛（今山西翼城东），所以以河之西、河之南为河外。

⑮ 这句是说愿作秦君车乘的侍从人员，极言自己卑下，对方高贵，愿为对方效劳。

⑯ 镒：重量单位，合二十两。珩（音衡）：组成玉饰的一种玉。

## 【原文】

穆公问冀芮曰：“公子谁恃于晋？”对曰：“臣闻之，亡人无党，有党必有仇。夷吾之少也，不好弄戏，不过所复，怒不及色，及其长也弗改。故出亡无怨于国，而众安之。不然，夷吾不佞，其谁能恃乎？”君子曰：“善以微劝也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9. 秦穆公问冀芮说：“公子夷吾在晋国依靠谁？”回答说：“臣听说，流亡者没有党羽，有党羽就一定有仇敌。夷吾年小的时候，不喜欢玩耍，不再犯同样的过错，发怒不到在脸上表现出来的程度，到他长大成人，没有改变这种习性。所以出走了，国内没有人怨恨他，大家对此也没有什么不安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夷吾不才，将能依靠谁呢？”君子说：“冀芮善于微妙地劝谏。”

# 卷九

## 晋语三

## 【原文】

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赂。舆人诵之曰：“佞之见佞，果丧其田。诈之见诈，果丧其赂。得之而狃，终逢其咎。丧田不怨，祸乱其兴。”

既里、丕死祸，公隕于韩。郭偃曰：“善哉！夫众口祸福之门，是以君子省众而动，监戒而谋，谋度而行，故无不济。内谋外度，考省不倦，日考而习，戒备毕矣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1. 惠公归国（为君），（先前）对国内国外允诺送给土地财货，概不承认。群众为此编韵语朗诵，韵语说：“伪善被伪善所骗，结果丢失了田①。巧诈被巧诈所欺，结果没有得到赂地②。得为国君就习以为常，终于遭到了祸殃③。丢了田还不接受教训，灾难于是乎就降临④。”

不久，里克、丕郑遭到杀身之祸，惠公在韩地战败被俘。郭偃说：“好啊！群众的口是祸福的门，所以君主看群众的情况才行动，接受教训进行谋划，用法度来衡量谋划恰当与否，这才去实行，所以没有不成功的。在内谋划，在外用法度衡量，不倦地考查省察，天天考查省察，不断反复，戒备的道理就完善了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惠公答应在归国为君后，给里克在汾阳的田百万亩，给丕郑在负蔡的田七十万亩。惠公归国，违背诺言，没有给他们田。韵语的意思是说他们都是伪善的，伪善受了伪善的骗。

②惠公曾许诺割“河外列城五”给秦，回国后不肯兑现，韵语以为秦穆公、晋惠公都是巧诈的，巧诈者骗了巧诈者。

③祸殃，指公元前645年，晋军败于韩原，晋惠公为秦所俘。下面有详细记载。

④指丕郑未能获得惠公答应给的田，又与秦图谋迎公子重耳为君，于公元前649年被杀。

## 【原文】

惠公即位，出共世子而改葬之，臭达于外。国人诵之曰：“贞之无报也。孰是人斯，而有是臭也？贞为不听，信为不诚。国斯无刑，偷居幸生。不更厥贞，大命其倾。威兮怀兮，各聚尔有，以待所归兮。猗兮违兮，心之哀兮。岁之二七，其靡有征兮。若狄公子，吾是之依兮。镇抚国家，为王妃兮。”郭偃曰：“甚哉，善之难也！君改葬共君以为荣也，而恶滋章。夫人美于中，必播于外，而越于民，民实戴之。恶亦如之，故行不可不慎也。必或知之。十四年，君之冢嗣其替乎？其数告于民矣。公子重耳其入乎？其魄兆于民矣。若入，必伯诸侯以见天子，其光耿于民矣。数，言之纪也；魄，意之术也；光，明之曜也。纪言以叙之，述意以导之，明曜以昭之。不至何待？欲先导者行乎，将至矣！”

## 【译文】

2. 晋惠公即位，把共世子发掘出来改葬①，臭气传到外面。国内的人为此朗诵道：“贞正没有报答②！这个人是谁，而有这样的臭气？所谓‘贞’是不顺从礼义，所谓‘信’是不诚实③。国于是无所谓常法，苟且偷安，侥幸生存。如果不改正，君位将要丢失。威仪可观啊，令人想念啊！各积聚你的所有，等待归国的人啊④！迟疑未决啊，民心悲哀啊⑤！二七之年，将没有后啊⑥！（流亡在）狄的公子，我们依靠他啊。安抚国家，功业可与王相比啊！”郭偃说：“为善太难了啊！君改葬共君，以此为荣，反而过错更加明显。一个人美在内部，一定会表露在外，宣扬到人民那里，人民就拥戴他。过恶也象这样，所以行为不可不谨慎。是善是恶，必定有人知道。十四年后，君的太子将会被消灭吧？那数字已告诉给人民了⑦。公子重耳大概要归国了吧？那形象已预先出现在人民中间了⑧。如果归国，必在诸侯中称霸，（带领诸侯）朝见天子。那光亮已在人民中闪耀了⑨。数字，是记录言行的；形象，是心意的先导；光亮，闪耀着先见之明。记录言行，叙述这件事；表述心意，引导这件事；闪耀先见之明，显示这件事。这事不到来的话，能等到别的什么事吗？想在前面引路的，行动起来吧，就将要到来了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- ①共世子：指申生。世子就是太子。申生死后谥为共君，所以叫共世子。
- ②共世子为人忠贞，现在尸体发掘出来臭气远闻，所以说为人忠贞得不到好报。
- ③本是共世子尸体的臭气，现在把惠公拉上，说不知道是哪个的臭气。说贞是不贞，信是不信，这都是指惠公说的。
- ④归国的人：指重耳。前面威仪可观那些话，也是指重耳说的。
- ⑤迟疑未决：指重耳还没有下定决心回来。
- ⑥二七之年：二七一十四，是说十四年之后。没有后，指惠公儿子怀公被杀。
- ⑦数字：指诵词中的“二七之年”。
- ⑧形象：指诵词中“狄的公子，我们依靠他啊”这话所显示的形象。
- ⑨指“安抚国家，功业可与王相比啊”这句话。

## 【原文】

惠公既杀里克而悔之，曰：“芮也，使寡人过杀我社稷之镇。”郭偃闻之，曰：“不谋而谏者，冀芮也。不图而杀者，君也。不谋而谏，不忠。不图而杀，不祥。不忠，受君之罚。不祥，罹天



之祸。受君之罚，死戮。罹天之祸，无后。志道者勿忘，将及矣！”及文公入，秦人杀冀芮而施之。

### 【译文】

3. 惠公杀了里克就后悔了，说：“冀芮哪，他使我错杀了国家的重臣。”郭偃听了，说：“不郑重谋虑而出主意的，是冀芮。不仔细考虑就杀人的，是君。不郑重谋虑就出主意，是不忠；不仔细考虑就杀人，不吉利。不忠，受到君的惩罚；不吉利，遭到天降的灾祸。受君的惩罚，被杀死。遭天降的灾祸，没有后嗣。有志于认识规律的人不要忘记，（惩罚和灾祸）将要来到了。”到文公归国，秦人杀死冀芮，把他的尸首摆在那里示众①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重耳归国为君，就是晋文公。冀芮谋杀文公未遂，秦人诱捕冀芮，将他杀死。

### 【原文】

惠公既即位，乃背秦赂。使丕郑聘于秦，且谢之。而杀里克，曰：“子杀二君与一大夫，为子君者，不亦难乎？”

丕郑如秦谢赂，乃谓穆公曰：“君厚问以召吕甥、郤称、冀芮而止之，以师奉公子重耳，臣之属内作，晋君必出。”穆公使冷至报问，且召三大夫。郑也与客将行事，冀芮曰：“郑之使薄而报厚，其言我于秦也，必使诱我。弗杀，必作难。”是故杀丕郑及七舆大夫：共华、贾华、叔坚、骀颢、黧虎、特宫、山祁，皆里、丕之党也。丕豹出奔秦。

丕郑之自秦反也，闻里克死，见共华曰：“可以入乎？”共华曰：“二三子皆在外而不及，子使于秦，可哉！”丕郑入，君杀之。共赐谓共华曰：“子行乎？其及也！”共华曰：“夫子之入，吾谋也，将待也。”赐曰：“孰知之？”共华曰：“不可。知而背之不信，谋而困人不智，困而不死无勇。任大恶三，行将安入？子其行矣，我姑待死。”

丕郑之子曰豹，出奔秦，谓穆公曰：“晋君大失其众，背君赂，杀里克，而忌处者，众固不说。今又杀臣之父及七舆大夫，此其党半国矣。君若伐之，其君必出。”穆公曰：“失众安能杀人？且夫祸唯无毙，足者不处，处者不足，胜败若化。以祸为违，孰能出君？尔候我！”

### 【译文】

4. 惠公已即位，就背弃割地给秦的诺言。使丕郑到秦国聘问，并且就此事道歉。于是杀死里克，说：“您杀死了两位国君和一个大夫①，做你的君主，岂不难吗？”

丕郑来到秦国，为迟迟未割地道歉。就对穆公说：“君厚礼问候吕甥、郤称、冀芮，召他们来，扣留他们，用军队奉公子重耳为君，臣等从内配合，晋君一定出奔。”穆公使冷至回访，并且召请吕甥等三位大夫。丕郑与客人将（按计划）行事②。冀芮说：“丕郑使秦礼物俭少，而秦回报却丰厚，他大概向秦说了我什么，一定是使秦诱我去。（如果）不杀，定会作乱。”所以杀了丕郑和（原来隶属于申生的）七位下军大夫：共华、贾华、叔坚、骀颢、黧虎、特宫、山祁，这些人都是里克、丕郑的党羽。丕豹出奔到秦国。

丕郑从秦回国，听说里克死了，见共华说：“可以入朝吗？”共华说：“几个人都在③，没有牵连，你在秦国出使，（应该）可以啊！”丕郑入朝，君杀了他。共赐对共华说④：“您走吧！将牵

连到你了。”共华说：“夫子入朝⑤，是我的主意，我将等待（祸事来临）。”共赐说：“谁知道（是你的主意）？”共华说：“不可（出去）。本来知道却背离事实（不承认），是不信。（替人）谋划反而使人遇难，是不智。使人遇难自己不死，是无勇。背负三件大恶，出走到哪里去？您还是走吧！我姑且等死。”

丕郑的儿子叫做豹，出奔到秦，对秦穆公说：“晋君大量地失去了群众。背弃割地给君的诺言，杀死里克，忌恨（他流亡时）留在国内的大夫们，众人本就不喜欢他。现在又杀死臣的父亲和七位下军大夫，这说明反对的人群在国中有一半了。君如果征伐晋国，他的君主一定逃出。”穆公说：“失去群众怎么能杀人？而且作祸只要罪不至死（不要急于去征伐）。罪足以死就不能在晋国统治下去，能在晋国统治下去，就罪不至死，胜败转化无常。你因祸事离开了本国，谁能把（你们的）国君赶出国去？你等着我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- ①两位国君：奚齐、卓子。一个大夫：荀息。
- ②客人：秦国来的客人；指泠至，泠至是秦国的大夫。
- ③几个人：指七位下军大夫等。
- ④共赐：晋大夫，共华的族人。
- ⑤夫子：对男子的敬称，这里指丕郑。

### 【原文】

晋饥，乞籴于秦。丕豹曰：“晋君无礼于君，众莫不知。往年有难，今又荐饥。已失人，又失天，其有殃也多矣。君其伐之，勿予籴！”公曰：“寡人其君是恶，其民何罪？天殃流行，国家代有。补乏荐饥，道也，不可以废道于天下。”谓公孙枝曰：“予之乎？”公孙枝曰：“君有施于晋君，晋君无施于其众。今旱而听于君，其天道也。君若弗予，而天予之。苟众不说其君之不报也，则有辞矣。不若予之，以说其众。众说，必咎于其君。其君不听，然后诛焉。虽欲御我，谁与？”是故泛舟于河，归籴于晋。

秦饥，公令河上输之粟。虢射曰：“弗与赂地而予之籴，无损于怨而厚于寇，不若勿予。”公曰：“然。”庆郑曰：“不可。已赖其地，而又爱其实，忘善而背德，虽我必击之。弗予，必击我。”公曰：“非郑之所知也。”遂不予。

### 【译文】

5. 晋国饥荒，向秦请求买粮食。丕豹说：“晋君对君无礼，大家没有不知道的。往年有人祸，现在又连年饥荒，已失去人心，又失去了天的保佑，它有重重灾难，君请征伐它，不要准它买粮。”穆公说：“我憎恶它的君主，它的人民有什么罪？天灾流行，在各个国家交替出现。补助缺乏，饥荒时运进粮食，这是道义，不可在天下之内废弃道义。”对公孙枝说①：“准予买粮吗？”公孙枝说：“君对晋君有恩施，晋君对民众没有恩施。现在天旱来听候君的措置，真是天道。君如果不给与，只好等候天给他们好年成了。如果民众对他们的君主不报秦的恩德不高兴，（晋）就有话可以解释了。不如准他们买粮，使他们的民众高兴。民众（因此）高兴，就一定认为他们的国君有过失。晋君（如果还）不听从民意，这才诛伐他。即使想抵挡我们，与谁一起抵挡呢？”因此在黄河上驾船，运粮食卖给晋国。

秦国饥荒，惠公命令河外地区运粮给秦。虢射说：“不给答应割让的土地，却让他买粮，不

能减轻(秦的)怨恨,对入侵者却有重利,不如不给。”惠公说:“对。”庆郑说②:“不可。已经获得土地,又舍不得粮食,忘却好意,背弃德义,就算是我们(处在那样的地位),也一定会攻打对方。这次(如果)不准买粮,一定会攻打我们。”惠公说:“这不是你庆郑所能了解的。”就不给秦粮食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公孙枝:秦大夫子桑。

②前面说话的虢射,和这里发表意见的庆郑,都是晋国大夫。

## 【原文】

六年,秦岁定,帅师侵晋,至于韩。公谓庆郑曰:“秦寇深矣,奈何?”庆郑曰:“吾深其怨,能浅其寇乎?非郑之所知也,君其讯射也。”公曰:“舅所病也?”卜右,庆郑吉。公曰:“郑也不逊。”以家仆徒为右,步扬御戎;梁由靡御韩简,虢射为右,以承公。

公御秦师,令韩简视师,曰:“师少于我,斗士众。”公曰:“何故?”简曰:“以君之出也处己,入也烦己,饥食其余,三施而无报,故来。今又击之,秦莫不愠,晋莫不怠,斗士是故众。”公曰:“然。今我不击,归必狃。一夫不可狃,而况国乎!”公令韩简挑战,曰:“昔君之惠也,寡人未之敢忘。寡人有众,能合之弗能离也。君若还,寡人之愿也。君若不还,寡人将无所避。”穆公衡雕戈出见使者,曰:“昔君之未入,寡人之忧也。君入而列未成,寡人未敢忘。今君既定而列成,君其整列,寡人将亲见。”

客还,公孙枝进谏曰:“昔君之不纳公子重耳而纳晋君,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。置而不遂,击而不胜,其若为诸侯笑何?君盍待之乎?”穆公曰:“然。昔吾之不纳公子重耳而纳晋君,是吾不置德而置服也。然公子重耳实不肯,吾又奚言哉?杀其内主,背其外赂,彼塞我施,若无天乎?若有天,吾必胜之。”君揖大夫就车,君鼓而进之。晋师溃,戎马泞而止。公号庆郑曰:“载我!”庆郑曰:“忘善而背德,又废吉卜,何我之载?郑之车不足以辱君避也!”梁由靡御韩简,辂秦公,将止之,庆郑曰:“释来救君!”亦不克救君,遂止于秦。

穆公归,至于王城,合大夫而谋曰:“杀晋君与逐出之,与以归之,与复之,孰利?”公子繁曰:“杀之利。逐之恐构诸侯,以归则国家多患,复之则君臣合作,恐为君忧,不若杀之。”公孙枝曰:“不可。耻大国之士于中原,又杀其君以重之,子思报父之仇,臣思报君之仇。虽微秦国,天下孰弗患?”公子繁曰:“吾岂将徒杀之?吾将以公子重耳代之。晋君之无道莫不闻,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。战胜大国,武也;杀无道而立有道,仁也;胜无后害,智也。”公孙枝曰:“耻一国之士,又曰余纳有道以临女,无乃不可乎?若不可,必为诸侯笑。战而取笑诸侯,不可谓武。杀其弟而立其兄,兄德我而忘其亲,不可谓仁。若弗忘,是再施不遂也,不可谓智。”君曰:“然则若何?”公孙枝曰:“不若以归,以要晋国之成,复其君而质其适子,使子父代处秦,国可以无害。”是故归惠公而质子圉,秦始知河东之政。

## 【译文】

6. 惠公六年,秦国年成好,率领军队侵入晋国,到达韩原①。惠公对庆郑说:“秦国侵略深入国土了,怎么办?”庆郑说:“君加深了他们的怨恨,能使他们不深入吗?君请去问虢射吧!”惠公说:“这是舅的短处②。”占卜谁做车右吉利,庆郑吉利。惠公说:“庆郑不敬。”家仆徒为车

右，步扬驾(惠公所乘)兵车③。梁由靡为韩简驾兵车，驍射做车右，接在惠公兵车后面。

惠公抵御秦军，命韩简观察秦军(的情况)。韩简(观察以后)说：“军队比我们的少，战斗的人数比我们多。”惠公说：“什么缘故？”韩简说：“因为君出国，(在梁)依傍秦国；君归国，劳烦秦(立为君)；饥荒吃它所卖的米。施恩三次，都没有报答，所以(秦军)进来。现在又攻打它，秦军没有不愤怒的，晋军没有不懈怠的，(秦)战斗人员所以多。”惠公说：“对。(但是)现在我不攻击就回去，(秦人)必定习以为常(轻视晋国)。一个人都不可以轻慢，何况国家呢？”惠公命韩简挑战，说：“以前君的恩惠，我不敢忘记。(但)我有兵众，能集合不能离散。君如回国，这是我的愿望。君如果不回国，我将无所逃避。”穆公横持有雕饰的戈，出阵见使者，说：“以前君未归国，是我所忧心的。君已归国，但队列还没有形成，我不敢忘记。现在君已安定，队列已经形成，君请整顿队列，我将亲自与你见面④。”

客人回去了⑤，公孙枝进谏说：“前时，你不把公子重耳送归晋国，而把晋君送归晋国，这是君不立德行高的而立服从我的为君。立了却不遂心愿，(如果)战又不胜，如何对待诸侯的取笑呢？君何不等待晋君的自行败亡？”穆公说：“是的，前时，我不送公子重耳归国而送晋君归国，这就是我不立德行高的而立服从我的为君。但公子重耳他自己不肯，我又有什麼话说？(晋君)杀死国内为主支持的，背弃他割地给秦国的诺言；他闭仓不粟，我施给粮食。如果没有天吧(那就算了)，如果有天，我一定能战胜他。”君与大夫们揖别上车，击鼓进军。晋军溃退，军马陷入泥泞不能动弹。惠公大声唤庆郑说：“让我乘你的车！”庆郑说：“忘却(臣子们所做的好事，背弃(秦立为君的)恩德，又不用吉利的占卜，怎么要乘我的车？我庆郑的车不足以使君蒙辱避难。”梁由靡为韩简驾车，迎面碰着秦君，将抓住他。庆郑说：“不要抓秦君了，快来救(我国)君？”也没能救得了，(晋君)就被秦俘虏了。

穆公归国，到达王城⑥。集合大夫商量说：“杀掉晋君，把他驱逐出晋国，把他带回秦国，让他继续为晋国君，哪样有利？”公子絜说：“杀掉有利。驱逐他恐怕诸侯有意见。把他带回国去，恐怕他了解国家的弱点和过失。让他回去继续做晋君，又恐怕他们君臣合作，成为君的忧患，不如杀掉他。”公孙枝说：“不可。让大国的士兵在韩原中蒙受耻辱，又杀掉他们的君主，加重这种耻辱，儿子想报父亲的仇，臣子想报国君的仇！即使没有秦国，对于害人君父的人谁不痛恨？”公子絜说：“我们难道只是杀了他？我们将用公子重耳代他为君。晋君无道，没有谁没听说过。公子重耳的仁德，没有人不知道。战胜大国是武；杀无道，立有道，是仁；战胜了没有后患，是智。”公孙枝说：“使一国将士蒙受耻辱，还说我把有道的公子送归国统治你们，恐怕不可以吧？如果不可以(这话是对的)，一定被诸侯耻笑。作战而被诸侯耻笑，不可说是武。杀掉他的弟弟，立他哥哥为君，哥哥感激我，忘却了他的骨肉之亲，不可说是仁。如果不忘却，那就是两次施恩都不成功，不可说是智。”秦君说：“那么，怎么办呢？”公孙枝说：“不如把他带回国去，与晋国讲和，恢复他的君位，要他的嫡子来做人质，使儿子、父亲交替居住在秦，秦国可以不受害。”因而放惠公回去，将(惠公嫡子)子圉作为人质。秦开始在河东地区行使管辖权⑦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惠公六年：公元前645年。韩原：在今山西芮城县境。

②舅：指驍射。诸侯尊称异姓大夫为舅。

③家仆徒、步扬：都是晋国大夫。

④这是句客气话，意思是我将与你厮杀。

⑤客人：指晋国使者韩简。

⑥王城：秦地。在今陕西大荔县东。

⑦河东：晋河外地区，在秦为河东。参见《晋语二》第八段注⑭。

## 【原文】

公在秦三月，闻秦将成，乃使郤乞告吕甥。吕甥教之言，令国人于朝曰：“君使乞告二三子曰：‘秦将归寡人，寡人不足以辱社稷，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。’”且赏以悦众，众皆哭，焉作辕田。

吕甥致众而告之曰：“吾君惭焉其亡之不恤，而群臣是忧，不亦惠乎？君犹在外，若何？”众曰：“何为而可？”吕甥曰：“以韩之病，兵甲尽矣。若征缮以辅孺子，以为君援，虽四邻之闻之也，丧君有君，群臣辑睦，兵甲益多，好我者劝，恶我者惧，庶有益乎？”众皆说，焉作州兵。

吕甥逆君于秦，穆公讯之曰：“晋国和乎？”对曰：“不和。”公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，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丧者，不惮征缮以立孺子，曰：‘必报仇，吾宁事齐、楚，齐、楚又交辅之。’其君子思其君，且知其罪，曰：‘事秦，有死无他。’故不和。比其和之而来，故久。”公曰：“而无来，吾固将归君。国谓君何？”对曰：“小人曰不免，君子则否。”公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小人忌而不思，愿从其君而与报秦，是故云。其君子则否，曰：‘吾君之入也，君之惠也。能纳之，能执之，则能释之。德莫厚焉，惠莫大焉。纳而不遂，废而不起，以德为怨，君其不然。’”秦君曰：“然。”乃改馆晋君，馈七牢焉。

## 【译文】

7. 惠公在秦三个月，听说秦将讲和，就派郤乞告知吕甥，吕甥教郤乞（对公众）说什么话。（郤乞）在朝向国都的人民命令说：“君使我郤乞告知各位：‘秦将要我回国，我不足以使国家蒙受耻辱①，各位请改立别的公子，代替子圉为国君。’”同时颁赏取悦众人。众人都哭。于是创立按田亩出车赋的制度。

吕甥招集众人对他们说：“我们的国君（对韩原失败）感到痛心，不忧虑自己流亡在国外，而为众臣操心，不是仁惠吗？国君仍在国外，怎么办？”众人说：“怎么做才可以？”吕甥说：“因在韩原战败，军队瓦解了。如果征收赋税，修复军备，辅佐幼君，作为对国君的声援，即使四邻听说了，君不在国内而国内有君，群臣和协，增加了军队的人数和兵器的数量，对我们好的感到鼓舞，对我们怀有恶意的感到恐惧，也许会有益处吧？”众人都高兴，于是创立各州自组军队的制度②。

吕甥到秦迎接国君，穆公问他说：“晋国和协吗？”回答说：“不和。”穆公说：“什么缘故？”回答说：“我国的（下层）小人不惦念他们君主的罪过，而哀痛他们父兄子弟中的战死者，不怕纳税和修复军备拥立幼主，（他们）说：‘一定要报仇。宁愿侍奉齐国、楚国，齐国、楚国都来援助。’我国的（上层）君子想念他们的国君，并且知道他的罪过，说：‘一定要侍奉秦国，有死而已，别无他心。’所以不和。等到把他们调和了才来（秦），所以拖久了。”穆公说：“你不来，我本来将送你们国君归国，你们国内怎么说你们的国君啊？”回答说：“小人说难逃一死，君子就不这样看。”穆公说：“什么缘故？”回答说：“小人忌恨，不考虑大义，愿意跟随他们的君主参加报秦的仇③，所以那样说。我国的君子不是这样。（他们）说：‘我们国君归国为君，是君的恩惠。



君能送他归国，能俘虏他，也就能释放他，恩德没有比这更厚的了，恩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送归国没有成功，废弃他不再起用，把恩德变成怨恨，君肯定不会这样做。’”秦君说：“对。”于是另外为晋君安置住处，送给七牢之礼④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这话意思是：我无能治理这个国家。把“治理”说成“使……蒙受耻辱”，是谦退的说法。

②州：行政单位。二千五百家为州。

③这句的“君主”，指惠公的儿子子圉。

④惠公是秦的俘虏，现在要放他回去，所以改置住处，让他住进宾馆。七牢之礼：牛、羊、猪各一为一牢，七牢是送侯伯的礼。

### 【原文】

惠公未至，蛾析谓庆郑曰：“君之止，子之罪也。今君将来，子何俟？”庆郑曰：“郑也闻之曰：‘军败，死之；将止，死之。’二者不行，又重之以误人，而丧其君，有大罪三，将安适？君若来，将待刑以快君志；君若不来，将独伐秦。不得君，必死之。此所以待也。臣得其志，而使君薨，是犯也。君行犯，犹失其国，而况臣乎？”

公至于绛郊，闻庆郑止，使家仆徒召之，曰：“郑也有罪，犹在乎？”庆郑曰：“臣怨君始入而报德，不降；降而听谏，不战；战而用良，不败。既败而诛，又失有罪，不可以封国。臣是以待即刑，以成君政。”君曰：“刑之！”庆郑曰：“下有直言，臣之行也；上有直刑，君之明也。臣行君明，国之利也。君虽弗刑，必自杀也。”蛾析曰：“臣闻奔刑之臣，不若赦之以报仇。君盍赦之，以报于秦？”梁由靡曰：“不可。我能行之，秦岂不能？且战不胜，而报之以贼，不武；出战不克，入处不安，不智；成而反之，不信；失刑乱政，不威；出不能用，入不能治，败国且杀孺子，不若刑之。”君曰：“斩郑，无使自杀！”家仆徒曰：“有君不忌，有臣死刑，其闻贤于刑之。”梁由靡曰：“夫君政刑，是以治民。不闻命而擅进退，犯政也；快意而丧君，犯刑也。郑也贼而乱国，不可失也！且战而自退，退而自杀；臣得其志，君失其刑，后不可用也。”君令司马说刑之。司马说进三军之士而数庆郑曰：“夫韩之誓曰：失次犯令，死；将止不面夷，死；伪言误众，死。今郑失次犯令，而罪一也；郑擅进退，而罪二也；女误梁由靡，使失秦公，而罪三也；君亲止，女不面夷，而罪四也；郑也就刑！”庆郑曰：“说！三军之士皆在，有人能坐待刑，而不能面夷？趣行事乎！”丁丑，斩庆郑，乃入绛。

十五年，惠公卒，怀公立，秦乃召重耳于楚而纳之。晋人杀怀公于高粱，而授重耳，实为文公。

### 【译文】

8. 惠公未到达（晋国），蛾析对庆郑说①：“君被俘，是你的罪过。现在君将回来，您等待什么呢？”庆郑说：“我庆郑听说：‘军队打败了，为军队而死；将帅被俘获了，为将帅而死。’这两事该死，我都没有死，又加上耽误了梁由靡，丧失了国君，有大罪三条，将往哪里去？君如果回来，将等候判刑，使君的心意舒畅；君如果不来，将单独（率领所部）征伐秦国。得不到国君，就一定为他而死。这就是我所等待的。臣得行他的志愿（出奔他国），却使君心不快，那是忤逆。君的行为如果忤逆（常法），还会失去国家，何况是臣呢？”

惠公到达都城绛的郊区，听说庆郑没有逃走，使家仆徒叫他来，说：“庆郑啊，你有罪，还

在国都里吗？”庆郑说：“臣怨恨君刚归国为君，报答恩德，不自我谦恭。（如果）自我谦恭，听从（与秦余的）劝谏，就不会与秦作战。作战如果用好的车马，就不会失败。已经打了败仗，诛罚有罪的人，如果有罪的人又逃走了，不可以守国治国。臣所以等待接受刑罚，使君的政令能够贯彻实行。”晋君说：“对他用刑。”庆郑说：“下有正直的话，这是臣的行为。上有公正的刑罚，这是君的明智。臣有臣的行为，君有君的明智，这是国家利益所在。君就是不加刑于我，我也一定要自杀。”蛾析说：“臣听说奔向刑罚（而不惧）的臣子，不如赦免他，让他去报仇。君何不赦免他去报秦仇？”梁由靡说：“不可。我们能做的事，秦国难道不能做到？况且与他作战不胜，而用罪犯去报复它，不武；出战不胜，归国处于不安定的状态，不智；已经讲和又反复，不信；当用刑不用，扰乱政令，不威。（这些不武、不智、不信、不威的做法，）出战不能用，入朝不能治，败坏国家，也将导致为质的子圉被杀，不如对庆郑用刑。”晋君说：“斩庆郑，不要让他自杀！”家仆徒说：“有不记恨的君，有甘心就死刑的臣，那声誉比杀了庆郑要好。”梁由靡说：“君主的政令刑法，是用来治理人民的。不服从命令擅自进退，违犯了政令。使自己心意痛快，以致丧失了国君，违犯刑法。庆郑哪，他是败国乱国的人，不可让他逃避了刑罚。而且作战擅自后退，后退了就自杀；臣得以实行他的想法，君失去了施用刑罚的对象，这样的事情，以后不可用来作为先例。”晋君命司马说去斩庆郑。司马说召集三军将士，数庆郑的罪状，说：“韩原之战的誓辞说：错乱行列，违犯军令，死罪；将帅被俘而面部未受伤，死罪；造谣惑众，死罪。现在庆郑错乱了行列，违犯军令，你的罪第一条；庆郑擅自进退，你的罪第二条；你耽误了梁由靡，使他没能抓住秦君，你的罪第三条；国君被俘，你面部未受伤，你的罪第四条；庆郑哪，你受刑！”庆郑说：“三军将士都在，有人能坐等受刑，却怕面部受伤吗？赶快行事吧！”丁丑日，斩庆郑，（晋君）于是进入国都绛。

十五年②，惠公死，怀公立为君，秦于是派人到楚国去召请重耳，送他归国为君。晋人在高粱杀死怀公③，把君位授给重耳，这就是文公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蛾析：晋大夫。

②十五年：惠公十五年，公元前636年。

③怀公：惠公的儿子子圉。高粱：在今山西临汾市东北。

## 卷十

### 晋语四

### 【原文】

文公在狄十二年，狐偃曰：“日，吾来此也，非以狄为荣，可以成事也。吾曰：‘奔而易达，困

而有资，休以择利，可以戾也。’今戾久矣，戾久将底。底著滞淫，谁能兴之？盍速行乎？吾不适齐、楚，避其远也。蓄力一纪，可以远矣。齐侯长矣，而欲亲晋。管仲殁矣，多谗在侧。谋而无正，衷而思始。夫必追择前言，求善以终，履迹逐远，远人入服，不为邮矣。会其季年可也，兹可以亲。”皆以为然。

乃行，过五鹿，乞食于野人。野人举块以与之，公子怒，将鞭之。子犯曰：“天赐也。民以土服，又何求焉？天事必象，十有二年，必获此土。二三子志之。岁在寿星及鹑尾，其有此土乎！天以命矣，复于寿星，必获诸侯。天之道也，由是始之。有此，其以戊申乎！所以申土也。”再拜稽首，受而载之。遂适齐。

## 【译文】

1. 晋文公在狄十二个年头，狐偃说：“以前我们到这里来，不是以来狄为荣耀，而是以为可以完成回国的事业。我说：‘出走容易到达，穷困而有资财可用，（在此）休养，选择有利时机（返国），可以安定下来。’现在安定已久，安定久了就将止息，止息持续，滞留过份，谁能使他兴起？何不快走呢？我们前时不去齐楚，是回避道路遥远。积蓄力量一十二年，可以远行了。齐侯年老了，想要与晋国亲近。管仲已死，君的左右多有谗言，谋划没有定准，因而想念初年的中正之道。一定会追念并选择以前（管仲）的话，求得善始善终。已使邻近国家满意，现在追求远方国家的友好，远方人来亲附，就不为过了。当桓公晚年到齐国去没有错，这个国家可以亲近。”大家都以为对。

于是出发。经过五鹿<sup>①</sup>，向种田人求吃的，种田人拿一块土给他。公子发怒，将鞭打他。子犯说：“这是天的赐与，人民捧土服事公子，还要求什么呢？天（决定的）事一定先有迹象，十二年之后，一定能获得这块土地。（同行的）各位记住：岁星在寿星和鹑尾<sup>②</sup>，将拥有这块土地吧！天已告知（我们）了。再到寿星，一定可获得诸侯的拥护<sup>③</sup>。那是天道，从这里（得土块）开始。拥有这块土地，大概在戊申日吧。戊申，就是用来扩展领土的<sup>④</sup>。”

（公子）再拜稽首，接受土块载在车上，于是上路到齐国去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五鹿：卫地，在今河南濮阳县南。

②鹑尾与寿星是相接连的两个辰次。重耳在卫，在鲁僖公十六年（公元前644年），岁星在寿星。过十二个年头，就是鲁僖公二十七年（公元前633年），岁星在鹑尾，晋文公伐卫，夺取了五鹿。岁星在寿星是得土块的年，岁星在鹑尾，是得土地的年。

③岁星再到寿星，就到了鲁僖公二十八年（公元前632年）。这一年，晋在城濮战胜楚，在践土会集诸侯，向周王献俘，受王的册封。

④戊，与五行相配，属土。申，有延申、扩展的意思。所以说“戊申，就是用来扩展领土的。”

## 【原文】

齐侯妻之，甚善焉。有马二十乘，将死于齐而已矣。曰：“民生安乐，谁知其他？”

桓公卒，孝公即位，诸侯叛齐。子犯知齐之不可以动，而知文公之安齐而有终焉之志也，欲行，而患之，与从者谋于桑下。蚕妾在焉，莫知其在此也。妾告姜氏，姜氏杀之，而言于公子曰：“从者将以子行，其闻之者，吾以除之矣。子必从之，不可以贰，贰无成命。《诗》云：‘上帝临女，无贰尔心。’先王其知之矣，贰将可乎？子去晋难而极于此。自子之行，晋无宁岁，民无成君。”

天未丧晋，无异公子，有晋国者，非子而谁？子其勉之！上帝临子，贰必有咎。”

公子曰：“吾不动矣，必死于此。”姜曰：“不然。《周诗》曰：‘莘莘征夫，每怀靡及。’风夜征行，不遑启处，犹惧无及。况其顺身纵欲怀安，将何及矣？人不求及，其能及乎？日月不处，人谁获安？西方之书有之曰：‘怀与安，实疚大事。’《郑诗》云：‘仲可怀也，人之多言，亦可畏也。’昔管敬仲有言，小妾闻之，曰：‘畏威如疾，民之上也。从怀如流，民之下也。见怀思威，民之中也。畏威如疾，乃能威民。威在民上，弗畏有刑。从怀如流，去威远矣，故谓之下。其在辟也，吾从中也。《郑诗》之言，吾其从之。’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纪纲齐国，裨辅先君而成霸者也。子而弃之，不亦难乎？齐国之政败矣，晋之无道久矣，从者之谋忠矣，时日及矣，公子几矣。君国可以济百姓，而释之者，非人也。败不可处，时不可失，忠不可弃，怀不可从，子必速行。吾闻晋之始封也，岁在大火，阏伯之星也，实纪商人。商之纣国三十一王。《警史》之纪曰：‘唐叔之世，将如商数。’今未半也。乱不长世，公子唯子，子必有晋。若何怀安？”公子弗听。

## 【译文】

2. 齐侯为公子重耳娶妻①，待遇很好。有八十匹马，（公子）打算死于齐国算了。说：“人生下来安于享乐，谁知道别的？”

桓公死，孝公即位②。诸侯背叛齐国。子犯知道齐国不可能出动（帮重耳归国），又知道文公安于住在齐国并有在齐老死的意思，想动身离开，忧虑文公不肯走，与随从（文公）的人员在桑树下商量。当时养蚕的女奴在那里（采桑叶），没有人知道她在。女奴告诉姜氏，姜氏杀了她③。（姜氏）对公子说：“你的随从人员将把你弄走。那个听到这个计划的人我已把她除掉了。你一定要跟着他们走，不可犹疑，犹疑办不成大事。《诗》说④：‘上帝关照你了，你的心不要犹疑。’先王他知道了，（因而不犹疑⑤），（我们）难道可以犹疑吗？你逃避晋的灾难到这里来。从你走后，晋国没有哪一年安宁，人民没有一个安定的君主。天没有灭亡晋国，已没有别的公子，领有晋国的，不是您是谁？您自勉吧！上帝关照您，犹疑一定有灾祸。”

公子说：“我不动了，一定死在这里。”姜氏说：“不对。《周诗》说⑥：‘从征的汉子一队队，常常恐惧来不及。’早晚征战行动，没功夫坐一下，没时间住下来，还恐怕来不及，何况顺着本能、放纵欲望、怀恋安乐，将怎么来得及呢？人不求上进，他能成事吗？日月运转不停，有谁能获得安定？西方的书有这样的话⑦：‘怀恋与安逸，真弄坏大事。’《郑诗》说⑧：‘二郎真值得思念啊，（但）人们言多语杂，也是可怕的啊！’以前管敬仲有话⑨，奴家听说了，‘害怕威严，象害怕疾病一样，这是人民的上等行为。跟着感情走，象水往下流，这是人民的下等行为。碰着感情的事就想到威严，这是人民的中等行为。害怕威严象害怕疾病一样，才能使民畏惧。威严居于人民之上，不畏惧它就有刑罚来到。跟着感情走，象水往下流，离威严就远了，所以叫做下等行为。他们在有罪之列，我选择中等行为。《郑诗》的话，我将依它。’这是大夫管仲用来治理齐国、辅佐先君创立霸业的办法。而您抛弃这些，（想成大事）岂不困难吗？齐国的政治已经败坏了，晋国无道时间已经很久了。（您的）随从人员的谋划是忠心耿耿的了，时机已经来了，公子归国为君的日期接近了。做国君可以接济百姓（免于苦难），如果不做，就不是仁德。流亡不可以持久，时机不可以丧失，忠良不可以抛弃，怀恋（安乐）不可以放纵，您一定要赶快动身。我听说晋国开始封建，岁星在大火，大火是阏伯的星，它统理商人的吉凶大事⑩。商统治天下三十一位君王。史官的记载说：‘唐叔传世，将和商的世数相同⑪。’现在还不到一半⑫。祸乱不会长期持续，晋公子只有您在了，您一定会拥有晋国。为什么要迷恋安乐？”公

子不听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齐侯：当时齐国君还是齐桓公。

②孝公：名昭，公元前 642 年至前 633 年在位。

③姜氏：齐桓公为重耳娶的妻子。姜氏杀死女奴灭口，恐怕走漏消息。

④这里的诗句见于《诗经·大雅·大明》。

⑤诗句中的“你”，指周武王。这句“先王”也是指他。

⑥《周诗》指《诗经·小雅·皇皇者华》。

⑦西方：指周。

⑧《郑诗》：后世见于《诗经·郑风·将仲子》。

⑨管敬仲：管仲，当时已死。

⑩阋(音遏)伯：传说中高辛氏的大儿子。兄弟不和，把他迁到商丘。古代天文学认为他和天上的心宿相应，而心宿在大火辰次，阋伯在唐尧时曾为管火的官，死后用他配祭大火。所以说“大火是阋伯的星”。商人以商丘为发祥地，所以心宿又是商的星，随之大火也就是商的星(应当为辰次)了。所以可以说它统理商人的吉凶大事。

⑪唐叔是晋的始封君。始封那一年，岁星在大火，而大火是商的星，这样就把晋和商拉在一起，说他们的世数相同。

⑫从唐叔至惠公十四世，不到三十一世的一半。

## 【原文】

姜与子犯谋，醉而载之以行。醒，以戈逐子犯，曰：“若无所济，吾食舅氏之肉，其知饕乎？”舅犯走，且对曰：“若无所济，余未知死所，谁能与豺狼争食？若克有成，公子无亦晋之柔嘉，是以甘食。偃之肉腥臊，将焉用之？”遂行。

## 【译文】

3. 姜氏和子犯商量，让重耳喝醉酒，(趁他醉的时候，)用车载着他出发。(重耳)酒醒了，用戈追赶子犯，说：“如果大事不成，我吃舅父的肉，不知能吃饱不？”舅犯逃走，边走边回答说：“如果大事不成，我不知道死在哪里，谁能和豺狼争吃(我的肉)？如果大事成功，公子不是要吃晋国柔嫩甘美的食物了吗？我狐偃的肉腥臊，哪能用得上呢？”于是就上路。

## 【原文】

过卫，卫文公有邢、狄之虞，不能礼焉。宁庄子言于公曰：“夫礼，国之纪也；亲，民之结也；善，德之建也。国无纪不可以终，民无结不可以固，德无建不可以立。此三者，君之所慎也。今君弃之，无乃不可乎！晋公子，善人也，而卫亲也，君不礼焉，弃三德矣。臣故云：君其图之。康叔，文之昭也。唐叔，武之穆也。周之大功在武，天祚将在武族。苟姬未绝周室，而俾守天聚者，必武族也。武族唯晋实昌，晋胤公子实德。晋仍无道，天祚有德，晋之守祀，必公子也。若复而修其德，镇抚其民，必获诸侯，以讨无礼。君弗蚤图，卫而在讨。小人是惧，敢不尽心。”公弗听。



## 【译文】

4. 从卫国经过,卫文公有邢、狄(入侵卫国)的忧患①,不能以礼接待。宁庄子对卫文公说②:“礼是治理国家的,亲是团结人民的,善是建树德行的。国无治理就不能维持到底,民无团结就不能巩固,德无建树就不可以立身。这三项,是君主所必须谨慎从事的。现在君抛弃这些,莫非是不行吧!晋公子是善人,是卫的亲族,君不以礼接待,就是抛弃上述三德了③。臣所以才这样说,君请谋酌这事!(卫始祖)康叔,是文王的儿子,(晋始祖)唐叔,是武王的儿子。周朝建大功的是武王,天赐福佑将在武王这一支。如果周王室姬姓不绝,使他们守天所赐予的人民与货财的,一定是武王这一支。武王的后嗣只有晋国昌盛发达,晋的后代(这位)公子确有德行。晋君接连数世无道,天降福给有德行的人,晋国守护宗庙祭祀的,一定是这位公子。如果再加上修德,安抚百姓,一定能得到诸侯的拥护,讨伐无礼的国家。君如果不早作打算,卫国将在被讨伐之列。小人害怕这个④,敢不尽心尽意(劝谏)?”卫文公不听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卫文公:卫国国君,名燬,公元前 659 年至前 635 年在位。

②宁庄子:卫正卿宁速。

③所谓三德指以礼接待宾客;亲热地对待亲族;以善意给善人以帮助。这里的“善人”说的是有美好德行的人。

④小人:自称“小人”,是一种谦卑的说法。

## 【原文】

自卫过曹,曹共公亦不礼焉,闻其骍胁,欲观其状,止其舍,谋其将浴,设微薄而观之。僖负羁之妻言于负羁曰:“吾观晋公子贤人也,其从者皆国相也,以相一人,必得晋国。得晋国而讨无礼,曹其首诛也。子盍蚤自贰焉?”僖负羁馈飧,真璧焉。公子受飧反璧。

负羁言于曹伯曰:“夫晋公子在此,君之匹也,不亦礼焉?”曹伯曰:“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,谁不过此!亡者皆无礼者也,余焉能尽礼焉!”对曰:“臣闻之:爱亲明贤,政之干也。礼宾矜穷,礼之宗也。礼以纪政,国之常也。失常不立,君所知也。国君无亲,以国为亲。先君叔振,出自文王,晋祖唐叔,出自武王,文、武之功,实建诸姬。故二王之嗣,世不废亲。今君弃之,不爱亲也。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,卿材三人从之,可谓贤矣,而君蔑之,是不明贤也。谓晋公子之亡,不可不怜也。比之宾客,不可不礼也。失此二者,是不礼宾,不怜穷也。守天之聚,将施于宜。宜而不施,聚必有阙。玉帛酒食,犹粪土也,爱粪土以毁五常,失位而阙聚,是之不难,无乃不可乎?君其图之!”公弗听。

## 【译文】

5. (重耳)从卫国经过曹国,曹共公也不以礼相待①,听说他肋骨连成一片,想看看是什么样子。(重耳)住在馆舍里,(共公)探听到他将洗澡的时候,设一幅薄帘子,(从帘外)偷看重耳。僖负羁的妻子对负羁说②:“我看晋公子是贤能的人,他的随从人员都是(可做)国相的人才③。用一个国相,就定能获得晋国,获得晋国讨伐无礼的国家,曹是第一个被讨伐的对象。您何不早些(设法)区别于其他的人?”僖负羁馈送熟食,把玉璧放在熟食下面。公子接受熟食,退回玉璧。

负羁对曹伯说：“晋公子在这里，是君主您同样地位的人，难道可以不以礼相待吗？”曹伯说：“诸侯国流亡的公子多着啦，谁不从这里经过？流亡者都是无礼的人，我怎么对他们尽礼？”回答说：“臣听说：爱亲人、尊贤者，是治理政事的骨干。以礼待客，怜念穷困，是礼的根本。礼用来治理政事，是国家的常规。失去常规，就不能立国，这是君主您所知道的。国君（另外）没有亲族，以国家为亲族。先君叔振，是文王的儿子，晋始祖唐叔，是武王的儿子。文王武王的功业，使他们的子孙得以建国。所以（文武）二王的后嗣，世代不废弃亲族关系。现在君废弃它，是不爱亲人。晋公子生下来十七年就流亡，具备为卿才能的三人跟随他④，可以说是贤了，而君看不到，这是不尊敬贤者。我私下以为晋公子的流亡，不可不怜念。把他比作宾客，不可不以礼相待。失去这两点，就是不礼待宾客，不怜念穷困。保守天所赐予的财货，将施给应当受施的人。当施而不施，财货就一定会受损失。玉璧、布帛、酒食，象粪土似的，爱惜粪土，毁坏三常⑤，在这个地位上该做的不做，使财货受损；轻易地这般行事，恐怕是不可以吧？君请谋虑这件事！”共公不听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曹共公：曹国国君，名襄。论爵位是伯爵，下文称为曹伯。公元前 652 年至前 618 年在位。

②僂负羁：曹国大夫。

③国相：统领国内所有官吏、协助国君处理国务的高级官员。

④“三人”：指狐偃、赵衰、贾佗。

⑤三常：这里指政治的骨干，礼的根本和国家的常规。

### 【原文】

公子过宋，与司马公孙固相善，公孙固言于襄公曰：“晋公子亡长幼矣，而好善不厌，父事狐偃，师事赵衰，而长事贾佗。狐偃，其舅也，而惠以有谋。赵衰，其先君之戎御，赵夙之弟也，而文以忠贞。贾佗，公族也，而多识以恭敬。此三人者，实左右之。公子居则下之，动则咨焉，成幼而不倦，殆有礼矣。树于有礼，必有艾。《商颂》曰：‘汤降不迟，圣敬日跻。’降，有礼之谓也。君其图之！”襄公从之，赠以马二十乘。

### 【译文】

6. 公子经过宋国，与司马公孙固交好。公孙固对襄公说①：“晋公子流亡，自幼年到长大，喜好善行不厌倦，象侍奉父亲一样侍奉狐偃，象侍奉老师一样侍奉赵衰，象侍奉长兄一样侍奉贾佗②。狐偃是他的舅父，仁惠有计谋。赵衰是为公子死去的父亲驾驶兵车的赵夙的弟弟，有文彩，为人忠正。贾佗是国君的族人，多有见识，恭敬有礼。这三个人辅佐他。公子平时起居生活总在他们之下，有行动就问他们，从幼年到成人（都如此），没有厌倦，可算是有礼的了。在有礼的人面前有礼，必有回报。《商颂》说：‘（对于贤人）成汤迅疾降尊相待，圣明、恭敬的德行一天天向上增进。’降尊，就是说的有礼。君请谋虑这件事。”襄公听从司马的话，赠送公子马八十匹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宋襄公：宋国国君，名兹父，公元前 650 年至前 637 年在位。

②赵衰（音催）：字子余，又称成季，后为晋卿，帮助文公创建霸业。贾佗（音拖）：晋重臣之一，襄公时为

太师。

## 【原文】

公子过郑，郑文公亦不礼焉。叔詹谏曰：“臣闻之：亲有天，用前训，礼兄弟，资穷困，天所福也。今晋公子有三祚焉，天将启之。同姓不婚，恶不殖也。狐氏出自唐叔。狐姬，伯行之子也，实生重耳。成而隼才，离违而得所，久约而无衅，一也。同出九人，唯重耳在，离外之患，而晋国不靖，二也。晋侯日载其怨，外内弃之；重耳日载其德，狐、赵谋之，三也。在《周颂》曰：‘天作高山，大王荒之。’荒，大之也。大天所作，可谓亲有天矣。晋、郑，兄弟也，吾先君武公与晋文侯戮力一心，股肱周室，夹辅平王，平王劳而德之，而赐之盟质，曰：‘世相起也。’若亲有天，获三祚者，可谓大天。若用前训，文侯之功，武公之业，可谓前训。若礼兄弟，晋、郑之亲，王之遗命，可谓兄弟。若资穷困，亡在长幼，还轸诸侯，可谓穷困。弃此四者，以徼天祸，无乃不可乎？君其图之！”弗听。

叔詹曰：“若不礼焉，则请杀之。谚曰：‘黍稷无成，不能为荣。黍不为黍，不能蕃庠。稷不为稷，不能蕃殖。所生不疑，唯德之基。’”公弗听。

## 【译文】

7. 公子经过郑国，郑文公也不以礼相待<sup>①</sup>。叔詹劝谏道<sup>②</sup>：“臣听说：亲近伟大的天，遵用前王的教训，礼待兄弟，资助穷困，这是天所福佑的。现在晋公子有三点值得上天赐福，上天将开导他。同姓不婚，怕不能繁殖。狐氏是唐叔的后代。狐姬是伯行的女儿，生下重耳。（重耳）长大成人，才能杰出，避祸离开晋国，有去的地方，长久处于困境，却没有缺点，这是一。兄弟九人，只重耳还在。遭遇外患，晋国国内也不安宁，这是二。晋侯一天天积累怨恨，国外国内都抛弃他；重耳一天天积累功德，狐偃、赵衰为他谋划，这是三。《周颂》上说：‘天生高山，大王荒之。’<sup>③</sup>荒，是尊崇的意思。尊崇天所生的，可以说是亲近伟大的天了。晋、郑是兄弟之国。我们已去世的国君武公与晋文侯并力同心，为周王室的栋梁，共同辅佐平王<sup>④</sup>。平王慰劳他们，感激他们，赐给他们信实的盟约，说：‘世世代代互相扶持。’如果亲近伟大的天，那么，获得三大福佑，可说是尊崇天了。如果遵用前王的教训，那么，文侯的功劳，武公的业绩，可说是前王的教训。如果礼待兄弟，那么，晋、郑的亲族关系，平王遗留下来的教命，可说是兄弟之亲。如果资助穷困，那么，从幼到长，回车经诸侯各国，可说是穷困。抛弃这四点，招致天祸，恐怕不可行吧？君请谋虑这件事！”郑文公不听从。

叔詹说：“如果不以礼相待，就请杀掉他。谚语说：‘黍稷长不成，就不能结穗。黍不成为黍，就不能滋长茂密。稷不能成为稷，就不能生长繁殖。种什么生什么，无可怀疑，这是德行的根基。’”文公也不听从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郑文公：郑国国君，名捷。公元前672年至前627年在位。

②叔詹：郑国大夫。

③大（音太）王：周文王的祖父。

④武公：郑国国君，名滑突。公元前770年至前744年在位。晋文侯：晋国国君，名仇。公元前780年至前746年在位。平王：周王宜臼，公元前770年至前720年在位。平王东迁，开始了春秋时代。

## 【原文】

遂如楚，楚成王以周礼享之，九献，庭实旅百。公子欲辞，子犯曰：“天命也，君其飨之。亡人而国荐之，非敌而君设之，非天，谁启之心！”既飨，楚子问于公子曰：“子若克复晋国，何以报我？”公子再拜稽首，对曰：“子女玉帛，则君有之。羽旄齿革，则君地生焉。其波及晋国者，君之余也，又何以报？”王曰：“虽然，不谷愿闻之。”对曰：“若以君之灵，得复晋国，晋、楚治兵，会于中原，其避君三舍。若不获命，其左执鞭弭，右属囊鞬，以与君周旋。”

令尹子玉曰：“请杀晋公子。弗杀，而反晋国，必惧楚师。”王曰：“不可。楚师之惧，我不修也。我之不德，杀之何为！天之祚楚，谁能惧之？楚不可祚，冀州之士，其无令君乎？且晋公子敏而有文，约而不谄，三材侍之，天祚之矣。天之所兴，谁能废之？”子玉曰：“然则请止狐偃。”王曰：“不可。《曹诗》曰：‘彼己之子，不遂其媾。’邲之也。夫邲而效之，邲又甚焉。效邲，非礼也。”

于是怀公自秦逃归。秦伯召公子于楚，楚子厚币以送公子于秦。

## 【译文】

8. 于是进入楚国，楚成王用周王室待上公的礼宴请他：九献，陈列在庭内的礼物众多①。公子想辞谢，子犯说：“这是天命。君请接受这宴请。流亡者却以有国者之礼进献，地位不相当，却以国君之礼设宴，（如果）不是天，谁让他产生这样的想法？”已经宴饮了，楚子问公子说：“您如果能在晋国为君，怎样报答我？”公子再拜稽首回答说：“美女、宝玉、布帛，君都有。翡翠、旄牛尾、象牙、皮革，是君地的出产。这些流到晋国去的，是贵国所剩余的，又用什么来报答呢？”成王说：“虽然这样，我还是愿意听听。”回答说：“如果凭借神降给君的福气，得以回晋国（为君），晋楚两国进行军事活动，在原野之中相会，（我军将）避君三舍②。如果没有得到楚军还师的命令，那将左手持弓，右手从箭袋里取箭，和君来往驰逐。”

令尹子玉说③：“请杀死晋公子。（如果）不杀，他回到晋国，一定会使楚军恐惧。”王说：“不可。楚军恐惧，是因为我不修德。我不修德，杀掉他干什么？天赐福给楚国，谁能使他恐惧？如果楚不能接受天的福佑，冀州土地上④，难道没有好的君主吗？况且晋公子聪敏有文采，处于困境却不谄谀。三位人才侍奉他，天已赐福给他了。天叫他兴旺，谁能废弃他？”子玉说：“这样，就请拘留狐偃。”王说：“不可，《曹诗》说⑤：‘他那个人啊，不能始终对人厚爱。’这是指责那人的过失，是过失却又仿效它，过失就更厉害了。仿效过失，不是礼。”

此时，怀公从秦逃回晋国。秦伯（派人）去楚国召请公子。楚子厚礼送公子到秦国去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 楚成王：楚国国君熊酈（音氲），公元前671年至前626年在位。王是楚国的自称。在周王室那里楚是子爵，所以下文又叫他楚子。九献：主人敬酒叫献，宾回敬叫酢（音作），主人再敬叫酬。一献一酢一酬叫做一献。九献是献、酢、酬反复九次。宴享时赠送礼物必陈列在庭中，礼物包括璧玉、布帛，还有当地著名的特产之类。

② 避君三舍：就是与君对阵，从阵前往后撤退九十里。一舍三十里，三舍九十里。

③ 令尹：楚王以下的最高官职，掌军事大权。子玉：就是成得臣。

④ 冀州：晋属古冀州地，这里指晋国。

⑤ 诗句见于《诗·曹风·候人》这里按楚王所理解的翻译。

## 【原文】

秦伯归女五人，怀嬴与焉。公子使奉匜沃盥，既而挥之。嬴怒曰：“秦、晋匹也，何以卑我？”公子惧，降服囚命。秦伯见公子曰：“寡人之适，此为才。子圉之辱，备嫫嫫焉，欲以成婚，而惧离其恶名。非此，则无故。不敢以礼致之，欢之故也。公子有辱，寡人之罪也。惟命是听。”

公子欲辞，司空季子曰：“同姓为兄弟。黄帝之子二十五人，其同姓者二人而已，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。青阳，方雷氏之甥也。夷鼓，彤鱼氏之甥也。其同生而异姓者，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。凡黄帝之子，二十五宗，其得姓者十四人，为十二姓。姬、酉、祁、己、滕、箴、任、荀、僖、姁、僊、依是也。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，故皆为姬姓，同德之难也如是。昔少典娶于有蟠氏，生黄帝、炎帝。黄帝以姬水成，炎帝以姜水成。成而异德，故黄帝为姬，炎帝为姜，二帝用师以相济也，异德之故也。异姓则异德，异德则异类。异类虽近，男女相及，以生民也。同姓则同德，同德则同心，同心则同志。同志虽远，男女不相及，畏黷敬也。黷则生怨，怨乱毓灾，灾毓灭姓。是故娶妻避其同姓，畏乱灾也。故异德合姓，同德合义。义以导利，利以阜姓。姓利相更，成而不迁，乃能摄固，保其土房。今子于子圉，道路之人也，取其所弃，以济大事，不亦可乎？”

公子谓子犯曰：“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将夺其国，何有于妻？唯秦所命从也。”谓子馀曰：“何如？”对曰：“《礼志》有之曰：‘将有请于人，必先有入焉。欲人之爱己也，必先爱人。欲人之从己也，必先入人。无德于人，而求用于人，罪也。’今将婚媾以从秦，受好以爱之，听从以德之，惧其未可也，又何疑焉？”乃归女而纳币，且逆之。

## 【译文】

9. 秦伯赠送公子美女五人，怀嬴也在里面①。公子叫她捧着承水器，侍候倒水洗手，洗完把（沾在手上的）水挥洒在怀嬴身上。怀嬴发怒，说：“秦晋是相当的国家，为什么看我低？”公子恐惧，解去上衣，把自己囚禁起来，听从（秦伯）处理。秦伯接见公子说：“我的正妃的女儿，数这个有才能。子圉为质，充数为他的妇官。想（以此女）与公子为婚，但怕有坏名声落到公子头上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就没有别的原因。不敢用婚姻大礼相送，是我爱这个女儿的缘故。（这次使）公子受辱，是我的罪过。（怀嬴的事）只听公子的处置。”

公子想辞退不要。司空季子说②：“同姓为兄弟。黄帝的儿子二十五人，同姓的只有两人③。只有青阳与夷鼓都是己姓。青阳是方雷氏的外甥，夷鼓是彤鱼氏的外甥④。同一个父亲所生，却姓不同，四个母亲的儿子分别为十二个姓。黄帝的儿子，总共发出二十五支。他们当中获得姓的十四人，共十二姓：就是姬、酉、祁、己、滕、箴、任、荀、僖、姁、僊、依。只有青阳与苍林氏与黄帝同，所以都是姬姓。德行相同就有这么困难。从前少典娶有蟠氏的女子为妻，生黄帝、炎帝。黄帝在姬水旁长成，炎帝在姜水旁长成，长大后德行不同，所以黄帝姓姬，炎帝姓姜。炎黄二帝用军队相互争战，因为德行不同。不同姓就不同德，不同德就不同类。不同类（血缘关系）虽然相近，男女嫁娶，也可以生育儿女。同姓就德行相同，德行相同就同心，心同志愿就同。志愿相同即使（血缘关系）远，男女不相嫁娶，恐亵渎了恭敬之心。亵渎就产生怨恨，怨恨就产生灾害，产生灾害就会消灭同姓。所以娶妻要避免同姓，是因为害怕祸乱灾害。所以德行不同可合二姓为婚，德行相同就以德行相亲。德义导致财利产生，财利用来使同姓壮大。姓氏与财利相辅相成，成就不致离散。这样，同姓的人才能凝聚，保持他们的土地住处。



现在你对于子圉来说，道路上过往的人一样，取回他所不用的，以便成就大事，不是也行吗？”

公子对子犯说：“怎么样？”回答说：“将夺取他的国家，取他的妻子有什么关系？只依从秦的主见就是了。”公子对子余说⑤：“怎么样？”回答说：“《礼志》上有这样的话：‘将对人有所请求，必定首先要有人接纳你的东西。想要别人爱自己，必定首先要爱别人。要想人家顺从你；必定要首先顺从人。对人没有恩德，却要求人为你所用，那是罪过。’现在将结成婚姻，以此顺从秦国；接受他所爱的人，以此使他爱你；听从他的主见，使他产生好感；只恐怕做不到，又有什么怀疑的？”于是让怀嬴回到秦伯那里去，送上聘礼，并且举行迎亲仪式迎接她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秦伯：指秦穆公，伯是他的爵位。怀嬴：子圉的妻子。子圉在秦为质，逃归晋国，立为怀公，所以叫怀嬴。秦国嬴姓。

②司空季子：就是胥臣，又叫臼季，后官为司空。

③有官位才能赐姓，德行相同，姓才能相同，所以黄帝儿子二十五个，同姓的只有两人。

④这里讲的与下文提的姓氏、人名、地名等，或只是传说，大都无可稽考，不一一作注。

⑤子余：赵衰的字。

## 【原文】

他日，秦伯将享公子，公子使子犯从。子犯曰：“吾不如衰之文也，请使衰从。”乃使子馀从。秦伯享公子如享国君之礼，子馀相，如宾。卒事，秦伯谓其大夫曰：“为礼而不终，耻也。中不胜貌，耻也。华而不实，耻也。不度而施，耻也。施而不济，耻也。耻门不闭，不可以封。非此，用师则无所矣。二三子敬乎！”

明日宴，秦伯赋《采芣》，子馀使公子降拜。秦伯降辞。子馀曰：“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，重耳敢有安志，敢不降拜？”成拜卒登，子馀使公子赋《黍苗》。子馀曰：“重耳之仰君也，若黍苗之仰阴雨也。若君实庇荫膏泽之，使能成嘉谷，荐在宗庙，君之力也。君若昭先君之荣，东行济河，整师以复强周室，重耳之望也。重耳若获集德而归载，使主晋民，成封国，其何实不从？君若恣志以用重耳，四方诸侯，其谁不惕惕以从命？”秦伯叹曰：“是子将有焉，岂专在寡人乎！”秦伯赋《鸛鸣》，公子赋《河水》。秦伯赋《六月》，子馀使公子降拜。秦伯降辞。子馀曰：“君称所以佐天子、匡王者以命重耳，重耳敢有惰心？敢不从德？”

## 【译文】

10. 另一天，秦伯将宴请公子，公子叫子犯随行。子犯说：“我不如赵衰有文彩，请叫赵衰随行。”就叫子余随行。秦伯宴请公子用象对待国君一样的礼节，要子余赞礼，象为贵宾赞礼一样。事完，秦伯对他的大夫们说：“举行礼仪，如果不能始终如一，是耻辱。内心慕敬与外表不相称，是耻辱。表面上花稍，但没有实际内容，是耻辱。不估计自己的力量而施加恩惠，是耻辱。施恩惠，却不能把事办成，是耻辱。不关闭耻辱之门，不可能守封国。不这样，使用众人就没有可使用的了。各位恭敬行事吧！”

第二天宴饮，秦伯朗诵《采芣》①，子余使公子下堂拜谢，秦伯下堂辞拜。子余说：“君期望天子赐命服给重耳②，重耳怎敢有苟安的心思？怎敢不下堂拜谢？”拜后升堂，子余使公子朗诵《黍苗》③。子余说：“重耳仰慕君德，正象黍苗仰慕阴雨。如果君庇护他，润泽他，使成为美好的谷子，进献给宗庙祭祀，都是君的功劳。君如果发扬贵国先君的荣耀④，东征渡过黄河，

整顿军伍，再使周室强大，是重耳的愿望。重耳如果能够使君所施恩德最终完成，回国主持祭祀，为晋国人民作主，成为诸侯国君之一，有什么事不跟随您的？君如果放心使用重耳，四方诸侯，还有谁不小心从命？”秦伯叹道：“这位公子就将有这类的建树，难道会专在我吗？”秦伯朗诵《鸛飞》，公子朗诵《河水》⑤。秦伯朗诵《六月》⑥，子余使公子下堂拜谢，秦伯下堂辞拜。子余说：“君的意思把辅佐天子、整顿王国的重任寄托在重耳身上，重耳岂敢有怠惰的心思？岂敢不顺从施予恩德的好意？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《采芣》：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，是王赏赐诸侯的诗。

②命服：按等级穿的官员礼服。

③《黍苗》：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，里面有这样的话：“芄芃黍苗，阴雨膏之。（蓬蓬勃勃地生长的黍苗，绵绵阴雨润泽它。）”

④贵国先君：指秦襄公。秦襄公讨伐西戎有功，赐爵为伯。

⑤《鸛飞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小宛》的首章。诗说：“宛彼鸣鸛，翰飞戾天。我心忧伤，念昔先人。明发不寐，有怀二人。”大意是：鸣唤着的小鸛，直往天上飞。我心忧愁悲伤，想念着去世的先人。通宵不能入睡，怀念那两个人。”秦伯诵这些诗句，大概是用来怀念晋献公（重耳的父亲）和秦穆姬（晋献公的女儿、穆公的夫人）的。《河水》：韦昭注《国语》，认为《河水》当作《沔水》，《沔水》也是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：“沔彼流水，朝宗于海。（满满的河水，朝向大海流去。）”重耳用来表达他返回晋国，必当朝奉秦国的意思。

⑥《六月》：也是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里面有“以国王国”，“以佐天子”的句子。匡，匡正，有整顿的意思。

## 【原文】

公子亲筮之，曰：“尚有晋国。”得贞《屯》、悔《豫》，皆八也。筮史占之，皆曰：“不吉。闭而不通，爻无为也。”司空季子曰：“吉。是在《周易》，皆利建侯。不有晋国，以辅王室，安能建侯？我命筮曰‘尚有晋国’，筮告我曰‘利建侯’，得国之务也，吉孰大焉！《震》，车也。《坎》，水也。《坤》，土也。《屯》，厚也。《豫》，乐也。车班外内，顺以训之，泉原以资之，土厚而乐其实。不有晋国，何以当之？《震》，雷也，车也。《坎》，劳也，水也，众也。主雷与车，而尚水与众。车有震，武也。众顺，文也。文武具，厚之至也。故曰《屯》。其繇曰：‘元亨利贞，勿用有攸往，利建侯。’主震雷，长也，故曰元。众而顺，嘉也，故曰亨。内有震雷，故曰利贞。车上水下，必伯。小事不济，壅也。故曰勿用有攸往，一夫之行也。众顺而有武威，故曰‘利建侯’。《坤》，母也。《震》，长男也。母老子强，故曰《豫》。其繇曰：‘利建侯行师。’居乐、出威之谓也。是二者，得国之卦也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11. 公子亲自卜筮，说：“祈求领有晋国①。”筮的结果，得屯卦，变至豫卦，都是八占优势的卦②。筮人看卦分析判断，都说：“不吉利。闭塞不通，（可变的）爻无所作为③。”司空季子说：“吉利。这两卦从《周易》看来，都利于封建侯国④。如果不是领有晋国，辅佐王室，怎能封建诸侯？我们要卜筮的是‘祈求领有晋国。’筮告诉我说：‘利于封建诸侯’，这就是得国的事，没有比这更吉利的了。震是车，坎是水，坤是土，屯，是厚的意思，豫是安乐的意思⑤。内外都有车⑥。顺利地引导它⑦。用源泉灌溉它⑧。土层厚，可以安享这土层生出来的财物⑨。

(如果)不是领有晋国,什么东西可以与这些相应?震是雷,是车<sup>⑩</sup>。坎是劳,是水,是众多。雷、车为主,水、众在上<sup>⑪</sup>。车有震动,是武。众多而顺从,是文。文武齐备,厚到了顶点,所以说是屯。那卦辞说<sup>⑫</sup>:‘元亨利贞,勿用有攸往,利建侯<sup>⑬</sup>。’震雷为主,是长的意思,所以说‘元’<sup>⑭</sup>。众多而顺从,是美好,所以说‘亨’<sup>⑮</sup>。内有震雷,所以说‘利贞’。车在上,水在下,必定成就霸业<sup>⑯</sup>。小事办不成,因为壅塞。所以说‘勿用有攸往’。这是指一个人的行动。众人顺从,而且有威武,所以说‘利建侯’。坤是母亲,震是长男。母老迈子强壮,所以说‘豫’。那卦辞说:‘利建侯行师<sup>⑰</sup>’。意思是居家安乐,出师威武。这两卦,是得国的卦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“祈求领有晋国”,是命筮之辞,就是筮的内容,看这是吉是凶,可成不可成,筮是用蓍草占卜未来的事。

②屯卦:是震卦在下、坎卦在上的卦。下面三爻是震,上面三爻是坎。两个三爻的卦合成一个六爻的卦。由下往上数,第一爻叫初爻,依次叫二爻、三爻、四爻、五爻、上爻。一是阳爻,一是阴爻。屯的变卦,初爻、五爻由阳变阴,四爻由阴变阳。于是变成了豫卦。豫卦的组成,下面是坤卦,上面是震卦。用五十五根蓍草中的四十九根,经过一定方式的组合与运算,所得的数字不外四个: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凡六、八是阴爻,七、九是阳爻。六、九是老阴老阳,是可变的,八、七是少阴少阳,是不变的。重耳所筮得的屯卦,用数字表示(按初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上的次序排列),就是九、八、八、六、九、八。豫卦用数字表示是:六、八、八、九、六、八。屯和豫卦里各有三个八,所以说“都是八占优势。”

③筮(音尸)人:占卦的官。八是不变的少阴,占了优势,所以说“闭塞不通”。其中当有可变的爻,但在八占优势的情况下“无所作为”。

④司空季子说从周易看来如何如何,那么前面筮人就不是用周易来分析,而是用连山(夏易)、归藏(殷易)来分析了。封建诸侯:指册封诸侯,建立新国,或在原有的诸侯国中册封新的国君。

⑤行车会震动,所以说“震是车”。古人以八卦与自然物质或自然现象相配,坎配水,坤配地,地就是土了,所以说“坎是水,坤是土”。“屯”有土堆的意思,土堆是厚实的,所以说屯有“厚”的意思。“豫”有安乐的意思,这是通常的解释。

⑥有本卦,有变卦,本卦是内,变卦是外。“内外都有车”,是说本卦里有震,变卦里也有震。就一个六爻的卦来说,下面三爻组成的卦是内,上面三爻组成的卦是外。

⑦这句话原文作“顺以训之”,顺、训都与坤音近,这句是指豫的内卦坤说的。

⑧坎为水:屯卦坎在上,就是源泉在上,可用来灌溉生利。

⑨屯是土堆,坤是地,所以这里说“土层厚。”

⑩雷震是常见的自然现象,所以这里又说震是雷。

⑪这句话指屯卦而言。震是内卦,内卦为主。水众多在上,那是坎卦。

⑫卦辞:总说一卦的词语。

⑬因为下文要分开解释,所以这里只能引用原文,没有翻译。照现在的理解,这些话的大意是:大吉利,但不要到什么地方去。有利于封建诸侯。

⑭长:是长幼的长。元:本义是首,首也有长义。

⑮亨:据韦昭的解释,美好的会集在一起是亨。

⑯有震卦,兵车出动震震有声。有坎卦,人民拥戴,象水往下流。有军队、有人民,所以“必定成就霸业”。

⑰因前面屯卦卦辞引原文,所以这里豫卦卦辞也没有翻译。翻译出来是:有利于封建诸侯和行军。

## 【原文】

十月,惠公卒。十二月,秦伯纳公子。及河,子犯授公子载璧,曰:“臣从君还轸,巡于天下,

怨其多矣！臣犹知之，而况君乎？不忍其死，请由此亡。”公子曰：“所不与舅氏同心者，有如河水。”沉璧以质。

董因迎公于河，公问焉，曰：“吾其济乎？”对曰：“岁在大梁，将集天行，元年始受，实沈之星也。实沈之墟，晋人是居。所以兴也。今君当之，无不济矣。君之行也，岁在大火，阏伯之星也，是谓大辰。辰以成善，后稷是相，唐叔以封。瞽史记曰：嗣续其祖，如谷之滋，必有晋国。臣筮之，得《泰》之八。曰：是谓天地配亨，小往大来。今及之矣，何不济之有？且以辰出而以参入，皆晋祥也，而天之大纪也。济且秉成，必霸诸侯。子孙赖之，君无惧矣！”

公子济河，召令狐、臼衰、桑泉，皆降。晋人惧，怀公奔高梁。吕甥、冀芮帅师，甲午，军于庐柳。秦伯使公子絅如师，师退，次于郇。辛丑，狐偃及秦、晋大夫盟于郇。壬寅，公入于晋师。甲辰，秦伯还。丙午，入于曲沃。丁未，入绛，即位于武宫。戊申，刺怀公于高梁。

## 【译文】

12. 十月，惠公死了①。十二月，秦伯送公子重耳回国。到了黄河边上，子犯把祭祀用的玉璧还给公子，说：“臣从君的车子周行天下，怨恨多着啦。臣自己都知道，何况是君？不忍心就去死，请从此（离开您）逃亡到别的地方去。”公子说：“如果不与舅父同心，就象河水一样②。”把玉璧沉入河中作为守信用的凭证。

董因到黄河边迎接文公③。文公问他说：“我的事办得成吗？”回答说：“岁星在大梁④，（公子）将使天道得以实现。元年即位，岁星在实沈。实沈的位次，是晋人主持祭祀的⑤，晋从这里兴旺发达起来。现在君恰好应了这一天象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君流亡到国外，岁星在大火。大火是阏伯的星⑥，这星叫做大辰。大辰可利用它办好事⑦，后稷观察它（以便领导农业生产），唐叔于岁星在大辰时建国。史官记载说：（晋的子孙）继承他们的祖先，象谷物滋长一样，一定会领有晋国。臣卜筮，得泰卦，变爻为八数。可得到的解释是：这叫做天地相配，享受祭祀。小的离去，大的到来⑧。现在就到了这种情况，有什么不成功的？而且，于岁星在大火时出国，于岁星在实沈时回国，这对于晋，都是吉祥的时候，在天来说，大火与实沈，都是重要的辰次⑨。事能成功，而且执掌国政，必定会在诸侯中称霸。子孙还将依靠霸业，君不要恐惧了。”

公子渡过黄河。把令狐、臼衰、桑泉三邑的长官召来⑩，他们都归降（听公子指挥）。晋人恐惧，怀公逃奔到高梁⑪。吕甥、冀芮统率军队，甲午日驻扎在庐柳⑫。秦伯派公子絅到晋军去（谈判）。晋军后退，驻扎在郇地⑬。辛丑，狐偃和秦、晋大夫在郇盟会。壬寅日，文公进入军队所在地。甲辰日，秦伯回国。丙午日，文公进入曲沃。丁未日，进入绛都，在武宫即位。戊申日，在高梁杀死怀公⑭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《左传》记载，晋惠公死于鲁僖公二十三年（公元前637年）九月，这里说是十月。

②这一句是誓词。照后人看来，“象河水一样”，不象在起誓。但古人就是这样起誓的。它的确切含义还不能说得清楚。

③董因：晋大夫，可能是史官。

④岁星在大梁，是僖公二十三年。也就是公元前637年。

⑤实沈：原是人名，高辛氏的小儿子，迁于大夏（晋阳），主祀参星。唐人、晋人继承了实沈的这一点，主祀参星。参星是实沈次的星宿。

⑥见本卷第二节注1。

⑦大辰就是大火，在大火位次的房星，早晨出现在东方正中，指示春耕应当开始。“利用它办好事”，就是指它的这种作用。

⑧泰卦是下乾上坤，乾代表天，坤代表地，所以说“天地相配”。“小去大来（小的离去，大的到来）”是泰卦卦辞。这里是说子围离去，文公到来。

⑨岁星在大火，唐叔建国。岁星在实沈，实沈次由晋主祀。所以说“对于晋，都是吉祥的时候”。

⑩令狐：晋地，在今山西临猗县西十二里。臼衰：晋地，在今山西解县废治西北。桑泉：晋地，在今山西临猗县临晋镇东北。

⑪高粱：晋地，在今山西临汾市东北。

⑫庐柳：晋地，在今山西临猗县北。

⑬郇：晋地，在今山西临猗县西南。

⑭甲午日是鲁僖公二十四年（公元前636年）二月六日。依次推算下来，辛丑是十三，壬寅是十四，甲辰是十六，丙午是十八，丁未是十九，戊申是二十。

## 【原文】

初，献公使寺人勃鞞伐公于蒲城，文公逾垣，勃鞞斩其袪。及入，勃鞞求见，公辞焉，曰：“骊姬之谗，尔射余于屏内，困余于蒲城，斩余衣袪。又为惠公从余于渭滨，命曰三日，若宿而至。若干二命，以求杀余。余于伯楚屡困，何旧怨也？退而思之，异日见我。”对曰：“吾以君为已知之矣，故入；犹未知之也，又将出矣。事君不贰是谓臣，好恶不易是谓君。君君臣臣，是谓明训。明训能终，民之主也。二君之世，蒲人、狄人，余何有焉？除君之恶，唯力所及，何贰之有？今君即位，其无蒲、狄乎？伊尹放太甲而卒为明王，管仲贼桓公而卒以为侯伯。乾时之役，申孙之矢集于桓钩，钩近于袪，而无怨言，佐相以终，克成令名。今君之德宇，何不宽裕也？恶其所好，其能久矣？君实不能明训，而弃民主。余，罪戾之人也，又何患焉？且不见我，君其无悔乎！”

于是吕甥、冀芮畏逼，悔纳文公，谋作乱，将以己丑焚公宫，公出救火而遂杀之。伯楚知之，故求见公。公惧，遽出见之，曰：“岂不如女言？然是吾恶心也，吾请去之。”伯楚以吕、郤之谋告公。公惧，乘驂自下，脱会秦伯于王城，告之乱故。及己丑，公宫火，二子求公不获，遂如河上，秦伯诱而杀之。

## 【译文】

13. 当初，献公派寺人勃鞞到蒲城去讨伐文公①，文公跳过墙去，勃鞞（去追）砍断了文公的衣袖。到文公归国，勃鞞求见，文公拒绝，说：“骊姬进谗言，你在照墙之内用箭射我，使我受困于蒲城，斩断我的衣袖。又为惠公到渭滨追杀我②，命令三日内到达，你宿一晚就到了。你领了两位君主的命令，想杀死我。我多次被你伯楚所逼迫而处于困境，难道有什么旧怨吗？回去想想，改日来见我。”回答说：“我以为君已经知道君臣之道了，所以能够归国；（看来）还不知道，又将出国（流亡）了。侍奉君主没有二心，这就叫做臣；爱好与憎恶不（因私而）改变，这就叫做君。君象真正的君，臣象真正的臣，这就叫做圣明的教训。能使圣明的教训贯彻始终，才是人民的君主。在（献公、惠公）二君的时代，蒲人、狄人，我有什么关照的必要呢？除去国君所憎恶的，只看力所能及，怎么会有二心呢？现在君即位，难道就没有蒲人、狄人了吗？伊尹流放太甲，太甲终于成了圣明的王③；管仲是桓公的敌人，终于辅佐桓公成就了霸业。乾时



之战，名叫申孙的箭射到桓公的带钩上④，带钩比衣袖还近身，但桓公没有怨恨（管仲）的话。（管仲作为桓公的）辅相终其一生，能成就美好的名声。现在君的德行度量，多么不宽裕啊！憎恶那（作为君主应当）喜好的，岂能长久？君真不能遵循圣明的教训，并抛弃作为人民君主应有的品德。我是个罪人，又怕什么？而且不接见我，君不要后悔啊！”

这时，吕甥、冀芮害怕文公迫害，后悔接纳文公（归国），打算作乱，将于己丑火烧文公的宫室，文公出来救火就杀死他。伯楚知道，所以求见文公。文公急忙出来接见他，说：“岂不如你所说的那样？只是我的心不善，请允许我除了它。”伯楚把吕、郤二人的阴谋告诉文公⑤。文公恐惧，自乘驿车，沿着偏僻的路行进，不张旗帜，在王城与秦伯相会，告诉他乱的事由。到己丑那天，文公住所大火，吕、郤二人找文公没有找着，就避到河上⑥。秦伯引诱他们去，把他们二人杀死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寺人勃鞞（音低）：寺人就是阉人，勃鞞是他的名字。《晋语二》第一节称他为阍楚，下文称为伯楚，又有称为寺人披的。

②渭滨：渭水之滨。重耳跟随狄君到渭滨打猎。勃鞞受惠公之命来杀重耳未成。

③太甲：汤的孙子，为商王，不能胜任，伊尹把他流放到桐宫。三年之后，改正了过错，伊尹又让他复位。

④乾时之战：乾时，齐地，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西南。公元前685年，鲁庄公领兵进入齐国，送公子纠归国为君。当时齐桓公已抢先回国，率领军队与鲁军相遇于乾时，鲁国战败。战斗中，管仲曾以箭射中桓公带钩。

⑤吕、郤：吕甥、郤芮。郤芮封于冀，所以又叫冀芮。

⑥河上：黄河岸边地区。

### 【原文】

文公之出也，竖头须——守藏者也，不从。公入，乃求见，公辞焉以沐。谓谒者曰：“沐则心覆，心覆则图反，宜吾不得见也。从者为羁继之仆，居者为社稷之守，何必罪居者！国君而仇匹夫，惧者众矣。”谒者以告，公遽见之。

### 【译文】

14. 文公出国流亡，竖头须——一个仓库保管没有跟随①。文公归国，求见文公。文公拒绝见，说在洗头发。竖头须对传达说：“洗头发，心就（正面）朝下覆盖，心朝下覆盖，考虑问题就是相反的了。难怪我不得被接见。跟随的人员是象犬马一样的仆人，在国内的是国家的守护人，何必给国内的人加罪？国君却与平民百姓为仇，害怕的人就多了。”传达把这些告诉文公，文公立即接见他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竖头须：竖，小使，名头须。又叫里鳧须。

### 【原文】

元年春，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。秦伯纳卫三千人，实纪纲之仆。公属百官，赋职任功。弃责薄敛，施舍分寡。救乏振滞，匡困资无。轻关易道，通商宽农。懋穡劝分，省用足财。利

器明德，以厚民性。举善援能，官方定物。正名育类。昭旧族，爱亲戚，明贤良，尊贵宠，赏功劳，事耆老，礼宾旅，友故旧。胥、籍、狐、箕、栾、郤、柏、先、羊舌、董、韩，实掌近官。诸姬之良，掌其中官。异姓之能，掌其远官。公食贡，大夫食邑，士食田，庶人食力，工商食官，皂隶食职，官宰食加。政平民阜，财用不匮。

冬，襄王避昭叔之难，居于郑地汜。使来告难，亦使告于秦。子犯曰：“民亲而未知义也，君盍纳王以教之义？若不纳，秦将纳之，则失周矣，何以求诸侯？不能修身，而又不能宗人，人将焉依？继文之业，定武之功，启土安疆，于此乎在矣，君其务之！”公说，乃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，以启东道。

## 【译文】

15. 文公元年春天，文公和夫人嬴氏从王城抵达绛都。秦伯派三千人做文公的卫队，随文公来到晋国，他们都是精干的侍卫。文公集合百官，授予职事，委任有功的人。废止旧债，少收赋税，施舍恩惠，分财给缺少的人。救济穷困，起用长久未得官职的能人。使处于困境的人得以正常生活，给一无所有的人以资助。减轻关税，治理道路，清除沿路的盗贼。使贸易往来畅通，使农民宽裕。鼓励务农，劝勉有的分财给没有的。节省用度，使财货充足。使器具便于使用，使德教彰明，使民性厚道。举用贤能，建立常规的官制，决定各种政事。正名分，使良民不受压抑地蕃衍增长。显扬有功的旧族，爱亲戚，尊贤良，敬贵族，赏赐有功之臣，侍奉老人，礼待宾客，对故人友好。胥、籍、狐、箕、栾、郤、柏、先、羊舌、董、韩各族旧姓，掌管近朝官员的职事。姬姓中的优秀人士，掌管朝中官员的职事。其他异姓的能人，使他们掌管远郊地区官吏的职事。公食用贡赋，大夫食用从采邑收得的财物，士食用土地的出产，平民靠劳力为生，工匠和官商，官府供给吃用，皂隶靠自己的差使为生<sup>①</sup>。家臣以大夫加田为生活来源<sup>②</sup>。政治清明，人民丰足，财用不缺。

冬天，周襄王因昭叔的灾难，避居到郑国汜地<sup>③</sup>。周使者来晋通报，也派人向秦通报。子犯说：“人民亲附，但还不懂得德义，君何不送王归国，用来教育人民遵循德义？如果晋不送王归国，秦将送王归国，那就失去周的好感了，用什么去求得诸侯的拥护？既不能修身，又不能尊重别人，人们将依靠（君）什么呢？继承文王的事业，创立武王的功勋，开辟疆土，安定边境，就在这上面了，君请致力于此！”文公喜悦，就送财货给草中的戎和丽土的狄，打通晋国东部的道路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皂隶：低贱的仆役。士以皂为臣，皂以隶为臣。

②加田：既赏之后，又加赐给大夫的田。

③周襄王：名郑，公元前651年至前619年在位。昭叔是襄王的弟弟，他与襄王后私通。王后隗氏，狄人。襄王废后，拥护昭叔的大臣借狄人军队伐周，襄王逃出。汜：在今河南省襄城县南。

## 【原文】

二年春，公以二军下，次于阳樊。右师取昭叔于温，杀之于隰城。左师迎王于郑。王入于成周，遂定之于邲。王飨醴，命公胙侑。公请隧，弗许。曰：“王章也，不可以二王，无若政何？”赐公南阳阳樊、温、原、州、陘、緄、组、攒茅之田。阳人不服，公围之，将残其民，仓葛呼曰：“君

补王阙，以顺礼也。阳人未狎君德，而未敢承命。君将残之，无乃非礼乎！阳人有夏、商之嗣典，有周室之师旅，樊仲之官守焉，其非官守，则皆王之父兄甥舅也。君定王室而残其姻族，民将焉放？敢私布于吏，唯君图之！”公曰：“是君子之言也。”乃出阳人。

### 【译文】

16. 晋文公二年春天，文公率领左右二军东行，驻在阳樊①。右军在温俘获昭叔，把他杀死在隰城②。左军从郑国迎接襄王。王进入成周，就让王在郑安定下来。王用醴酒宴请文公③，命文公作为宾客用酒回敬，并赐给他币帛。文公请求允许死后能用隧礼④，王不同意，说：“隧礼是用来表明王与他人有区别的，不可以有两个王，（如果有两个王，）就没有办法治理政事了。”赐给文公南阳的阳樊、温、原、州、陘、緄、组、攒茅的田地⑤。阳樊人不服，文公派兵围住他们，将杀害那里的人民。仓葛喊道：“君弥补王的缺失，用这来遵循道义。阳樊人没有习惯接受君的恩德，不敢奉命行事。君将残害他们，莫不是不合礼义吧？阳樊人有夏、商遗留下来的法典，有周王室的士众和樊仲的职守⑥。如果不是守官的后裔，就是王室的父兄甥舅。君安定王室却残害王室的亲戚和同族，人民将效法谁？我胆敢把这些意思私自向君的官吏们说明，望君谋虑这件事！”文公说：“这是君子的话。”于是解围让阳樊人民自去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阳樊：地名，本篇所述，与《周语中》二、三篇说的是一回事，参见那里的注释。

②温：今河南温县南。周地，后属晋。隰城：周地，后属郑。在今河南武涉县境。

③醴酒：一种甜酒。

④隧礼：天子葬礼。见《周语中》第二篇注释。

⑤南阳：地区名，约当今河南新乡地区一带。阳樊等八邑都属南阳。原：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。州：在今河南沁阳县东南五十里。陘（音形）：在今河南沁阳县西北。緄（音痴）：在今河南沁阳县西南。组：即钅，在今河南滑县东。攒茅：在今河南修武县大陆村。

⑥樊仲：周王室臣仲山甫。他的职守就是率领士众在这里守护夏、商遗下来的法典。

### 【原文】

文公伐原，令以三日之粮。三日而原不降，公令疏军而去之。谍出曰：“原不过一二日矣！”军吏以告，公曰：“得原而失信，何以使人？夫信，民之所庇也，不可失。”乃去之，及孟门，而原请降。

### 【译文】

17. 晋文公讨伐原，命令准备三日的军粮。三天过去了，原仍不降服，文公命令撤军，离开原城。侦察人员从城里出来说：“原等不得一两天了。”军官向文公报告，文公说：“得到原却失去信用，怎么役使百姓？信是人民所依赖的，不可丧失。”就离开原城。军队撤到孟门①，原人请求归降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孟门：原的属地。

## 【原文】

文公立四年，楚成王伐宋。公率齐、秦伐曹、卫以救宋。宋人使门尹班告急于晋，公告大夫曰：“宋人告急，舍之则宋绝。告楚则不许我。我欲击楚，齐、秦不欲，其若之何？”先轸曰：“不若使齐、秦主楚怨。”公曰：“可乎？”先轸曰：“使宋舍我而赂齐、秦，借之告楚。我分曹、卫之地以赐宋人。楚爱曹、卫，必不许齐秦。齐、秦不得其请，必属怨焉，然后用之，蔑不欲矣。”公说，是故以曹田、卫田赐宋人。

令尹子玉使宛春来告曰：“请复卫侯而封曹，臣亦释宋之围。”舅犯愠曰：“子玉无礼哉！君取一，臣取二，必击之。”先轸曰：“子与之。我不许曹、卫之请，是不许释宋也。宋众无乃强乎！是楚一言而有三施，子一言而有三怨。怨已多矣，难以击人。不若私许复曹、卫以携之，执宛春以怒楚，既战而后图之。”公说，是故拘宛春于卫。

子玉释宋围，从晋师。楚既陈，晋师退舍，军吏请曰：“以君避臣，辱也。且楚师老矣，必败。何故退？”子犯曰：“二三子忘在楚乎？偃也闻之：战斗，直为壮，曲为老。未报楚惠而抗宋，我曲楚直，其众莫不生气，不可谓老。若我以君避臣，而不去，彼亦曲矣。”退三舍避楚。楚众欲止，子玉不肯，至于城濮，果战，楚众大败。君子曰：“善以德劝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18. 晋文公立为君四年<sup>①</sup>，楚成王讨伐宋。文公率领齐、秦的军队攻打曹国、卫国，用这来救援宋国<sup>②</sup>。宋人派门尹班向晋告急<sup>③</sup>。文公告诉大夫们说：“宋人告急，如果不管它，宋就与我绝交了。求楚（不攻宋），楚不会允许我的请求。我想攻击楚国，齐、秦又不同意，怎么办呢？”先轸说<sup>④</sup>：“不如使齐、秦做怨恨楚的国家。”文公说：“可以吗？”先轸说：“叫宋不要管我们，而送给齐、秦财货土地。凭借他们向楚请求不再攻宋。我把所得的曹、卫的土地分给宋人。楚舍不得曹、卫，一定不同意齐、秦的请求。齐、秦的请求被拒绝，一定与楚结怨。然后，借用齐、秦的力量，没有不能实现欲望的。”文公喜悦，所以把曹、卫的田赐给宋人。

令尹子玉使宛春来告知晋国说<sup>⑤</sup>：“请让卫侯复位。并让曹君得以守国。臣也解除对宋国的围困。”舅犯发怒说：“子玉无礼啊！君取一、臣取二<sup>⑥</sup>，一定要攻击它。”先轸说：“您请同意他的请求。我们如果不同意关于曹、卫的请求，那就是不允许解除宋的围困，宋人就将灭国。这样一来，楚国一句话而有三项恩德，您一句话有三桩怨恨。怨恨已经多了，难以攻击别人。不如私下允许曹、卫复国，离间他们与楚的关系。抓住宛春，激怒楚国。打起仗来，再作打算。”文公喜悦，所以把宛春拘留在卫地。

子玉解除对宋的围困，率楚军向晋军接近。楚军已列好阵势，晋军（命令）后退驻扎。军中吏员请求说：“以君避臣<sup>⑦</sup>，是耻辱。而且楚军疲惫了，一定会败，为什么退兵？”子犯说：“各位忘记了在楚的时候了吗？我狐偃听说：作战，理直就强壮，理曲就疲惫，还没有报答楚的恩施却救助宋人，我理曲，楚理直。他们的将士没有不生气的，不能说是疲惫。如果我以君避臣，但（楚）不离去，他们就理曲了。”退九十里避开楚军。楚军士众想停止追赶，子玉不肯，军队开到城濮<sup>⑧</sup>，结果发生了战争，楚军大败。君子说：“（子犯、先轸）善于用德义相劝谏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公元前 633 年。

②事在公元前 632 年。曹、卫是楚的盟国。

③门尹班：宋大夫。

④先轸：初为下军佐，后升为中军元帅，掌握国政。采邑在原，也称原轸。

⑤宛春：楚大夫。

⑥当时率领晋军的是文公，是君。解除对宋的围困只一件事，所以说君取一。当时率领楚军的是令尹子玉，是臣；他请求复卫、封曹，是两件事，所以说臣取二。

⑦晋君在军中，晋军避楚军，就是以君避臣。

⑧城濮：废濮县南七十里有临濮城，即其地，当时属卫。濮县在山东西部，1956 年撤消，并入范县。范县 1964 年划归河南省。

## 【原文】

文公诛观状以伐郑，反其陴。郑人以名宝行成，公弗许，曰：“予我詹而师还。”詹请往，郑伯弗许，詹固请曰：“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，君何爱于臣也？”

郑人以詹予晋，晋人将烹之。詹曰：“臣愿获尽辞而死，固所愿也。”公听其辞。詹曰：“天降郑祸，使淫观状，弃礼违亲。臣曰：‘不可。夫晋公子贤明，其左右皆卿才，若复其国，而得志于诸侯，祸无赦矣。’今祸及矣。尊明胜患，智也。杀身赎国，忠也。”乃就烹，据鼎耳而疾号曰：“自今以往，知忠以事君者，与詹同！”乃命弗杀，厚为之礼而归之。郑人以詹伯为将军。

## 【译文】

19. 文公因（流亡过郑时郑人）观看文公肋骨联成一片的样子而讨伐郑国①，推倒城墙上的矮墙。郑人用重宝求和。文公不答应，说：“把詹给我就退军②。”詹请求到晋军去，郑伯不同意③。詹坚定地请求说：“舍弃一臣可以赦免百姓，安定社稷，君为什么舍不得臣呢？”

郑人把詹送给晋，晋人将煮死他。詹说：“臣愿意得到把话说完的机会再死，这本来就是我的愿望。”文公同意听他说。詹说：“天降祸给郑国，使行为过份，观看公子肋骨联成一片的样子，舍弃礼义，背离亲族情谊。臣（当时就）说：‘不可。晋公子贤明，他左右的人都是为卿的人才，如得归国为君，在诸侯中得志，灾祸不可赦免了。’现在果真灾祸来临了。（我）尊敬贤明，遏止祸患，是智。杀身为国赎罪，是忠。”于是向鼎走去，靠着鼎耳大呼道④：“从今以后，大家知道忠心侍奉君主的，（结果）和我相同。”（文公）于是命令不杀他，为他准备厚礼送他回去。郑人（因此）命詹伯为将军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史书只有曹共公乘重耳洗澡的时候观看肋骨联成一片的记载，没有郑人观看的说法。但这里明明说晋文公为此而讨伐郑国，后文詹伯也说行为过份，观看公子肋骨联成一片的样子。那么郑国君臣当也有观看重耳肋骨的行为。

②詹：郑卿叔詹伯，又称詹伯。晋文公流亡时从郑国经过，詹伯请郑文公以礼相待。郑文公不听，詹伯改请杀死重耳。

③郑伯：指郑文公。

④鼎：大的烹饪器具，上有两耳，以便提举。

## 【原文】

晋饥，公问于箕郑曰：“救饥何以？”对曰：“信。”公曰：“安信？”对曰：“信于君心，信于名，



信于令，信于事。”公曰：“然则若何？”对曰：“信于君心，则美恶不逾。信于名，则上下不干。信于令，则时无废功。信于事，则民从事有业。于是乎民知君心，贫而不惧，藏出如入，何匮之有？”公使为箕。及清原之蒐，使佐新上军。

## 【译文】

20. 晋国饥荒。文公问箕郑说①：“用什么救饥？”回答说：“用信。”文公说：“信在哪些方面？”回答说：“国君之心信实，名份信实，政令信实，办事也信实。”文公说：“那么，怎么样呢？”回答说：“国君之心信实，美是美，恶是恶，不相逾越。名份信实，上下不相干犯。政令信实，就按时而动，没有废弃的事功。办事信实，人民做事就有成就。于是人民知道国君的心思，贫困也不害怕，库藏支出就象收入一样，有什么困乏的呢？”文公派他做箕地的大夫②。到清原阅兵的时候，叫他做新上军的副帅③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箕郑：晋大夫。

②箕：晋地，在今山西蒲县东北。

③清原：在今山西稷山县东南二十余里。清原阅兵在公元前 629 年。

## 【原文】

文公问元帅于赵衰，对曰：“郤穀可，行年五十矣，守学弥惇。夫先王之法志，德义之府也。夫德义，生民之本也。能惇笃者，不忘百姓也。请使郤穀。”公从之。

公使赵衰为卿，辞曰：“栾枝贞慎，先轸有谋，胥臣多闻，皆可以为辅佐，臣弗若也。”乃使栾枝将下军，先轸佐之。取五鹿，先轸之谋也。郤穀卒，使先轸代之。胥臣佐下军。

公使原季为卿，辞曰：“夫三德者，偃之出也。以德纪民，其章大矣，不可废也。”使狐偃为卿，辞曰：“毛之智，贤于臣，其齿又长。毛也不在位，不敢闻命。”乃使狐毛将上军，狐偃佐之。

狐毛卒，使赵衰代之，辞曰：“城濮之役，先且居之佐军也善，军伐有赏，善君有赏，能其官有赏。且居有三赏，不可废也。且臣之伦，箕郑、胥婴、先都在。”乃使先且居将上军。

公曰：“赵衰三让。其所让，皆社稷之卫也。废让，是废德也。”以赵衰之故，蒐于清原，作五军。使赵衰将新上军，箕郑佐之；胥婴将新下军，先都佐之。子犯卒，蒲城伯请佐，公曰：“夫赵衰三让不失义。让，推贤也。义，广德也。德广贤至，又何患矣！请令衰也从子。”乃使赵衰佐新上军。

## 【译文】

21. 文公问赵衰谁可以做军队的统帅，回答说：“郤穀可以①。已经五十岁了，还坚持学习，越来越厚实。先王的典法记载，是道德礼义聚集的地方，而道德礼义，是使人民生存繁衍的根本。扎扎实实地学习，是因为不忘记百姓。请派遣郤穀。”文公听从了这个意见。

文公使赵衰为卿②，推辞说：“栾枝正直谨慎③，先轸有谋略，胥臣见多识广，都可以做辅佐大臣，臣不如他们。”就派栾枝统帅下军，先轸为副。兼并五鹿，是先轸的谋算。郤穀死，使先轸代他为中军统帅。胥臣做下军的副帅。

文公使原季为卿④，推辞说：“三大功德⑤，都是狐偃出的智谋。以德治民，功效卓著，不

可不用。”使狐偃为卿，推辞说：“狐毛的智慧比臣高⑥，年龄又大些。毛不在位，我不敢受命。”就派狐毛率领下军，狐偃为副。

狐毛死，使赵衰代替他。推辞说：“城濮之战，先且居做军队的副帅做得好⑦，军功有赏，君的事情办理得好有赏，胜任他的职守有赏。且居有三点值得奖赏，不可不用。况且臣这一辈，还有箕郑、胥婴、先都在⑧。”于是使先且居统领上军。

文公说：“赵衰三次谦让，所让与的人，都是国家的卫护者。废弃谦让，就是废弃美德。”因为赵衰的缘故，在清原阅兵，创建五军⑨。使赵衰统领新上军，箕郑为副。胥婴统领新下军，先都为副。子犯死，蒲城伯请派副将。文公说：“赵衰三次谦让都合于义⑩。让，推荐贤能；义，推广美德。美德推广了，贤能来任职，还怕什么？请允许我叫赵衰与你合作。”于是使赵衰为上军的副帅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郤穀（音胡）：晋大夫。

②卿：执政官，地位很高。军队的统帅也当是卿，这里的意思是要赵衰做下军统帅。

③栾枝：晋大夫栾贞子。

④原季：赵衰。赵衰曾为原大夫。

⑤三大功德：一、送襄王归国，用义教育人民；二、伐原三日退兵，用信教育人民；三、大阅兵，用礼教育人民。

⑥狐毛：狐偃的哥哥。

⑦先且居：先轸的儿子，下文“蒲城伯”也是指他。

⑧胥婴、先都：晋大夫。

⑨晋原有三军，上军、中军、下军。现创建新上军、新下军。合起来是五军。

⑩事情做得应该、做得合理就是义。

### 【原文】

文公学读书于臼季，三日，曰：“吾不能行也咫，闻则多矣。”对曰：“然而多闻以待能者，不犹愈也？”

### 【译文】

22. 文公向臼季学习读书①。学了三天，说：“我不能实行啊！知道倒是知道得多了。”回答说：“这样，就多学点东西等待能实行的，不还是比不学习好吗？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臼季：就是上篇的胥臣，第九篇的司空季子。

### 【原文】

文公问于郭偃曰：“始也，吾以治国为易，今也难。”对曰：“君以为易，其难也将至矣。君以为难，其易也将至焉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23. 文公对郭偃说：“开始，我以为治国容易。现在才知道困难。”回答说：“君以为容易，困

难就将来了。君以为困难,那容易就将来了。”

## 【原文】

文公问于胥臣曰:“吾欲使阳处父傅讜也而教诲之,其能善之乎?”对曰:“是在讜也。蓬蔕不可使俯,戚施不可使仰,僂僂不可使举,侏儒不可使援,矇眵不可使视,瞽瞍不可使言,聵聵不可使听,童昏不可使谋。质将善,而贤良赞之,则济可俟。若有违质,教将不入,其何善之为!臣闻昔者大任娠文王不变,少溲于豕牢,而得文王,不加疾焉。文王在母不忧,在傅弗勤,处师弗烦,事王不怒,孝友二虢,而惠慈二蔡,刑于大姒,比于诸弟。《诗》云:‘刑于寡妻,至于兄弟,以御于家邦。’于是乎用四方之贤良。及其即位也,询于‘八虞’,而咨于‘二虢’,度于闾天而谋于南宫,谏于蔡、原而访于辛、尹,重之以周、邵、毕、荣,亿宁百神,而柔和万民。故《诗》云:‘惠于宗公,神同时恫。’若是,则文王非专教诲之力也。”

公曰:“然则教无益乎?”对曰:“胡为文?益其质。故人生而学,非学不入。”公曰:“奈夫八疾何?”对曰:“官师之所材也,戚施直罍,蓬蔕蒙璆,侏儒扶卢,矇眵修声,聵聵司火。童昏、瞽瞍、僂僂,官师之所不材也,以实裔土。夫教者,因体能质而利之者也。若川然,有原,以印浦而后大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24. 文公问胥臣说:“我想使阳处父做讜的傅,教诲讜,他能把这事做好吗①?”回答说:“这在讜本人。患鸡胸病的人不可以使他弯下身子,驼背不能使他向后仰。僂僂不可以使他举重,侏儒不可以使他牵引②,瞎子不可以使他看见,哑巴不可以使他说话,聋子不可以使他听见,呆子不可以使他谋划。资质本好,贤良的师傅辅导他,成材才有可能。如果资质邪恶,教诲不能接受,如何能使他为善?臣听说,从前,大任怀孕文王③,与往常没有不同,到厕所里小便,生下文王,没有感到痛苦。文王在母亲那里,母亲不以为忧,在傅那里,傅不劳苦。在师那里,师不愁烦。侍奉父王,父王没生过气。对二虢孝顺友爱,对二蔡仁慈,加惠于他们④。作妻子太姒的楷模,和同族兄弟亲和。《诗》说⑤:‘为妻子的楷模,进而做兄弟的榜样,用这番道理来治理国家。’于是就用四方贤良来辅佐自己。到他即位为君,向‘八虞’征询意见,向‘二虢’问道,与闾天商量,与南宫适同谋⑥。请教蔡公、原公,访问辛甲、尹佚⑦,加之以周文公、邵公、毕公、荣公,使百神心安,使百姓安宁和顺。所以《诗》说⑧:‘依顺大臣,鬼神不为此而忧虑。’这样看来,文王就不是专门教诲的功效了。”

文公说:“这样说来,教就没有益处了吗?”回答说:“为什么要文采?就是为了使质地更加美好。所以人生下来要学习,不是学习就不能上正道。”文公说:“怎样对待患有八种疾病的人⑨?”回答说:“这就要看官长的因材施教了。驼背要他击钟,鸡胸要它头顶石磬,侏儒让他缘矛柄为戏,瞎子要他学习音乐,聋子让他看火。呆子、哑巴、僂僂,官长无材可用,就用来充实边远地区。教诲,是根据人的质地和性能,因势利导的,象河流一样,有了源泉,流到人海处这才广阔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阳处父:晋大夫阳子。讜:文公儿子襄公名讜。傅:辅佐并教导太子的人,重在品德和处事方面。师与傅小异,师重在知识的传授。

②焦侥(音焦摇):传说中的矮人。侏儒:特短的矮子。

③大任:周文王母亲。

④二虢:文王弟虢仲、虢叔。二蔡:文王两个后封于蔡的儿子。

⑤诗句见于《诗经·大雅·思齐》。

⑥八虞:八位贤士,他们都是掌管山泽的官。他们的名字是:伯达、伯括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随、季弼、闾(音宏)夭、南宫适(音括)都是周的大臣。

⑦蔡公、原公、辛甲、尹佚:都是周的太史。

⑧《诗》:也指《思齐》篇。

⑨八种疾病:指上文说的鸡胸、驼背、焦侥、侏儒、瞎子、哑巴、聋子、呆子。

## 【原文】

文公即位二年,欲用其民,子犯曰:“民未知义,盍纳天子以示之义?”乃纳襄王于周。公曰:“可矣乎?”对曰:“民未知信,盍伐原以示之信?”乃伐原。曰:“可矣乎?”对曰:“民未知礼,盍大蒐,备师尚礼以示之?”乃大蒐于被庐,作三军。使郤穀将中军,以为大政,郤溱佐之。子犯曰:“可矣。”遂伐曹、卫,出穀戍,释宋围,贼楚师于城濮,于是乎遂伯。

## 【译文】

25. 文公即位后两年,想用他的国民作战。子犯说:“人民不知道义,何不送天子回周,使人民懂得什么是道义?”就送襄王回周复位。文公说:“可以了吗?”回答说:“人民不知信实,何不讨伐原,使人民懂得什么是信实?”于是讨伐原。(文公)说:“可以了吗?”回答说:“人民不知礼仪,何不春季大阅兵,整顿军队,尊崇礼仪,让人民看到这些?”于是在被庐大猎阅兵,创建三军①。使郤穀统率中军,掌管国政大权,郤溱为副帅②,辅佐郤穀。子犯说:“可以了。”就出师讨伐曹、卫,使楚撤除在穀的驻防③,解除楚军对宋的围困,在城濮打败楚国军队,于是就称霸天下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晋原有左右两军,文公这时再建一军,合称上、中、下三军。

②郤溱(音臻):晋大夫。

③穀:齐地,在今山东阿镇。公元前634年,楚攻齐,夺取穀,派军驻守。次年晋攻曹、卫救宋。公元前632年,楚撤除在谷的驻军。

# 卷十一

## 晋语五

### 【原文】

臼季使，舍于冀野。冀缺薅，其妻饁之，敬，相待如宾。从而问之，冀芮之子也，与之归。

既复命，而进之曰：“臣得贤人，敢以告。”文公曰：“其父有罪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国之良也，灭其前恶，是故舜之刑也殛鲧，其举也兴禹。今君之所闻也。齐桓公亲举管敬子，其贼也。”公曰：“子何以知其贤也？”对曰：“臣见其不忘敬也。夫敬，德之恪也。恪于德以临事，其何不济？”公见之，使为下军大夫。

### 【译文】

1. 臼季出使，在冀的郊外住宿①。冀缺在田间除草，他的妻子给他送饭，恭敬地相待，象宾客一样。前去询问，（知道）是冀芮的儿子，和他一起回朝。

把出使完成任务的情况报告后，就推荐冀缺说：“臣发现一个贤人，冒犯地向君报告。”文公说：“他父亲有罪，（用他）可以吗？”回答说：“国家的良材，不计以前的邪恶。所以舜执行刑法，流放鲧，推举贤人，起用禹。这是君所知道的。齐桓公亲自起用管仲，管仲曾是他的敌人。”文公说：“您凭什么知道他的贤呢？”回答说：“臣看他不忘恭敬。敬，是恭谨的德行。德行恭谨去办事，有什么办不成？”

文公接见他，叫他做下军大夫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冀：在今山西河津县东北。

### 【原文】

阳处父如卫，反，过宁，舍于逆旅宁嬴氏。嬴谓其妻曰：“吾求君子久矣，今乃得之。”举而从之，阳子道与之语，及山而还。其妻曰：“子得所求而不从之，何其怀也？”曰：“吾见其貌而欲之，闻其言而恶之。夫貌，情之华也；言，貌之机也。身为情，成于中。言，身之文也。言文而发之，合而后行，离则有衅。今阳子之貌济，其言匮，非其实也。若中不济，而外强之，其卒将复，中以外易矣。若内外类，而言反之，渎其信也。夫言以昭信，奉之如机，历时而发之，胡可渎也！今阳子之情谄矣，以济盖也，且刚而主能，不本而犯，怨之所聚也。吾惧未获其利而及其难，是故去之。”

期年，乃有贾季之难，阳子死之。



## 【译文】

2. 阳处父到卫国去,回来,经过甯<sup>①</sup>,在姓赢的老板的旅店里住宿。赢对他的妻子说:“我长时间寻求君子<sup>②</sup>,现在才碰到。”动身跟阳处父上路。阳子路上与他谈话,赢到达有山的地方就回去了。他的妻子说:“您遇到了所寻求的君子却又不随他去,怎么这样想念家?”赢说:“我看见他的相貌想跟从他,听到他说的话就厌恶他。相貌是性情的华彩,言语是相貌的枢机<sup>③</sup>。身产生性情,(性情)在心中形成。言语是身的装饰。作为身的饰物的言语,讲出来与性情、相貌相合,这才可以。如果不相合,那就有毛病了。现在阳子的相貌还行,但他的话与相貌不相称,不是实话。如果心中不行,外表勉强装样子,结果将适得其反,中情不与外貌相同了。如果内外相同,言语却与情貌相反,那就是亵渎信实。言语是用来表明信实的,讲话就象枢机一样,观察时机,发表讲话,求得表明信实,怎么可以亵渎?现在阳子性多智谋,用来装成一种模样,掩盖他的短处。而且他刚直逞能,不行仁义这个根本,却冒犯别人,怨恨将积聚到他一身。我害怕没有得到他的好处却遭到他的灾祸,所以离开他。”

满一年,就有贾季造成的灾难,阳子被杀而死<sup>④</sup>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甯:晋地,在今河南获嘉县西北。

②君子:这里指既有高位,又有才德的人。

③意思是说,一说话就表达出了性情,也就能明白性情与相貌是否相称。

④贾季是狐偃的儿子狐射姑。先作中军帅,用阳子的建议改为中军副帅。贾季恨阳子,叫人杀死他。

## 【原文】

赵宣子言韩献子于灵公,以为司马。河曲之役,赵孟使人以其乘车干行,献子执而戮之。众咸曰:“韩厥必不没矣。其主朝升之,而暮戮其车,其谁安之?”宣子召而礼之,曰:“吾闻事君者比而不党。夫周以举义,比也;举以其私,党也。夫军事无犯,犯而不隐,义也。吾言女于君,惧女不能也。举而不能,党孰大焉?事君而党,吾何以从政?吾故以是观女,女勉之。苟从是行也,临长晋国者,非女其谁?”

皆告诸大夫曰:“二三子可以贺我矣!吾举厥也而中,吾乃今知免于罪矣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3. 赵宣子向灵公推荐韩献子,任命他做司马<sup>①</sup>。河曲之战<sup>②</sup>,赵孟使人用他的乘车干犯军阵的行列,献子抓住这个人杀了。众人都说:“韩厥一定不得好死了。他的荐主早上提升了他,晚上就杀了他所乘车的仆夫,谁能安心用这样的人?”宣子召请献子,以礼相待,说:“我听说侍奉君主的比谁功大义高,而不结私党。用忠信荐举义士,叫做比;荐举私人亲信,叫做党。军事不能干犯,干犯了不隐瞒他的罪过,这是义。我向君推荐你,担心你不能胜任。荐举的人不能胜任,还有比这更大的私党吗?侍奉君主却荐举私党,我凭什么执政?我所以用这件事来考验你。你勉励吧!如按照这样行事,为晋国官长的,不是你是谁?”

遍告各位大夫说:“各位可以祝贺我了,我荐举韩厥荐中了,我现在才知道我会免于遭罪了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赵宣子：赵衰的儿子赵盾，晋正卿。灵公：晋国国君，他是襄公的儿子，名夷皋，公元前620年至前607年在位。韩献子：韩厥，担任晋中军统帅八年。

②公元前615年，秦伐晋，在河曲作战。黄河流至山西永乐县南折东流，这地方叫河曲。

## 【原文】

宋人弑昭公，赵宣子请师于灵公以伐宋。公曰：“非晋国之急也。”对曰：“大者天地，其次君臣，所以为明训也。今宋人弑其君，是反天地而逆民则也，天必诛焉。晋为盟主，而不修天罚，将惧及焉。”

公许之。乃发令于太庙，召军吏而戒乐正，令三军之钟鼓必备。赵同曰：“国有大役，不镇抚民而备钟鼓，何也？”宣子曰：“大罪伐之，小罪惮之。袭侵之事，陵也。是故伐备钟鼓，声其罪也；战以鐃于、丁宁，儆其民也。袭侵密声，为愬事也。今宋人弑其君，罪莫大焉！明声之，犹恐其不闻也。吾备钟鼓，为君故也。”

乃使旁告于诸侯，治兵振旅，鸣钟鼓，以至于宋。

## 【译文】

4. 宋人杀了昭公①，赵宣子向灵公请求派军队讨伐宋。灵公说：“不是晋国的急务。”回答说：“最大的是天地，其次是君臣，这是用来显明教训的。现在宋人杀了君主，这是违反天地、背离人民的法则的，天一定要诛罚他们。晋国是盟主，却不按天的意志进行惩罚，恐怕有灾祸降临。”

灵公同意了。于是在太庙发布命令，召集军官，告诫乐官，要三军必须预备钟鼓。赵同说②：“国有征伐的大事，不安抚人民，却准备钟鼓，什么原因？”宣子说：“大罪征伐他，小罪恐吓他。偷袭，乘其不备入侵，是以大陵小。所以征伐准备钟鼓，是声讨敌人的罪恶的。战斗时用鐃于、丁宁③，是用来向人民发警报的。偷袭和入侵不发出声响，因为那是突发事件（不让敌人有所防备）。现在宋人杀了他们的君主，没有比这更大的罪了。公开地增大音量地声讨宋人，还恐怕别人听不见。我准备钟鼓，是为了尊敬国君的缘故。”

于是派使者遍告诸侯，整顿军队，振奋士气，敲钟击鼓，直到宋国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昭公：宋昭公，名杵臼，公元前619年即位，公元前611年为他弟弟文公（名鲍）所杀。

②赵同：晋大夫，赵盾的弟弟。

③鐃（音纯）于：战争中指挥进退的乐器。青铜制，形如圆筒，撞击发出声响。丁宁：行军时所用的打击乐器。似钟而狭长，有柄，又名钲（音征）。

## 【原文】

灵公虐，赵宣子骤谏，公患之，使鉏麇贼之。晨往，则寝门辟矣，盛服将朝，早而假寐。麇退，叹而言曰：“赵孟敬哉！夫不忘恭敬，社稷之镇也。贼国之镇不忠，受命而废之不信，享一名于此，不如死。”触庭之槐而死。灵公将杀赵盾，不克。赵穿攻公于桃园，逆公子黑臀而立之，实为成公。

## 【译文】

5. 灵公暴虐无道,赵宣子多次进谏,灵公恨他,使鉏麇去杀他①。鉏麇清晨前往,寝室门已经打开了。穿戴整齐,将要上朝,时间还早,坐着打盹。鉏麇退出,叹息说:“赵孟恭敬啊②!不忘恭敬,是国家的重臣。杀害国家的重臣是不忠,接受命令又不肯干了是不信,不忠或不信的名声,只要有其中的一项,不如死。”头撞在院里的槐树上撞死了。灵公还想杀赵盾,也没有杀成。赵穿在桃园攻击灵公③,(杀了灵公)迎立公子黑臀为君,这就是成公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 鉏麇(音锄泥):一个大力士的名字。

② 赵孟:就是赵盾。

③ 赵穿:赵盾的族弟。桃园:园名。

## 【原文】

郤献子聘于齐,齐顷公使妇人观而笑之。郤献子怒,归,请伐齐。范武子退自朝,曰:“嬖乎,吾闻之,干人之怒,必获毒焉。夫郤子之怒甚矣,不逞于齐,必发诸晋国。不得政,何以逞怒?余将致政焉,以成其怒,无以内易外也。尔勉从二三子,以承君命,唯敬。”乃老。

## 【译文】

6. 郤献子到齐国聘问,齐顷公使妇人观看他,发笑取乐①。郤献子发怒,回国后,请求出征讨伐齐国。范武子退朝②,说:“嬖啊!我听说,别人发怒的时候去触犯他,一定会受害,郤子怒气很大了,不发泄到齐国,就一定要在晋国发泄。如果不执政,怒气怎么能发泄?我将要把执政大权让出来,使他的怒气能够泄出,为的是不要用国内来代替国外(承受他的发怒)。你勉力跟随同僚们,承办君主托付的事,(君主托付的事)要恭恭敬敬地去办。”范武子于是告老退职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 郤献子:晋卿,郤缺的儿子郤克,他是个跛子。

② 范武子:晋正卿士会。嬖是他的儿子,称为范文子。

## 【原文】

范文子暮退于朝。武子曰:“何暮也?”对曰:“有秦客度辞于朝,大夫莫之能对也,吾知三焉。”武子怒曰:“大夫非不能也,让父兄也。尔童子,而三掩人于朝。吾不在晋国,亡无日矣。”击之以杖,折委筭。

## 【译文】

7. 范文子到晚上才退朝。武子说:“为什么这么晚?”回答说:“有一位秦国来的客人在朝出谜语猜,大夫没有人能猜出。我猜中了三个。”武子生气说:“大夫们不是不能,是让年长一辈的人。你这小子,在朝三次盖过人家!如果我不在晋国,你灭亡没有几天了。”用杖打他,打断了帽上的簪子。

## 【原文】

靡笄之役，韩献子将斩人。郤献子驾，将救之，至，则既斩之矣。郤献子请以徇。其仆曰：“子不将救之乎？”献子曰：“敢不分谤乎！”

## 【译文】

8. 靡笄之战，韩献子将斩人①。郤献子驾车往救，到达时，已经斩了。郤献子请将斩了的人示众。他的仆从说：“您不是要救他吗？”郤献子说：“岂敢不分担错杀的责任？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靡笄（音鸡）：齐山名，就是现在济南市的千佛山。公元前589年，郤克率领军队攻打齐国，在靡笄山下追赶齐军，在鞌地作战，韩献子当时是司马，掌管军法。

## 【原文】

靡笄之役，郤献子伤，曰：“余病喙。”张侯御，曰：“三军之心，在此车也。其耳目在于旗鼓。车无退表，鼓无退声，军事集焉。吾子忍之，不可以言病。受命于庙，受脤于社，甲冑而效死，戎之政也。病未若死，祇以解志。”乃左并辔，右援枹而鼓之，马逸不能止，三军从之。齐师大败，逐之，三周华不注之山。

## 【译文】

9. 靡笄之战，郤献子被箭射伤，说：“我伤势重，没气力了。”张侯驾车①，说：“三军的士气，在这辆（主帅乘的）车上②。三军的耳目，在旗鼓上③。车没有退军的旗帜，鼓没有退军的声音，战事才能胜利。您要忍痛，不可以喊伤重。在宗庙里接受命令，从祭社那里接受祭肉④，披甲戴盔战死沙场，是战争中的常事。重伤还没有到死的地步，（如果精神不振，）只能松懈斗志。”于是把马缰绳都放到左手上，右手拿着鼓槌击鼓，拉车的马狂奔不止，三军将士跟在后面进攻。齐国军队大败。晋军追赶他们，环绕华不注山追了三圈⑤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张侯：晋大夫解张。

②意思是士气是由兵车里的主帅决定的。主帅勇敢，将士也就会勇敢。

③意思是看旗帜怎么指挥就怎么行动，听鼓声怎么响或进或退。

④出征前在宗庙里举行仪式，主帅在仪式上接受国君的命令和告诫。出征前还要祭土地之神，祭完，把祭肉分赐给从征的将士。

⑤华不（音化夫）注山：山名，在今山东济南市东北。

## 【原文】

靡笄之役，郤献子师胜而返，范文子后入。武子曰：“嬖乎，女亦知吾望尔也乎？”对曰：“夫师，郤子之师也，其事臧。若先，则恐国人之属耳目于我也，故不敢。”武子曰：“吾知免矣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10. 靡笄之战，郤献子率领军队打了胜仗回来，范文子在后面进城①。武子说：“嬖呀！你

也知道我在望你吗？”回答说：“军队，是郤子率领的军队②，仗打得好。如果先进城，恐怕国都里的人注意我，所以不敢在先。”武子说：“我知道我会免祸了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范文子当时是上军的副帅。

②子是对男子的美称。现在没有相当的词可译。郤子，指郤献子。

### 【原文】

靡笄之役，郤献子见，公曰：“子之力也夫！”对曰：“克也以君命命三军之士，三军之士用命，克也何力之有焉？”范文子见，公曰：“子之力也夫！”对曰：“夔也受命于中军，以命上军之士，上军之士用命，夔也何力之有焉？”栾武子见，公曰：“子之力也夫！”对曰：“书也受命于上军，以命下军之士，下军之士用命，书也何力之有焉？”

### 【译文】

11. 靡笄之战后，郤献子进见国君。景公说：“是您的功劳啊！”回答说：“臣郤克用国君您的命令向三军将士发布命令，三军将士听从命令，英勇作战。臣郤克有什么功劳？”范文子进见，景公说：“是您的功劳啊！”回答说：“臣夔从中军那里接受命令，用来命令上军的将士，上军将士听从命令，英勇作战，臣夔有什么功劳？”栾武子进见①，景公说：“是您的功劳啊！”回答说：“臣书从上军那里接受命令，用来命令下军的将士，下军将士服从命令，英勇作战，臣书有什么功劳？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栾武子：晋卿栾书，当时是下军统帅。

### 【原文】

靡笄之役也，郤献子伐齐。齐侯来，献之以得殒命之礼，曰：“寡君使克也，不腆弊邑之礼，为君之辱，敢归诸下执政，以慙御人。”苗棼皇曰：“郤子勇而不知礼，矜其伐而耻国君，其与几何？”

### 【译文】

12. 靡笄之战，郤献子攻打齐国。齐侯来朝①。（晋）用对待俘获的国君的礼，馈送饮食。郤克（对齐侯）说：“敝国国君叫我郤克，因为君的来临，胆敢用敝国菲薄的礼物，献给君的低级官员，用来使贵国的娘儿们安静②。”苗棼皇说：“郤子勇敢，但不懂得礼仪③。矜夸自己的功劳，使（齐国）君蒙受耻辱，有几个人能够赞同？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靡笄之战，晋胜齐败。第二年，齐国国君齐顷公朝晋。

②郤克腿跛，出使齐国，被齐国贵妇们所嘲笑。“用来使贵国的娘儿们安静”这句话是针对这件事说的。原文是“以整御人”，“整”是整顿，语言太重。公序本此字作“慙”，慙与甯、宁音近，作安宁、安静讲。

③苗棼（音分）皇：楚臣，奔晋为晋大夫。说郤克不懂得礼仪，指用对待被俘国君的礼对待齐顷公。顷公



只是战败，并没有被俘。来朝晋表示服从晋国。现在郤克以战胜者的姿态说话，说要“使贵国的娘儿们安静”，也是有失体统的。

## 【原文】

梁山崩，以传召伯宗，遇大车当道而覆，立而辟之，曰：“避传。”对曰：“传为速也，若俟吾避，则加迟矣，不如捷而行。”

伯宗喜，问其居，曰：“绛人也。”伯宗曰：“何闻？”曰：“梁山崩，而以传召伯宗。”伯宗问曰：“乃将若何？”对曰：“山有朽壤而崩，将若何？夫国主山川，故川涸山崩，君为之降服、出次，乘缦、不举，策于上帝，国三日哭，以礼焉。虽伯宗亦如是而已，其若之何？”

问其名，不告；请以见，不许。伯宗及绛，以告，而从之。

## 【译文】

13. 梁山崩塌，用驿车召伯宗回朝<sup>①</sup>。遇上一辆翻了的牛车当道，（伯宗）站起来叫赶车人把车赶开，说：“给驿车让路。”回答说：“乘驿车是为了快，如果要等我赶车避开，就更加慢了，不如从旁绕过。”伯宗喜悦，问他的住处，说是绛人。伯宗说：“听说什么了？”回答：“梁山崩塌，用驿车召伯宗回都。”伯宗问：“将怎么办？”回答说：“山有松土崩塌，将怎么办？国是山川的主祭者，所以河流干枯，高山崩塌，国君为这样的事穿低档次的衣服，出宫到郊外去住，乘没有彩饰的车，不奏乐，写成文字报告上帝，全国哭三天，礼待神灵，就是伯宗也不过如此而已，将怎么办？”

问他的名字，他不告诉。请求带他去见国君，他不同意。伯宗到达绛，把这些话向国君报告，国君依从他的这些话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梁山：晋国的山，在今陕西韩城县境。驿车：驿站上的专用车。

## 【原文】

伯宗朝，以喜归。其妻曰：“子貌有喜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吾言于朝，诸大夫皆谓我智似阳子。”对曰：“阳子华而不实，主言而无谋，是以难及其身。子何喜焉？”伯宗曰：“吾饮诸大夫酒，而与之语，尔试听之。”曰：“诺。”既饮，其妻曰：“诸大夫莫子若也。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，难必及子乎！盍亟索土懋庇州犁焉？”得毕阳。

及栾弗忌之难，诸大夫害伯宗，将谋而杀之。毕阳实送州犁于荆。

## 【译文】

14. 伯宗上朝，高兴地回到家里。他的妻子说：“您面带喜色，什么原因？”伯宗说：“我在朝廷里发言，大夫们都说我的智慧辩才象阳子一样。”妻回答说：“阳子华而不实，会说话却没有谋略，所以灾难落到了他身上，你喜欢什么？”伯宗说：“我请大夫们饮酒，和他们谈话，你试着听听。”妻说：“好。”宴饮完毕，他的妻子说：“大夫们不如你，但是，人民长时间不能拥戴有贤才的人了，灾难一定要落到您头上了吧！何不赶快找个人庇护儿子州犁呢？”（照妻子的话做）找到了毕阳。

等到栾弗忌遭难，大夫们陷害伯宗，将要谋杀他①。毕阳把伯州犁送到楚国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栾弗忌：晋大夫，与伯宗同党。三郤（郤奇、郤犨、郤至）谋害栾弗忌，连带杀害了伯宗。事在公元前576年。

# 卷十二

## 晋语六

### 【原文】

赵文子冠，见栾武子，武子曰：“美哉！昔吾逮事庄主，华则荣矣，实之不知，请务实乎！”见中行宣子，宣子曰：“美哉！惜也，吾老矣。”

见范文子，文子曰：“而今可以戒矣。夫贤者宠至而益戒，不足者为宠骄。故兴王赏谏臣，逸王罚之。吾闻古之王者，政德既成，又听于民。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，在列者献诗，使勿兜，风听胪言于市，辨祲祥于谣，考百事于朝，问谤誉于路，有邪而正之，尽戒之术也。先王疾是骄也。”

见郤驹伯，驹伯曰：“美哉！然而壮不若老者多矣。”

见韩献子，献子曰：“戒之，此谓成人。成人在始与善。始与善，善进善，不善蔑由至矣；始与不善，不善进不善，善亦蔑由至矣。如草木之产也，各以其物。人之有冠，犹宫室之有墙屋也，粪除而已，又何加焉！”

见智武子，武子曰：“吾子勉之，成、宣之后而老为大夫，非耻乎！成子之文，宣子之忠，其可忘乎！夫成子导前志以佐先君，导法而卒以政，可不谓文乎！夫宣子尽谏于襄、灵，以谏取恶，不憚死进，可不谓忠乎！吾子勉之，有宣子之忠，而纳之以成子之文，事君必济。”

见苦成叔子，叔子曰：“抑年少而执官者众，吾安容子？”

见温季子，季子曰：“谁之不如，可以求之。”

见张老而语之，张老曰：“善矣，从栾伯之言，可以滋；范叔之教，可以大；韩子之戒，可以成。物备矣，志在子。若夫三郤，亡人之言也，何称述焉！智子之道善矣，是先主覆露子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1. 赵文子行完冠礼，拜见栾武子①。武子说：“美啊！从前我赶上侍奉庄子②，花倒是鲜艳了，但能结实与否不得而知，请务实吧！”

拜见中行宣子③，宣子说：“美啊！可惜我老了。”

拜见范文子，文子说：“现在可以警惕了。贤能人获得宠信就更加警惕，不贤的人因被宠

信而更加骄傲。所以兴国的王奖赏肯谏劝的臣，享乐的王处罚肯谏劝的臣。我听说古代为王的人，政治上功业已建立，又听取人民的意见。于是叫乐师在朝中朗诵规劝之辞，在位群臣进献诗歌，免受蒙蔽。在市面上收集传言来听，从民谣里辨别政事的善恶，在朝廷之上考察百官的职事，向过路人问（对于王事和官府）的褒贬。有不对的就改正，这些是在各方面都尽可能警惕的办法。先王痛恨骄傲啊！”

拜见郤驹伯④，驹伯说：“美啊！可是，壮年人不如老年人的多着啦！”

拜见韩献子，献子说：“警惕啊！从现在起就是成人了。成人在于一开始就与善人在一起，善人又引进善人，不善的人就没有路子来了。如果一开始就与不善的人在一起，不善的人引进不善的人，善人也就不没有路子来了。正象草木，都是一类一类的滋生。人有冠，就如宫室有墙有屋，不断清扫而已，又有什么更多的措施呢？”

拜见智武子⑤，武子说：“您勉力吧！成子、宣子的后代⑥，到老还是个大夫，岂不可耻？成子的文才，宣子的忠心，难道可以忘记吗？成子遵循古书记载辅佐先君，遵循法典终得执政，还不算文吗？宣子尽可能谏劝襄公、灵公，因为谏劝以致灵公厌恶他，仍不怕死地进谏，还不算忠吗？您勉力吧！有宣子的忠心，再把成子的文才加进去，侍奉君主一定能够成功。”

拜见苦成叔子⑦，苦成叔子说：“年少而当官的不少，我怎么对待你呢？”

拜见温季子⑧，季子说：“你不如谁，你可以追求达到他（的水平）。”

拜见张老⑨，把以上卿大夫的话相告。张老说：“好啦，依从栾伯的话，可以受益；依从范叔的教诲，可以成长壮大；依从韩子的告诫，可以获得成功。应注意的事已经（说）完备了，只看您自己的志意如何。至于三郤，那是快死了的人的话，哪里值得称道？智子的教训可好啦，这是先主对你的荫庇啊⑩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赵文子：赵衰的曾孙、赵盾的孙、赵朔的儿子赵武。冠礼：男子二十岁举行成人典礼，结发戴冠（帽），叫做冠礼。栾武子：晋卿栾书。

②庄子：赵朔。赵朔曾统领下军，栾书做过下军的副帅。

③中行宣子：晋大夫荀庚。

④郤驹伯：晋卿郤锜（音奇）。

⑤智武子：晋卿荀罃。

⑥成子：赵武曾祖赵衰。宣子：赵武祖父赵盾。

⑦苦成叔子：晋卿郤犇（音抽）。苦是他的食邑。

⑧温季子：晋卿郤至，温是他的食邑。

⑨张老：晋大夫张孟。

⑩先主：死去的卿大夫。这里指成子、宣子。

## 【原文】

厉公将伐郑，范文子不欲，曰：“若以吾意，诸侯皆叛，则晋可为也。唯有诸侯，故扰扰焉。凡诸侯，难之本也。得郑忧滋长，焉用郑？”郤至曰：“然而王者多忧乎？”文子曰：“我王者也乎哉？夫王者成其德，而远人以其方贿归之，故无忧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，故多忧。子见无土而欲富者，乐乎哉？”

## 【译文】

2. 晋厉公将要讨伐郑国<sup>①</sup>。范文子不想讨伐，说：“如果按照我的意思，诸侯都背叛（晋），晋才可以治理好。正因为有了诸侯的事，所以不得安宁。诸侯，是灾难的本原。取得郑国，忧患将要滋生，要郑国干什么？”郤至说：“这样说来，为王的人忧患多吗？”文子说：“我们晋国是为王的人吗？为王的人建树德政，远方的人用他们的土地上的生产进贡，所以没有忧患。现在我们缺少德政，却想求得为王的人的功业，所以忧患就多。您看见没有土地却想发财的人，他们快乐吗？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晋厉公：名州蒲，公元前 580 年至前 573 年在位。

## 【原文】

厉公六年，伐郑，且使苦成叔及栾黶兴齐、鲁之师。楚恭王帅东夷救郑。

楚半阵，公使击之。栾书曰：“君使黶也兴齐、鲁之师，请候之。”郤至曰：“不可。楚师将退，我击之，必以胜归。夫阵不违忌，一间也；夫南夷与楚来而不与阵，二间也；夫楚与郑阵而不与整，三间也；且其士卒在阵而哗，四间也；夫众闻哗则必惧，五间也。郑将顾楚，楚将顾夷，莫有斗心，不可失也。”公说。

于是败楚师于鄢陵，栾书是以怨郤至。

## 【译文】

3. 晋厉公六年，攻伐郑国，同时派苦成叔和栾黶分别到齐国、鲁国去求他们发兵相助<sup>①</sup>。楚恭王帅领东夷军队援救郑国<sup>②</sup>。

楚军列阵刚到一半，厉公下命令攻击楚军。栾书说：“君派栾黶他们去齐、鲁请兵，请等候他们的兵到。”郤至说：“不行。楚军将要退兵，我向楚军进攻，一定得胜而归。列阵不避晦日<sup>③</sup>，这是一个空子；南夷军队与楚军同来却不参与列阵，这是第二个空子；楚军与郑军列阵，但不与郑军一样整齐，这是第三个空子；而且他们的士卒在阵前喧哗，这是第四个空子；兵众听到喧哗就一定恐惧，这是第五个空子。郑军将观望楚军的战斗，楚军将观望夷军的战斗，没有人有斗志，（时机）不可丧失。”厉公喜悦。

于是在鄢陵打败了楚国军队<sup>④</sup>。栾书因为这一战斗怨恨郤至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晋厉公六年：公元前 575 年。栾黶（音掩）：栾书的儿子桓子，后为晋卿。

②楚恭王：名箴，公元前 590 年至前 560 年在位。东夷：在楚东边的夷人。下文称南夷，因为在晋之南。

③用阴历来说，晦是每月最后一天，月亮在这一天看不到光亮。按五行家的说法，兵战之事是阴，晦日是阴（月亮）尽之日，不利于列阵。

④鄢陵：郑地，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。

## 【原文】

鄢之战，郤至以秣韦之附注，三逐楚平王卒，见王必下奔退战。王使工尹襄问之以弓，

曰：“方事之殷也，有秣韦之附注，君子也，属见不谷而下，无乃伤乎？”郤至甲冑而见客，免冑而听命，曰：“君之外臣至，以寡君之灵，间蒙甲冑，不敢当拜君命之辱，为使者故，敢三肃之。”君子曰：“勇以知礼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4. 鄢陵之战，郤至穿赤黄色的熟牛皮的附注①，多次追赶楚共王的军队②，遇见共王就下车奔走，退后作战。共王派工尹襄赠弓给他，说：“战斗激烈的时候，穿赤黄色熟牛皮附注的人，一位有道德的君子，只要见到我就下车，莫非是受伤了？”郤至穿甲戴盔接见楚使，脱下头盔听使者传达楚王的话，说：“君的外臣郤至③，依托敝国国君的神灵，在披甲戴盔之列，君蒙辱向我致意④，不敢拜受。为了尊重使者的缘故，谨行肃拜礼三次⑤。”君子说：“（郤至）勇敢并且懂得礼仪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附（音夫）注：一种军服，裤腿长至脚背。

②楚共王：就是上篇的楚恭王。原文作“楚平王”。鄢陵之战在公元前 575 年，当时楚国国君是楚共王，不是楚平王，楚平王到公元前 528 年才即位。

③外臣：卿大夫们对他国君主自称“外臣”。

④蒙辱：这里是谦词。意思是说，您向我致意，本不相配，现在您致意，是使您受辱了。

⑤肃拜礼：两手合拢，身子向前微俯，并未下拜。

### 【原文】

鄢之役，晋人欲争郑，范文子不欲，曰：“吾闻之，为人臣者，能内睦而后图外，不睦内而图外，必有内争，盍姑谋睦乎？考讯其阜以出，则怨靖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5. 鄢陵之战，晋人想争夺对郑国的控制权，范文子不想争，说：“我听说，做国君的臣子的，能够在国内和睦，然后才能在国外求发展，内部不和却到国外去打主意，一定会有内部的斗争，何不暂且谋求内部的团结呢？考察、询问民众的实情，然后出国谋利益，这样，怨恶才能平息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鄢之役，晋伐郑，荆救之。大夫欲战，范文子不欲，曰：“吾闻之，君人者刑其民，成，而后振武于外，是以内和而外威。今吾司寇之刀锯日弊，而斧钺不行。内犹有不刑，而况外乎？夫战，刑也，刑之过也。过由大，而怨由细，故以惠诛怨，以忍去过。细无怨而大不过，而后可以武，刑外之不服者。今吾刑外乎大人，而忍于小民，将谁行武？武不行而胜，幸也。幸以为政，必有内忧。且唯圣人能无外患，又无内忧，诘非圣人，必偏而后可。偏而在外，犹可救也，疾自中起，是难。盍姑释荆与郑以为外患乎？”

### 【译文】

6. 鄢陵之战，晋讨伐郑，楚军援救郑国。（晋国）大夫们要战，范文子不希望作战，说：“我



听说，为人君的，用刑法端正人民的行为。取得成功，然后到国外发扬武威。所以内部和睦，在外使人畏威。现在我们的司寇对小民天天用刑<sup>①</sup>，刑具都用坏了，而对大臣们却不用刑法。内部还有不用刑法的，何况对外呢？战就是刑，就是用刑诛杀有过错的。过错由大臣铸成，怨恨由小民产生，所以用仁惠消除怨恨，用忍心铲去过恶<sup>②</sup>。小民没有怨恨，大臣没有过恶，然后才可以耀武扬威，以刑法对付国外不服从的人。现在刑法不加大于大臣，而用忍心对待小民，将对谁施行武威呢？武威没有施行却打了胜仗，那是侥幸。用侥幸心理处理政务，一定会有国内的忧患。而且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既无外患，又无内忧。如果不是圣人，就一定会偏失一个方面，这才可以行事。偏失在外，还可以救，如果疾病从内部发作，那就困难了。何不放弃楚国和郑国，让它们作为外患呢？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司寇：官名，掌管刑狱。

②忍心：与“仁惠”相对，指不留情面。

### 【原文】

鄢之役，晋伐郑，荆救之。栾武子将上军，范文子将下军。栾武子欲战，范文子不欲，曰：“吾闻之，唯厚德者能受多福，无德而服者众，必自伤也。称晋之德，诸侯皆叛，国可以少安。唯有诸侯，故扰扰焉，凡诸侯，难之本也。且唯圣人能无外患又无内忧，诂非圣人，不有外患，必有内忧，盍姑释荆与郑以为外患乎？诸臣之内相与，必将辑睦。今我战又胜荆与郑，吾君将伐智而多力，怠教而重敛，大其私暱而益妇人田，不夺诸大夫田，则焉取以益此？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，将与几人？战若不胜，则晋国之福也；战若胜，乱地之秩者也，其产将害大，盍姑无战乎？”

栾武子曰：“昔韩之役，惠公不复舍；邲之役，三军不振旅；箕之役，先轸不复命；晋国之政固有大耻三。今我任晋国之政，不毁晋耻，又以违蛮、夷重之，虽有后患，非吾所知也。”

范文子曰：“择福莫若重，择祸莫若轻，福无所用轻，祸无所用重。晋国故有大耻，与其君臣不相听以为诸侯笑也，盍姑以违蛮、夷为耻乎？”

栾武子不听，遂与荆人战于鄢陵，大胜之。于是乎君伐智而多力，怠教而重敛，大其私暱，杀三郤而尸诸朝，纳其室以分妇人，于是乎国人不鬲，遂弑诸翼，葬于翼东门之外，以车一乘。厉公之所以死者，唯无德而功烈多，服者众也。

### 【译文】

7. 鄢陵之战，晋讨伐郑，楚国救援郑国。栾武子统率上军，范文子统率下军。栾武子要战，范文子不愿战，说：“我听说，只有德高的人，才能享受众多的福佑；无德而服从的人多，一定会伤害自己。与晋的德行相称，诸侯都该背叛，（这样，）国才可以稍稍安定下来。正因为有诸侯，所以乱烘烘的不得安宁，诸侯是灾难的本原。而且只有圣人才能既无外患又无内忧。如果不是圣人，没有外患就必有内忧，何不放弃楚国和郑让它们作为外患呢？（这样，）各位大臣在内部相处，必将和睦团结。现在，我们如果打仗又打胜了楚和郑，我们的国君就将自夸英明，欣赏自己的功业，在文教方面懈怠，加重赋税，增加嬖臣的俸禄，扩大爱妾的田产。如果不夺取大夫们的田，又从哪里取得土地钱财来对付这笔开销呢？大夫们甘愿舍弃家财白白地

(从原有地位)退下来的能有几个?作战如果不胜,是晋国的福。作战如果得胜,将打乱原有土地所有的常规。那后果将危害巨大,何不姑且不战呢?”

栾武子说:“以前,韩原之战,惠公被俘不得回军;晋楚邲之战,晋不能整顿军伍回国;箕之战,先轸战死,未能向君报告战争经过;晋国本有这三件奇耻大辱<sup>①</sup>。现在,我们在晋国执政,不洗刷晋的耻辱,又逃避蛮夷不与作战,而加重耻辱,即使以后有忧患,也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了。”

范文子说:“在两福中进行选择,没有比选择大福更好的了。在两祸中进行选择,没有比选择轻祸更好的了。福,没有选择轻的理由;祸,没有选择重的理由。晋国本有奇耻大辱,(但是,)与其君臣互不协调成为诸侯的笑柄,何不姑且逃避蛮夷作为耻辱呢?”

栾武子不听从,就与楚人在鄢陵作战,大胜楚军。于是国君自夸英明,欣赏自己的功业,在文教方面懈怠,加重赋税,增加嬖臣的俸禄,杀死三郤<sup>②</sup>,把他们的尸体摆在朝堂上示众。接收他们的家财,分给爱妾。于是国民认为国君的行为不正当,就把他杀死在翼,用一乘车埋葬在翼东门之外<sup>③</sup>。厉公之所以被杀,是因为无德而功多,服从的人太多的缘故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韩原之战,在公元前645年,前面已有注释。邲之战,在公元前597年。邲,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。箕之战,在公元前627年。箕之战是晋人与狄人的战事,晋胜狄败。箕,在今山西蒲县东北。

②三郤:三位晋卿:郤锜、郤犇、郤至。

③诸侯葬礼,用车七乘。厉公只用车一乘,是说不成其为礼。

## 【原文】

鄢之役,荆压晋军,军吏患之,将谋。范丐自公族趋过之,曰“夷灶埋井,非退而何?”范文子执戈逐之,曰:“国之存亡,天命也,童子何知焉?且不及而言,奸也,必为戮。”苗贲皇曰:“善逃难哉!”

既退荆师于鄢,将谷,范文子立于戎马之前,曰:“君幼弱,诸臣不佞,吾何福以及此!吾闻之,‘天道无亲,唯德是授。’吾庸知天之不授晋且以劝楚乎?君与二三臣其戒之!夫德,福之基也,无德而福隆,犹无基而厚墉也,其坏也无日矣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8. 鄢陵之战,楚军逼近晋军布阵,军中吏员为这事忧虑,将商量对策。范丐以公族大夫的身份快步上前<sup>①</sup>,说:“平灶填井(以示必死),楚军不退还能怎样?”范文子持戈撵他,说:“国家存亡,是天命。小孩子知道什么?再说也轮不到你发言。(你来胡说,)是扰乱秩序,(如果不改,)一定不得好死。”苗贲皇说:“善于逃难啊! <sup>②</sup>”

已在鄢陵打败楚军,将吃楚军遗留下来的军粮,范文子站在(拉厉公兵车的)战马之前,说:“国君年青,大臣们不才,我们有什么福份达到了这样的地步!我听说:‘天道对人没有亲疏之分,只把好运赐给有德的人。’我怎么知道天是不赐福给晋而且用失败来鼓励楚的成功呢?君和大臣们警惕啊!德行是福气的根基,没有德行而福气很大,就像没有基础而加厚墙体一样,它的崩坏没有几天了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范丐：范文子的儿子范宣子。公族大夫：官名，掌管贵族子弟的教育。

②苗贲（音奔）皇：《晋语五》第十二篇作苗棼皇。“善于逃难”是说范文子。言下之意，想盖过人，会招致灾祸，而谦让退避可以免于灾祸。

## 【原文】

反自鄢，范文子谓其宗、祝曰：“君骄泰而有烈。夫以德胜者犹惧失之，而况骄泰乎？君多私，今以胜归，私必昭。昭私，难必作，吾恐及焉。凡吾宗、祝，为我祈死，先难为免。”

七年夏，范文子卒。冬，难作，始于三郤，卒于公。

## 【译文】

9. 从鄢陵回国，范文子对他的宗人和家祝说①：“君骄侈而有功，用德行战胜的还怕丢失，何况是用骄侈呢？君多嬖臣爱妾，现在打了胜仗回来，嬖臣爱妾一定会出人头地。嬖臣爱妾出人头地，灾难一定会发生，我恐怕会牵连进去。我的宗人和家祝，替我求死，以免首先遭难。”

厉公七年夏天，范文子死。冬天，发生了灾祸，从三郤被杀开始，到厉公被杀终结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宗人：办理宗族祭祀事务的官。祝：司祭祀礼仪、向神祷告的官。这里宗人和家祝都是范氏家族管有关事务的人。

## 【原文】

既战，获王子发钩。栾书谓王子发钩曰：“子告君曰：‘郤至使人劝王战，及齐、鲁之未至也。且夫战也，微郤至，王必不免。’吾归子。”

发钩告君，君告栾书，栾书曰：“臣固闻之，郤至欲为难，使苦成叔缓齐、鲁之师，已劝君战，战败，将纳孙周，事不成，故免楚王。然战而擅舍国君，而受其问，不亦大罪乎？且今君若使之于周，必见孙周。”君曰：“诺。”栾书使人谓孙周曰：“郤至将往，必见之！”郤至聘于周，公使覘之，见孙周。是故使胥之昧与夷羊五刺郤至、苦成叔及郤锜。

郤锜谓郤至曰：“君不道于我，我欲以吾宗与吾党夹而攻之，虽死必败，君必危，其可乎？”郤至曰：“不可。至闻之，武人不乱，智人不诈，仁人不党。夫利君之富，富以聚党，利党以危君，君之杀我也后矣。且众何罪？钩之死也，不若听君之命。”是故皆自杀。

既刺三郤，栾书弑厉公，乃纳孙周而立之，实为悼公。

## 【译文】

10.（鄢陵之战）仗已经打起来，俘获了王子发钩①。栾书对王子发钩说：“您告诉我国君说：‘郤至派人劝共王趁齐鲁军队还没到就作战。而且这次战斗，如果没有郤至，王一定不免于被俘’。（你这样说了，）我放你回去。”

发钩（如言）告诉晋君，晋君告知栾书。栾书说：“我本听说，郤至想酿成灾祸，他叫苦成叔要齐、鲁迟迟不发兵，而他自己劝君单独作战。如果打败了，将迎孙周回国为君②。这个目的

达不到，所以就使楚王免于被俘。这样，作战却擅自放走（敌国）国君，反而接受他的赠送，难道不是大罪吗？再说，君如果派郤至出使到周去，他一定会去看望孙周。”君说：“行。”栾书派人去对孙周说：“郤至将来周，一定要接见他。”郤至到周聘问，厉公派人窥探，郤至果然去看望孙周。因此派胥之昧和夷羊五杀死郤至、苦成叔和郤弑③。

郤弑对郤至说：“君对我们不讲君臣之道，我想率领我们的宗族和我的同党夹攻他，即使我们战死，国家也受到毁损，（国家受损，）国君一定危险，可以吗？”郤至说：“不可。我郤至听说，有武德的人不作乱，明智的人不欺诈，仁厚的人不结私党。受君俸禄之利得以富有，凭借富有结成私党，利用私党危害国君，国君早该杀死我们了。而且众人有什么罪（让他们去跟我们死）？都是死，不如听从君命的处置。”所以三人都自杀而死④。

已杀死三郤，栾书杀死厉公，于是迎孙周回国立为国君，这就是悼公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王子发钩：楚公子茂。

②孙周：名周，是晋襄公的孙子，孙谈的儿子，所以叫孙周。按晋国规定，公子都不得住在国内，这时周住在周，事单襄公。参见《周语下》第二篇。

③胥之昧、夷羊五：都是晋厉公的嬖（音闭）臣。宠爱狎昵的近臣，叫嬖臣。

④三人都是被杀，不是自杀，说“自杀”，大概是从情愿接受杀戮这一点说的。

## 【原文】

长鱼矫既杀三郤，乃胁栾、中行而言于公曰：“不杀此二子者，忧必及君。”公曰：“一旦而尸三卿，不可益也。”对曰：“臣闻之，乱在内为宄，在外为奸，御宄以德，御奸以刑。今治政而内乱，不可谓德。除鲧而避强，不可谓刑。德刑不立，奸宄并至，臣脆弱，不能忍俟也。”乃奔狄。三月，厉公弑。

## 【译文】

11. 长鱼矫既已杀死三郤，就劫持栾书和中行偃①，对厉公说：“如果不杀这两位，忧患必定落到君的身上。”厉公说：“一个早上将三卿杀死，陈尸示众，不可以再增加了。”回答说：“臣听说，在朝廷之内作乱叫做宄，在朝廷之外作乱叫做奸。防御内宄用德，防御外奸用刑。现在治理政事发生了内乱，不可说是德，铲除祸害却又回避强梁，不可说是刑。德、刑都不能树立，内宄外奸一齐来，臣无能，不能隐忍等待。”于是出走到狄。三个月，厉公被杀②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上篇说胥之昧、夷羊五杀三郤，这里又说是长鱼矫。前二人受命杀人，具体执行的则是长鱼矫。长鱼矫也是厉公的嬖臣。中行偃，即荀偃，又称中行献子。后曾为晋中军统帅。

②据《左传》，晋厉公被杀在鲁成公十八年（公元前573年）正月。“三个月”，是说长鱼矫出走后三个月。长鱼矫于鲁成公十七年十二月奔狄，同月，晋厉公被捕，这一年十二月后闰一个月，到次年正月，就是三个月了。

## 【原文】

栾武子、中行献子围公于匠丽氏，乃召韩献子。献子辞曰：“弑君以求威，非吾所能为也。

威行为不仁，事废为不智，享一利亦得一恶，非所务也。昔者吾畜于赵氏，赵孟姬之谗，吾能违兵。人有言曰：‘杀老牛莫之敢尸。’而况君乎？二三子不能事君，安用厥也？”

中行偃欲伐之，栾书曰：“不可。其身果而辞顺。顺无不行，果无不彻，犯顺不祥，伐果不克。夫以果戾顺行，民不犯也。吾虽欲攻之，其能乎？”乃止。

## 【译文】

12. 栾武子、中行献子，把晋厉公围困在匠丽氏<sup>①</sup>，于是召韩献子。献子推辞不到，说：“用杀国君建立威权，不是我所能做到的。建立了威权，那是不仁，事如不成，那是不智。享受一项利益，也得到一个恶名，不是我所追求的。以前，我受赵家的抚养，赵孟姬进谗言，我能使赵家免于全遭兵祸<sup>②</sup>。人们有话说：‘杀老牛没有人敢做主。’何况是国君呢？你们几位不能侍奉国君，哪里用得上我韩厥？”

中行偃想攻伐韩厥，栾书说：“不可。他为人果敢，语言顺理，顺理就没有不行的，果敢就没有做不到的。侵犯顺理的不吉利，攻伐果敢的不能成功。办事果敢，顺理而行，人民就不会冒犯他。我们即使想攻伐他，能成吗？”这才没有讨伐韩厥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匠丽氏：厉公一个嬖臣的家。

②赵孟姬：赵盾的儿媳，晋景公的姐姐。鲁成公八年（公元前583年），赵孟姬向景公进谗，杀害了赵同、赵括，族灭赵氏。当时韩厥进言，建议立赵盾的孙子赵武为赵氏之后，为景公所采纳。兵祸：这里指用兵器杀害。

# 卷十三

## 晋语七

## 【原文】

既弑厉公，栾武子使智武子、毘恭子如周迎悼公。庚午，大夫逆于清原。公言于诸大夫曰：“孤始愿不及此。孤之及此，天也。抑人之有元君，将稟命焉。若稟而弃之，是焚谷也；其稟而不材，是谷不成也。谷之不成，孤之咎也；成而焚之，二三子之虐也。孤欲长处其愿，出令将不敢不成，二三子为令之不从，故求元君而访焉。孤之不元，废也，其谁怨？元而以虐奉之，二三子之制也。若欲奉元以济大义，将在今日；若欲暴虐以离百姓，反易民常，亦在今日。图之进退，愿由今日。”大夫对曰：“君镇抚群臣而大庇荫之，无乃不堪君训而陷于大戮，以烦刑、史，辱君之允令，敢不承业！”乃盟而入。

辛巳，朝于武官。定百事，立百官，育门子，选贤良，兴旧族，出滞赏，毕故刑，赦囚系，宥间



罪，荐积德，逮鰥寡，振废淹，养老幼，恤孤疾，年过七十，公亲见之，称曰“王父”，敢不承。

## 【译文】

1. 已经杀了厉公，栾武子派智武子、毘恭子到周去迎接悼公<sup>①</sup>。庚午日，大夫们在清原迎接他<sup>②</sup>。悼公对各位大夫说：“我当初的愿望没有到这一步。我能到这一步，这是天意。人民有好的君主，将接受他的命令。如果已接受他的命令却又抛弃他，这就等于是烧毁粮食。所受命令不可遵行，就如同粮食作物不结实。如果不成实，那是我的过错。实已结成却毁灭它，那是你们各位的暴虐了。我想长时间如愿，发布命令不敢不考虑成熟。你们各位正因为发令得不到听从，所以寻求好的君主才来找到我。我如果不好，就废掉，怨谁呢？如果好而暴虐地对待他，这就要看各位的裁断了。如果想侍奉好的君主使大义得以成就，将在今天；如果想暴虐从事，使百姓离散，改变人间常规，也在今天。考虑是进还是退，请从今天开始。”大夫们回答说：“君安抚我们众臣，大加庇荫，我们只怕不能承受君的教训，以致陷入死罪，麻烦刑官（定罪）史官（记事），玷辱了君的允当的命令，岂敢不恭敬地办事？”于是君臣结盟进入国都。

辛巳日，在武宫上朝<sup>③</sup>。议定各类大事，设立各种官职。培养门子<sup>④</sup>，选用他们贤良的人，使旧臣的子孙复兴，该赏而未赏的予以奖赏，结束过去被罚作苦役的人的惩罚，赦免囚禁在牢狱里（未定刑）的人，宽恕嫌疑犯，荐举积累德行之士，救济到鰥夫和寡居的妇女，起用因小罪而久被废弃的贤人，养育老人小孩，体恤孤儿和残疾人。年过七十岁的，悼公亲自接见，称呼他们做“王父”，不敢不按他们的心意办事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 栾武子：栾书。智武子：荀罃（音英），后曾为晋中军统帅。毘恭子：晋卿士魋（音旁），封于毘。

② 庚午日：鲁成公十八年正月十五日。清原：晋地，在今山西稷山县东南二十里。

③ 辛巳日：正月二十六日。武宫：武公的庙。武公是当时晋国君的始祖，有大事到武宫朝会祭祀。

④ 门子：大夫的嫡子。

## 【原文】

二月乙酉，公即位。使吕宣子将下军，曰：“邲之役，吕弑佐智庄子于上军，获楚公子穀臣与连尹襄老，以免子羽。鄢之役，亲射楚王而败楚师，以定晋国，而无后，其子孙不可不崇也。”使毘恭子将新军，曰：“武子之季，文子之母弟也。武子宣法以定晋国，至于今是用。文子勤身以定诸侯，至于今是赖。夫二子之德，其可忘乎！”故以毘季屏其宗。使令狐文子佐之，曰：“昔克潞之役，秦来图败晋功，魏颗以其身却退秦师于辅氏，亲止杜回，其勋铭于景钟。至于今不育，其子不可不兴也。”

君知士贞子之帅志博闻而宣惠于教也，使为太傅。知右行辛之能以数宣物定功也，使为元司空。知栾纠之能御以和于政也，使为戎御。知荀宾之有力而不暴也，使为戎右。

栾伯请公族大夫，公曰：“荀家惇惠，荀会文敏，麇也果敢，无忌镇静，使兹四人者为之。夫膏粱之性难正也，故使惇惠者教之，使文敏者导之，使果敢者谏之，使镇静者修之。惇惠者教之，则遍而不倦；文敏者导之，则婉而入；果敢者谏之，则过不隐；镇静者修之，则壹。使兹四人者为公族大夫。”

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，使为元尉。知羊舌职之聪敏肃给也，使佐之。知魏绛之勇而不

乱也，使为元司马。知张老之智而不诈也，使为元候。知铎遏寇之恭敬而信强也，使为舆尉。知籍偃之惇帅旧职而恭给也，使为舆司马。知程郑端而不淫，且好谏而不隐也，使为赞仆。

## 【译文】

2. 二月乙酉日，悼公即位。任命吕宣子为下军统帅①，说：“邲之战，吕锜在上军辅佐智庄子，俘获楚公子谷臣和连尹襄老，使子羽获释②。鄢陵之战，吕锜亲射中楚王，打败了楚军，安定晋国，却没有后嗣（为官）③，他的子孙不可以不尊崇。”使彘恭子统帅新军，说：“他是范文子的小儿子，范文子的同母弟④。武子严明法制，使晋国得以安定，到现在还在用这些法规。文子亲身劳累，安抚诸侯，到现在还在依靠他的功绩。这两位功德，难道可以忘记吗？”所以用彘季保护他的宗室⑤。派令狐文子辅佐彘恭子做新军副帅⑥，说：“以前攻克潞狄之战，秦兵前来想毁败晋的功业，魏颗亲身在辅氏打退秦兵，抓获了杜回⑦，他的功勋记载在景公钟上。到现在不发达了，他的儿子不可以不起用。”

君了解士贞子遵循古籍记载行事，博学多闻，热心于对人普遍施行教育，任命他为太傅⑧。了解右行辛擅长计算，能用他的特长阐明物理，成就事功，任命他为首席司空⑨。了解栾纠善于驾车、协调军政，任命他为戎御⑩。了解荀宾有勇力而不粗暴，任命他为戎右⑪。

栾伯请求任命公族大夫⑫，悼公说：“荀家纯朴宽仁，荀会有文才而且聪敏，栾廪果敢，无忌镇静⑬，任命这四个人做公族大夫。吃肥肉、食精米饭，养成的脾性难以改正，所以使纯朴宽仁的人教诲他们，使有文才而且聪敏的人辅导他们，使果敢的人告诉他们有什么过错，使镇静的人培养他们形成好的性格。纯朴宽仁的人教诲他们，就可普施教而不倦怠。有文才而且聪敏的人辅导他们，就会顺当，他们也好接受。果敢的人告诉他们有什么过错，有过失就不会不知道。镇静的人培养他们，就会专一（收到好的效果）。任命这四个人做公族大夫。”

悼公了解祁奚果断而不会有过失，让他做中军尉⑭。了解羊舌职聪明敏捷，让他辅佐祁奚。了解魏绛勇敢而不乱来，让他做中军司马⑮。了解张老多智而不作伪，让他做中军候奄⑯。了解铎遏寇恭敬而信实坚强，让他做上军尉。了解籍偃谨遵向来的职守而且恭敬便捷，让他做上军司马。了解程郑端正无邪，而且乐于规劝君主，无所隐瞒，让他做赞仆⑰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吕宣子：吕锜的儿子吕相。下文马上要介绍吕锜的功劳。

②智庄子：荀首，当时是下军大夫。这里说“吕锜在上军辅佐智庄子”，“上”应当改为“下”。因原文是“上军”，翻译不便改动。邲之战，吕锜为智庄子驾兵车，冲入敌阵，射死连尹（楚官名）襄老，俘获楚公子谷臣。嗣后用谷臣和襄老的尸体交换子羽。子羽就是智武子荀罃，他是智庄子的儿子，邲之战被楚人俘获。

③鄢陵之战，吕锜射中楚共王的眼睛，自己被楚养由基射中颈项而死。

④武子：晋正卿，中军统帅士会，初封随，后封范，称范文子。文子：范文子的儿子士燮。

⑤彘季：就是彘恭子士魴，士会的儿子，士燮的弟弟。

⑥令狐文子：魏颗的儿子魏颀（音洁）。令狐，魏颀的封地。

⑦攻克潞狄之战在公元前594年。辅氏：在今陕西大荔县东不足二十里。杜回：秦国力士。

⑧太傅：官名。本为王朝三公之一，傅相天子，官阶很高。晋自文公为侯伯，自设太傅。范文子（士会）曾为太傅，本文说他“严明法规，使晋国得以安定，到现在还在用这些法规。”大概是要士贞子修范文子之法，履行他曾履行过的职务。士贞子是晋卿士穆子的儿子士渥浊。

⑨右行辛：晋大夫贾辛。司空：官名，掌管土木工程。

⑩栾纠：晋大夫弁纠。戎御：职务是驾驶国君的兵车。

⑪戎右：站在国君战车右方的勇士，约当于后世的保镖，而地位为高。

⑫栾伯：栾武子栾书。公族大夫：官名，掌管贵族子弟的教育。

⑬荀家：晋大夫。荀会：荀家的族人。栾廪：栾书的儿子栾桓子。无忌：韩厥的儿子公族穆子。

⑭祁奚：晋大夫。尉：是次于帅而高于众官的军职。

⑮魏绛：魏颖的兄弟魏庄子。司马：掌管军法。

⑯候奄：侦察人员的长官。

⑰程郑：与上面所说的铎遏寇、籍偃都是晋大夫。赞仆：官名，为百官驾车的总领。

## 【原文】

始合诸侯于虚朞以救宋，使张老延君誉于四方，且观道逆者。吕宣子卒，公以赵文子为文也，而能恤大事，使佐新军。三年，公始合诸侯。四年，诸侯会于鸡丘，于是乎布命、结援、修好、申盟而还。令狐文子卒，公以魏绛为不犯，使佐新军。使张老为司徒，使范献子为候奄。公誉达于戎。五年，诸戎来请服，使魏庄子盟之，于是乎始复霸。

四年，会诸侯于鸡丘，魏绛为中军司马，公子扬干乱行于曲梁，魏绛斩其仆。公谓羊舌赤曰：“寡人属诸侯，魏绛戮寡人之弟，为我勿失。”赤对曰：“臣闻绛之志，有事不避难，有罪不避刑，其将来辞。”言终，魏绛至，授仆人书而伏剑。士魴、张老交止之。仆人授公，公读书曰：“臣诛于扬干，不忘其死。日君乏使，使臣弑中军之司马。臣闻师众以顺为武，军事有死无犯为敬，君合诸侯，臣敢不敬！君不说，请死之。”公跣而出，曰：“寡人之言，兄弟之礼也。子之诛，军旅之事也。请无重寡人之过。”反役，与之礼食，令之佐新军。

## 【译文】

3. 开始在虚朞会合诸侯，援救宋国①。派张老到四方去称誉晋君，同时观察有道无道的诸侯。吕宣子死，悼公认为赵文子有文才，能操心国家大事，派他为新军副帅②。三年，悼公又开始会合诸侯。四年，诸侯在鸡丘会集③，在这里公布共同遵守的事项，结成互相救援的关系，加深国与国之间的情谊，重申已有的盟约，这才回国。令狐文子死，悼公认为魏绛（严格执行纪律）不可干犯，派他为新军副帅。派张老任司马，派范献子任候奄④。悼公的政声传到戎族那里。五年，戎族各部落来请求归服，派魏庄子和他们订立盟约⑤。从这里开始再次称霸。

四年，在鸡丘会合诸侯，魏绛为中军司马，公子扬干在曲梁搅乱军伍行列⑥，魏绛斩杀他的驾车人。悼公对羊舌赤说⑦：“我会集诸侯，魏绛侮辱我的弟弟，替我把他抓起来，不要让他跑掉。”赤回答说：“我听说魏绛立志要做到：有事不回避困难，有罪不逃避刑罚。他将自己来请罪。”话刚说完，魏绛就到了，把书信交给传令人，把剑架在脖子上。士魴、张老（左右各一）同时阻止他（自杀）。传令人把书信交给悼公，悼公读他的书信说：“臣责备了扬干，没有忘记是死罪。前时君缺乏役使的人，叫我熟悉中军司马的职事。臣听说军队以顺从命令为武，军事活动即使是死也不允许干犯，这是敬。君会合诸侯，臣岂敢不敬？现在君不高兴，请为此而死。”悼公光脚跑出来，说：“我的话，那是兄弟之礼。您的罚，是军队的事。请不要加重我的过错。”盟会回国，（悼公）设宴款待他，叫他做新军副帅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虚朞（音厅）：宋地。楚伐宋，悼公令诸侯救宋，诸侯在此会合。

②“副帅”当为“统帅”。下文说派魏绛为副帅，一军不会有两个副帅。原文如此，不便改动。

③晋悼公四年是鲁襄公三年，公元前 570 年。鸡丘：就是鸡泽，在今河南邯郸市东北。

④范献子：晋大夫士富。

⑤魏庄子：就是魏绛。

⑥公子扬干：悼公的弟弟。曲梁：晋地。今山西潞城县北四十里。

⑦羊舌赤：羊舌职的儿子铜鞮伯华。

## 【原文】

祁奚辞于军尉，公问焉，曰：“孰可？”对曰：“臣之子午可。人有言曰：‘择臣莫若君，择子莫若父。’午之少也，婉以从令，游有乡，处有所，好学而不戏。其壮也，强志而用命，守业而不淫。其冠也，和安而好敬，柔惠小物，而镇定大事，有直质而无流心，非义不变，非上不举。若临大事，其可以贤于臣。臣请荐所能择而君比义焉。”公使祁午为军尉，殍平公，军无秕政。

## 【译文】

4. 祁奚告老，不当军尉。悼公问他说：“谁可以当军尉？”回答说：“臣的儿子祁午可以。人们有句俗话说：‘选择臣子，没有谁赶得上君主。选择儿子，没有谁赶得上父亲。’祁午年少的时候，温顺听话，出游有一定的去向，逗留有固定的场所，好学而不嬉戏。他长大了，记得的东西多，听从父命，坚持所从事的事业，没有过失。到他成年的时候，温和安详，恭敬成性，虽是细小的事，也仁慈慈爱，处理大事能镇定自若，有正直质朴的品性，没有放荡不羁的心思。非义不行，非君上（的意旨）不会有所举动。如果面临大事（加以处置），将比臣能干。臣请推荐我所能挑选的，请君比较选定。”悼公任命祁午为军尉，直到平公去世①，军中的政令没有失误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平公：悼公的儿子彪。公元前 557 年至前 532 年在位。

## 【原文】

五年，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和诸戎。公曰：“戎、狄无亲而好得，不若伐之。”魏绛曰：“劳师于戎，而失诸华，虽有功，犹得兽而失人也，安用之？且夫戎、狄荐处，贵货而易土，予之货而获其土，其利一也；边鄙耕农不徼，其利二也；戎、狄事晋，四邻莫不震动，其利三也。君其图之！”公说，故使魏绛抚诸戎，于是乎遂伯。

## 【译文】

5. 悼公五年，无终族酋长派孟乐通过魏庄子向晋进贡虎豹皮革，以求得晋与戎的各部族和睦相处。悼公说：“戎狄不讲亲和而贪得无厌，不如讨伐他们。”魏绛说：“向戎族用兵，使部队疲惫，就会失去诸侯。即使有功，等于获得了兽，失去了人，哪里用得着这么干？再说戎狄聚居，重财货，轻土地，给他们财货而得到他们的土地，这是一项利益。边疆农民不再戒惧，这是第二项利益。戎狄臣服于晋，四方邻国没有不受到震动的，这是第三项利益。君请谋划这件事！”悼公高兴，所以派魏绛安抚戎族各部落，晋国从此称霸。

## 【原文】

韩献子老，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。辞曰：“厉公之乱，无忌备公族，不能死。臣闻之曰：‘无功庸者，不敢居高位。’今无忌，智不能匡君，使至于难，仁不能救，勇不能死，敢辱君朝以忝韩宗，请退也。”固辞不立。悼公闻之，曰：“难虽不能死君而能让，不可不赏也。”使掌公族大夫。

## 【译文】

6. 韩献子告老，叫（他的儿子）公族穆子到朝廷上接受职务。（公族穆子）辞让说：“厉公的乱事，无忌我在同姓之列，却不能殉难而死。臣听说：‘没有功劳不敢做高官。’现在无忌我，智慧不能使国君纠正过失，以致他蒙难；仁不能救君（使他免死）；勇不能自己去死；怎么敢玷辱君的朝堂，玷辱韩氏宗族？请允许我引退。”坚持辞让不立（为卿）。悼公听了，说：“国君有难虽不能死，但能谦让，不可不奖赏。”任命他掌管公族大夫的职事。

## 【原文】

悼公使张老为卿，辞曰：“臣不如魏绛。夫绛之智能治大官，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，其勇不疚于刑，其学不废其先人之职。若在卿位，外内必平。且鸡丘之会，其官不犯而辞顺，不可不赏也。”公五命之，固辞，乃使为司马。使魏绛佐新军。

## 【译文】

7. 悼公任命张老为卿<sup>①</sup>，推辞说：“臣不如魏绛。绛的智慧能治理大官的职事，他的仁德可坚持不懈地使公族受益，他的勇敢不怕得罪，他的学识可以使他不废弃祖先的职守。如果在卿的位置上，国内外都会相安无事。再说，鸡丘之会，他履行职责不受干扰，而且言辞顺当，不可以不奖赏。”悼公五次任命张老，张老坚决推辞，就派他为司马。任命魏绛为新军副帅。

## 【注释】

<sup>①</sup>卿：各军的正、副统帅官阶都是卿，这里是指新军的副帅。

## 【原文】

十二年，公伐郑，军于萧鱼。郑伯嘉来纳女、工、妾三十人，女乐二八，歌钟二肆，及宝罍、辂车十五乘。公锡魏绛女乐一八，歌钟一肆，曰：“子教寡人和诸戎、狄而正诸华，于今八年，七合诸侯，寡人无不得志，请与子共乐之。”

魏绛辞曰：“夫和戎、狄，君之幸也。八年之中，七合诸侯，君之灵也，二三子之劳也，臣焉得之？”公曰：“微子，寡人无以待戎，无以济河。二三子何劳焉？子其受之。”君子曰：“能志善也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8. 十二年，悼公讨伐郑国，军队在萧鱼驻扎<sup>①</sup>。郑伯嘉来献美女、乐师、婢妾三十人，歌舞女子两队、歌钟二列、宝贵的大钟，还有大车十五乘<sup>②</sup>。悼公赏赐魏绛一队歌舞女子，一列歌钟，说：“您教我与戎狄各族和好，用正义与华夏族各国相处，到现在八年，七次会合诸侯，我



没有不得志的地方，请允许我同您共享快乐。”

魏绛不接受，说：“与戎狄和好，是君的幸运。八年之中，七次会合诸侯，是君的威灵，诸位大臣的辛劳。臣怎能专有这些大功？”悼公说：“没有您，我无法对付戎族各部落，也没有法子渡过黄河（降服郑国）。各位大臣（在这两点上）有什么功劳呢？您请接受！”君子说：“（晋悼公）能记住人家的好处啊！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十二年：晋悼公十二年，公元前562年。萧鱼：郑地，在今河南许昌市。

②郑伯嘉：伯是爵位，嘉是名，就是郑简公。两队：每队八人，两队十六人。歌钟：唱歌时演奏的编钟。二列：就是两套。

### 【原文】

悼公与司马侯升台而望曰：“乐夫！”对曰：“临下之乐则乐矣，德义之乐则未也。”公曰：“何谓德义？”对曰：“诸侯之为，日在君侧，以其善行，以其恶戒，可谓德义矣。”公曰：“孰能？”对曰：“羊舌肸习于春秋。”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。

### 【译文】

9. 悼公和司马侯登台远望①，说：“快乐啊！”回答说：“居高临下的快乐，倒真是快乐了，树德行义，这样的快乐那就还没有享受到。”悼公说：“什么叫做德义？”回答说：“诸侯国君所行的事，天天在君旁边。拿他们的善行作榜样，加以实行。拿他们的恶行作为鉴戒，可以说是德义了。”悼公说：“谁能这样做？”回答说：“羊舌肸熟习《春秋》（他可以辅佐君主做到）②。”于是召见叔向，叫他辅佐太子彪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司马侯：晋大夫汝叔齐。

②羊舌肸（音希）：晋大夫叔向，后为平公太傅。《春秋》：一种史书。不是现在见到的经过孔子删定的《春秋》。

## 卷十四

### 晋语八

### 【原文】

平公六年，箕遗及黄渊、嘉父作乱，不克而死。公遂逐群贼，谓阳毕曰：“自穆侯以至于今，

乱兵不辍，民志不厌，祸败无已。离民且速寇，恐及吾身，若之何？”阳毕对曰：“本根犹树，枝叶益长，本根益茂，是以难已也。今若大其柯，去其枝叶，绝其本根，可以少间。”

公曰：“子实图之。”对曰：“图在明训，明训在威权，威权在君。君抡贤人之后有常位于国者而立之，亦抡逞志亏君以乱国者之后而去之，是遂威而远权。民畏其威，而怀其德，莫能勿从。若从，则民心皆可畜。畜其心而知其欲恶，人孰偷生？若不偷生，则莫思乱矣。且夫栾氏之诬晋国久也，栾书实覆宗，弑厉公以厚其家，若灭栾氏，则民威矣。今吾若起瑕、原、韩、魏之后而赏立之，则民怀矣。威与怀各当其所，则国安矣，君治而国安，欲作乱者谁与？”

君曰：“栾书立吾先君，栾盈不获罪，如何？”阳毕曰：“夫正国者，不可以暱于权，行权不可以稳于私。暱于权，则民不导；行权隐于私，则政不行。政不行，何以导民？民之不导，亦无君也。则其为暱与隐也，复害矣，且勤身。君其图之！若爱栾盈，则明逐群贼，而以国伦，数而遣之，厚箴戒图以待之。彼若求逞志而报于君，罪孰大焉，灭之犹少。彼若不敢而远逃，乃厚其外交而勉之，以报其德，不亦可乎？”

公许诺，尽逐群贼而使祁午及阳毕适曲沃逐栾盈，栾盈出奔楚。遂令于国人曰：“自文公以来有力于先君而子孙不立者，将授立之，得之者赏。”

居三年，栾盈昼入，为贼于绛。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宫。栾盈不克，出奔曲沃。遂刺栾盈，灭栾氏。是以没平公之身无内乱也。

## 【译文】

1. 平公六年，箕遗及黄渊、嘉父作乱，未成被杀<sup>①</sup>。平公于是驱逐乱党，对阳毕说<sup>②</sup>：“从穆侯到现在，乱兵不断<sup>③</sup>，民心不足，祸乱不停。使人民离散而且招致外国入侵，恐怕祸害到我自己，怎么办？”阳毕回答说：“乱的根本就象树一样，枝叶越是长得多，根本越是壮大，所以难以制止乱事。现在如果把斧柄装得大大的，砍去那些枝叶，砍断树的根本，可以稍稍好些。”

平公说：“请您谋算这事！”回答说：“谋算在于明确教训，明确教训在于使用威权，使用威权在于国君。君挑选那些在国家有固定高位的贤人的后嗣，立他们为官，也挑选那些使自己志意得逞、亏待君主、扰乱国家的人的后代，把他们除掉。这就能明扬君威，并且使后世还能掌权。人民害怕他们的威权，怀恋他的恩德，没有人不顺从的。如果顺从了，那么，人民的心思就可以加以诱导。诱导他们的心思，就知道他们的好恶。人谁愿苟且生存？如果不苟且生存，就没有人想作乱了。再说，栾氏欺骗晋国人也已经好久了！栾书，是他灭了大宗<sup>④</sup>，杀死厉公，使他的家族获得重利。如果消灭栾氏，那人民就会畏威了。现在我们如果振兴瑕、原、韩、魏的后人<sup>⑤</sup>，赏赐他们，立他们为官，那人民就将怀恋君的恩德了。威权与怀恋都非常合适，国家就安定了。国君治理得好，国家安定，谁还想作乱呢？”

君说：“栾书立我先君，栾盈又没有得罪，怎么办呢？”阳毕说：“使国家走上正道，不可以只顾近期权力，行使权力不可以被私恩所蒙蔽。只顾近期权力，引导人民就会不对路；被私恩所蒙蔽，政令就会行不通。政令行不通，怎么引导人民呢？人民不能引导，也就谈不上君主的权力。那么，浅近和蒙蔽就是反复为害于国家了，而且也将劳损君主自身。君请谋虑这件事！如果爱护栾盈，就明令驱逐乱党，用国家的大道理宣布栾盈的罪，打发他走，严加规劝，警惕他的阴谋，这样来对付他。假如他想使自己的心意得逞，对君实行报复，罪恶还有比这更大的吗？消灭他都还不够抵罪。假如他不敢报复，远逃他国，就与他所在国家敦睦外交，（使所在国优待他，）劝勉他好自为之，作为他不报复君的回答，不也可以吗？”

平公同意这些意见，全部驱逐乱党，派祁午和阳毕到曲沃去驱逐栾盈，栾盈出奔到楚国。于是对国内人民发号令说：“从文公以来、对先君有功而他的子孙没有爵位的，将授予爵位，立他为官，访得功臣之后的有赏。”

过了三年，栾盈白昼回国，到绛城做反贼。范宣子保卫平公进入襄公庙里避难。栾盈没有成功，出奔到曲沃。于是杀死栾盈，族灭栾氏。因此直到平公死都没有内乱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平公六年：公元前552年。箕遗、黄渊、嘉父：都是晋国大夫，栾盈的党羽。栾盈的父亲栾黶，娶范宣子（士丐）的女儿叔祁。叔祁与人私通，栾盈不满。叔祁便向父亲告儿子的状，说栾盈将作乱。栾盈好施，有一批士人归附于他，当时范宣子执政，也怕因此政令不得执行，有驱逐栾盈的意思。箕遗等知道了这一意图，于是作乱。

②阳毕：晋大夫。

③穆侯：晋开国君主唐叔的八世孙，桓叔的父亲。晋国内乱，从桓叔开始。

④栾书：栾盈的祖父。他杀了厉公。“灭了大宗”，就是指这事说的。栾书杀厉公，立悼公，人民不以为恶，而认为他做了好事，所以前文说“栾氏欺骗晋国人也已经好久了”。照阳毕的看法，栾书是杀君的贼，人民反以为德，是受了栾氏的欺骗。

⑤瑕、原、韩、魏：往世晋国有功的贤臣。瑕，瑕嘉。原，原轸。韩，韩万。魏，指毕万。毕万在晋献公时为戎右，封于魏。

## 【原文】

栾怀子之出，执政使栾氏之臣勿从，从栾氏者为大戮施。栾氏之臣辛俞行，吏执之献诸公。公曰：“国有大令，何故犯之？”对曰：“臣顺之也，岂敢犯之？执政曰‘无从栾氏而从君’，是明令必从君也。臣闻之曰：‘三世事家，君之；再世以下，主之。’事君以死，事主以勤，君之明令也。自臣之祖，以无大援于晋国，世隶于栾氏，于今三世矣，臣故不敢不君。今执政曰‘不从君者为大戮’，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，以烦司寇？”

公说，固止之，不可，厚赂之。辞曰：“臣尝陈辞矣，心以守志，辞以行之，所以事君也。若受君赐，是堕其前言。君问之，陈辞未退而逆之，何以事君？”君知其不可得也，乃遣之。

## 【译文】

2. 栾怀子出奔①，执政命令栾氏的家臣不要跟随，跟随的将处死，陈尸示众。栾氏家臣辛俞跟栾盈出走，官吏抓住他，献给平公。平公说：“国家有重大的命令，为什么违犯？”回答说：“臣顺从命令，岂敢违犯？执政说‘不要跟从栾氏而要跟从君主’，这是明确命令一定要跟从君。臣听说：‘三代事大夫之家，以大夫为君；两代以下，以大夫为主。’用死侍奉君，用勤劳侍奉主，是国家明确的政令。从我祖父起，因为在晋国没有大的‘背景’支持，世世代代从属于栾家，到现在三世了，所以臣不敢不以栾家为君。现在执政说：‘不顺从君的死罪。’臣岂敢忘记死罪而背叛我的君主来麻烦司寇呢？”

平公喜悦，坚决制止他跟栾氏出走，他不肯听从，于是送给他丰厚的财物。辛俞推辞不受，说：“臣已陈述我的话语了，心意坚持志向，话语实行志向，这是用来侍奉君的行为。如果接受君的赐与，那就是毁坏刚才前面陈述的话语了。国君垂问就说一套，还没有退下去就违背这些话，用什么侍奉君？”国君知道留不住，只好打发他走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栾怀子：栾盈。

## 【原文】

叔鱼生，其母视之，曰：“是虎目而豕喙，鸢肩而牛腹，谿壑可盈，是不可覆也，必以贿死。”遂不视。

杨食我生，叔向之母闻之，往，及堂，闻其号也，乃还，曰：“其声，豺狼之声，终灭羊舌氏之宗者，必是子也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3. 叔鱼生①，母亲察看他说：“这孩子虎视眈眈，嘴长而尖，象猪一样，两肩高耸，象鸢鹰一样，腹部膨胀，象牛一样。沟谷能填满，这孩子欲望不得满足，一定会贪财而死。”就不照看抚育。

杨食我生②，叔向的母亲知道了，前去看望，到了堂屋，听到孩子的哭声，就回去了，说：“他的声音，是豺狼的声音，终于灭亡羊舌氏宗族的，一定是这孩子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叔鱼：晋大夫羊舌鲋，叔向母弟。

②杨食我：叔向的儿子伯石。

## 【原文】

鲁襄公使叔孙穆子来聘，范宣子问焉，曰：“人有言曰‘死而不朽’，何谓也？”穆子未对。宣子曰：“昔丐之祖，自虞以上为陶唐氏，在夏为御龙氏，在商为豕韦氏，在周为唐、杜氏。周卑，晋继之，为范氏，其此之谓也。”对曰：“以豹所闻，此之谓世禄，非不朽也。鲁先大夫臧文仲，其身殁矣，其言立于后世，此之谓死而不朽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4. 鲁襄公派叔孙穆子来聘问①，范宣子问他，说：“人们有句话说：‘死而不朽’，什么意思？”穆子还没有回答，宣子说：“从前我士丐的祖先，在虞以上是陶唐氏，在夏为御龙氏，在商为豕韦氏，在周为唐、杜氏。周王室卑弱，晋继承它，为范氏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②？”回答说：“据我叔孙豹所知，这叫做世世代代为官食禄，不是不朽。鲁国过世的大夫臧文仲，他身死了，他的话却在后世长存，这就叫‘死而不朽’③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鲁襄公：鲁国国君，名午，公元前572年至前542年在位。叔孙穆子：鲁卿叔孙豹。

②商代末年，豕韦氏迁于唐，周成王灭唐，以封弟叔虞。迁唐于杜，首领叫做杜伯。周宣王时，杜伯为大夫。宣王杀杜伯，他的儿子隰叔迁到晋国，生子舆。子舆在晋为管刑狱的官。子舆孙子士会为晋正卿，范是他的食邑，称为范武子。

③臧文仲：鲁卿臧孙辰。参见《论语》上五至十各篇。

## 【原文】

范宣子与和大夫争田，久而无成。宣子欲攻之，问于伯华。伯华曰：“外有军，内有事。赤也，外事也，不敢侵官。且吾子之心有出焉，可征讯也。”问于孙林甫，孙林甫曰：“旅人，所以事子也，唯事是待。”问于张老，张老曰：“老也以军事承子，非戎，则非吾所知也。”问于祁奚，祁奚曰：“公族之不恭，公室之有回，内事之邪，大夫之贪，是吾罪也。若以君官从子之私，惧子之应且憎也。”问于籍偃，籍偃曰：“偃也以斧钺从于张孟，日听命焉，若夫子之命也，何二之有？释夫子而举，是反吾子也。”问于叔鱼，叔鱼曰：“待吾为子杀之。”

叔向闻之，见宣子曰：“闻子与和未宁，遍问于大夫，又无决，盍访之訾祐？訾祐实直而博，直能端辨之，博能上下比之，且吾子之家老也。吾闻国家有大事，必顺于典刑，而访咨于耆老，而后行之。”司马侯见，曰：“闻吾子有和之怒，吾以为不信。诸侯皆有二心，是之不忧，而怒和大夫，非子之任也。”祁午见，曰：“晋为诸侯盟主，子为正卿，若能靖端诸侯，使服听命于晋，晋国其谁不为子从，何必和？盍密和，和大以平小乎？”

宣子问于訾祐，訾祐对曰：“昔隰叔子违周难于晋国，生子舆为理，以正于朝，朝无奸官；为司空，以正于国，国无败绩。世及武子，佐文、襄为诸侯，诸侯无二心。及为卿，以辅成、景，军无败政。及为成师，居太傅，端刑法，缉训典，国无奸民。后之人可则，是以受随、范。及文子成晋、荆之盟，丰兄弟之国，使无有间隙，是以受郇、栢。今吾子嗣位，于朝无奸行，于国无邪民，于是无四方之患，而无外内之忧，赖三子之功而飨其禄位。今既无事矣，而非和，于是加宠，将何治为？”宣子说，乃益和田而与之和。

## 【译文】

5. 范宣子与和大夫争田，长期不和①。宣子想攻打和大夫，问伯华是否可行②。伯华说：“外有军事，内有政事。我是做外事的，不敢越权。如果您的心意想要出征，可以召我来问。”问孙林甫③，孙林甫说：“我是客居的人，是侍候您的，只等着侍候您。”问张老④，张老说：“我在军事方面听您的命令，不是军事活动，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。”问祁奚⑤，祁奚说：“公族中有不恭敬的人，公室中有邪恶的事，朝内的不公，大夫的贪浊，那是我的罪过。如果以国君的官职为您做私事，我害怕您表面上应承实际上憎恨我。”问籍偃⑥，籍偃说：“我啊，拿着兵器跟随张孟，每天听候他的命令。如果他下令，我哪有二话可说？如果背着 he 行动，那就是违反了您的命令。”问叔鱼⑦，叔鱼说：“等我为您杀掉他。”

叔向听说了，来见宣子说：“听说您与和大夫不和，问遍了大夫们，仍没有决定。何不去征求訾祐的意见⑧。訾祐正直，博学。正直就能正确地辨识事理，博学就能上下各方面进行比较，而且他又是您的家老。我听说，国与家有了大事，一定要顺着法典办，还访问老人家，然后才行动。”司马侯求见⑨，说：“听说您对和大夫动了怒气，我以为不是事实。诸侯国都有二心（想离叛晋），不操心这个，而发和大夫的怒，不是您应当做的事。”祁午来见，说：“晋是诸侯的盟主，您是正卿，如果能够安定诸侯，使他们服从晋，听晋的号令，晋国还有谁不服从您？何必计较一个和邑大夫呢？何不和平相处，以大德平小怨呢？”

宣子问訾祐，訾祐回答说：“以前隰叔子避周难来到晋国，生子舆。子舆做掌刑狱的官，整顿朝纲，朝廷没有奸官；做司空，整顿全国，国内没有不成功的工程。传到武子，辅佐文公、襄公，治理诸侯国的事，诸侯没有二心。等到做了正卿，辅佐成公、景公，军队没有不成功的政



事。后来做成公军师，官为太傅，整顿刑法，编辑教训的法典，国内没有奸民。后人可以作为楷模，所以受封于随、范。到文子，完成了晋楚结盟的大业，兄弟之邦获益非浅，使他们之间没有隔阂，所以受封于郇、栎。现在您继位为卿，朝内没有奸邪的行为，国内没有邪恶的居民，于是没有四方的祸患，没有外部和内部的忧虑，依靠三位先辈的功业，享受着这禄位，现在已经无事了，却憎恨和。如果晋再加恩宠于您，将怎么治理呢？”宣子高兴，就把有争议的田给和大夫，与他和好。

### 【注释】

- ①和大夫：治理晋国和邑的大夫。
- ②伯华：铜鞮伯华，羊舌职的儿子羊舌赤，当时是中军的副尉。
- ③孙林甫：卫大夫孙文子。卫国内乱，逃来晋国为晋臣。
- ④张老：张孟，这时是上军统帅。
- ⑤祁奚：平公元年，又出任公族大夫。
- ⑥籍偃：上军司马籍游。
- ⑦叔鱼：叔向的弟弟。
- ⑧訾祏（音咨石）：范宣子的室老。室老，家臣之长，又称家老。
- ⑨司马侯：晋大夫汝叔齐。

### 【原文】

訾祏死，范宣子谓献子曰：“鞅乎！昔者吾有訾祏也，吾朝夕顾焉，以相晋国，且为吾家。今吾观女也，专则不能，谋则无与也，将若之何？”对曰：“鞅也，居处恭，不敢安易，敬学而好仁，和于政而好其道，谋于众不以贾好，私志虽衷，不敢谓是也，必长者之由。”宣子曰：“可以免身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6. 訾祏死，范宣子对献子说①：“鞅啊！以前我有訾祏，我朝夕可以问他，辅佐晋国，同时也为我们这个家。现在我看你啊，自己不能做主，谋划又没有贤臣，将怎么办？”回答说：“我办事谨慎，处世端恭；不敢轻易，不敢安闲；恭谨地学习，喜好仁义；从政以和为贵，并且钻研从政之道；和众人一起谋划，并不是为了讨好。个人的想法即使好，也不敢说对，一定要依顺长者的教导。”宣子说：“自身可以免祸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- ①献子：宣子的儿子范鞅。

### 【原文】

平公说新声，师旷曰：“公室其将卑乎？君之明兆于衰矣。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，以耀德于广远也。风德以广之，风山川以远之，风物以听之，修诗以咏之，修礼以节之。夫德广远而有时节，是以远服而迩不迁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7. 平公爱听新乐曲，师旷说①：“公室的威权快要降低了吧？衰微的迹象在君身上已经显

示出来了②。音乐是用来开通山河的风气的，是用来使德行的光辉照耀到广阔遥远的地方去的。歌颂功德的乐曲使人心胸开阔，歌颂山河的乐曲使人眼光远大，歌颂景物的乐曲使人听了心旷神怡。创作诗篇来吟咏，修治礼仪来节制。功德广大长久而行有时限，动有仪节，所以远方国家归服，近处诸侯没有二心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师旷：晋国首席乐师子野。

②大概平公喜欢听的是一种流行歌曲，师旷则是正统的音乐家，所以才有这番感叹。

### 【原文】

平公射鹄，不死，使竖襄搏之，失。公怒，拘将杀之。叔向闻之，夕，君告之。叔向曰：“君必杀之。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，殪，以为大甲，以封于晋。今君嗣吾先君唐叔，射鹄不死，搏之不得，是扬吾君之耻者也。君其必速杀之，勿令远闻！”君忸怩，乃趣赦之。

### 【译文】

8. 平公射鹄没有射死①，叫宫内小臣襄去逮，也没有逮住。平公发怒，拘留襄，将要杀他。叔向听说，晚上朝见国君，国君把这事告诉叔向。叔向说：“君一定要杀掉他。从前，我们的先君唐叔在徒林射野牛，一箭射死，用皮做成坚固的铠甲，受封于晋地。现在君是先君唐叔的后嗣，射鹄射不死，逮又没逮住，这是宣扬我君的耻辱。君一定从速杀了他，不要让这种事传到远处。”君感到羞愧，就赶快赦免了襄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鹄（音晏）：麦收时的一种候鸟。

### 【原文】

叔向见司马侯之子，抚而泣之，曰：“自此其父之死，吾蔑与比而事君矣！昔者此其父始之，我终之，我始之，夫子终之，无不可。”籍偃在侧，曰：“君子有比乎？”叔向曰：“君子比而不别。比德以赞事，比也。引党以封己，利己而忘君，别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9. 叔向看见司马侯的儿子，边抚摸边哭泣，说：“从这孩子的父亲死后，我没有同他合作侍奉国君的人了。以前他父亲在前倡导，我在后完成；我在前倡导，他在后完成。没有事办不好。”籍偃当时在旁边，说：“君子也有合作的事吗？”叔向说：“君子团结合作，但不结党营私。同心办事叫做团结合作。拉帮结派，加强自己的实力，利益归己所有，置国君于度外，那就是结党营私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秦景公使其弟鍼来求成，叔向命召行人子员。行人子朱曰：“朱也在此。”叔向曰：“召子员。”子朱曰：“朱也当御。”叔向曰：“肸也欲子员之对客也。”子朱怒曰：“皆君之臣也，班爵同，

何以黜朱也？”抚剑就之。叔向曰：“秦、晋不和久矣，今日之事幸而集，子孙飨之。不集，三军之士暴骨。夫子员导宾主之言无私，子常易之。奸以事君者，吾所能御也。”拂衣从之，人救之。

平公闻之曰：“晋其庶乎！吾臣之所争者大。”师旷侍，曰：“公室惧卑，其臣不心竞而力争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10. 秦景公派他弟弟鍼来求和<sup>①</sup>，叔向叫人找外事人员子员。外事人员子朱说：“我子朱在这里。”叔向说：“找子员来！”子朱说：“是我当班。”叔向说：“我希望子员和客人打交道。”子朱发怒说：“都是国君的臣子，官阶也相同，为什么不用我？”手按剑柄向叔向走来。叔向说：“秦晋长时间不和了，今天的事有幸谈成了，子孙都享福；如果谈不成，三军将士的骨骼将要暴露在沙场上。子员传达宾主的话没有私心，而你常常改变原意。用邪道侍奉君主的人，我能够对付。”说罢撩衣上前。（幸亏）有人来把他们劝开了。

平公听了说：“晋国大概治理得差不多了吧！我的臣下所争吵的是大事。”师旷在旁侍立，说：“公室的威权害怕降低，他的臣下不是心想着谁为晋国多建功，而是用武力相对抗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秦景公：秦国国君，公元前576年至前537年在位。鍼：景公的弟弟伯车，又叫后子。

### 【原文】

诸侯之大夫盟于宋，楚令尹子木欲袭晋军，曰：“若尽晋师而杀赵武，则晋可弱也。”文子闻之，谓叔向曰：“若之何？”叔向曰：“子何患焉？忠不可暴，信不可犯，忠自中，而信自身，其为德也深矣，其为本也固矣，故不可损也。今我以忠谋诸侯，而以信覆之，荆之逆诸侯也亦云，是以此在此。若袭我，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。信反必毙，忠塞无用，安能害我？且夫合诸侯以为不信，诸侯何望焉？为此行也，荆败我，诸侯必叛之，子何爱于死？死而可以固晋国之盟主，何惧焉？”

是行也，以藩为军，攀攀即利而舍，候遮扞卫不行，楚人不敢谋，畏晋之信也。自是没平公无楚患。

### 【译文】

11. 诸侯国的大夫们在宋缔结盟约<sup>①</sup>。楚令尹子木想袭击晋国军队<sup>②</sup>，说：“如果歼灭晋军，杀死赵武，那么晋是可以削弱的。”文子听到了这个消息<sup>③</sup>，对叔向说：“怎么办？”叔向说：“您担心什么呢？忠不可以施暴，信不可以侵犯。忠出自肺腑，信出自亲身。作为德行，可说是深厚的了；作为根本，可说是巩固的了；所以是不可以挫折的。现在我们用忠为诸侯打算，而用信来证明我们的忠。楚国迎接到会各路诸侯也说要忠信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结盟。如果袭击我们，那就是违背信义，断绝忠诚。不守信一定会挫败，不讲忠就建不了功勋，怎么能加害于我们？再说，会合诸侯干不守信的事，诸侯指望什么？在这次行事中，楚如果打败我们，诸侯一定会背叛它。您吝惜死干什么？死了可以巩固晋国盟主的地位，怕什么？”

这次活动，用篱笆作军队的围墙，把车拉到水草便利的地方宿营。不用了望和隐蔽，也不用放哨巡逻。楚人不敢有阴谋，因为怕晋的讲信用。从这次会到平公死都没有来自楚国的祸

患。

## 【注释】

- ①这次结盟在公元前 546 年，晋楚开始同盟，相约诸侯间不进行争战。  
②令尹子木，楚国的屈建。令尹是官名，相当于晋国执政的正卿。  
③文子：晋卿赵武，文子是谥号。

## 【原文】

宋之盟，楚人固请先歃。叔向谓赵文子曰：“夫霸王之势，在德不在先歃，子若能以忠信赞君，而裨诸侯之阙，歃虽在后，诸侯将载之，何争于先？若违于德而以贿成事，今虽先歃，诸侯将弃之，何欲于先？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，楚为荆蛮，置茅菹，设望表，与鲜卑守燎，故不与盟。今将与狎主诸侯之盟，唯有德也。子务德，无争先！务德，所以服楚也。”乃先楚人。

## 【译文】

12. 在宋的结盟，楚人坚持首先歃血①。叔向对赵文子说：“霸主的权势，在于德行，不在于首先歃血。您如果能用忠信辅佐晋君，补救诸侯的缺失，即使歃血在后，诸侯也将拥戴您，何必必要争先呢？如果背离美德，靠财货办成大事，现在就是先歃，诸侯也将背弃他，何必争先？从前成王在岐阳与诸侯盟会，楚是荆州的蛮族，负责摆放茅菹，设立望表，与鲜卑一起看守庭燎②，所以没有参与盟会。现在将与我们晋国更替主持诸侯的盟会，是因为有德行。您全力修德，不要争先歃血。全力修德，这是制服楚国的办法。”于是让楚人先歃。

## 【注释】

- ①在宋的结盟：就是上篇说的那次结盟。歃（音霎）血：结盟的一种仪式，与盟者口含一点牲血，表示誓愿遵守盟约。通常首先歃血的应当是盟会的主持人。  
②茅菹：滤酒用的茅束。望表：望祭山川时木制的牌位。鲜卑：东夷的一个国家。庭燎：庭院中燃烧木柴照明。

## 【原文】

虢之会，鲁人食言，楚令尹围将以鲁叔孙穆子为戮，乐王鲋求货焉，不予。赵文子谓叔孙曰：“夫楚令尹有欲于楚，少懦于诸侯。诸侯之故，求治之，不求致也。其为人也，刚而尚宠，若及，必不避也。子盍逃之？不幸，必及于子。”对曰：“豹也受命于君，以从诸侯之盟，为社稷也。若鲁有罪，而受盟者逃，必不免，是吾出而危之也。若为诸侯戮者，鲁诛尽矣，必不加师。请为戮也。夫戮出于身，实难，自他及之，何害？苟可以安君利国，美恶一心也。”

文子将请之于楚，乐王鲋曰：“诸侯有盟未退，而鲁背之，安用齐盟？纵不能讨，又免其受盟者，晋何以为盟主矣？必杀叔孙豹。”文子曰：“有人不难以死安利其国，可无爱乎？若皆恤国如是，则大不丧威，而小不见陵矣。若是道也果，可以教训，何败国之有？吾闻之曰：‘善人在位，患，弗救不祥；恶人在位，不去亦不祥。’必免叔孙。”固请于楚而免之。

## 【译文】

13. 在虢地的盟会，鲁国不守信用，楚令尹围将杀死叔孙穆子①。乐王鲋向穆子索取财货

遭到拒绝②。赵文子对叔孙说：“楚令尹对楚国有欲望③，以为诸侯弱小（可欺）。诸侯的老例，要把事情办好，不是要把大家召集来就算了。他为人刚愎自尊，如果谁有罪，一定不会不治，您何不逃走？如果发生不幸，就一定会治罪到您。”回答说：“我叔孙豹接受君命，追随在诸侯之后参与结盟，为的是国家。如果鲁国有罪，而与盟的人逃走，鲁国一定不免于诸侯的诛伐。那就是我个人得以逃脱却危及国家。如果我成为诸侯杀戮的对象，对鲁的诛伐就完了，一定不再加兵于鲁国，就请杀掉我吧！杀戮由于自己犯罪，这是我所忧虑的；如果是别人连累到我，又有什么妨害？假如可以使国君平安，使国家得利，生与死是一样的。”

文子将向楚请求不杀叔孙穆子，乐王鲋说：“诸侯正在结盟还没有散会，鲁就背弃盟约，哪里用得着郑重的盟约？即使不能讨伐鲁国，又使与盟的鲁国代表逍遥法外，晋怎么当盟主呢？一定要杀叔孙豹。”文子说：“有这样的人，他甘愿用死的代价去求得国家的安全和利益，难道可以不保护他吗？如果都这样为国操劳，那大国就不会丧失权威，小国就不会被欺凌了。如果这种精神贯彻到底，可以用来作为教训，哪里还有什么败亡的国家？我听说：‘好人在灾难中，不救不吉利！恶人在位，不除掉也不吉利。’一定要赦免叔孙。”坚持向楚国请求，赦免了叔孙穆子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虢：郑地，在今河南郑州市北。公元前541年，诸侯的大夫们在这里集会，重申在宋国的盟会的宗旨。会还没有散，鲁国攻莒，夺取郛邑（今山东郛城县东）。这就使鲁国与盟代表叔孙豹处于为难境地。令尹围：楚共王的儿子王子围，当时是楚国的令尹。

②乐王鲋：晋大夫乐桓子。

③指王子围想做楚的国君。

### 【原文】

赵文子为室，斫其椽而簷之。张老夕焉而见之，不谒而归。文子闻之，驾而往，曰：“吾不善，子亦告我，何其速也？”对曰：“天子之室，斫其椽而簷之，加密石焉；诸侯簷之，大夫斫之，士首之。备其物，义也；从其等，礼也。今子贵而忘义，富而忘礼，吾惧不免，何敢以告？”文子归，令之勿簷也。匠人请皆斫之，文子曰：“止。为后世之见之也。其斫者，仁者为之也，其簷者，不仁者为之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14. 赵文子造宅第，椽经砍削后又磨光它。张老晚间去时看到了，不谒见禀告就回去了。文子听说了，驾车前往张老家，说：“我不好，你也告诉我，为什么走得这样快？”回答说：“天子的宫室，椽经砍削后磨光它，再用细纹的磨石加磨，诸侯的只磨光，大夫的只砍削，士的只砍削椽头。办齐那些该办的东西，叫做义；依从等级，叫做礼。现在您贵为正卿却忘了德义，富有了就忘了礼节。我恐怕您不免于灾祸，怎敢相告呢？”文子回来，命令不要再磨了。工匠请求砍削所有的椽，文子说：“不必。为了让后世的人看到这里的椽。那些砍削的，是仁人所为；那些磨光的，是不仁的人所为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原，曰：“死者若可作也，吾谁与归？”叔向曰：“其阳子乎？”文子曰：



“夫阳子行廉直于晋国，不免其身，其知不足称也。”叔向曰：“其舅犯乎？”文子曰：“夫舅犯见利而不顾其君，其仁不足称也。其随武子乎！纳谏不忘其师，言身不失其友，事君不援而进，不阿而退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15. 赵文子和叔向在九原游览①，说：“死者如果可以再生，我们将同谁在一起？”叔向说：“大概是阳子吧！②”文子说：“阳子在晋清廉刚直，自身未能免祸，他的智慧不值得称道。”叔向说：“大概是舅犯吧③！”文子说：“舅犯看到私利就不顾君主，他的仁不值得称道。该是随武子吧④！进谏不忘记说是师长的教导，别人谈到自己的优点不忘记夸奖他的朋友，侍奉君主不帮自己人人朝为官，不曲顺君意，坚决斥退小人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九原：晋国墓地所在。

②阳子：太傅阳处父。为狐射姑所杀。

③舅犯：晋文公舅父子犯，又叫狐偃。随晋文公在外流亡十九年。到文公将过黄河返回晋国为君时，他请求离开文公，以免在文公为君时遭到不测之祸，经文公挽留而止。下文说他“看到私利就不顾君主”就是指这事说的。

④随武子：范武子士会，封于范，又封于随，所以叫随武子。

### 【原文】

秦后子来奔。赵文子见之，问曰：“秦君道乎？”对曰：“不识。”文子曰：“公子辱于敝邑，必避不道也。”对曰：“有焉。”文子曰：“犹可以久乎？”对曰：“鍼闻之，国无道而年谷和熟，鲜不五稔。”文子视日曰：“朝夕不相及，谁能候五！”文子出，后子谓其徒曰：“赵孟将死矣！夫君子宽惠以恤后，犹恐不济。今赵孟相晋国，以主诸侯之盟，思长世之德，历远年之数，犹惧不终其身；今怍日而湫岁，怠偷甚矣，非死逮之，必有大咎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16. 秦后子逃奔到晋。赵文子来见他，问道：“秦君有道吗①？”回答说：“不清楚。”文子说：“公子受辱来到敝国，一定是逃避无道了。”回答说：“是有无道的事。”文子说：“（秦君）仍然可以持久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我嬴鍼听说，国无道而庄稼成熟（收成好），少有不能度过五年的。”文子看着日光说：“早上恐怕到不得晚上，谁能等待五年？”文子退出，后子对他的随从说：“赵孟将要死了。君子宽厚仁惠，为未来而操心，仍怕事不能办成。现在赵孟为晋国相，主持诸侯的结盟，想念长垂后世的功德，经历久远的年数，还怕不能保持晚节终其一生，现在得过且过，认为时光太长，懈怠苟且到了极点了。如果不是死神到来，就一定有大的灾祸！”这年冬天，赵文子命终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有道：按贤君之道治理国家，国家治理得好叫有道。反之就叫无道。

## 【原文】

平公有疾，秦景公使医和视之，出曰：“不可为也。是谓远男而近女，惑以生蛊；非鬼非食，惑以丧志。良臣不生，天命不祐。若君不死，必失诸侯。”赵文子闻之曰：“武从二三子以佐君为诸侯盟主，于今八年矣，内无苛慝，诸侯不二，子胡曰‘良臣不生，天命不祐’？”对曰：“自今之谓。和闻之曰：‘直不辅曲，明不规暗，拱木不生危，松柏不生埤。’吾子不能谏惑，使至于生疾，又不自退而宠其政，八年之谓多矣，何以能久！”文子曰：“医及国家乎？”对曰：“上医医国，其次疾人，固医官也。”文子曰：“子称蛊，何实生之？”对曰：“蛊之慝，谷之飞实生之。物莫伏于蛊，莫嘉于谷，谷兴蛊伏而章明者也。故食谷者，昼选男德以象谷明，宵静女德以伏蛊慝，今君一之，是不飧谷而食蛊也，是不昭谷明而皿蛊也。夫文，‘虫’、‘皿’为‘蛊’，吾是以云。”文子曰：“君其几何？”对曰：“若诸侯服，不过三年；不服，不过十年。过是，晋之殃也。”

是岁也，赵文子卒，诸侯叛晋。十年，平公薨。

## 【译文】

17. 晋平公有病，秦景公派医和来看平公的病①。医和看病出来说：“病不可治了。这就叫做远离男人，亲昵女人，被女人迷惑得了蛊病②。不是由于鬼神，也不是由于饮食，是被女人迷惑丧失了神志。良臣不能使他永生，天命也不能帮助他长存。如果国君不死，也一定会丧失诸侯的拥护。”赵文子听了说：“我赵武跟随在各位大臣之后，辅佐我君作诸侯盟主，到现在八年了，内政不烦不恶，诸侯没有二心，您怎么说‘良臣不能使他永生，天命也不能帮助他长在’？”回答说：“是指从今以后。我听说：‘直的不能矫正弯的，明的不能规劝暗的，大树不生在高险的地方，松柏不生在高湿的地方。’君主受到蛊惑，您不能谏阻，导致他生病，又不自行引退，反而专擅国政，八年已经是够多了，怎么还能更为长久？”文子说：“医病医到国家上来吗？”回答说：“上等医生医治国家，其次才医治病人。医本来就是一种官职。”文子说：“您说到蛊，蛊是怎样产生的？”回答说：“邪恶的蛊，谷类作物受害飘飞就产生了它。事物没有比蛊更隐蔽的了，没有比谷更美好的了。谷气兴起，蛊就隐蔽。谷起蛊隐，这就光明正大了。所以吃谷子的，白天选择有德行的男人亲近，象人吃谷子因而聪明正直。晚上安于有德的女人，除去蛊害之疾。现在君把昼当夜，日夜与女人混在一起，那就是不吃谷子而吃蛊害，不发扬象谷一样美好的德行而为蛊做器皿（接受蛊的毒害）。依文字说，虫与皿就是蛊，我所以这样说。”文子说：“君还能活多久？”回答说：“如果诸侯服从，不过三年。诸侯不服，不过十年。过了这个年限，是晋国的灾殃。”

这一年，赵文子命终，诸侯背叛晋国。十年后，平公死③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医和：医生，名和。

②蛊（音古）：腹内寄生虫。这个字又有毒虫、谷的害虫、蛊惑等意思。在这一篇里，医和把“蛊”的几种意义揉在一起说。又牵涉到蛊的声音（蛊、谷音近）和蛊的字形，牵强的成分居多。

③平公死于公元前532年。

## 【原文】

秦后子来仕，其车千乘。楚公子干来仕，其车五乘。叔向为太傅，实赋禄，韩宣子问二公

子之禄焉。对曰：“大国之卿，一旅之田，上大夫，一卒之田。夫二公子者，上大夫也，皆一卒可也。”宣子曰：“秦公子富，若之何其钧之？”对曰：“夫爵以建事，禄以食爵，德以赋之，功庸以称之，若之何以富赋禄也？夫绛之富商，韦藩木楗以过于朝，唯其功庸少也，而能金玉其车，文错其服，能行诸侯之贿，而无寻尺之禄，无大绩于民故也。且秦、楚，匹也，若之何其回于富也？”乃均其禄。

## 【译文】

18. 秦后子来晋做官，他（带来）的车一千乘。楚公子干来做官<sup>①</sup>，他的车五乘。叔向做太傅，是他主管发放俸禄，韩宣子向他问二位公子的俸禄<sup>②</sup>。叔向回答说：“大国的卿，五百顷田赋的俸禄，上大夫，一百顷田赋的俸禄。两位公子是上大夫，可给他们一百顷田赋做俸禄。”宣子说：“秦公子富，俸禄怎么可以相同呢？”回答说：“爵位是用来建立职事的，俸禄是用来供养爵位的，按照德行发放俸禄，功勋要和俸禄相称，怎么可以根据贫富发给俸禄呢？绛都富有的商人，穿着皮短袄、带着木扁担从朝廷经过，就因为缺乏功勋。他们（尽管）能够用金玉装饰自己的车子，衣服上有绣花和金缕，能用钱财和诸侯结交，可是没有一点点俸禄，是因为对人民没有大的功绩的缘故。再说，秦、楚是地位相当的国家，为什么回护富有的公子（给他多的俸禄）呢？”于是给他们同样多的俸禄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公子干：楚恭王的庶子公子比。楚公子围杀君自立，公子干投奔到

②韩宣子：韩起，代赵文子在晋执政。

## 【原文】

郑简公使公孙成子来聘，平公有疾，韩宣子赞授客馆。客问君疾，对曰：“寡君之疾久矣，上下神祇无不遍谕，而无除。今梦黄熊入于寝门，不知人杀乎，抑厉鬼邪？”子产曰：“以君之明，子为大政，其何厉之有？侨闻之，昔者鲧违帝命，殛之于羽山，化为黄熊，以入于羽渊，实为夏郊，三代举之。夫鬼神之所及，非其族类，则绍其同位。是故天子祀上帝，公侯祀百辟，自卿以下不过其族。今周室少卑，晋实继之，其或者未举夏郊邪？”

宣子以告，祀夏郊，董伯为尸。五日，公见子产，赐之莛鼎。

## 【译文】

19. 郑简公派公孙成子到晋国来聘问<sup>①</sup>。平公有病，韩宣子陪同客人到宾馆。郑国客人问候晋君的病。回答说：“敝国国君得病时间长了，上下神灵没有未祷告的，病还是没有好。而今梦见黄熊进入卧室，不知是人间的凶煞呢，还是恶鬼？”子产说：“以君的贤明，您做执政大臣，哪有什么恶鬼？我听说，从前鲧违逆帝尧的治水命令，帝尧把他流放到羽山，鲧变为黄熊，进入羽山的深水湖里。他就是夏代祭天时配祀的对象。祭天之礼，夏、商、周三代，代代不废。鬼神降祸赐福的目标，如果不是他的族类，就是接他位置的人。所以天子祭祀天帝，公侯祭祀各代有功的君主，自卿以下，所祭祀的不超过他的同族祖先。现在周室地位降低，晋国实际上继续了周的事业，大概是因为没有祭祀夏代祭天时配祀的对象吧？”

宣子把这些话报告给国君，于是祭祀夏代祭天时配祀的对象，董伯做尸主<sup>②</sup>。五天之后，

平公接见子产，赐给他莒鼎③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公孙成子：郑国执政子产，又名公孙侨，成子是谥号。

②董伯：晋大夫，姒姓。尸主：作为神的替身，代神接受祭祀。

③莒鼎：从莒出土的鼎。莒（音举）：国名，地在今山东莒县一带。

## 【原文】

叔向见韩宣子，宣子忧贫，叔向贺之。宣子曰：“吾有卿之名，而无其实，无以从二三子，吾是以忧。子贺我，何故？”

对曰：“昔栾武子无一卒之田，其宫不备其宗器，宣其德行，顺其宪则，使越于诸侯。诸侯亲之，戎、狄怀之，以正晋国，行刑不疚，以免于难。及桓子骄泰奢侈，贪欲无艺，略则行志，假贷居贿，宜及于难，而赖武之德，以没其身。及怀子改桓之行，而修武之德，可以免于难，而离桓之罪，以亡于楚。夫郤昭子，其富半公室，其家半三军，恃其富宠，以泰于国。其身尸于朝，其宗灭于绛。不然，夫八郤，五大夫三卿，其宠大矣，一朝而灭，莫之哀也，唯无德也。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，吾以为能其德矣，是以贺。若不忧德之不建，而患货之不足，将吊不暇，何贺之有？”

宣子拜稽首焉，曰：“起也将亡，赖子存之，非起也敢专承之，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赐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20. 叔向见到韩宣子，韩宣子以贫穷为忧。叔向祝贺他。韩宣子说：“我有卿的名义，却没有卿的实际内容，没有用来跟随各位大臣的。我因此忧虑，您祝贺我，什么缘故？”

回答说：“以前栾武子田还不到一百顷①，他家里祭器不全，发扬美德，遵行法度，把这些施行到诸侯中去，诸侯亲近他，戎狄归附他。用来整顿晋国，执行刑法没有弊病，靠这些免于遭难②。传到桓子，他非常骄傲，奢侈无度，贪婪的欲望没有止境，为了使自己快意，不惜违犯法则，靠借贷牟取财利，本当遭到灾难，全靠他父亲的功德，本身才得善终。传到怀子，改变桓子的行径，修治武子的德业，可以免受灾难，却因父亲的过错而遭罪，流亡到楚国③。郤昭子财富有公室的一半，他的家族人员为将帅的占了三军的一半，依靠他的富有和国君的宠信，在国内过着超级的奢侈生活。他自身被杀在朝廷上陈尸示众，他的宗族在绛都被完全消灭。如果不如此，八位姓郤的大官，三卿五大夫④，那光荣可算是大了，一个早上就败灭了，没有人哀怜他们，就是因为没有德行。现在您有栾武子的贫穷，我以为您就能建立栾武子那样的德业，所以祝贺。如果不忧虑德行没有树立，却认为财货不足是患害，那就吊唁还来不及，有什么可贺的？”

宣子下拜即头，说：“我韩起将要灭亡，依靠您把我保存下来，（这恩德）不是我一个人敢于担当的，从桓叔以下各位祖先都嘉许您的赐予⑤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栾武子栾书为晋正卿，应食俸禄田五百顷，可他不到一百顷。一百顷是上大夫食禄标准。

②栾武子杀死过厉公，按叔向的意见，理当遭难，但因家贫德高功大，得免于难。

③怀子栾盈，他的父亲桓子栾黶。栾黶娶范宣子女叔祁，叔祁与人私通，到父亲（当时是执政大臣）处告

儿子的状,说栾盈想造反,结果被驱逐出境。叔向以为罪在栾黶,不在栾盈。

④三卿:郤犛、郤犨、郤至。

⑤桓叔:韩氏的始祖韩万,受封于韩为大夫。韩万是桓叔的儿子。

## 卷十五

### 晋语九

#### 【原文】

士景伯如楚,叔鱼为赞理。邢侯与雍子争田,雍子纳其女于叔鱼以求直。及断狱之日,叔鱼抑邢侯,邢侯杀叔鱼与雍子于朝。韩宣子患之。叔向曰:“三奸同罪,请杀其生者而戮其死者。”宣子曰:“若何?”对曰:“鲋也鬻狱,雍子贾之以其子,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。夫以回鬻国之中,与绝亲以买直,与非司寇而擅杀,其罪一也。”邢侯闻之,逃。遂施邢侯氏,而尸叔鱼与雍子于市。

#### 【译文】

1. 士景伯到楚国去(聘问),叔鱼暂代他的官①。邢侯和雍子争田②,雍子把他的女儿嫁给叔鱼,用来求得胜诉。到判决那天,叔鱼压制邢侯,邢侯就在朝廷上杀死叔鱼和雍子。韩宣子忧虑这事。叔向说:“三个坏家伙罪行相同,请杀他们中活着的,对死的就陈尸示众。”宣子说:“怎么样?”回答说:“鲋出卖刑法③,雍子用他的女儿收买法官,邢侯不是法官却干犯法官的职务。用奸邪手段在国中出卖刑法,和抛弃亲生女儿买通法官以求胜诉,和不是法官却擅自杀人,罪是一样的。”邢侯听说后逃走。于是追捕邢侯一家,把叔鱼和雍子的尸体搬到市场上去示众。

#### 【注释】

①士景伯:管理刑法的官士弥牟。叔鱼:羊舌鲋,叔向的弟弟。

②邢侯:楚申公巫臣的儿子。巫臣投奔晋,晋封他于邢。雍子:楚大夫,投奔到晋,晋封他于鄆。

③出卖刑法:指收受雍子的女儿,雍子理本不直,判决时袒护他。等于是以一个女子的价钱,把刑法的公正出卖给雍子。

#### 【原文】

中行穆子帅师伐狄,围鼓。鼓人或请以城叛,穆子不受。军吏曰:“可无劳师而得城,子何不为?”穆子曰:“非事君之礼也。夫以城来者,以将求利于我。夫守而二心,奸之大者也;赏善罚奸,国之宪法也。许而弗予,失吾信也;若其予之,赏大奸也。奸而盈禄,善将若何?且夫狄



之憾者以城来盈愿，晋岂其无？是我以鼓教吾边鄙贰也。夫事君者，量力而进，不能则退，不以安贾贰。”令军吏呼城，傲将攻之，未傅而鼓降。中行伯既克，以鼓子苑支来。令鼓人各复其所，非僚勿从。

鼓子之臣曰夙沙厘，以其孥行，军吏执之，辞曰：“我君是事，非事土也。名曰君臣，岂曰土臣？今君实迁，臣何赖于鼓？”穆子召之，曰：“鼓有君矣，尔止事君，吾定而禄爵。”对曰：“臣委质于狄之鼓，未委质于晋之鼓也。臣闻之：委质为臣，无有二心。委质而策死，古之法也。君有烈名，臣无叛质。敢即私利，以烦司寇而乱旧法？其若不虞何？”穆子叹而谓其左右曰：“吾何德之务而有是臣也？”乃使行。既献，言于公，与鼓子田于河阴，使夙沙厘相之。

## 【译文】

2. 中行穆子率领军队攻狄，围困鼓邑<sup>①</sup>。鼓邑有请求献城叛变的，穆子不接受。军中吏员说：“可以不使军队受损失就能得到一座城，您为什么不干？”穆子说：“这不是侍奉君主的礼。那献城来降的人，必定将向我们索取利益。守土而有二心，是大奸恶。奖赏善行，惩罚奸恶，是国家的大法。许诺他所求的利益，却又不给，失去我们的信用；如果给，那就是奖赏大的奸恶。奸恶的人得到优厚的俸禄，做好事的人将怎么样呢？再说狄人中（对他的君主）有怨恨的人用献城的办法来满足他的心愿，晋国难道没有？那就是用鼓的事例来教我边疆臣民怀有二心。侍奉君主，量力而行，办不到就退下来，不用部队不受损失去换取臣民怀有二心。”命令军中吏员向城内呼叫，告诉他们将要攻城。部队还没有靠近鼓城，鼓邑人就投降了。中行伯已夺取鼓邑，把鼓君苑支带回国。叫鼓人各各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，不是执事服役的臣不要跟从首领来晋。

鼓伯的臣子叫做夙沙厘的，率领他的妻子儿女跟着苑支。军中吏员逮捕他，他辩解说：“我是侍奉君主，不是侍奉土地。是君主的臣，不是土地的臣。现在君主他被带走了，臣有什么要依赖于鼓的？”穆子把他叫去，说：“鼓已有了新君，你留在鼓侍奉新君，我为你制定爵禄。”回答说：“臣以身献给狄的鼓，没有献给晋的鼓。臣听说：委身为臣，没有二心。献身于人，姓名上了书策，有死而已，这是古代的法则。君有功名，臣无叛事。岂敢追求私利，麻烦司寇扰乱古法？（假如允许这么做，）将怎样处置料想不到的祸患呢？”穆子赞叹，对他左右亲近的人说：“我将修什么样的德才可以得到这样的臣属？”就让他跟鼓的首领同行。（穆子向晋君）献功之后，把夙沙厘的言行报告给顷公<sup>②</sup>，在河阴地方赐田给鼓君苑支<sup>③</sup>，派夙沙厘做他的辅相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中行穆子：晋卿荀吴，下文又称中行伯。鼓邑：鼓国的都城。鼓国在今河北晋县，其民人为白狄的一支。

②顷公：晋君，名去疾，公元前525年至前512年在位。

③河阴：晋黄河以南的地方。

## 【原文】

范献子聘于鲁，问具山、敖山，鲁人以其乡对。献子曰：“不为具、敖乎？”对曰：“先君献、武之讳也。”献子归，遍戒其所知曰：“人不可以不学。吾适鲁而名其二讳，为笑焉，唯不学也。人

之有学也，犹木之有枝叶也。木有枝叶，犹庇荫人，而况君子之学乎？”

### 【译文】

3. 范献子到鲁国聘问<sup>①</sup>，问具山、敖山。鲁国人用两山所在的乡名回答。献子说：“不是叫具山、敖山吗？”回答说：“那是先君献公、武公的名讳<sup>②</sup>。”献子回国，告诫他所有认识的人说：“人不可以不学习，我到鲁国去，说了他们忌讳的两个名字，被人嘲笑，是因为没有学习。人的有学问，如同树有枝叶。树有枝叶还可以给人庇护遮荫，何况是君子的学习呢？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范献子：范宣子的儿子士鞅，后为晋国执政。

②献公：伯禽的曾孙，名具。武公：献公的庶子，名敖。

### 【原文】

董叔将娶于范氏，叔向曰：“范氏富，盍已乎？”曰：“欲为系援焉。”

他日，董祁愬于范献子曰：“不吾敬也。”献子执而纺于庭之槐，叔向过之，曰：“子盍为我请乎？”叔向曰：“求系，既系矣；求援，既援矣。欲而得之，又何请焉？”

### 【译文】

4. 董叔将娶范家女子为妻<sup>①</sup>。叔向说：“范家富有，还是不娶的好。”董叔说：“想作为联系的纽带和援引的阶梯。”

有一天，范祁向范献子告状，说：“（董叔）不尊重我。”献子抓住他，吊在庭院里的槐树上。叔向打那儿经过，董叔说：“何不为我请求宽恕呢？”叔向说：“你求‘系’，已经系上了；求‘引’，已经引长了。想得到就得到了，还请求什么？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董叔：晋大夫。范家女子：范宣子的女儿，范献子的妹妹，就是下文说的范祁。

### 【原文】

赵简子曰：“鲁孟献子有斗臣五人。我无一，何也？”叔向曰：“子不欲也。若欲之，肸也待交捥可也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5. 赵简子说<sup>①</sup>：“鲁国孟献子有善斗的家臣五人<sup>②</sup>，我一个都没有，什么缘故？”叔向说：“是您不想要。如果想要，就是我羊舌肸也愿意等着与人互相搏斗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赵简子：晋卿赵鞅，赵文子的孙子。

②孟献子：鲁国大夫仲孙蔑。

## 【原文】

梗阳人有狱，将不胜，请纳赂于魏献子，献子将许之。阎没谓叔宽曰：“与子谏乎？吾主以不贿闻于诸侯，今以梗阳之贿殃之，不可。”二人朝，而不退。

献子将食，问谁于庭，曰：“阎明、叔褒在。”召之，使佐食。比已食，三叹。既饱，献子问焉，曰：“人有言曰：唯食可以忘忧。吾子一食之间而三叹，何也？”同辞对曰：“吾小人也，贪。馈之始至，惧其不足，故叹。中食而自咎也，曰：岂主之食而有不足？是以再叹。主之既已食，愿以小人之心，属餍而已，是以三叹。”

献子曰：“善。”乃辞梗阳人。

## 【译文】

6. 梗阳人有一桩官司，恐怕打不赢，请求贿赂魏献子，魏献子将答应接受它①。阎没对叔宽说②：“和您一起劝谏怎么样？我们的主以不贪财在诸侯中闻名③，现在梗阳人用贿赂败坏他的名声，不能允许。”两人朝见献子，却不退下。

献子将要吃饭，问谁在庭院里没有走。回答说：“阎明、叔褒在。”（献子）唤他俩进来陪同吃饭。到吃完饭，叹息了三次。已经吃饱了，献子问他俩说：“人们有句话说，只有饮食可以忘记忧愁。你们两位吃一顿饭叹息三次，怎么回事？”两人异口同声回答说：“我们是小人，贪心。饮食开始送到，恐怕不够，所以叹息。吃到一半，认为自己会吃不饱，心想：难道主的饮食会不够吃？所以再次叹息。主已经吃完，愿意用小人之心，猜测君子之腹，刚刚吃饱就不吃了，所以第三次叹息。”

献子说：“好。”就谢绝了梗阳人所送的贿赂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梗阳：魏家所属的城邑，在今山西清徐县。魏献子：晋正卿魏舒。

②阎没：阎明。叔宽：叔褒。两人都是晋国大夫。

③主：对卿大夫的尊称。称国君为君，称卿大夫为主。这里指魏献子。

## 【原文】

下邑之役，董安于多。赵简子赏之，辞。固赏之，对曰：“方臣之少也，进秉笔，赞为名命，称于前世，立义于诸侯，而主弗志。及臣之壮也，耆其股肱以从司马，苛慝不产。及臣之长也，端委鞶带以随宰人，民无二心。今臣一旦为狂疾，而曰‘必赏女’，与余以狂疾赏也，不如亡！”趋而出。乃释之。

## 【译文】

7. 下邑之战，董安于有战功①。赵简子赏赐他，董安于不接受。坚持给予奖赏，董安于回答说：“当臣年少的时候，进到朝堂，拿着笔杆，辅助主上起草文告，为前代所称誉，为诸侯所肯定，您却不记得。到臣壮年的时候，竭尽全力跟随司马服务，（军队里）暴虐与邪恶的事没有发生。到臣年长的时候，身穿礼服，头戴礼帽，系上蔽膝②，腰围大带，跟随宰官治事，人民没有二心。现在臣一旦象疯狂一般作战，就说‘必定要奖赏你’，与其因疯狂而受奖，还不如逃

走。”(说罢)快步走出。简子这才打消赏他的决定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公元前499年,晋国内乱。赵简子杀邯郸大夫赵午。邯郸叛变,荀寅、范吉射攻打赵简子,简子避入晋阳(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)。知、韩、魏三家又攻打荀寅、范吉射。下邑之战,当是以赵简子为一方,荀寅、范吉射为一方,双方作战过程中的一次战役。下邑,晋地。董安于:简子家臣。②蔽膝:礼服的组成部分,类似于围腰而稍长,延申到膝盖部位,皮制。

## 【原文】

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。请曰:“以为茧丝乎?抑为保鄣乎?”简子曰:“保鄣哉!”尹铎损其户数。简子戒襄子曰:“晋国有难,而无以尹铎为少,无以晋阳为远,必以为归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8. 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①。(尹铎)向简子请示说:“是把晋阳当做赋税征收地呢,还是把它建成为一个保护的屏障呢?”简子说:“保护的屏障啊!”尹铎精简晋阳的户口数②。简子告诫他的儿子襄子说:“晋国如果内乱,你不要认为尹铎年青,不要认为晋阳路远,一定把它当做归宿地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尹铎:赵简子家臣。

②精简户口,择优选留居民。户口少,赋税就轻。

## 【原文】

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,曰:“必堕其垒培。吾将往焉,若见垒培,是见寅与吉射也。”尹铎往而增之。简子如晋阳,见垒,怒曰:“必杀铎也而后入。”大夫辞之,不可,曰:“是昭余仇也。”

邰无邰进,曰:“昔先主文子少衅于难,从姬氏于公宫,有孝德以出在公族,有恭德以升在位,有武德以羞为正卿,有温德以成其名誉,失赵氏之典刑,而去其师保,基于其身,以克复其所。及景子长于公宫,未及教训而嗣立矣,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业,无谤于国,顺德以学子,择言以教子,择师保以相子。今吾子嗣位,有文之典刑,有景之教训,重之以师保,加之以父兄,子皆疏之,以及此难。夫尹铎曰:‘思乐而喜,思难而惧,人之道也。委土可以为师保,吾何不为不增?’是以修之,庶曰可以鉴而鸠赵宗乎!若罚之,是罚善也。罚善必赏恶。臣何望矣?”

简子说,曰:“微子,吾几不为人矣!”以免难之赏赏尹铎。

初,伯乐与尹铎有怨,以其赏如伯乐氏,曰:“子免吾死,敢不归禄!”辞曰:“吾为主图,非为子也。怨若怨焉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9. 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,说:“一定要毁坏那里的壁垒①。我将要到那里去,如果见到壁垒,就是见到了荀寅与范吉射。”尹铎到晋阳反而增高了原有的壁垒②。简子到晋阳去,看见了壁垒,发怒说:“一定先杀了尹铎然后才进城。”大夫们请求不杀尹铎,简子不答应,说:“这是夸耀我的仇敌(来羞辱我)。”

邰无恤上前说③：“从前先主赵文子年少时遭到祸难，跟随母亲庄姬住在公宫④。文子有孝顺的德行，出为公族大夫；有恭敬的德性，升到卿的爵位；有战功的德业，晋升为正卿；有温和的品德，成就了他美好的名誉。（他在特殊环境中长大，）失去了赵家的常规，也没有师保的辅导，依靠他自身的努力，能恢复到他先人曾有过的高位。到景子在公宫长大⑤，还没有来得及教训就继承先人得到官位了，但也能修养自身，继承先人的事业，国内没有人说他坏话。让您学习遵行美德，挑选前圣的名言教导您，选择师保辅导您。现在您接位了，有文子的榜样，有景子的教训，再加上师保和同宗父兄的辅导和教育，而您都疏远这些，以致遭到这场灾难⑥。尹铎说：“想到欢乐就高兴，想到患难就恐惧，这是人的常情，积累土块就可以作为师保⑦，我们为什么不加高它？”所以修筑壁垒，（这样做）也许可以作为借鉴使赵氏得以安稳吧！如果惩罚他，那就是惩罚善行。惩罚善行就一定会赏赐恶行，臣子们还有什么希望？”

简子高兴了，说：“没有您，我几乎不成其为人了！”用免去灾难的赏赐尹铎。

当初，伯乐与尹铎有旧怨。（这时，尹铎）带着他所得的赏赐到伯乐家去，说：“您使我得免于被杀，岂敢不把所得赏赐送给您。”邰无恤谢绝说：“我为君主打算，不是为您。（您我之间，）怨恨还是存在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公元前 499 年，荀寅、范吉射围晋阳，攻赵简子，壁垒是部队向晋阳推进时所筑的军用围墙。

②加高壁垒是为了利用这些壁垒作为守备。

③邰无邰：晋大夫邰良，又叫王良，王子期，下文称他为伯乐。“恤”，原文作“正”，据王引之《春秋名字解访》改正。《左传》也作“邰无恤”。

④庄姬是晋景公的女儿。他的丈夫赵朔死，与赵朔父亲的异母弟赵婴私通。赵婴的兄长赵同、赵括放逐赵婴。庄姬诬陷同、括作乱，为景公所杀。赵氏族灭。赵文子年幼，随母住进公宫，得免于难。

⑤景子：文子的儿子赵成，年少时随祖母住在公宫。

⑥指荀寅、范吉射围攻晋阳。

⑦积累土块：指增筑壁垒。增筑壁垒，看到它就可以警惕戒惧，就象师保的教训一样。师保，教诲贵族子弟的官。师，师法。保，保安。

## 【原文】

铁之战，赵简子曰：“郑人击我，吾伏韬谿血，鼓音不衰。今日之事，莫我若也。”卫庄公为右，曰：“吾九上九下，击人尽殪。今日之事，莫我加也。”邰无邰御，曰：“吾两鞅将绝，吾能止之。今日之事，我上之次也。”驾而乘材，两鞅皆绝。

## 【译文】

10. 铁之战①，赵简子说：“郑人击中我，我倒在弓衣上吐血不止，鼓音仍然不绝。今天的战事，功劳没有比得上我的。”卫庄公为车右②，他说：“我九次上车，九次下车（救护简子），所攻击的人全都死了。今天的战事，功劳没有比我更高的了。”邰无恤驾车，说：“我两根鞅绳将断③，我能控制马，使马慢走。今天的战事，我的功劳仅次于功劳最大的。”（为了证明他说的不错，）他于是驾车，车内装一点木材，（马一拉，）两根鞅绳同时断绝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荀寅、范吉射据朝歌叛晋，齐国、郑国支持他们。公元前 493 年，齐国输送粮食给叛乱者，郑军护送，



范吉射去接粮，赵简子领兵与范吉射的部队、郑国的军队对抗，在铁发生战事。铁，卫地，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北五里。

②卫庄公：卫灵公的太子蒯（音快上声）聩（音溃），得罪灵公出走，后投奔晋国。当时做赵简子的车右。公元前 480 年归国，曾为卫君数年。

③鞅（音引）绳：马拉车的大皮带。

## 【原文】

卫庄公将祷，曰：“曾孙蒯聩以諄赵鞅之故，敢昭告于皇祖文王、烈祖康叔、文祖襄公、昭考灵公，夷请无筋无骨，无面伤，无败用，无陨惧，死不敢请。”简子曰：“志父寄也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11. 卫庄公（战前）祷告说：“曾孙蒯聩，因为辅佐赵鞅的缘故，恭敬地明告太祖文王、有功业的开国始祖康叔、有文德的祖父襄公、德行昭明的父亲灵公，战伤请不断筋、不折骨、不伤到脸上，不毁坏兵器，不因为失败而恐惧，死就不敢请求了。”简子说：“他的祷告是我的祷告所寄托的①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意思是我祷告的内容与他的相同，他的祷告可以代表我的祷告，即“不断筋、不折骨”那些话。

## 【原文】

赵简子田于嬖，史黯闻之，以犬待于门。简子见之，曰：“何为？”曰：“有所得犬，欲试之兹囿。”简子曰：“何为不告？”对曰：“君行臣不从，不顺。主将适嬖而麓不闻，臣敢烦当日。”简子乃还。

## 【译文】

12. 赵简子到嬖去打猎①。史黯听说了②，带着猎犬在苑囿门边等待。简子见了，说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史黯说：“得到一只猎犬，想到这苑囿里试试它。”简子说：“为什么不事先报告？”回答说：“君有所行动，臣如果不跟着做，那就是不顺。主将到嬖来打猎，苑囿官不知道，臣怎么敢麻烦您的值日官？”简子于是不猎而回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嬖：晋君的苑囿名。苑囿（音院右），王公养育禽兽的园林，供游玩、打猎之用。

②史黯：晋太史墨，当时是简子的史官。

## 【原文】

少室周为赵简子之右，闻牛谈有力，请与之戏，弗胜，致右焉。简子许之，使少室周为宰，曰：“知贤而让，可以训矣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13. 少室周为赵简子的车右，听说牛谈有力，请求与他角力。少室周不胜，把车右的位置

让出来。简子同意了，派少室周做宰臣①，说：“知道别人强些就让位给他，这可以作为教训为臣的人的内容了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宰臣：这里指卿大夫的臣，掌管家务。

### 【原文】

赵简子曰：“吾愿得范、中行之良臣。”史黯侍，曰：“将焉用之？”简子曰：“良臣，人之所愿也，又何问焉？”对曰：“臣以为不良故也。夫事君者，谏过而赏善，荐可而替否，献能而进贤，择材而荐之，朝夕诵善败而纳之。道之以文，行之以顺，勤之以力，致之以死。听则进，否则退。今范、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，使至于难；君出在外，又不能定而弃之，则何良之为？若弗弃，则主焉得之？夫二子之良，将勤营其君，复使立于外，死而后止，何日以来？若来，乃非良臣也。”简子曰：“善。吾言实过矣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14. 赵简子说：“我希望得到范、中行二家的良臣①。”史黯在旁侍立，说：“将用他们干什么？”简子说：“良臣是人们所希望得到的，又问什么呢？”回答说：“因为臣认为他们不良。侍奉君主的人，谏正过失，成其好事；提出好的建议，废弃不当行的政令；把能人贤人，提升到重要位置上，挑选有才干的人向君主推荐，早晚讲述善事恶事给君主听，使他纳善除恶。用文德劝导他，使他顺理而行；竭力为他勤劳办事；有急难就献出自己的生命。听我的话就上前努力，不听就退下来。现在范、中行两家的臣属不能匡救和辅佐他们的君主，使他们落到灾难的境地；君主逃奔在外，意志又不坚定，反而抛弃君主，谈得上什么‘良’呢？如果不抛弃君主，那您如何能得到他们？这两位良臣，将为他们的君主辛苦经营，使他们在外国能够立足，死了才终结，哪天才可以到来？如果来了，那就不是良臣了。”简子说：“对。我的话实在说过头了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范、中行(言航)：范吉射、中行寅。中行寅就是荀寅。寅的高祖荀林父统帅过中行(即中军)，便以中行为氏。范吉射、荀寅二人于公元前499年围攻赵简子，嗣后知、韩、魏三家攻范、荀，范、荀被逐出国。后据朝歌叛晋，公元前493年与赵简子作战失败。公元前490年又逃亡去齐国。

### 【原文】

赵简子问于壮驰兹曰：“东方之士孰为愈？”壮驰兹拜曰：“敢贺！”简子曰：“未应吾问，何贺？”对曰：“臣闻之：国家之将兴也，君子自以为不足；其亡也，若有馀。今主任晋国之政而问及小人，又求贤人，吾是以贺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15. 赵简子问壮驰兹说①：“东方人士谁最贤能？”壮驰兹跪拜说：“恭贺您。”简子说：“还没有回答我的提问，贺什么？”回答说：“臣听说：国家将要兴盛，君子自以为不够；当国家要灭亡的时候，自以为好象有余。现在主为晋国的执政却问到这样的小人，所问的又是求得贤

人,我因此恭贺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壮驰兹:晋大夫,大概是吴人。

### 【原文】

赵简子叹曰:“雀入于海为蛤,雉入于淮为蜃。鼃鼃鱼鳖,莫不能化,唯人不能。哀夫!”  
窦犢侍,曰:“臣闻之:君子哀无人,不哀无贿;哀无德,不哀无宠;哀名之不令,不哀年之不登。夫范、中行氏不恤庶难,欲擅晋国,今其子孙将耕于齐,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,人之化也,何日之有?”

### 【译文】

16. 赵简子叹息道:“麻雀落到海里成为蛤蜊,野鸡进入淮水变成河蚌①。鼃鼃鱼鳖②,没有不能变化的。只有人不能变,悲哀啊!”  
窦犢站在一旁侍候③,说:“臣听说,君子愁没有贤人,不愁没有财货;愁没有德,不愁不得宠信;愁名声不美好,不愁寿数不高。范与中行两家不忧虑众人的疾苦,却想专擅晋的国政,现在他们的子孙将在齐国耕田种地,本来是主持宗庙祭祀的贵人,却变成田野间耕作的苦力。人的变化,哪里需要很长的时间呢?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这只是传说。

②鼃(音元):在河中生活的癞头鼃,又称绿团鱼。鼃(音驼):扬子鳄。

③窦犢(音抽):晋国大夫。

### 【原文】

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,胜左人、中人,遽人来告,襄子将食,专饭有恐色。侍者曰:“狗之事大矣,而主之色不怡,何也?”  
襄子曰:“吾闻之:德不纯而福禄并至,谓之幸。夫幸非福,非德不当雍,雍不为幸,吾是以惧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17. 赵襄子派新稚穆子征伐狄族,夺取了左人、中人两邑①。传递快信的人来报告,襄子将要进餐,转饭时脸上现出恐惧的神色②。侍候吃饭的人说:“狗的事是大好事,您却不高兴,什么缘故?”  
襄子说:“我听说,德行不纯却福禄双至,叫做侥幸。侥幸不是福。没有德行就不应当和乐,和乐不是由于侥幸。我因此恐惧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赵襄子:晋正卿赵无恤,赵简子的儿子。新稚穆子:晋大夫新稚狗。左人:在今河北唐县西北。中人:在今河北唐县西。

②转饭:将饭捏成团,以便食用。转饭,原文作“寻饭”。据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改。

## 【原文】

智宣子将以瑶为后，智果曰：“不如宵也。”宣子曰：“宵也佞。”对曰：“宵之佞在面，瑶之佞在心。心佞败国，面佞不害。瑶之贤于人者五，其不逮者一也。美鬓长大则贤，射御足力则贤，伎艺毕给则贤，巧文辩惠则贤，强毅果敢则贤。如是而甚不仁。以其五贤陵人，而以不仁行之，其谁能待之？若果立瑶也，智宗必灭。”弗听。

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。及智氏之亡也，唯辅果在。

## 【译文】

18. 智宣子将立智瑶为继承人①。智果说：“不如立智宵②。”宣子说：“宵凶狠。”回答说：“宵的凶狠在脸上，瑶的凶狠在心里。心狠灭国亡家，脸狠没有害处。智瑶过人的地方有五处，不如人的地方一处。鬓发美观，身材高大过人；射箭驾车，气力充足过人；多才多艺过人；能言善辩过人；刚毅果敢过人。象这样却很不仁惠。凭着他五处过人的地方欺凌别人，又以不仁慈的心肠去实施，谁能宽待他？如果真要立瑶，智氏宗族必被消灭。”智宣子不听。

智果到太史那里另立氏族③，名为辅氏。到智氏灭亡，只有辅果还在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智宣子：晋卿，荀跖（音力）的儿子。智瑶：宣子的儿子襄子，史书又称他为智伯。

②智果：晋大夫，与智宣子同族。又叫智过。下文说他改氏为辅，称为辅果。智宵：宣子的庶子。

③太史掌氏姓，所以智果改氏要到太史那里去备案，取得太史同意。

## 【原文】

智襄子为室美，士茁夕焉。智伯曰：“室美夫！”对曰：“美则美矣，抑臣亦有惧也。”智伯曰：“何惧？”对曰：“臣以秉笔事君。志有之曰：‘高山峻原，不生草木。松柏之地，其土不肥。’今土木胜，臣惧其不安人也。”室成，三年而智氏亡。

## 【译文】

19. 智襄子建造房屋华丽，士茁晚上去见他①。智伯说：“宫室华丽啊！”回答说：“华丽倒是华丽，但臣有所恐惧。”智伯说：“恐惧什么？”回答说：“臣以拿笔杆子侍奉君主。古书上有这样的话：‘高原峻岭，不生草木。生松柏的地方，土地不肥沃。’现在大兴土木，我恐怕它不能使人安宁。”房屋建成三年后，智氏灭亡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士茁：智伯家臣。

## 【原文】

还自卫，三卿宴于蓝台，智襄子戏韩康子而侮段规。智伯国闻之，諍曰：“主不备，难必至矣。”曰：“难将由我，我不为难，谁敢兴之！”对曰：“异于是。夫郤氏有车轘之难，赵有孟姬之谗，栾有叔祁之愬，范、中行有亟治之难，皆主之所知也。《夏书》有之曰：‘一人三失，怨岂在

明？不见是图。’《周书》有之曰：‘怨不在大，亦不在小。’夫君子能勤小物，故无大患。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，又弗备，曰‘不敢兴难’，无乃不可乎？夫谁不可喜，而谁不可惧？蚂蚁蜂蛰，皆能害人，况君相乎？”弗听。

自是五年，乃有晋阳之难。段规反，首难，而杀智伯于师，遂灭智氏。

## 【译文】

20. (智襄子讨伐郑国，)从卫国回来，三卿在蓝台宴饮①。智襄子戏弄韩康子并侮辱段规②。智伯国听说这件事③，谏劝说：“主不作准备，大难就要临头了。”智伯说：“发难将由我，我不发难，谁敢发难？”回答说：“和您听说的不同。郤犇有过车辕之难，赵家有孟姬的谗言，栾氏有叔祁告状，范与中行有亟治的灾祸，这些都是主所知道的④。《夏书》有这样的话⑤：‘一个人三次失去民心，怨恨难道在明处？要在看不到时候谋虑。’《周书》有这样的话：‘(导致危亡)怨恨不在大，也不在小⑥。’君子在小事上都殷勤谨慎，所以没有大的祸害。现在主一次宴饮就使人的君相都蒙受耻辱，又不作准备，说别人不敢发难，恐怕不可以吧？谁不使人可喜？谁不使人可怕？蚊子、蚂蚁、蜜蜂、蝎子都能害人，何况是君主和辅相呢？”智伯不听。

从此以后五年，就有晋阳的灾难⑦。段规反叛，首先发难，把智伯杀死在军队里，于是消灭了智氏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三卿：智襄子、韩康子、魏桓子。蓝台：地名，无考。

②段规：韦昭《注》以为是魏桓子的辅相。《韩非子·十过》说段规是韩康子的谋臣。

③智伯国：晋大夫，智襄子的同族人。或者就是智果、智过。

④车辕之难：郤犇与长鱼矫争田，郤犇逮捕长鱼矫一家人，把长鱼矫和他的父母妻子同铐在一根车辕上。后来长鱼矫成了厉公的嬖臣，以厉公命杀死郤犇、郤锜、郤至。孟姬的谗言：孟姬，赵文子的母亲庄姬，庄姬诬告赵同、赵括谋反，同、括被杀。叔祁告状：叔祁是范宣子的女儿，栾盈的母亲，他向父亲告儿子的状，说栾盈谋反。栾家因而被灭。亟治的灾祸：亟治，范皋夷的属邑。皋夷不受范吉射宠信，想在范家作乱。正值范吉射、荀寅攻伐赵简子，便与人联合反攻范吉射、荀寅。范、荀兵败出逃。参见第十四篇注释①。

⑤《夏书》：佚书，后世不传。今见于伪古文《尚书》的《夏书·五子之歌》。

⑥所引见于《尚书·周书·康诰》。

⑦晋阳的灾难：智伯率领自家和韩、魏两家的兵力把赵襄子围困在晋阳。最后韩、赵、魏三家联合反而杀死智伯。事在公元前453年。

## 【原文】

晋阳之围，张谈曰：“先主为重器也，为国家之难也，盍姑无爱宝于诸侯乎？”襄子曰：“吾无使也。”张谈曰：“地也可。”襄子曰：“吾不幸有疾，不夷于先子，不德而贿。夫地也求饮吾欲，是养吾疾而干吾禄也。吾不与皆毙。”

襄子出，曰：“吾何走乎？”从者曰：“长子近，且城厚完。”襄子曰：“民罢力以完之，又毙死以守之，其谁与我？”从者曰：“邯郸之仓库实。”襄子曰：“浚民之膏泽以实之，又因而杀之，其谁与我？其晋阳乎！先主之所属也，尹铎之所宽也，民必和矣。”

乃走晋阳，晋师围而灌之，沉灶产蛙，民无叛意。



## 【译文】

21. 晋阳之围,张谈说:“先主制作宝器①,是为了防备国家有灾难,何不对诸侯不吝惜宝器呢?”襄子说:“我没有使者。”张谈说:“地这个人可以。”襄子说:“不幸我有毛病,赶不上我的先人。没有德行,只好用财货去求人帮助。地这个人哪,追求的是满足我的欲望,这是助长我的毛病、窃取我的俸禄。我不想同他一块儿死。”

襄子出城,说:“我逃到哪里去?”随从人员说:“长子近②,而且城墙厚实完好。”襄子说:“人民精疲力尽修好城墙,又要他们舍死忘生去守卫,谁肯和我们在一起?”随从人员说:“邯郸仓库充实③。”襄子说:“榨取人民的血汗去充实仓库,接着又想置他们于死地,谁肯和我们在一起?还是到晋阳去吧。这是先主所嘱托的地方,是尹铎为政宽仁的处所,人民一定和睦团结。”

于是逃到晋阳。晋军围困晋阳,(掘开汾水,)引水淹城。城中的饭灶都泡在水里,虾蟆在原来的灶里繁殖,人民都没有反叛的念头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张谈:赵襄子的家务总管。宝器:圭璧钟鼎之类。

②长子:晋邑,在今山西长子县西部。

③邯郸:在今河北邯郸市。

# 卷十六

## 郑语

## 【原文】

桓公为司徒,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,问于史伯曰:“王室多故,余惧及焉,其何所可以逃死?”

史伯对曰:“王室将卑,戎、狄必昌,不可逼也。当成周者,南有荆蛮、申、吕、应、邓、陈、蔡、随、唐;北有卫、燕、狄、鲜虞、潞、洛、泉、徐、蒲;西有虞、虢、晋、隗、霍、杨、魏、芮;东有齐、鲁、曹、宋、滕、薛、邹、莒。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,则皆蛮、荆、戎、狄之人也。非亲则顽,不可入也。其济、洛、河、颍之间乎!是其子男之国,虢、郄为大,虢叔恃势,郄仲恃险,是皆有骄侈怠惰之心,而加之以贪冒。君若以周难之故,寄孥与贿焉,不敢不许。周乱而弊,是骄而贪,必将背君,君若以成周之众,奉辞伐罪,无不克矣。若克二邑,郕、酆、补、舟、依、轘、历、华,君之土也。若前华后河,右洛左济,主芣、骍而食溱、洧,修典刑以守之,是可以少固。”

公曰:“南方不可乎?”对曰:“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:伯霜、仲雪、叔熊、季紃。叔熊逃难于

濮而蚩，季紂是立，尧氏将起之，祸又不克。是天启之心也，又甚聪明和协，盖其先王。臣闻之，天之所启，十世不替。夫其子孙必光启土，不可逼也。且重、黎之后也，夫黎为高辛氏火正，以淳耀敦大，天明地德，光照四海，故命之曰‘祝融’，其功大矣。

“夫成天地之大功者，其子孙未尝不章，虞、夏、商、周是也。虞幕能听协风，以成乐物生者也。夏禹能单平水土，以品处庶类者也。商契能和合五教，以保于百姓者也。周弃能播殖百谷蔬，以衣食民人者也。其后皆为王公侯伯。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，以生柔嘉材者也，其后八姓于周，未有侯伯。佐制物于前代者，昆吾为夏伯矣，大彭、豕韦为商伯矣。当周末有。己姓昆吾、苏、顾、温、董，董姓鬲夷、豢龙，则夏灭之矣。彭姓彭祖、豕韦、诸稽，则商灭之矣。秃姓舟人，则周灭之矣。妘姓郇、郃、路、逼阳，曹姓邹、莒，皆为采卫，或在王室，或在夷、狄，莫之数也，而又无令闻，必不兴矣。斟姓无后。融之兴者，其在半姓乎？半姓葛越，不足命也。蚩半蚩矣，唯荆实有昭德，若周衰，其必兴矣。姜、嬴、荆、半，实与诸姬代相干也。姜，伯夷之后也，嬴，伯翳之后也。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，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。其后皆不失祀而未有兴者，周衰其将至矣。”

公曰：“谢西之九州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其民沓贪而忍，不可因也。唯谢、郟之间，其冢君侈骄，其民怠沓其君，而未及周德；若更君而周训之，是易取也，且可长用也。”

公曰：“周其弊乎？”对曰：“殆于必弊者也。《泰誓》曰：‘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。’今王弃高明昭显，而好谗慝暗昧；恶角犀丰盈，而近顽童穷固。和而取同。夫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。以他平他谓之和平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；若以同裨同，尽乃弃矣。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，以成百物。是以和五味以调口，刚四支以卫体，和六律以聪耳，正七体以役心，平八索以成人，建九纪以立纯德，合十数以训百体。出千品，具万方，计亿事，材兆物，收经入，行姦极。故王者居九畹之田，收经入以食兆民，周训而能用之，和乐如一。夫如是，和之至也。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，求财于有方，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，务和同也。声一无听，物一无文，味一无果，物一不讲。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刳同。天夺之明，欲无弊，得乎？”

“夫虢石父，谗谄巧从之人也，而立以为卿士，与刳同也；弃聘后而立内妾，好穷固也；侏儒戚施，实御在侧，近顽童也；周法不昭，而妇言是行，用谗慝也；不建立卿士，而妖试幸措，行暗昧也。是物也，不可以久。且宣王之时有童谣曰：‘檠弧箕服，实亡周国。’于是宣王闻之，有夫妇鬻是器者，王使执而戮之。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，惧而弃之。此人也，收以奔褒。天之命此久矣，其又何可为乎？《训语》有之曰：‘夏之衰也，褒人之神化为二龙，以同于王庭，而言曰：‘余，褒之二君也。’夏后卜杀之，与去之，与止之，莫吉。卜请其鬻而藏之，吉。乃布币焉，而策告之，龙亡而鬻在，棣而藏之，传郊之。’及殷、周，莫之发也。及厉王之末，发而观之，鬻流于庭，不可除也。王使妇人不帋而噪之，化为玄黿，以入于王府。府之童妾未既乾而遭之，既笄而孕，当宣王时而生。不夫而育，故惧而弃之。为弧服者方戮在路，夫妇哀其夜号也，而取之以逸，逃于褒。褒人褒姒有狱，而以为入于王，王遂置之，而嬖是女也，使至于为后，而生伯服。天之生此久矣，其为毒也大矣，将使候淫德而加之焉。毒之酋腊者，其杀也滋速。申、缙、西戎方强，王室方骚，将以纵欲，不亦难乎？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，必求之申，申人弗畀，必伐之。若伐申，而缙与西戎会以伐周，周不守矣！缙与西戎方将德申，申、吕方强，其隩爱太子亦必可知也。王师若在，其救之亦必然矣。王心怒矣，虢公从矣，凡周存亡，不三稔矣！君若欲避其难，其速规所矣，时至而求用，恐无及也！”

公曰：“若周衰，诸姬其孰兴？”对曰：“臣闻之：武实昭文之功，文之祚尽，武其嗣乎！武王

之子，应、韩不在，其在晋乎！距险而邻于小，若加之以德，可以大启。”公曰：“姜、嬴其孰兴？”对曰：“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，秦仲、齐侯，姜、嬴之雠也，且大，其将兴乎？”

公说，乃东寄帑与贿，虢、郃受之，十邑皆有寄地。

## 【译文】

1. 桓公做司徒，得到西周民众和东方人的竭诚拥护<sup>①</sup>。他问史伯说<sup>②</sup>：“王室多灾多难，我恐怕灾难会牵连到我，什么地方将可以逃避横死？”

史伯回答说：“王室地位将要降低，戎狄一定会昌盛，不可以向他们逼近。成周所处的位置，南边有荆蛮、申、吕、应、邓、陈、蔡、随、唐；北边有卫、燕、狄、鲜虞、潞、洛、泉、徐、蒲；西边有虞、虢、晋、隗、霍、杨、魏、芮；东边有齐、鲁、曹、宋、滕、薛、郕、莒<sup>③</sup>。这些不是王的支子、外戚、外甥、舅父<sup>④</sup>，就是蛮、荆、戎、狄等异族人。不是亲人就是顽民，他们的地域都不可以进入。（可以发展的地方，）大概在济水、洛河、黄河、颍水之间吧！这块土地上子、男的国家以虢、郃为大<sup>⑤</sup>。虢叔依靠地势，郃仲依靠险阻<sup>⑥</sup>，他们都有骄横、奢侈、懈怠、轻慢的心思，还加上贪得无厌。君如果以周室遭难的缘故，把妻子儿女和财货寄在他们那里，不敢不同意。周王室混乱破落，这两国骄恣贪婪，一定会背弃与君的情谊，君如果率领成周的士众，以天子的命令，讨伐有罪的国家，没有不胜利的。如果夺取了这两个地方，郕、弊、补、舟、依、繇、历、华八邑，就都是君的土地了。如果前面是颍水<sup>⑦</sup>，后面是黄河，右边是洛河，左边是济水，为芈、驩二山的主祭人，喝溱、洧二河里的水<sup>⑧</sup>，修治旧有的常法，用以守卫这片土地，这就可以比较地稳固。”

桓公说：“南方不可以吗？”回答说：“荆君熊严生四个儿子：伯霜、仲雪、叔熊、季隳<sup>⑨</sup>。叔熊逃难到濮，同化于蛮。季隳被立为君。芈氏将扶起叔熊来立他为君，碰上祸患，没有立成，这是天启迪季隳的心，使他又聪明和谐，超过他的先王。臣听说，天所启迪的，十世不衰。他的子孙一定会开拓疆土，不可以向他们逼近。再说，他们是重、黎的后代，黎是高辛氏的火正，使天的光明更加辉煌，使地的德性更为厚重，四海之内阳光普照，所以称他为祝融，他的功劳大着呢<sup>⑩</sup>！

“凡建立了天地之间的大功的，他的子孙未曾湮没，虞、夏、商、周都是如此。虞幕是能凭乐感听知和风将至，（于是报导出来，）使乐曲得以成就，使谷物得以生长的人<sup>⑪</sup>。夏禹是能消除水患、平治土地，使万物各得其所的人。商契是能够总括五教，使之协调，用来保养百姓的人<sup>⑫</sup>。周弃是能播种百谷种植菜蔬，使人民有衣穿有饭吃的人<sup>⑬</sup>。他们的后人都做王、公、侯、伯，祝融也是能使天地的光明更加辉煌，使美材嘉谷得以生殖的人。他的后代八姓，在周没有侯伯<sup>⑭</sup>。在前代辅佐治理政事的，昆吾为夏伯，大彭、豕韦为商伯<sup>⑮</sup>。在周代没有。己姓昆吾、苏、顾、温、董五国，董姓鬲夷、豢龙两氏，夏代已把他们灭了。彭姓彭祖、豕韦、诸稽各氏族，商把他们灭了。秃姓的舟人国，周把它灭了。姁姓的郕、郃、路、偃阳，曹姓的郕、莒都是采服、卫服<sup>⑯</sup>，还有的在王室为官，有的与夷狄杂处，没有人能完全数得清了。他们又没有美好的名声，一定兴盛不起来了。斟姓没有后嗣，祝融的后人能兴盛的，恐怕在斟姓了吧？斟姓中的斟越，不值得赋予天命了。蛮斟已经蛮化，只有荆确有明德，如果周室衰微，它一定会兴盛了。姜、嬴、荆斟，他们与姬姓各国更替强大，互相干犯。姜是伯夷的后代<sup>⑰</sup>。嬴是伯翳的后代<sup>⑱</sup>。伯夷是能以礼祀神辅佐尧的，伯翳是能使生物各得其宜辅佐舜的。他们的后代都有人祭祀先祖但没有人兴旺发达的。周的衰微就将到来了。”

桓公说：“谢国以西的九州怎么样⑮？”回答说：“那里的居民贪残，不可接近。只有谢与郑之间，那里的首领奢侈骄恣，那里的人民对君主轻慢，没有达到忠信的境界，如果换一个君主普遍训导他们，这里是容易取得的，而且可以长期待下去。”

桓公说：“周要衰微了吗？”回答说：“大概一定要衰败了。《泰誓》说⑯：‘人民所想望的，天一定顺从它。’现在幽王抛弃高尚明智的贤臣，喜爱愚昧的和进邪恶谗言的奸臣；讨厌仪态端庄的王后，接近愚顽无知和鄙陋的小人。不求和协，只取相同⑰。和协就能产生万物，相同就难以持久。用别的事物去协调另外的事物，叫做‘和协’，所以能丰厚增长并吸引万物；如果在事物之上加上相同的事物，（相同的事物是有限的，）加完了就被废置不用了。所以先王把土和金、木、水、火合成各种事物。因此调和五味适应口的需要，强健四肢保卫身体，和谐六律使耳朵聪灵，端正七窍为心服务，安放八体形成完人，建立九脏统一机体的性能，用十这个数字来排列百物⑱，由此出现了上千个种类，具备了数以万计的方法，合计上亿的东西，处理十亿事物，收取百亿的缴纳，达到千亿的极大数目⑲。所以王拥有田亩九畋，收取百亿粮食，用来养活众多的人民。以忠信教导他们，按才能使用他们，于是普天之下同样和谐安乐。象这样，就是‘和协’的顶点了。于是先王向异姓聘娶王后，向有那种货物的地方征收那种货物。选择臣属，挑选谏官要多角度考察，不拘一格，这是为了努力做到‘和协’。声音单一没有音乐，色调单一没有文彩，味道单一没有美食，事物单一没有比较。王将抛弃这个‘和协’，而赞许片面的‘相同’。天夺去他的明察，想不衰败，能行吗？

“虢石父是一个谗毁别人、阿谀逢迎的家伙，王却立他为卿士，这就是赞许片面的‘相同’。废掉聘娶的王后，立所纳的妾为妃，这就是喜爱鄙陋。超级矮子、驼背这些演滑稽小品的角色，他们侍候在王身旁，这是接近愚顽无知。周法不明，而听信妇人的话，这是信用邪恶的谗言。不任命卿士，而使用和安置妖冶嬖幸的小人，这就是愚昧。这样的事不能持久。而且宣王的时候有童谣说：‘山桑木弓，箕草箭囊，使周灭亡。’宣王听到这样的童谣，有夫妇二人卖这样的弓和箭囊，王派人抓了在路上示众，侮辱他们。在王府藏中供使唤的小丫头生一个女孩，不是王子，小丫头惧怕，抛弃了女婴。这两夫妇收养了这个女婴逃到褒国⑳。上天安排这事已久，又怎么可以人为地改变呢？《训语》有这样的话㉑：‘夏代衰败的时候，褒人的神灵化为两条龙，同到王的朝廷里，说：“我们是褒的两位君主。”夏王占卜是杀掉它们，还是驱逐它们，还是拘留它们，都不吉利。占卜请留下龙的沫沫藏起来，吉利。于是陈列玉帛，用文书向龙祷告。龙走了，它们的涎沫保留着，用匣子藏起来，相传下来，在郊外祭祀它。’到殷、周，没有人打开匣子。到厉王末年，打开匣子来看，涎沫流到庭院里，不能抹去。王叫妇人不穿上衣喊叫，涎沫化为黑鼯，进入王的府藏，乳齿还没换完的一个小丫头碰上了，到十五岁成年怀了孕，当宣王在位时生下来。没有丈夫产下孩子，所以害怕，就抛弃了婴儿。造弓和箭囊卖的人正在路被羞辱，夫妇哀怜婴儿晚上啼哭，就拾起来逃走，逃到褒。褒君褒姒有一场官司，把这个女孩进献给王，王就赦免了他。王嬖爱这个女子㉒，直到封她为后，生下伯服。天生下这个人已经很久了，她的毒性也已经很大啦，等待王有荒淫的德行时把她送给王。毒性越大，它杀死人也越快。申、缙、西戎正强大㉓，周王室正处于骚乱之中，幽王还放纵私欲，（想不衰败，）不是困难吗？王想杀死太子成全伯服，一定向申索取太子，申人不给，王必定会攻伐它。如果攻伐申，那么，缙与西戎就会与申联合攻周，周就守不住了。缙与西戎正好要感谢申的恩德，申、吕正处在强盛时期㉔，它爱护太子必定是可以预知的。王的军队如果在申不撤，缙与西戎救助申、吕，是必定无疑的。幽王的心已经激怒起来了，虢石父跟着王怒气冲冲了，

周的灭亡,不超过三年了。君如果想避开这场灾难,就赶快规划逃亡的地方吧!祸到临头才想办法,就恐怕来不及了。”

桓公说:“如果周室衰微了,姬姓各国谁能兴盛?”回答说:“臣听说:武王他光大文王的功业,文王后嗣已经衰落,武王的后人将要来继承吧。武王的儿子,不在应、韩<sup>②</sup>,那大概就在晋国了!守险要的处所,邻近弱小的国家,如果施行德义,可以大开疆土。”桓公说:“姜、嬴两姓谁将兴旺?”回答说:“国土广大,富有美德的将要兴旺。秦仲、齐侯是姜嬴二姓中杰出的人,而且国土广大,大概会要兴旺吧!”

桓公喜悦,就向东方寄存妻儿财货,为虢、郕所接受。十邑都有桓公寄存的地方<sup>⑩</sup>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桓公:名友,周厉王的小儿子,宣王的弟弟。宣王封他于郑,幽王八年(公元前774年)为司徒。司徒:官名,掌管土地和人民。东方人:西周所辖地东方的人。东,通常指函谷关以东。

②史伯:周太史。

③荆蛮:牟(音米)姓蛮族。申、吕:姜姓国。应、蔡、随、唐:都是姬姓国。应:武王儿子所封。邓:曼姓国。陈:妫(音规)姓国。卫:康叔所封国。燕:邵公所封国,都是姬姓。狄:北狄。鲜虞:在狄之中的姬姓国。潞、洛、泉、徐、蒲:都是赤狄的部族,隗(音委)姓。虞:虞仲的后代所立国。虢:西虢,虢叔的后裔。晋:唐叔所封国,后为晋国。虞、虢、晋与隗、霍、杨、魏、芮八国都是姬姓。齐:姜姓国。鲁、曹、滕:姬姓国。宋:子姓国。邾:曹姓国。莒(音举):己姓,东夷国。

④王的支子:除嫡长子以外的王的儿子。

⑤子、男的国家:国君的爵位是子、男的国家,一般是小国。虢:东虢,在今河南郑州市北。郕(音快):妘(音云)姓国,地在今河南新郑县西北。

⑥虢叔:当时虢的国君。郕仲:当时郕的国君。

⑦颍水:原文作“华”。前文有“在济水、洛河、黄河、颍水之间”的话,那里的韦昭《注》说:“左济右洛前颍后河。”可知在前面的是颍水而不是“华”。

⑧茆(音符)、隗(音规)二山:茆山无考,想必在今河南省地界。一说是东首阳山。隗山在今河南新郑县西南。溱(音臻)、洧(音委)二河:溱水是洧水的支流。洧水就是现在河南的双洮河。源出河南登封县,流入颍水。

⑨楚子熊严:楚国,子爵,熊严是楚国君名。季隳(音旬):楚子熊隳。

⑩高辛氏:帝喾。火正:掌火的官。发明用火,是人类的一大进步。火正是一个重要的官位。祝融:据韦昭《注》,“祝融”字面的意思是始明,始得光明。

⑪虞幕:虞舜的祖先。

⑫契(音屑):商的祖先,舜时为司徒,掌管民的教化。五教: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。

⑬弃:周的始祖,尧舜时的农官。

⑭八姓:祝融的后人八姓:己、董、彭、秃、妘、曹、斟、牟。

⑮昆吾:祝融的孙子、陆终的长子,己姓。大彭:陆终的三儿子,彭姓。豕韦:彭姓的分支。

⑯采服、卫服:离王都较远的地区。参见《周语上》第一篇注释。

⑰伯夷:尧时掌管祭祀的官,炎帝的后代。

⑱伯翳:舜时掌管畜牧田猎的官,又叫伯益,少皞的后代。

⑲谢国:周宣王舅父申伯的国家。在今河南省唐河县。州:二千五百家为州。

⑳《泰誓》:《尚书·周书》篇名。

㉑“和协”与“相同”:这里都是政治、哲学名词。和协,用一高尚的思想,协调事物的各个部分、各个方面,使成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。相同:欲望相同,或利害相同,或志趣相同,把纯相同的合到一起,而不顾其



他。

⑳六律：本指六根长短不同（因而音的高低不同）的定音器。这里指不同音阶的音。七窍：眼、耳、鼻各二窍，加口为七窍。所谓为心服务，是说眼为心而看，耳为心而听，口为心而说，鼻为心而嗅。八体：指头、腹、足、股、目、口、耳、手。九脏：心、肝、肺、脾、肾、胃、膀胱、肠、胆。用十这个数字来排列百物：前面都是具体说，这一句较为抽象。例如人的关系极为复杂，假如用“十”来排列的话，就分出十个等级来，自王开始，依次排列起来是公、大夫、士、皂、舆、隶、僚、仆、台。

㉑古人常把数字引到哲学、政治学领域，这里便是。很难作出具体的解说。“十亿”，原文作“兆”。百亿，原文作“经”，即“京”。千亿，原文作“姦（音该）”。亿、兆、经或京、姦，它们所表示的数量和意义古书解释不完全相同。现在取十进制，十万为亿，十亿为兆，十兆为京，十京为姦。姦，又作“咳”，下文即用咳字。

㉒褒国：姁姓，在今陕西勉县（原褒城县）。

㉓《训语》：《周书》篇名，后佚。

㉔嬖（音闭）爱：用邪僻行径宠爱，叫做嬖爱。这个女子：指褒姒。幽王三年（公元前 779 年），褒国把她献给幽王，很受幽王宠爱。为了讨她欢心，幽王无故燃烧报警用的烽火。后来犬戎进攻，点燃烽火真的报警，诸侯以为仍是幽王讨褒姒的欢心，不发兵救援，结果镐京陷落，幽王被杀，褒姒被俘。

㉕申：申国，姜姓，幽王太子宜臼的舅父为国君。缙：姁姓，申的盟国。西戎：就是犬戎，后来进攻幽王的主力。

㉖吕：与申国是姜姓国。

㉗应：始封国君为周武王的儿子，在今河南鲁山东。韩：周代诸侯国有两个韩，一在今陕西韩城县南，一在今河北固安东南。两个韩的始封国君都是武王的儿子。

㉘十邑：虢、郃、郛、蔽、补、舟、依、柔、历、华。后来桓公的儿子武公夺取这十邑为己有。十邑大致在今河南新郑县一带。

## 【原文】

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，九年而王室始骚，十一年而毙。及平王之末，而秦、晋、齐、楚代兴，秦景、襄于是乎取周土，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，齐庄、僖于是乎小伯，楚蚘冒于是乎始启濮。

## 【译文】

2. 幽王八年，桓公为司徒。九年，王室开始骚乱。十一年，桓公死①。到平王末年②，秦、晋、齐、楚交替兴起强大。秦景公、秦襄公于是取西周的领地作为秦的国土③。晋文侯于是使天子坐稳王位④。齐庄公、僖公于是主持小规模诸侯盟会。楚蚘冒于是开始把濮开拓为疆土⑤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十一年：幽王十一年，公元前 771 年。幽王伐申，申、缙联合召来西戎伐周，杀幽王于骊山之下，桓公死难。

②平王：名宜臼，幽王太子。他迁都洛邑，从此开始了春秋时代。他公元前 770 年至前 720 年在位，计 51 年。

③秦本附庸，传到秦仲，宣王以为大夫。秦仲的孙子襄公，公元前 777 年至前 766 年在位。前 771 年，戎兵杀幽王，襄公与戎力战有功，以兵护送周平王东迁。平王封襄公为诸侯。襄公从西戎手中夺取了原来属于西周的丰镐地区。景公：比襄公后两百年的秦君，这里有误。

④晋文侯：名仇，公元前 780 年至前 746 年在位。他派兵迎接周平王东迁，定都洛邑。

⑤ 𫇛(音焚)冒:楚国君,季纘的儿子熊率,公元前 757 年至前 741 年在位。濮:楚国西南一带的一个部族。

## 卷十七

### 楚语上

#### 【原文】

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,辞曰:“臣不才,无能益焉。”王曰:“赖子之善善之也。”对曰:“夫善在太子,太子欲善,善人将至,若不欲善,善则不用。故尧有丹朱,舜有商均,启有五观,汤有太甲,文王有管、蔡。是五王者,皆有元德也,而有奸子。夫岂不欲其善?不能故也。若民烦,可教训。蛮、夷、戎、狄,其不宾也久矣,中国所不能用也。”王卒使傅之。

问于申叔时,叔时曰:“教之春秋,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,以戒劝其心;教之世,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,以休惧其动;教之诗,而为之导广显德,以耀明其志;教之礼,使知上下之则;教之乐,以疏其秽而镇其浮;教之令,使访物官;教之语,使明其德,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;教之故志,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;教之训典,使知族类,行比义焉。”

“若是而不从,动而不悛,则文咏物以行之,求贤良以翼之。悛而不摄,则身勤之,多训典刑以纳之,务慎惇笃以固之。摄而不彻,则明施舍以导之忠,明久长以导之信,明度量以导之义,明等级以导之礼,明恭俭以导之孝,明敬戒以导之事,明慈爱以导之仁,明昭利以导之文,明除害以导之武,明精义以导之罚,明正德以导之赏,明齐肃以耀之临。若是而不济,不可为也。

“且夫诵诗以辅相之,威仪以先后之,体貌以左右之,明行以宣翼之,制节义以动行之,恭敬以临监之,勤勉以劝之,孝顺以纳之,忠信以发之,德音以扬之,教备而不从者,非人也。其可兴乎!夫子践位则退,自退则敬,否则赧。”

#### 【译文】

1. 庄王命士亹为太子箴的傅①,推辞说:“臣不才,没有能力使太子受益。”王说:“依靠您的善行使太子为善。”回答说:“善不善在于太子。太子想要善,善人就将来;如果不想要善,有善人也不能用。所以尧有丹朱,舜有商均,启有五观,汤有太甲,文王有管蔡②。这五位帝王都有大德,却有奸邪的子孙。难道是不想要他善吗?是因为不能使他善。如果人民扰乱,倒是可以教训。蛮、夷、戎、狄不宾服已经久了,是中原各国所不能驾驭的。”庄王终于要士亹做太子的傅。

士亹向申叔时求教,叔时说:“教他学历史,向他夸赞善,贬抑恶,告诫和鼓励他的心思;教他学国君的谱系,向他宣扬贤明美德、扬弃愚昧糊涂,以便他为善行而喜、为恶行而惧;教

他学诗，用光辉的德业去开阔他的心胸，使他的心意清明；教他学礼，使他懂得上下的规矩；教他学音乐，洗涤头脑中的污浊，制止言行中的轻浮；教他学习法令，使他能议论为官的职事；教他学习名言，使他懂得美德，懂得先王致力于用美德对待人民的道理；教他学习古书，让他了解历代的兴亡，于是戒慎恐惧；教他学习先王的教导，使他了解宗族的繁衍发展，行为比方先王，得其所宜。

“如果这样还不顺从，行为不改，就用文辞吟咏事物来打动他，寻求贤人来辅佐他。改正了还不巩固，就以身作则劝勉他，多用常法教训使他接受，专心致志地实行敦厚之道，巩固他的品德。巩固了还不能应用到各个方面，就阐明赐予的精义，教导他忠；阐明持久不懈的道理，教导他信；阐明长短利害的道理，教导他义；阐明等级制度，教导他有礼；阐明恭谨俭约，教导他孝顺；阐明敬慎戒惧的意义，教导他办事；阐明慈爱的必要，教导他仁惠；阐明利人利己的关系，教导他具备文德；阐明除害的道理，教导他勇武；阐明尽心尽意断案的道理，教导他怎样处罚；阐明为公的美德，教导他怎样赏赐；阐明恭整严肃的含义，指示他如何处置军国大事。象这样去教导仍然不成功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

“还有，朗诵诗歌辅助他；用威严去薰陶他；用礼仪去支配他；身体力行处处扶持他；用节义去制约他的行动；用恭敬去监督他；用勤勉去鼓励他；用孝顺去教育他；用忠信去启发他；用善言去激励他。教导他这样完备仍不听从，就不是一个可教的人了。怎么能教好呢？（这样做过了，）太子一登位就引退，主动引退会受到尊敬，不引退就会忧惧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庄王：楚庄王名旅，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。士匄（音委）：楚大夫。太子箴：日后的楚恭王。箴，也作审。

②丹朱：尧的儿子，传说他傲慢荒淫。商均：舜的儿子，传说他品德不好。启：禹的儿子，他是“家天下”的首创者。启的小儿子五观，被放逐到西河，五观据西河叛变。太甲：汤的孙子，不遵循汤的政令和法规，被放逐到桐。管蔡：管叔鲜和蔡叔度，文王的两个儿子，武王的弟弟。武王死，成王嗣位，周公（也是武王的弟弟）摄政。管蔡不服，起兵反叛。

## 【原文】

恭王有疾，召大夫曰：“不谷不德，失先君之业，覆楚国之师，不谷之罪也。若得保其首领以殁，唯是春秋所以从先君者，请为‘灵’若‘厉’。”大夫许诺。

王卒，及葬，子囊议谥。大夫曰：“王有命矣。”子囊曰：“不可。夫事君者，先其善，不从其过。赫赫楚国，而君临之，抚征南海，训及诸夏，其宠大矣。有是宠也，而知其过，可不谓‘恭’乎？若先君善，则请为‘恭’。”大夫从之。

## 【译文】

2. 恭王有病①，召集大夫们说：“我没有德行，丢失了先君的霸业，毁了楚国的军队②，是我的罪过。如果得以保全头颈而死，请谥为‘灵’或‘厉’③，以此作为春秋祭祀跟随先君的名号。”大夫们答应照办。

王死，到下葬的时候，子囊议论谥号。大夫们说：“王已有命在先了。”子囊说：“不可以。侍奉君主的人，先举君的善行作为谥号，而不依据他的过失。堂堂的楚国，君治理它。安抚整顿南海④，教令到达中原各路诸侯，他的光荣大着啦。有这般光荣，又自知他的过失，可以不叫

做‘恭’吗⑤？如果先举君的善行以为谥号，就请谥为‘恭’。”大夫们依从他这个意见。

## 【注释】

- ①恭王：楚恭王名箴，公元前 590 年至前 560 年在位。
- ②指晋楚鄢陵之战，楚军大败。事在公元前 575 年。
- ③谥法：不能用治去减轻乱的程度叫做“灵”。杀戮无辜叫做“厉”。
- ④南海：近海的南方地区。
- ⑤知错能改叫做“恭”。

## 【原文】

屈到嗜芰。有疾，召其宗老而属之，曰：“祭我必以芰。”及祥，宗老将荐芰，屈建命去之。宗老曰：“夫子属之。”子木曰：“不然。夫子承楚国之政，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，上之可以比先王，下之可以训后世，虽微楚国，诸侯莫不誉。其祭典有之曰：国君有牛享，大夫有羊馈，士有豚犬之奠，庶人有鱼炙之荐，笱豆、脯醢则上下共之，不羞珍异，不陈庶侈。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国之典。”遂不用。

## 【译文】

3. 屈到嗜吃菱角①。有病，把他的宗老找来嘱咐说②：“祭祀必定要用菱角。”到除丧服举行祭祀，宗老准备献上菱角，屈建叫去掉③。宗老说：“夫子是这样嘱咐的④。”子木说：“不对。夫子执楚国的政，他的法典深入人心，保藏在王府⑤。上可以与先王相比并，下可以为后世楷模，即使不是楚国，诸侯没有不称誉的。

那祭祀法规有这样的规定：国君用牛祭，大夫用羊祭，士用猪、狗祭，平民用腊鱼祭，至于果品、肉汁、肉干、肉酱之类，上下共用。不进献珍异的物品，不陈列杂七杂八的东西。夫子不因他个人的嗜欲而违反国家的法典。”就没有用菱角祭祀。

## 【注释】

- ①屈到：楚卿子夕。
- ②宗老：宗人，主管家族祭祀之礼。
- ③屈建：屈到的儿子子木。
- ④夫子：对男子的敬称，这里指屈到。
- ⑤府：保藏文书和财物的地方。

## 【原文】

椒举娶于申公子牟，子牟有罪而亡，康王以为椒举遣之。椒举奔郑，将遂奔晋。蔡声子将如晋，遇之于郑，餼之以璧侑，曰：“子尚良食，二先子其皆相子，尚能事晋君以为诸侯主。”辞曰：“非所愿也。若得归骨干楚，死且不朽。”声子曰：“子尚良食，吾归子。”椒举降三拜，纳其乘马，声子受之。

还见令尹子木，子木与之语，曰：“子虽兄弟于晋，然蔡，吾甥也，二国孰贤？”对曰：“晋卿不若楚，其大夫则贤，其大夫皆卿材也。若把梓、皮革焉，楚实遗之。虽楚有材，不能用也。”子木曰：“彼有公族、甥、舅，若之何其遗之材也？”对曰：“昔令尹子元之难，或谮王孙启于成王，

王弗是，王孙启奔晋，晋人用之。及城濮之役，晋将遁矣，王孙启与于军事，谓先轸曰：‘是师也，唯子玉欲之，与王心违，故唯东宫与西广寔来。诸侯之从者，叛者半矣，若敖氏离矣，楚师必败，何故去之？’先轸从之，大败楚师，则王孙启之为也。

“昔庄王方弱，申公子仪父为师，王子燮为傅，使师崇、子孔帅师以伐舒。燮及仪父施二帅而分其室。师还至，则以王如庐，庐戢黎杀二子而复王。或谮析公臣于王，王弗是，析公奔晋，晋人用之。寔谗败楚，使不规东夏，则析公之为也。

“昔雍子之父兄谮雍子于恭王，王弗是，雍子奔晋，晋人用之。及鄢之役，晋将遁矣，雍子与于军事，谓栾书曰：‘楚师可料也，在中军王族而已。若易中下，楚必歆之。若合而谄吾中，吾上下必败其左右，则三萃以攻其王族，必大败之。’栾书从之，大败楚师，王亲面伤，则雍子之为也。

“昔陈公子夏为御叔娶于郑穆公，生子南。子南之母乱陈而亡之，使子南戮于诸侯。庄王既以夏氏之室赐申公巫臣，则又畀之子反，卒于襄老。襄老死于郢，二子争之，未有成。恭王使巫臣聘于齐，以夏姬行，遂奔晋。晋人用之，寔通吴、晋。使其子狐庸为行人于吴，而教之射御，导之伐楚。至于今为患，则申公巫臣之为也。

“今椒举娶于子牟，子牟得罪而亡，执政弗是，谓椒举曰：‘女实遣之。’彼惧而奔郑，緬然引领南望，曰：‘庶几赦吾罪。’又不图也，乃遂奔晋，晋人又用之矣。彼若谋楚，其亦必有丰败也哉！”

子木愀然，曰：“夫子何如？召之，其来乎？”对曰：“亡人得生，又何不来为？”子木曰：“不来，则若之何？”对曰：“夫子不居矣，春秋相事，以还轸于诸侯。若资东阳之盗使杀之，其可乎？不然，不来矣。”子木曰：“不可。我为楚卿，而赂盗以贼一夫于晋，非义也。子为我召之，吾倍其室。”乃使椒鸣召其父而复之。

## 【译文】

4. 椒举娶申公子牟的女儿为妻，子牟有罪出逃①。康王以为是椒举放他走的②。椒举出逃到郑国，将要到晋国去。蔡声子将到晋国去聘问，在郑国遇见椒举，请他吃饭，席上送给椒举玉璧，说：“您好好吃吧！您我过世的父亲都将帮助您③，还可以侍奉晋君使他成为诸侯的霸主。”椒举辞谢说：“这不是我的愿望，如果能让这把骨头回到楚国，即使是死了也是不朽的。”声子说：“您好好吃吧，我设法让您回国。”椒举降位三拜，送四匹马给声子，声子接受。

声子回到楚国谒见令尹子木④，子木同他谈话，说：“您虽然和晋是兄弟，但蔡是我楚国的外甥⑤。晋楚二国谁更贤能？”回答说：“晋卿不如楚，但晋大夫比楚贤能。晋的大夫都是为卿的材料，好象是杞木、梓木、皮革，是楚国送去的。楚虽有良材，但不能使用。”子木说：“楚人也有公族、外甥、舅父，为什么把良材送给晋国？”回答说：“以前令尹子元的祸难，有人到成王面前说王孙启的坏话⑥，王没有主持公道，王孙启逃到晋国，晋人任用他。到城濮之战，晋军将要跑了，王孙启参与晋的军事活动，对先轸说⑦：‘这次战争只有子玉想打，违背王的心愿，所以只有东宫和西广两支部队参战⑧。诸侯跟从楚军的，背叛的有一半了。若敖氏人心涣散⑨，楚军必败无疑，为什么撤离？’先轸听从了这些话，大败楚军，那是王孙启造成的。

“从前庄王还年青，申公子仪父为师，王子燮为傅，派师崇、子孔率领军队征伐舒的各部族⑩。王子燮和子仪父加罪于两位统帅，瓜分了他的家财。部队回朝，挟持庄王到庐⑪。庐大夫戢黎杀死师崇、子孔，送王复位。有人向王说析公臣的坏话⑫，王不主持公道，析公出逃



到晋，晋人任用他。他向晋进言，打败了楚军<sup>⑬</sup>，使楚国不能在东方经营华夏各国，那是析公造成的。

“从前雍子的父兄向恭王说雍子的坏话<sup>⑭</sup>，王不主持公道，雍子逃到晋国，晋人任用他。到鄢陵之战，晋军将要逃了，雍子参与军事，对栾书说：‘楚军的情况可以料定。在中军（的主力）是王的同族，如果晋军中下两军互易其位，楚军一定贪便宜攻击下军<sup>⑮</sup>。如果合战陷入我中军的圈套，我国的上下军一定会打败他的左右军，于是三军会战，攻击楚王族组成的军队，一定会把他们打得大败’。栾书依从他的意见，楚军大败，王本人面部被射伤<sup>⑯</sup>，那是雍子造成的。

“从前陈公子夏为御叔娶郑穆公的女儿，生子南<sup>⑰</sup>。子南的母亲使得陈国大乱，导致陈国灭亡，导致子南被诸侯杀死<sup>⑱</sup>。庄王已把夏姬赐给申公巫臣，（子反反对，）又想把她给子反，（巫臣又反对，）最后给了襄老<sup>⑲</sup>。襄老在邲战死，子反和巫臣争夏姬，没有结果。恭王派巫臣到齐出使，巫臣安排连同夏姬一起上路，就逃奔到晋国，晋人任用他。是他沟通了吴国与晋国的关系，叫他的儿子狐庸做外交使节，出使到吴，教吴人射箭驾车，引导吴征伐楚国。吴到现在还是楚的祸患，那是申公巫臣造成的。

“现在椒举娶子牟的女儿，子牟得罪逃亡，执政不主持公道，对椒举说：‘是你打发他走的。’椒举恐惧，逃奔到郑，在那里伸长脖颈向南远望，说：‘或许会赦免我的罪吧！’如果还不作打算，那他就要逃到晋国去了，晋人又将任用他了。他到了晋国如果打楚国的主意，恐怕又有大败到来了吧！”

子木听了，脸色显出愁烦的样子，说：“夫子怎么样<sup>⑳</sup>？召他回来他肯来吗？”回答说：“逃亡的人得条生路，有什么不来的？”子木说：“如果不来，怎么办？”回答说：“夫子不会停留在郑国的。春秋各季互相聘问，本就可以在诸侯间回旋往来。如果买通东阳的盗贼<sup>㉑</sup>，派去杀死椒举，可以吗？否则，他不会来了。”子木说：“不可。我为楚卿，却买通盗贼到晋去杀孤身一人，是非正义的。您替我把他召来，我加倍给他家产。”于是叫椒鸣把父亲召回来<sup>㉒</sup>，恢复他原来的官位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椒举：楚大夫伍举。申公子牟：王子牟曾为申公，叫申公子牟。

②康王：楚康王名昭，恭王子。公元前559年至前545年在位。

③蔡声子就是公孙归生，当时大概已在楚为官。声子的父亲是蔡国太师子朝，伍举的父亲伍参，两人是好朋友。声子与伍举也是好朋友。

④令尹：楚国的执政官。子木：屈建。

⑤蔡、晋都是姬姓，所以说“兄弟”。楚国半姓，异姓诸侯互称甥、舅。

⑥子元：楚武王子，文王弟。文王死，想引诱文王夫人，被杀。事在公元前664年。王孙启：子元的儿子。有人说他与父同罪。

⑦先轸：晋中军主帅。

⑧子玉：楚令尹得臣。东宫、西广：楚军营名。

⑨若敖氏：若敖本楚先君名，就是熊仪。想必若敖氏是他的后裔。子玉属于若敖氏。这里指若敖氏在军队中服役的人，他们大概是一支部队的骨干。

⑩申公子仪父：大司马斗克。王子燮：楚公子名。师崇：楚太师潘崇。子孔：楚令尹成嘉。

⑪庐：楚邑，在今湖北南漳县东。

⑫析公臣：楚大夫。有人说师崇、子孔作乱，他知情不报。

⑬公元前585年，晋楚两军在绕角（蔡地，今河南鲁山县东南）相遇。晋军将要避开，析公臣说：“楚师轻佻，容易动摇。如果用许多战鼓敲出同样的鼓声，晚上全军迫近，楚军一定会逃跑。”晋人依用他的意见，楚军夜间溃散。

⑭雍子：楚国大夫。父兄：同宗的长辈。

⑮下军：晋军中下军已互易其位，这里的下军，实际上是中军，碰上了主力。

⑯指恭王的一只眼睛被吕锜射伤。

⑰公子夏：陈宣公的儿子，御叔的父亲。御叔娶郑穆公女儿夏姬为妻。子南：御叔的儿子夏征舒。

⑱子南的母亲：就是夏姬。御叔早死，陈灵公、孔宁、仪行父三人与夏姬淫乱。夏征舒杀死灵公。陈国大乱。楚庄王率诸侯国的军队平乱，杀死征舒，灭了陈国。

⑲申公巫臣：做楚国申公的屈巫子灵。子反：楚司马公子侧。囊老：楚的连尹，连尹是军官名。

⑳夫子：指椒举。

㉑东阳：楚国北部城邑。

㉒椒鸣：椒举的儿子。

## 【原文】

灵王为章华之台，与伍举升焉，曰：“台美夫！”对曰：“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，安民以为乐，听德以为聪，致远以为明。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、彤镂为美，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、器庶为乐；不闻其以观大、视侈、淫色以为明，而以察清浊为聪。

“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，高不过望国氛，大不过容宴豆，木不妨守备，用不烦官府，民不废时务，官不易朝常。问谁宴焉，则宋公、郑伯；问谁相礼，则华元、驷弘；问谁赞事，则陈侯、蔡侯、许男、顿子，其大夫侍之。先君以是除乱克敌，而无恶于诸侯。今君为此台也，国民罢焉，财用尽焉，年谷败焉，百官烦焉，举国留之，数年乃成。愿得诸侯与始升焉，诸侯皆距无有至者。而后使太宰启疆请于鲁侯，惧之以蜀之役，而仅得以来。使富都那竖赞焉，而使长鬣之士相焉，臣不知其美也。

“夫美也者，上下、内外、小大、远近皆无害焉，故曰美。若于目观则美，缩于财用则匮，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，胡美之为？夫君国者，将民之与处，民实瘠矣，君安得肥？且夫私欲弘侈，则德义鲜少；德义不行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。天子之贵也，唯其以公侯为官正也，而以伯子男为师旅。其有美名也，唯其施令德于远近，而小大安之也。若敛民利以成其私欲，使民蒿焉忘其安乐，而有远心，其为恶也甚矣，安用目观？

“故先王之为台榭也，榭不过讲军实，台不过望氛祥。故榭度于大卒之居，台度于临观之高。其所不夺穡地，其为不匮财用，其事不烦官业，其日不废时务。瘠确之地，于是乎为之；城守之木，于是乎用之；官僚之暇，于是乎临之；四时之隙，于是乎成之。故《周诗》曰：‘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。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。王在灵囿，麀鹿攸伏。’夫为台榭，将以教民利也，不知其以匮之也。若君谓此台美而为之正，楚其殆矣！”

## 【译文】

5. 灵王在章华筑一座高台，和伍举登上去①，说：“高台美啊！”回答说：“臣听说，国君以任用贤人为美，以安定人民为快乐，以听到善言为耳聪，以招致远方人归附为目明。没有听说把建筑物高大华丽当作美，把各种乐器发出的声音盛大喧杂当作快乐，没有听说观赏的对象大、看的东西多、经眼的色彩乱杂就是目明，能够审音的清浊就是耳聪。

“先君庄王建匏居台，高只够观望显示国家吉凶的气色，大只够举行宴会，所用木材不妨碍守备，所用经费不由府库支出，人民没有因建台而耽搁按时务农，官吏没有因建台而改变正常的上班秩序。要问谁在台上宴饮？是宋公、郑伯②。要问谁在赞礼？是华元、驷骝③。要问谁为辅佐？是陈侯、蔡侯、许男、顿子④。他们各自的大夫侍候在左右。先君就靠这个平定乱事、战胜敌人，诸侯也不憎恶。现在君建筑这座高台，国家人民都因而疲困，钱财因而用尽，谷类作物因而歉收，各级官吏因而烦扰，全国动员干这件事，好几年才建成。希望和诸侯们第一次上台，诸侯都拒绝，没有肯来的。然后派太宰启疆邀请鲁侯，进军到鲁国的蜀地威胁他⑤，才勉强来人。叫一些漂亮的有风度的男孩子做辅佐，派一些个儿高的人做赞礼，我不理解这有什么美。

“所谓美，对上下、内外、小大、远近都没有害处，所以叫美。如果眼看起来是美，却把钱财用尽了，这是搜括民财使自己富厚却使百姓贫穷，算得什么美？做国君的人，应当和人民共处。人民瘦了，君何能肥？况且私欲广大，德义就寡少。德义不行，近处的遭罪离心，远处的抗拒背叛。天子之所以贵，只在于他以公侯为官长，以伯子男为众官。他之所以有美名，就只因为他把德政施行到近处以至远处，尊卑大小都安于他的政令。如果征收人民的财利来满足私人的欲望，使人民损耗财力，失去安乐，产生疏远的心思，作恶就大了。看起来舒服有什么用？

“所以先王建造台榭⑥，榭不过用来讲习军事，台不过用来观望显示吉凶的气色。所以榭以能见到卫兵所在地为度，台以能望见高远处为度。那台址不占庄稼地，建台不耗费钱财，施工不烦扰官吏，建台时日不误农时。瘠薄的土地，在上面建台，守备城邑多余的用料，用来建台；官吏业余时间，临场组织施工；四时的空隙，在这时建造完成。所以《周诗》说：‘丈量设计，创建灵台。民众来建，没几天就建成了台。动工了就不要急，民众踊跃来建台。王在灵囿游玩，母鹿伏在那里悠闲。’建造台榭，是为了使民得利，没有听说反而使民劳困。如果君认为这台美而且做得正确，楚国就危险了！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灵王：楚灵王熊虔，公元前540年至前529年在位。章华：地名。伍举：就是上一篇的椒举，他的封地在椒。

②宋公：宋国君。郑伯：郑国君。这里是说宋、郑二国朝楚。

③华元：宋卿。驷骝：郑穆公的儿子子驷，名驷。

④陈、蔡、许、顿，都是国名。顿在今河南项城县。陈侯、蔡侯、许男、顿子，分别指他们的国君。

⑤公元前589年，楚公子婴齐领兵侵鲁，到达蜀（鲁邑，今山东泰安西）。鲁国恐惧，派孟孙使楚，献上财货，请求结盟。

⑥榭（音谢）：也是台，但有殿无室，没有墙壁。

## 【原文】

灵王城陈、蔡、不羹，使仆夫子皙问于范无宇，曰：“吾不服诸夏而独事晋何也？唯晋近我远也。今吾城三国，赋皆千乘，亦当晋矣。又加之以楚，诸侯其来乎？”对曰：“其在志也，国为大城，未有利者。昔郑有京、栎，卫有蒲、戚，宋有萧、蒙，鲁有弁、费，齐有渠丘，晋有曲沃，秦有郿、衙。叔段以京患庄公，郑几不克，栎人实使郑子不得其位，卫蒲、戚实出献公，宋萧、蒙实弑昭公，鲁弁、费实弱襄公，齐渠丘实杀无知，晋曲沃实纳齐师，秦郿、衙实难桓、景，皆志于诸

侯,此其不利者也。

“且夫制城邑若体性焉,有首领股肱,至于手拇毛脉,大能掉小,故变而不勤。地有高下,天有晦明,民有君臣,国有都鄙,古之制也。先王惧其不帅,故制之以义,施之以服,行之以礼,辩之以名,书之以文,道之以言。既其失也,易物之由。夫边境者,国之尾也,譬之如牛马,处暑之既至,虻蠊之既多,而不能掉其尾,臣亦惧之。不然,是三城也,岂不使诸侯之心惕惕焉?”

子皙复命,王曰:“是知天咫,安知民则?是言诞也。”右尹子革侍,曰:“民,天之生也。知天,必知民矣。是其言可以惧哉!”

三年,陈、蔡及不羹人纳弃疾而弑灵王。

## 【译文】

6. 灵王在陈、蔡、不羹三个属国筑城,叫仆夫子皙去问范无宇①,说:“我心里不服华夏各国只以晋为盟主。为什么以晋为盟主呢?是因为晋国近,我国远。现在我在三个属国筑城,各赋千乘②,就和晋相当了。再加上楚国的本土,诸侯会来朝楚吗?”回答说:“书籍上所记载的,国内建大城,都不利。从前,郑有京、栎,卫有蒲、戚,宋有萧、蒙,鲁有弁、费,齐有渠丘,晋有曲沃,秦有徵、衙③。叔段盘据在京,为郑庄公的患害;郑差点儿没战胜它④。栎人使郑子不得君位⑤。卫国蒲人、戚人赶跑了卫献公⑥。宋国萧、蒙是公子鲍的属邑,是他杀死昭公⑦。鲁国弁、费二城削弱了襄公的地位⑧。齐国渠丘是雍廩的属邑,是他杀死了无知⑨。晋国的曲沃迎入齐军,危害公室⑩。秦国公子鍼领有徵、衙,使桓公、景公为难⑪。这些都被诸侯所记录,都说明国有大城是不利的。

“而且筑大城就象人的身体一样,有头颈腿臂,以至于手指、毛发、筋脉。大的能指挥小的,所以动作不劳累。地有高低,天有阴晴,民有君臣,国有首都边城,这是古代传下来的制度。先王恐怕不能遵行,所以用德义来控制,用服饰来表明,用礼义来推行,用名分来分辨,用文字来写定,用言语来称述。已经失误的,就是由于改变了原有的规矩。边境是国家的尾巴。好象牛马一样,处暑到来,牛虻滋生已经很多,可是不能摆动它的尾巴。臣也怕国家会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。否则,这三座城嘛,难道不使诸侯提心吊胆吗?”

子皙把这些话转告给灵王,王说:“这个人知道一点天道,哪里懂得人道?这些话是虚妄之谈。”右尹子革侍候在侧⑫,说:“民是天所生的,知道天,就一定了解民了。他的这些话说得戒惧啊!”

三年之后,陈、蔡和不羹人拥立弃疾,杀死灵王⑬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公元前534年楚灭陈,公元前531年灭蔡,两国都已成为楚国属地。不羹(音郎):有两个不羹城,一在今河南舞阳西北,一在今河南襄城东南。仆夫子皙:楚大夫。范无宇:楚大夫申无宇。

②千乘(音剩):地方十里为成。每成出兵车一乘,马四匹,牛十二头,步卒七十二人,甲士三人。千乘就是千成。

③京: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二十余里。栎(音历):在今河南禹县。蒲,在今河南长垣县东。戚:在今河南濮阳县北。萧:在今安徽萧县西北。蒙:在今河南商丘县。弁:在今山东泗水县东五十里。费(音闭):在今山东费县。渠丘:即葵丘,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西。曲沃:在今河南陕县南曲沃镇。徵(音成):在今陕西澄城县。衙:在今陕西白水县东北。

④叔段是郑庄公的弟弟,谋划夺取庄公的君位,未成,出奔。事在公元前722年。

⑤公元前 697 年,郑厉公突被迫退位,出居于栎。公元前 680 年厉公引诱劫持郑大夫傅瑕,要他杀死郑子(郑庄公儿子、厉公的弟弟子仪,《史记》作“子婴”),迎立厉公。傅瑕这样做了。郑厉公于公元前 679 年复位。

⑥公元前 559 年,甯殖、孙林父合谋驱逐卫献公衞。献公奔齐。蒲是甯殖的属邑,戚是孙林父的属邑。

⑦事在公元前 611 年。

⑧公元前 562 年,季武子作三军,自为统帅,鲁公室地位自此急剧下降。费是季氏的属邑。公元前 544 年,季氏又取弁作为自己的属邑。

⑨公元前 686 年,无知杀襄公自立,次年,雍廩杀无知。

⑩晋驱逐栾盈,栾盈奔齐。齐庄公设法把栾盈送进曲沃。曲沃原是栾盈的封邑。栾盈率领曲沃的兵力,袭击晋都绛,事败被杀。这是公元前 550 年的事。

⑪公子鍼是桓公的儿子,景公的弟弟。景公时,公子鍼的权势威胁景公的君位。公元前 541 年投奔到晋,随从的车辆千乘。

⑫右尹子革:子革,官为右尹,原为郑人。

⑬三年之后:就是公元前 529 年。弃疾:恭王的儿子,灵王的弟弟楚平王。灵王在外地久游未归,弃疾乘机在国内作乱。灵王因众人反叛势单力孤,自缢而死。和这里所说的不尽相同。

## 【原文】

左史倚相往见申公子亹,子亹不出,左史谤之,举伯以告。子亹怒而出,曰:“女无亦谓我老耄而舍我、而又谤我!”

左史倚相曰:“唯子老耄,故欲见以交傲子。若子方壮,能经营百事,倚相将奔走承序,于是不给,而何暇得见?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,犹箴傲于国,曰:‘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,苟在朝者,无谓我老耄而舍我,必恭恪于朝,朝夕以交戒我;闻一二之言,必诵志而纳之,以训导我。’在舆有旅賁之规,位宁有官师之典,倚几有诵训之谏,居寝有衺御之箴,临事有瞽史之导,宴居有师工之诵。史不失书,矇不失诵,以训御之,于是乎作《懿》戒,以自傲也。及其殁也,谓之睿圣武公。子实不容圣,于倚相何害?《周书》曰:‘文王至于日中昃,不皇暇食。惠于小民,唯政之恭。’文王犹不敢骄。今子老楚国而欲自安也,以御数者,王将何为?若常如此,楚其难哉!”

子亹惧,曰:“老之过也。”乃骤见左史。

## 【译文】

7. 左史倚相往见申公子亹,子亹不出来相见①。左史论其是非功过,举伯把左史的议论告知子亹②。子亹发怒出来说:“你不要认为我老朽了就不要我了,还议论我!”

左史倚相说:“正因为您年老,所以想见到您,好帮助并告诫您。如果您正身强力壮,能经办各种事务,我倚相将往来侍候,接受您的安排,这样做还恐怕来不及,还有什么空闲能见到您?从前卫武公九十五岁了③,还告诫国人说:‘自卿以下,直至大夫众士,如果在朝的,不要认为我老了就不要我,一定要在朝恭谨,早早晚晚帮助并告诫我,听到一点关于议论我的话,一定要背诵记录下来,转告给我,用来教导我。’在兵车上有勇士的规劝,在朝有官长们的法典,靠着几案,几案上的书有乐师们所诵的谏言,就寝时有近臣的箴规,处理大事前有乐师和太史的引导,平时休息有乐师的朗诵。太史不漏记事件,乐师不失去诵诗的机会,把训导进献给王。于是作《抑》诗告诫自己④。到他逝世,叫他做圣明的武公。如果您实在不愿圣明,对我倚相有什么害处?《周书》说:‘文王直到过了中午,还没有时间吃饭,施恩惠给小小老百姓,



只要是政务就恭敬慎重处理。’文王都不敢骄傲，现在您在楚国摆老资格，自求安逸，抵制告诫，（人臣尚且如此，）王将干什么呢？如果经常这样，楚国就难治理了。”

子亶听了恐惧，说：“这是我史老的过错。”于是数次与左史相见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左史：官名。倚相：人名。申公子亶（音委）：申公史老，楚国长老。

②举伯：楚大夫。

③卫武公：名和，卫僖公的儿子，为王卿士。《诗经·大雅》中的《抑》诗，相传是他所作。

④《抑》是大臣自我警惕的诗。认为应当表里如一，注重仪表，执法谨慎，说话小心，对人有礼，还要自我修养。指出如果不听善言，就有灭国的灾祸。

## 【原文】

灵王虐，白公子张骤谏。王患之，谓史老曰：“吾欲已子张之谏，若何？”对曰：“用之实难，已之易矣。若谏，君则曰：‘余左执鬼中，右执殇官，凡百箴谏，吾尽闻之矣，宁闻他言。’”

白公又谏，王如史老之言。对曰：“昔殷武丁能耸其德，至于神明，以入于河，自河徂亳，于是乎三年，默以思道。卿士患之，曰：‘王言以出令也，若不言，是无所禀令也。’武丁于是作书，曰：‘以余正四方，余恐德之不类，兹故不言。’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，得傅说以来，升以为公，而使朝夕规谏，曰：‘若金，用女作砺。若津水，用女作舟。若天旱，用女作霖雨。启乃心，沃朕心。若药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。若跣不视地，厥足用伤。’若武丁之神明也，其圣之睿广也，其智之不疚也，犹自谓未义，故三年默以思道。既得道，犹不敢专制，使以象旁求圣人。既得以为辅，又恐其荒失遗忘，故使朝夕规诲箴谏，曰：‘必交修余，无余弃也。’今君或者未及武丁，而恶规谏者，不亦难乎！”

“齐桓、晋文，皆非嗣也，还轸诸侯，不敢淫逸，心类德音，以德有国。近臣谏，远臣谤，舆人诵，以自诰也。是以前入也，四封不备一同，而至于有畿田，以属诸侯，至于今为令君。桓、文皆然，君不度忧于二令君，而欲自逸也，无乃不可乎！《周诗》有之曰：‘弗躬弗亲，庶民弗信。’臣惧民之不信君也，故不敢不言。不然，何急以其言取罪也？”

王病之，曰：“子复语。不谷虽不能用，吾愁置之于耳。”对曰：“赖君之用也，故言。不然，巴浦之犀、犛、兕、象，其可尽乎？其又以规为瑱也？”遂趋而退，归，杜门不出。七月，乃有乾溪之乱，灵王死之。

## 【译文】

8. 灵王暴虐，白公子张多次谏劝①。灵王觉得讨厌，对史老说：“我想要制止子张的谏劝，怎样才好？”回答说：“接受人家的意见的确不易，制止人家提意见就没有什么困难。下次还谏，君就说：我左手掌握录鬼簿，右手抓住横死鬼本身②，所有的箴言劝谏，我都听说过了，宁愿听到别的什么话。”

白公又进谏，灵王象史老告诉他那样说话。白公回答说：“从前殷武丁能提高他的美德，以至于能和神明相通，迁到河内，又从河内迁往亳③。从此三年默不作声，思考治国之道。卿士耽心这个，说：‘王说话是发布政令的，如果不说，就没有接受命令的地方。’武丁于是写字说：‘要我来纠正四方，我恐怕德不善，因此不说话。’如此这般，又派人对照梦中所见贤人的相貌访求四方的贤人。获得傅说到来，提拔他做上公，叫他早晚规劝进谏，说：‘象金属一样，

我用你做磨石。象渡口一样，我用你做船。好比天旱，我把你当作甘雨。敞开你的心，滋润我的心。好象用药，如果吃了不头晕目眩，他的病就不会好。好象赤脚走路不看地面，他的脚就会受伤。’象武丁那样能和神明相通，圣明深广，智慧没有缺点，仍然自以为没有治理好，所以三年默不作声，思考治民之道。已经得道，仍然不敢专断，派人拿着画像到处寻求圣人。已得贤人以为辅佐，又恐怕自己荒废忘事，所以叫人早晚箴规劝谏，说：‘一定要帮助、告诫我，不要把我丢在一边不管。’现在君或者还不如武丁，却讨厌规谏的人，（要想治理国家，）不是困难吗？

“齐桓公、晋文公都不是嫡长子，在诸侯中游历，不敢放纵，一心向善，靠了德行领有国家。近臣进谏，远臣议论功过，众人讽谏，用这些来告诫自己。所以他们回国时，四境还不到一百里，终于领有地方千里的国土，用来聚会诸侯，到现在还承认他们是好的君主。齐桓公、晋文公都如此。君不忧虑赶不上二位贤君，却想自我放纵，莫非是不可以吧。《周诗》上有这样的句子④：‘事不躬亲，民众就不相信。’臣恐怕人民不相信君王，所以不敢不说。否则，何必急急忙忙因进言而得罪呢？”

王仍嫌麻烦，说：“您可以再说。我虽不能采用，但愿意放在耳朵里。”回答说：“就是全靠君王能够采用，所以我才说。否则，巴浦的犀、犛、兕、象，难道能够猎尽，又用规谏的话来做耳塞吗⑤？”就快步退下，回家后，闭门不出。七个月后，发生了乾溪之乱⑥，灵王在这场乱事中自杀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白公子张：楚大夫。

②这两句是说鬼神都在他掌握之中，无所畏惧。

③殷武丁：殷高宗，名武丁。河内：黄河以北。古人以河北为河内，以河南为河外。亳（音伯）：在今河南商丘县北。

④今见于《诗经·小雅·节南山》。

⑤巴浦：地名，巴水边上。犛（音毛）：牦牛。兕（音寺）：野牛。犀、犛、兕、象，它们的角、牙可做塞耳。塞耳是头部装饰品，由冠冕下垂到耳两侧，约当耳的部位，有塞耳悬垂。塞耳通常用玉，也有用骨、角、象牙做的。

⑥乾溪之乱：公元前529年，发生在乾溪的反叛灵王的乱事。参见第六篇注释⑬。乾溪：在今安徽亳县东南七十里。

## 【原文】

司马子期欲以妾为内子，访之左史倚相，曰：“吾有妾而愿，欲笄之，其可乎？”对曰：“昔先大夫子囊违王之命谥，子夕嗜芟，子木有羊饋而无芟荐。君子曰：违而道。谷阳竖爱子反之劳也，而献饮焉，以毙于鄢；芋尹申亥从灵王之欲，以陨于乾溪。君子曰：从而逆。君子之行，欲其道也，故进退周旋，唯道是从。夫子未能违若敖之欲，以之道而去芟荐，吾子经营楚国，而欲荐芟以干之，其可乎？”子期乃止。

## 【译文】

9. 司马子期想把妾扶正①，作为正妻，找左史倚相商量，说：“我有一个妾很老实，我想为她把头发梳上去②，可以吗？”回答说：“从前先大夫子囊违背恭王起谥号的意思③，子夕爱吃菱角，（遗命用菱角祭祀，）子木祭祀时用羊肉而不用菱角④。君子说：违命但合于道。谷阳竖

心疼子反的劳苦，给酒他喝，使子反死在鄢陵⑤；芋尹申亥顺从灵王的想法，灵王死在乾溪⑥。君子说：从命但违背道。君子的行为，是要它合乎道，所以进退周旋，只以从道为准则。子木能违背若敖的愿望⑦，用道来处事，不用菱角祭祀；您在楚国经营事业，却想进献菱角来干犯道，难道可以吗？”子期就没有把妾扶正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司马子期：楚平王的儿子，子西的弟弟公子结，为楚国大司马。

②把头发梳上去，用一根簪子别好，改变头发式样，表示扶正。

③见第二篇所记。

④见第三篇所记。

⑤谷阳竖：子反的内小臣。晋楚鄢陵之战，楚恭王眼被射伤，当晚召子反商议，准备明日再战。谷阳竖让子反喝了酒，醉不能见。楚王说：“是天要打败楚国。”连夜命令军队撤退。子反因而自杀。子反：公子侧，楚国司马，掌军事。鄢陵之战他是中军统帅。

⑥芋尹申亥：芋尹，官名。申亥，人名。乾溪之乱，灵王人众叛去。申亥找到灵王，把他弄回家去调养。灵王见大势已去，自缢而死。申亥用他的两个女儿殉葬。

⑦若敖：楚国的一个氏，这里指子夕。

## 卷十八

### 楚语下

#### 【原文】

昭王问于观射父，曰：“《周书》所谓重、黎实使天地不通者，何也？若无然，民将能登天乎？”

对曰：“非此之谓也。古者民神不杂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，而又能齐肃衷正，其智能上下比义，其圣能光远宣朗，其明能光照之，其聪能听彻之，如是则明神降之，在男曰覿，在女曰巫。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，而为之牲器时服，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，而能知山川之号、高祖之主、宗庙之事、昭穆之世、齐敬之勤、礼节之宜、威仪之则、容貌之崇、忠信之质、禋洁之服，而敬恭明神者，以为之祝。使名姓之后，能知四时之生、牺牲之物、玉帛之类、采服之仪、彝器之量、次主之度、屏摄之位、坛场之所、上下之神、氏姓之出，而心率旧典者，为之宗。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，是谓五官，各司其序，不相乱也。民是以能有忠信，神是以能有明德，民神异业，敬而不渎，故神降之嘉生，民以物享，祸灾不至，求用不匮。

“及少皞之衰也，九黎乱德，民神杂糅，不可方物。夫人作享，家为巫史，无有要质。民匮于祀，而不知其福。烝享无度，民神同位。民渎齐盟，无有严威。神狎民则，不蠲其为。嘉生不降，无物以享。祸灾荐臻，莫尽其气。颛顼受之，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，命火正黎司地以

属民，使复旧常，无相侵渎，是谓绝地天通。

“其后，三苗复九黎之德，尧复育重、黎之后不忘旧者，使复典之。以至于夏、商，故重、黎氏世叙天地，而别其分主者也。其在周，程伯休父其后也，当宣王时，失其官守，而为司马氏。宠神其祖，以取威于民，曰：‘重实上天，黎实下地。’遭世之乱，而莫之能御也。不然，夫天地成而不变，何比之有？”

## 【译文】

1. 昭王问观射父说①：“《周书》所说重、黎他们二位使天地不通②，是怎么回事？如果不是这样，人能够登天吗？”

回答说：“不是说的这个。古时候人民与神灵不相混杂。精明纯朴的人，又能恭敬、公正，他的智慧能上合天意，下顺民情；他通晓一切，如光照远方，遍地通明；他的视力能看到一切，象阳光普照；他的听力能听到一切，无处不到。象这样，神灵就降到他们那里，男的叫做觐，女的叫做巫。让他制定神灵的主次位置，作出祭祀用的牺牲、器具、服饰的规定，然后叫前代圣人的后嗣中有光明德行的，懂得山川的名位、高祖庙里的奉祀对象、宗庙祭祀的事情、祖宗的世系、情意恳切的端庄恭敬、合宜的礼节，可供效法的威仪、庄严的容貌、真正的忠信、清洁的服饰，还能恭恭敬敬地侍奉神灵的人，用他们作为太祝③。让旧姓大族的后人中，懂得四季所生的物品、祭牲的毛色、玉石布帛的类别、祭服色彩的标准、彝器的大小④、衡量尊卑先后的尺度、屏风和翬的位置⑤、祭坛的处所、上下的神灵、姓氏的源流，而且思想上遵循古人法典的人，用他为宗伯⑥。于是有天、地、神、人民和辨别事物类别的官，这就叫做五官，五官各按次序管自己的事，不相杂乱。人民因此有忠信的品质，神灵因此有降福的美德，人民和神灵的事不同。对神恭敬不亵渎，所以神灵赐给人民美好的事物，人民又将美好的东西献给神灵。灾祸不来，所求就有，所用不缺。

“到少皞氏衰落，九黎扰乱德政⑦。人民和神灵杂糅，不能辨别名物。人人祭祀，每家都有巫史⑧，没有诚实的盟约。人民因祭祀繁数而贫困，却不知道得福与否。祭祀没有控制，人与神的位置不分。人民亵渎庄严的盟誓，无所敬畏。神习惯了人的做法，认为他们作为不干不净，神不赐给人美好的谷物，人也就没有东西可以祭祀。灾祸接连到来，上天所赋予的，没有人能完全享受。颡项氏继承少皞，派南正重掌管天事与神打交道，派火正黎掌管地事和人民打交道⑨，恢复原来的秩序，使人神的位置不互相干犯，这就叫做隔绝天与地的通路。

“那以后，三苗走九黎的老路⑩，扰乱德政；尧也培养重、黎的后代中没有忘记重、黎勋业的人，派他们仍然掌管重、黎掌管过的政事。直到夏、商都如此，所以重、黎氏世代按规矩掌管天事地事，分辨并安排人神的位次。在周代，程伯休父是他们的后代，当宣王时，丢掉了他的职事，转做司马官。休父和他的后人尊崇他们的祖先，使祖先神化，以便取得人民的敬畏，说：‘是重把天举高，是黎把地压低。’碰上乱世，没有人能够阻止（这样的说法）。要不然，天地已经形成不能变化，哪能互相靠近呢？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昭王，楚平王的儿子昭王熊轸。公元前515年至前488年在位。观射父，楚大夫。

②《周书》：指《尚书·周书·吕刑》。里面有这样的话：“命令重和黎，禁止地民和天神互相感通，神和民再不能升降往来了。”

③太祝：官名，掌管祈神求福。

④彝器：青铜器中的礼器。

⑤翬（音彙）：可以举起来的大扇状物。确定屏风和翬的位置，是准备祭祀时确定尊卑的一个环节。

⑥宗伯：官名，掌管祭祀的礼仪。

⑦少皞（音浩）：传说是黄帝的儿子清阳，他统治天下，号称金天氏。九黎：部族名，也用作这个部族的酋长的名字。

⑧巫：接神的。史：排列位次顺序的。

⑨颛顼（音专须）：高阳氏，传说中的部族首领。南正：官名，主管与天有关的事。火正：官名，一说作“北正”，主管与地有关的事。

⑩三苗：苗族各部落，据说是九黎的后代。

## 【原文】

子期祀平王，祭以牛俎于王，王问于观射父，曰：“祀牲何及？”对曰：“祀加于举。天子举以大牢，祀以会；诸侯举以特牛，祀以太牢；卿举以少牢，祀以特牛；大夫举以特牲，祀以少牢；士食鱼炙，祀以特牲；庶人食菜，祀以鱼。上下有序，则民不慢。”

王曰：“其小大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郊禘不过茧栗，烝尝不过把握。”王曰：“何其小也！”对曰：“夫神以精明临民者也，故求备物，不求丰大。是以先王之祀也，以一纯、二精、三牲、四时、五色、六律、七事、八种、九祭、十日、十二辰以致之，百姓、千品、万官、亿丑、兆民、经入、晦数以奉之，明德以昭之，和声以听之，以告遍至，则无不受休。毛以示物，血以告杀，接诚拔取以献具，为齐敬也。敬不可久，民力不堪，故齐肃以承之。”

王曰：“当豢几何？”对曰：“远不过三月，近不过浹日。”王曰：“祀不可以已乎？”对曰：“祀所以昭孝息民，抚国家、定百姓也，不可以已。夫民气纵则底，底则滞，滞久而不振，生乃不殖。其用不从，其生不殖，不可以封。是以古者先王日祭、月享、时类、岁祀。诸侯舍日，卿、大夫舍月，士、庶人舍时。天子遍祀群神品物，诸侯祀天地、三辰，及其土之山川，卿、大夫祀其礼，士、庶人不过其祖。日月会于龙狔，土气含收，天明昌作，百嘉备舍，群神频行。国于是乎烝尝，家于是乎尝祀，百姓夫妇择其令辰，奉其牺牲，敬其粢盛，絜其糝除，慎其采服，禪其酒醴，帅其子姓，从其时享，虔其宗祝，道其顺辞，以昭祀其先祖，肃肃济济，如或临之。于是合乎其州乡朋友婚姻，比邻兄弟亲戚。于是乎弭其百苛，殄其谗慝，合其嘉好，结其亲暱，亿其上下，以申固其姓。上所以教民虔也，下所以昭事上也。天子禘郊之事，必自射其牲，王后必自舂其粢；诸侯宗庙之事，必自射牛、刳羊、击豕，夫人必自舂其盛。况其下之人，其谁敢不战战兢兢，以事百神！天子亲舂禘郊之盛，王后亲缹其服，自公以下至于庶人，其谁敢不齐肃恭敬致力于神！民所以摄固者也，若之何其舍之也？”

王曰：“所谓一纯、二精、七事者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圣王正端冕，以其不违心，帅其群臣精物以临监享祀，无有苛慝于神者，谓之一纯。玉、帛为二精。天、地、民及四时之务为七事。”王曰：“三事者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天事武，地事文，民事忠信。”王曰：“所谓百姓、千品、万官、亿丑、兆民、经入、晦数者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民之彻官百。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者，而物赐之姓，以监其官，是为百姓。姓有彻品，十于王谓之千品。五物之官，陪属万为万官。官有十丑，为亿丑。天子之田九畋，以食兆民，王取经入焉，以食万官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2. 子期祭祀平王，祭完了把祭祀用过的牛肉送给昭王①。昭王问观射父说：“祭祀用牲怎



么用？”回答说：“祭祀用牲要多于初一十五丰盛的食品。天子初一十五用太牢<sup>②</sup>，祭祀用三太牢。诸侯初一十五用一头牛，祭祀用太牢。卿初一十五用少牢<sup>③</sup>，祭祀用一头牛。大夫初一十五用猪，祭祀用少牢。士吃腊鱼，祭祀用猪。平民吃蔬菜，祭祀用鱼。上下有等级次序，人民就不敢怠慢。”

王说：“祭祀用牲畜大小怎么样？”回答说：“祭天用牲，它们的角不超过蚕茧、栗子那么大；冬秋时祭用牲，它们的角不超过一握那么大。”王说：“为什么这样小？”回答说：“神是用精细明察监临百姓的，所以只求物全，不求物大。所以先王的祭祀，用一纯、二精、三牲、四时、五色、六律、七事、八种、九祭、十日、十二辰招致神灵<sup>④</sup>，百姓、千品、万官、亿类、兆民、经入、晦数用来侍奉神灵<sup>⑤</sup>，用美好的德行表明孝敬之意，用中和的乐音使神明所受，用来祈求神灵全都来到，这样就没有不受吉祥的。毛用来表明色气，血用来告诉神灵是刚刚杀的，诚心地拔毛取血，奉献齐备，这都是为了端庄恭敬。恭敬不可能持久，人们的体力和物力都承受不了，所以就赶紧奉祀。”

王说：“祭祀牲畜要养多久？”回答说：“远不过三个月，近不过十天。”王说：“不可以不祭吗？”回答说：“祭祀是为了宣扬孝德、繁衍人民、抚慰国家、安定百姓，不可以废止。人的思想一放纵，就会染上坏习气，坏习气久了就会百事无成，这样久了就不能振作了，牲畜和庄稼就不能繁殖。用百姓，百姓不听从，生物也繁殖不了，就不可以立国。所以古时先王每天、每月、每个季度、每年都有祭祀。诸侯有日祭、卿大夫有月祭，士和平民有季度祭。天子普遍祭祀各种神灵和各种生物（例如猫、虎、昆虫之类），诸侯祭祀天地、日、月、星和他们的土地上的山河，卿大夫按礼祭祀金木水火土之神和曾祖，士和平民只祭祀祖父。（夏历十月），日月相会于尾宿，地的阴气收敛，天的阳气兴盛，上百种美好的事物已经成就，各种神灵频繁行动。国家于是有冬秋二祭，私家于是有尝新的祭祀。百姓夫妇挑一个好日子，敬奉祭牲和祭米，打扫干净屋宇，谨慎地穿上祭服，滤清甜酒，领着儿子和同姓族人，按时祭祀，使宗祝虔诚<sup>⑥</sup>，念那些遵循礼制的言辞，好好地祭祀先祖，恭恭敬敬，济济一堂，好象神灵就在眼前一样。于是会合所在乡里的朋友、亲家、同族兄弟和亲戚。于是制止各种粗暴行动，消除怨恨邪恶，融汇美好情谊，结成亲密关系，使上下安宁，用来巩固和发展同族。上用祭祀来教民虔诚，下用祭祀表明侍候长上的心意。天子祭天，一定亲自射祭祀用的牛，王后一定亲自舂祭祀用的米。诸侯祭祀宗庙，必定亲自杀牛、杀羊、杀猪，诸侯夫人一定亲自舂祭米，更何况天子诸侯以下，谁敢不战战兢兢侍奉各种神灵？天子亲自率领王后舂祭天的米，王后亲自缫丝做祭服，从公以下至于平民，谁敢不端庄、严肃、恭敬、尽力祭神呢？百姓靠祭祀来维持巩固，为什么要废了呢？”

王说：“所谓一纯、二精、七事，是怎么回事？”回答说：“圣明的君王穿戴好礼服礼帽，是因为心思端正，率领群臣以最清洁的物品亲临祭祀，对神灵没有任何邪恶的念头，这叫做一纯。璧玉、布帛是二精<sup>⑦</sup>。天、地、人民和四季的大事，叫做七事。”王说：“天、地和人民的事是什么？”回答说：“天事是威武，地事是温文，人民的事是忠信。”王说：“所谓百姓、千品、万官、亿类、兆民、经入、晦数，是什么意思？”回答说：“统治万民能以自己的名字上达于朝廷的官员一百名。王公子弟的资质能说会道、能处理好他职守范围内事的，凭着业绩赐给他姓，监守他的官职，这就是百姓。每个官守也就是每姓有十名僚属，他们的名字上达于王，每姓十名，百姓就有千名，叫做千品。天、地、神、人民和辨别事物的官员千品，每品又有十名属官，千品就有万官。每官所属十类，万官就有亿类。天子的田九畝，养活兆民，王收取赋税一经，用来养活万官<sup>⑧</sup>。”文，人民的事是忠信。”王说：“所谓百姓、千品、万官、亿类、兆民、经入、晦数，是

什么意思？”回答说：“统治万民能以自己的名字上达于朝廷的官员一百名。王公子弟的资质能说会道、能处理好他职守范围内事的，凭着业绩赐给他姓，监守他的官职，这就是百姓。每个官守也就是每姓有十名僚属，他们的名字上达于王，每姓十名，百姓就有千名，叫做千品。天、地、神、人民和辨别事物的官员千品，每品又有十名属官，千品就有万官。每官所属十类，万官就有亿类。天子的田九畝，养活兆民，王收取赋税一经，用来养活万官<sup>⑧</sup>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子期：《楚语上》第九篇作“司马子期”。平王的儿子公子结。

②太牢：牛、羊、猪。

③少牢：羊、猪。

④一纯、二精、七事：后面有解释。三牲：牛、羊、豕。四时：春、夏、秋、冬。五色：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。六律：六个音阶。八种：八种乐器奏出的声音。八种乐器是金、石、土、革、丝、木、匏、竹八种材料制成的乐器。九祭：九州助祭。十日：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。十二辰：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。说“十日”和“十二辰”是说选择吉日良辰。

⑤这些数字后面有解释。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讲所有的人从上到下和全部财力都用来祭祀。

⑥宗：掌管祭祀的官。祝：掌管祝祷的官。

⑦精：意思是美好清洁。

⑧这里说到的基数，说法不一，我们取十进制。即十百为千，十千为万，十万为亿，十亿为兆，十兆为经（京），十经为畝（音该）。一畝就是现在的一亿，一万个万。

## 【原文】

斗且往见令尹子常，子常与之语，问蓄货聚马。归以语其弟，曰：“楚其亡乎！不然，令尹其不免乎！吾见令尹，令尹问蓄聚积实，如豺豕狼焉，殆必亡者也。”

“夫古者聚货不妨民衣食之利，聚马不害民之财用，国马足以行军，公马足以称赋，不是过也。公货足以宾献，家货足以共用，不是过也。夫货、马邮则阙于民，民多阙则有离叛之心，将何以封矣？”

“昔斗子文三舍令尹，无一日之积，恤民之故也。成王闻子文之朝不及夕也，于是乎每朝设脯一束、糗一筐，以羞子文。至于今秩之。成王每出子文之禄，必逃，王止而后复。人谓子文曰：‘人生求富，而子逃之，何也？’对曰：‘夫从政者，以庇民也。民多旷者，而我取富焉，是勤民以自封也，死无日矣。我逃死，非逃富也。’故庄王之世，灭若敖氏，唯子文之后在，至于今处郢，为楚良臣。是不先恤民而后己之富乎？”

“今子常，先大夫之后也，而相楚君无令名于四方。民之羸馁，日已甚矣。四境盈垒，道殣相望，盗贼司目，民无所放。是之不恤，而蓄聚不厌，其速怨于民多矣。积货滋多，蓄怨滋厚，不亡何待？”

“夫民心之愠也，若防大川焉，溃而所犯必大矣。子常其能贤于成、灵乎？成不礼于穆，愿食熊蹯，不获而死。灵不顾于民，一国弃之，如遗迹焉。子常为政，而无礼不顾，甚于成、灵，其独何力以待之？”

期年，乃有柏举之战，子常奔郑，昭王奔随。

## 【译文】

3. 斗且往见令尹子常<sup>①</sup>，子常和他谈话，问到积聚财货和马匹。斗且回来告诉他弟弟说：

“楚国将要灭亡了吧！否则，令尹将不免于灾祸吧！我往见令尹，令尹问积聚财货，象饥饿的豺狼一样，恐怕一定要灭亡了。

“古时候，积聚财货不妨碍人民穿衣吃饭的切身利益，集养马匹不妨碍人民的财利。人民的马匹足够用来行军，公侯的马匹足够用来和兵赋相称②，不超过这个数目。公侯的财货足够用来馈赠和进贡，私家的财货足够使用，不超过这个极限。货财、马匹过多就有损于人民，人民受损太多就有背叛的心思，将用什么来立国呢？

“以前斗子文三次离开令尹的职位③，却没有一天的积蓄，是因为体恤百姓。成王听说子文吃了早餐没有晚餐，于是每次朝会准备一束干肉，一筐干粮，送给子文。到现在令尹还享受这样的待遇。成王每次提出给子文俸禄，子文一定逃避，等到王不提的时候他才复职。别人对子文说：‘人生追求富有，而你却逃避，什么缘故？’回答说：‘从政的人是保护百姓的。现在人民多有贫困，而我发财致富，那就是劳苦百姓使自己富有，离死亡没有几天了。我是逃避死，不是逃避富。’所以庄王时代若敖氏灭了，只有子文的后代还在，到现在还居住在郢④，是楚国的良臣。这不是先体恤民众、把自己的富有置之脑后吗？

“现在子常是先大夫的后人⑤，辅佐楚君在四方没有美好的声誉。老百姓贫弱挨饿，一天比一天严重了。四方边境布满堡垒，路上饿死的人这个与那个不过一望之遥。盗贼伺机抢劫，人民没有依靠。这些不去忧虑，却贪得无厌，招来百姓的怨恨多着啦！聚敛的财货越多，积蓄的怨恨就越厚，不等着灭亡还能等着什么？

“民心的恼怒，就象防大河的洪水一样，堤一溃决，所破坏的一定巨大。子常能比成王、灵王更好些吗？穆王对成王不客气，成王想等吃了熊掌才死都不可得，自杀而死⑥。灵王不顾人民死活，全国人民都抛弃他，就象行人抛弃他的足迹一样。子常执政，所作所为超过了成王、灵王，他有什么力量能够对付乱事？”

过了一年，就有发生在柏举的战事，子常逃奔到郑，昭王逃奔到随⑦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斗且：楚大夫。往见：原文作“廷见”，据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卷二一改。《楚语上》第七篇第一句中的“往见”，原文也作“廷见”。子常：子囊的孙子囊瓦，当时做令尹。

②和兵赋相称：十六井为丘，每丘出兵马一匹，牛三头。这就是兵赋。公侯的马匹数量要能用来指挥兵赋所得的总量，这就叫相称。

③斗子文：就是斗於菟（音乌涂），史书上常称他为令尹子文。

④庄王：成王的孙子侣，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。子文弟弟的儿子斗椒作乱，庄王平定乱事，消灭了斗椒和子文所属的若敖氏。庄王因子文的原故，赦免了子文的孙子箴尹克黄。克黄的子孙当昭公时为郢（音云）公。郢：在今湖北安陆县。

⑤先大夫：指子囊。

⑥穆王：成王的儿子商臣。成王想废商臣，商臣领兵围攻成王。成王请求吃了熊掌才死，商臣不允许。于是自杀。

⑦柏举：楚地，在今湖北麻城县东北。公元前506年，吴、蔡、唐三国联军向楚发动进攻。经过三次战役，吴楚两军在柏举对阵，楚军大败而逃。随：姬姓国，在今湖北随县南。当时是楚的保护国。

## 【原文】

吴人入楚，昭王出奔，济于成臼，见蓝尹亹载其孥。王曰：“载予！”对曰：“自先王莫坠其

国，当君而亡之，君之过也。”遂去王。

王归，又求见，王欲执之，子西曰：“请听其辞，夫其有故。”王使谓之曰：“成臼之役，而弃不谷，今而敢来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昔瓦雒长旧怨，以败于柏举，故君及此。今又效之，无乃不可乎？臣避于成臼，以傲君也，庶倭而更乎？今之敢见，观君之德也，曰：庶忆惧而鉴前恶乎？君若不鉴而长之，君实有国而不爱，臣何有于死？死在司败矣！惟君图之！”

子西曰：“使复其位，以无忘前败。”王乃见之。

## 【译文】

4. 吴人进入楚的国都，昭王出逃，在成臼渡口过河，看到蓝尹亹，船上坐着他的老婆孩子①。王说：“让我坐你的船。”回答说：“从前王到现在没有人丢失国家的，当君的时代丢失了，是君的过错。”就离王而去。

王回到国都，蓝尹亹又求见，王想逮捕他。子西说②：“请听听他的意见，想必有它的缘故。”王派人对他说：“成臼渡口的事，你拒绝了我，现在仍然敢于回朝，什么原因？”回答说：“从前囊瓦只积旧怨，以致在柏举战败，所以使君落到那地步。现在又仿效囊瓦，恐怕不可以吧？臣在成臼避开，是对君的警告，也许可以改正错误改弦更张吧！现在敢于来见君，是看看君的德行怎么样。心想：君也许会想起那时的恐惧以从前的过错为鉴戒吧！君如果不鉴戒，反而发展以前的过失，那么，君是有国而不爱国，臣死了又有什么关系？死当然死到司败那里③，希望君王加以考虑！”

子西说：“让他官复原职，好不忘记前次的惨败。”王这才接见他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成臼：楚境内有成臼河。渡口或在湖北钟祥南汉水旁的旧口。蓝尹亹：楚大夫。

②子西：平王的儿子、昭王的庶兄令尹公子申。

③司败：主管刑狱的官，别的国家叫做司寇。

## 【原文】

吴人入楚，昭王奔郢。郢公之弟怀将弑王，郢公辛止之。怀曰：“平王杀吾父，在国则君，在外则仇也。见仇弗杀，非人也。”郢公曰：“夫事君者，不为外内行，不为丰约举，苟君之，卑尊一也。且夫自敌以下则有仇，非是不仇。下虐上为弑，上虐下为讨，而况君乎？君而讨臣，何仇之为？若皆仇君，则何上下之有乎？吾先人以善事君，成名于诸侯，自斗伯比以来，未之失也。今尔以是殃之，不可。”怀弗听，曰：“吾思父，不能顾矣。”郢公以王奔随。

王归而赏及郢、怀。子西谏曰：“君有二臣，或可赏也，或可戮也。君王均之，群臣惧矣。”王曰：“夫子期之二子耶？吾知之矣。或礼于君，或礼于父，均之，不亦可乎？”

## 【译文】

5. 吴人进入楚的国都，昭王出奔到郢①。郢公的弟弟斗怀将杀死昭王，郢公斗辛制止他。斗怀说：“平王杀死我们的父亲②，（他的儿子昭王）在国都是君，到外面来就是仇人。看到仇人不杀死他，就不是人。”郢公说：“侍奉君主的人，不因国君在外或在内改变态度，不因国家的盛衰而对国君有不同的举动。如果以他为君，君尊臣卑总是一样的。再说，地位相当和自

此以下才有仇人，否则就不能报仇。下虐杀上叫做‘弑’，上虐杀下叫做‘讨’，何况是国君呢？以君‘讨’臣，有什么仇？如果都要向君报仇，那还有什么上下呢？我们的先人用美好的德行侍奉君主，从斗伯比以来③，没有失误过。现在你在这里加害于君，不可。”斗怀不听，说：“我爱父亲，不能依从您的话了。”郢公护送昭王逃奔到随。

昭王回到国都奖赏到郢公和斗怀。子西谏劝说：“君有两个臣子，一个可赏，一个可杀。君王却一般奖赏，臣子们就害怕了。”昭王说：“您说的是子期的两个儿子吧④？我已经知道了。有以礼待君的，有以礼待父的，一样对待，不是也可以吗？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郢（音云）：原为国名，后为楚县，在今湖北安陆县。

②斗怀：斗辛的父亲蔓成然，立平王有功。后因贪求无厌，被平王杀死。

③斗伯比是令尹子文的父亲。令尹子文的孙子箴尹克黄，蔓成然是克黄的玄孙，斗辛兄弟是蔓成然的儿子。

④子期：蔓成然的字。

### 【原文】

子西叹于朝，蓝尹亹曰：“吾闻君子唯独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者，与哀殒丧，于是有叹，其馀则否。君子临政思义，饮食思礼，同宴思乐，在乐思善，无有叹焉。今吾子临政而叹，何也？”子西曰：“阖庐能败吾师。阖庐即世，吾闻其嗣又甚焉。吾是以叹。”

对曰：“子患政德之不修，无患吴矣。阖庐口不贪嘉味，耳不乐逸声，目不淫于色，身不怀于安，朝夕勤志，恤民之羸，闻一善若惊，得一士若赏，有过必悛，有不善必惧，是故得民以济其志。今吾闻夫差好罢民力以成私好，纵过而翳谏，一夕之宿，台榭陂池必成，六畜玩好必从。夫差先自败也已，焉能败人？子修德以待吴，吴将毙矣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6. 子西在朝廷上叹气。蓝尹亹说：“我听说，君子只有在独居的时候想到前世的兴废和哀悼人的死丧，在这样情况下才有叹息，其余就不叹息。君子在处理政事时想到义，在饮食的时候想到礼，一同宴饮就想到快乐，在快乐之中就想到做好事，在这些情况下是没有叹息的。现在您在处理政事时叹息，什么缘故？”子西说：“阖庐能打败我们的军队①。阖庐逝世，我听说他的继承人还厉害些，我所以叹气。”

回答说：“您忧虑没有实行德政，不要忧虑吴国了。阖庐口不贪美味，耳不喜听淫声，眼不贪看美色，身不恋安逸，每天从早到晚都劳心费力，体恤贫弱的百姓，听到一句好话就惊喜，得到一个士人好象受了赏赐，有过必改，有不好的一定警惕，所以得到人民拥护，达到了他的目的。现在我听说，夫差经常使民力疲惫②，用来满足个人的嗜好，放纵过失，拒谏饰非。哪怕是到那里只住一个晚上，也要建筑亭台水池，狗马和别的喜好玩赏的东西也一定带着。夫差先自己打败了自己，怎能打败别人？您实行德政对待吴国，吴国将要垮台了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阖庐：一作阖闾，名光，吴国国君，公元前514年至前496年在位。他曾灭亡徐国，攻破楚国，一度占领楚的都。后被越王句践打败，重伤而死。



②夫差：吴国君，阖庐的儿子。公元前 495 年至前 473 年在位。他曾打败越国，大破齐兵，与晋争霸。后被越王句践打败，自杀而死。

## 【原文】

王孙圉聘于晋，定公飧之。赵简子鸣玉以相，问于王孙圉曰：“楚之白珩犹在乎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简子曰：“其为宝也，几何矣？”

曰：“未尝为宝。楚之所宝者，曰观射父，能作训辞，以行事于诸侯，使无以寡君为口实。又有左史倚相，能道训典，以叙百物，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，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；又能上下说于鬼神，顺道其欲恶，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。又有薮曰云连徒洲，金木竹箭之所生也。龟、珠、角、齿、皮、革、羽、毛，所以备赋，以戒不虞者也。所以共币帛，以宾享于诸侯者也。若诸侯之好币具，而导之以训辞，有不虞之备，而皇神相之，寡君其可以免罪于诸侯，而国民保焉。此楚国之宝也。若夫白珩，先王之玩也，何宝之焉？”

“圉闻国之宝六而已。明王圣人能制议百物，以辅相国家，则宝之；玉足以庇荫嘉谷，使无水旱之灾，则宝之；龟足以宪臧否，则宝之；珠足以御火灾，则宝之；金足以御兵乱，则宝之；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，则宝之。若夫哗嚣之美，楚虽蛮夷，不能宝也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7. 王孙圉到晋国聘问，晋定公宴请他①。赵简子佩玉发出响声，辅佐定公行礼。赵简子问王孙圉说：“楚国的白珩还在吗②？”回答说：“在。”简子说：“作为国宝，有多少代了？”

王孙圉说：“白珩从没有作为宝贝看待。楚国所宝贵的，叫做观射父，他能创作循理的辞令，交结诸侯，使诸侯没有人拿敝国国君作为笑柄。又有左史倚相，能说出经典上的道理，用来理顺各种事物，用来随时向敝国国君提供成败的事例，使敝国国君不忘记先王的事业；又能取悦于天上地上的鬼神，不违反鬼神的爱恶，使他们对楚没有怨恨。又有一片大沼泽地叫做云连徒洲，是出产金属、树木、竹子和箭杆的地方。（这里出产的）龟壳、珍珠、兽角、象牙、皮革、鸟羽、旄牛尾，是用来作为战备的需要，提防发生不测的事件的。是用来作为赠送的礼品，赠送和进献给诸侯的。如果具备了赠给诸侯的好礼品，又用顺理的辞令为先导，有预防发生不测事件的准备，还有尊神保佑，敝国国君大概可以不被诸侯加罪，国家和人民能够保全了。这些是楚的国宝。至于白珩，那是先王的玩赏品，怎能当宝看待？”

“我听说国宝只有六种。在英明的君王之下，其人通晓一切，有创造力，能论断各种事物，用来辅佐国家，就当作宝贝。祭祀用的玉，可以用来保护庄稼，使水旱灾害得以免除，就当作宝贝。龟甲可以用来作为占卜吉凶的准则，就当作宝贝。山林沼泽可以提供财用，就当作宝贝。至于劈里啪啦响个不停的那种所谓美③，楚虽然是蛮夷之邦，也不能看作是宝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王孙圉（音御）：楚大夫。晋定公：名午，公元前 511 年至前 475 年在位。

②珩（音横）：古人佩玉由一组玉构成，珩是佩玉中横搁着的玉。

③这些话是暗暗讽刺赵简子的佩玉发出响声。

## 【原文】

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，文子辞，曰：“梁险而在境，惧子孙之有贰者也。夫事君无憾，憾则

惧逼，逼则惧贰。夫盈而不逼，憾而不贰者，臣能自寿，不知其他。纵臣而得以其首领以没，惧子孙之以梁之险，乏臣之祀也。”王曰：“子之仁人，不忘子孙，施及楚国，敢不从子！”与之鲁阳。

## 【译文】

8. 惠王把梁赐给鲁阳文子①，文子推辞不受，说：“梁险要，又在楚国边境，恐怕子孙当中会产生有二心的人。侍奉君王应当没有怨恨。有怨恨就怕会势逼上级，势逼上级就怕会产生二心。得意不势逼主上，即使不满意也不怀二心，臣能保自己做到，别人就知道了。纵使臣能保全我的首级而死，还是担心子孙凭借梁的险要，断绝臣的祭祀。”王说：“您是仁人，不忘记子孙，把仁德实施到楚国，怎敢不依从您？”把鲁阳赐给他②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惠王：楚惠王章，公元前488年至前432年在位。梁：在今河南临汝县西。鲁阳文子：司马子期的儿子鲁阳公。

②鲁阳：在今河南鲁山县。

## 【原文】

子西使人召王孙胜，沈诸梁闻之，见子西曰：“闻子召王孙胜，信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子高曰：“将焉用之？”曰：“吾闻之，胜直而刚，欲置之境。”

子高曰：“不可。其为人也，展而不信，爱而不仁，诈而不智，毅而不勇，直而不衷，周而不淑。复言而不谋身，展也；爱而不谋长，不仁也；以谋盖人，诈也；强忍犯义，毅也；直而不顾，不衷也；周言弃德，不淑也。是六德者，皆有其华而不实者也，将焉用之？”

“彼其父为戮于楚，其心又狷而不洁。若其狷也，不忘旧怨，而不以絜悛德，思报怨而已。则其爱也足以得人，其展也足以复之，其诈也足以谋之，其直也足以帅之，其周也足以盖之，其不絜也足以行之，而加之以不仁，奉之以不义，蔑不克矣。”

“夫造胜之怨者，皆不在矣。若来而无宠，速其怒也。若其宠之，毅贪无厌，既能得入，而耀之以大利，不仁以长之，思旧怨以修其心，苟国有衅，必不居矣。非子职之，其谁乎？彼将思旧怨而欲大宠，动而得人，怨而有术，若果用之，害可待也。余爱子与司马，故不敢不言。”

子西曰：“德其忘怨。余善之，夫乃其宁。”子高曰：“不然。吾闻之，唯仁者可好也，可恶也，可高也，可下也。好之不逼，恶之不怨，高之不骄，下之不惧。不仁者则不然。人好之则逼，恶之则怨，高之则骄，下之则惧。骄有欲焉，惧有恶焉，欲恶怨逼，所以生诈谋也。子将若何？若召而下之，将戚而惧；为之上者，将怒而怨。诈谋之心，无所靖矣。有一不义，犹败国家，今壹五六，而必欲用之，不亦难乎？吾闻国家将败，必用奸人，而嗜其疾味，其子之谓乎？”

“夫谁无疾疢？能者早除之。旧怨灭宗，国之疾疢也，为之关籥蕃籥而远备闲之，犹恐其至也，是之为日惕。若召而近之，死无日矣。人有言曰‘狼子野心’，怨贼之人也，其又何善乎？若子不我信，盍求若敖氏与子干、子皙之族而近之？安用胜也？其能几何？”

“昔齐驺马孺以胡公入于贝水，邴歆、阎职戕懿公于圉竹，晋长鱼矫杀三郤于榭，鲁国人荦杀子般于次，夫是谁之故也？非唯旧怨乎？是皆子之所闻也。人求多闻善败，以监戒也。今子闻而弃之，犹蒙耳也。吾语子何益？吾知逃也已。”

子西笑曰：“子之尚胜也。”不从，遂使为白公。子高以疾间居于蔡。及白公之乱，子西、子期死。叶公闻之，曰：“吾怨其弃吾言，而德其治楚国，楚国之能平均以复先王之业者，夫子也。以小怨置大德，吾不义也，将入杀之。”帅方城之外以入，杀白公而定王室，葬二子之族。

## 【译文】

9. 子西派人把王孙胜召回来①。沈诸梁听说了②，往见子西，说：“听说您要召回王孙胜，真的吗？”子西说：“是的。”子高说：“将用他干什么？”子西说：“我听说胜正直刚毅，想把他安排在边境。”

子高说：“不可。胜的为人，诚实但不算守信用，爱人但并未具备仁德，欺诈算不得足智多谋，刚毅却不勇敢，正直但不能行中正之道，言谈周密但用心不善。说话算数但不计自身利害，叫做诚实；爱人，但不能为人作长远打算，是不仁；用智谋去胜过别人，是诈；强硬狠心，违犯义理，是刚毅；正直但不顾隐讳，是不行中正之道；只图自圆其说不以道德为准则，是用心不善。（他）这六种品性，都是华而不实，将怎样使用他呢？

“他的父亲为楚所杀，他的心又固执不纯，如果他固执，就不会忘记过去的怨仇，不会用纯洁的心去改正自己的德行，所想到的只有报仇而已。那么，他的爱人足够用来笼络人心；他的诚实足够用来实现从前说过的话；他的欺诈足够用来谋算；他的正直足够用来率领人众；他的自圆其说足够用来掩饰过恶；他心地不纯足够用来支配他的行动；再实施不仁，奉行不义，没有不能成功的了。

“制造胜的怨仇的人，都不在了③。如果回国没有受到宠信，就是引发他的愤怒。如果宠信他，强取无厌，既能笼络人心，又用大利去引诱人，用不仁去培养人，用报仇来薰陶他们的心。如果国家出现了什么空子，那他一定不会坐视不理了。不由你负这个责，谁负呢？他将思念报仇，想得到大的宠信④。行动能得人心，怨恨有他的办法。假如果真用他，祸害能立即等待得到。我爱您与司马⑤，所以不敢不说。”

子西说：“给予恩德，大概可以忘却旧怨，我好好待他，他会安心的。”子高说：“不是这样。我听说，只有仁人，待他好可以，待他不好也可以；处高位可以，处于下位也可以。待他好，他不倚势逼迫你，待他不好他也不怨恨你。让他处高位他不骄傲，让他处下位他也不恐惧。不仁的人不如此。待他好他倚势逼人，待他不好就怨恨。让他处高位他骄傲，让他处下位他忧惧。骄傲就有更大的野心，忧惧就憎恨他的上级。野心、憎恶、怨恨、倚势逼人，这是产生巧诈阴谋的动因。您将怎么办呢？如果召他回国让他处下位，他将忧惧；对他的上级，将恼怒怨恨。巧诈、谋算别人的心思就不得安静了。有一项不义的事情，也可以败坏国家，现在总共有五、六项，却一定要任用他，不是困难吗？我听说国将要衰败，一定会任用坏人，就象贪吃致病的饮食一样，大概指的就是您这种情况吧！

“谁能无病无灾？只有贤人能早点消除它。旧怨消灭宗族，是国家的疾病和灾害。设立关卡篱笆防备它，使它离得远远的，还恐怕他接近，这就叫做天天警惕。如果把他召回来，接近他，离死亡没有几天了。人们有这样的话：‘狼子野心。’心怀怨恨准备残害他人的人，又有什么‘好好地’相待呢？如果您不相信我，何不去找若敖氏和子干、子皙的同族人来亲近⑥？哪里用得着王孙胜？王孙胜又能延续多久？

“从前，齐国驺马孺把胡公抛进具水里，邾歃、閭职杀害懿公弃尸园子里的竹林中，晋国长鱼矫在台榭上杀死三郤，鲁国养马人荦在临时住的地方杀了子般⑦，这都是什么原因

呢？难道不就是旧怨吗？这些都是您听说过了的。人们想多听善恶成败的故事，是为了用作鉴戒。现在您听了却置之不顾，等于塞上了耳朵。我同您说有什么益处？我知道我该逃避祸乱了。”

子西笑道：“您把王孙胜看得太高了。”不听子高的劝告，就叫王孙胜做白公<sup>⑧</sup>。子高称病在蔡闲居。到白公作乱，子西、子期死难。葉公听到这个消息说：“我恨他不听我的话，感激他治理楚国。楚国能治理好、能恢复先王的功业的人，是夫子<sup>⑨</sup>。因小小的不满而抛弃大大的功德，我不认为是恰当的。我将起兵进入楚都杀掉白公。”带领方城山以外的人进入国都，杀掉白公，安定王室，以礼安葬子西、子期被害的族人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王孙胜：平王太子建的儿子白公胜。当初费无极做太子少师，不为太子建所亲信。太子娶秦女有姿色，费无极劝平王娶为王妃，就诬陷太子，说他要造反。太子奔郑，郑人杀死太子，太子的儿子胜逃奔到吴。召王孙胜在公元前 486 年，当时楚惠王在位。

②沈诸梁：下文称为子高，封于葉，所以叫葉公子高。

③指费无极等人已死。

④指想做令尹、司马之类掌握军政大权的官。

⑤子西当时为令尹，子期为司马。子高的意思是说，王孙胜如果作乱，他兄弟俩都难于免祸。

⑥若敖氏：庄王所灭的斗椒的氏族。子干、子皙：楚恭王的庶子公子比、公子黑肱。楚乾溪之乱，公子比立为王，公子黑肱为司马。时乱事未平，人心惊惶，在公子弃疾策划之下，二人恐惧自杀。事在公元前 529 年。

⑦驂（音邹）马骕（音如）：齐大夫。胡公：齐国君，名靖。胡公虐待驂马骕，为驂马骕所杀，尸体抛进具水（河名）里。酈歃（音触）、閭职：都是齐臣。懿公：桓公的儿子商人。商人为公子时，与酈歃父亲争田不胜。即位后把酈歃父亲的尸体掘出来，砍断他的脚。同时又叫酈歃为他驾车。懿公夺取閭职的妻子，同时又叫閭职做陪乘（乘车时站在车右）。公元前 609 年，酈歃、閭职合谋，杀死懿公。长鱼矫：晋大夫。三郤：郤锜、郤犇、郤至。郤犇与长鱼矫争田，逮捕长鱼矫，把他的父母妻子铐在同一根车轡上。后来长鱼矫为厉公所宠信，受命杀死三郤。子般：鲁庄公太子。他为太子时鞭打过养马人犂（音络）。庄公的弟弟庆父与庄公夫人哀姜私通，庄公死，他想杀子般代立，指使犂在守丧的地方杀死子般。事在公元前 662 年。

⑧白公：白邑的长官。楚称县邑之长为公，为尹。白在今河南息县东七十余里。

⑨夫子：指子西。

# 卷十九

## 吴语

## 【原文】

吴王夫差起师伐越，越王句践起师逆之。大夫种乃献谋曰：“夫吴之与越，唯天所授，王其

无庸战！夫申胥、华登简服吴国之士于甲兵，而未尝有所挫也。夫一人善射，百夫决拾，胜未可成也。夫谋必素见成事焉，而后履之，不可以授命。王不如设戎，约辞行成，以喜其民，以广侈吴王之心。吾以卜之于天，天若弃吴，必许吾成而不吾足也，将必宽然有伯诸侯之心焉。既罢弊其民，而天夺之食，安受其烬，乃无有命矣。”

越王许诺，乃命诸稽郢行成于吴，曰：“寡君句践使下臣郢，不敢显然布币行礼，敢私告于下执事曰：昔者越国见祸，得罪于天王。天王亲趋玉趾，以心孤句践，而又宥赦之。君王之于越也，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。孤不敢忘天灾，其敢忘君王之大赐乎？今句践申祸无良，草鄙之人，敢忘天王之大德，而思边垂之小怨，以重得罪于下执事？句践用帅二三之老，亲委重罪，顿颡于边。

“今君王不察，盛怒属兵，将残伐越国。越国固贡献之邑也，君王不以鞭箠使之，而辱军士使寇令焉。句践请盟：一介嫡女，执箕帚以晁姓于王宫；一介嫡男，奉盘匱以随诸御；春秋贡献，不解于王府。天王岂辱裁之？亦征诸侯之礼也。

“夫谚曰：‘狐埋之而狐搢之，是以无成功。’今天王既封植越国，以明闻于天下，而又刈亡之，是天王之无成劳也。虽四方之诸侯，则何实有事吴？敢使下臣尽辞，唯天王秉利度义焉！”

## 【译文】

1. 吴王夫差兴兵攻伐越国，越王句践兴兵迎战①。大夫种献策说②：“吴国和越国，只看天授命给谁。王请不要作战。申胥、华登训练吴国人作战③，从没有受过挫折。一个人善于射箭，就有一百个人作射箭的装束（练习射箭）。我们能否战胜没有把握。谋划必须事先能看到成功，然后才去实行，不可以拼命。王不如作好战备，用谦卑的语言求和，使吴国人高兴，使吴王的心膨胀起来。我们把这事向上天卜问，天如果抛弃吴国，一定会允许同我们讲和，并且不以我们求和为满足，将一定会有称霸诸侯广大的野心。既劳民伤财，（发生水灾虫灾等，）天又夺去他们的粮食。稳稳当当趁吴受灾之后去收拾它，吴就没有命了。”

越王同意，就派诸稽郢到吴求和，说：“敝国国君句践派贱臣郢，不敢正式赠送玉帛行外交礼节，斗胆私下里向贵国下面的办事人员报告：从前越国遭祸，得罪天王。天王亲劳大驾，想灭掉我句践，随后又饶恕了我。君王对于越国来说，恩德好比是使死人复生，使枯骨长肉。我不敢忘记天灾，又怎敢忘记君王的盛大恩赐？现在我句践没有善行，重遭灾祸。我们这些乡下的鄙陋小人，怎敢忘记天王的大恩大德，反而记住边境上小小的摩擦，以致于再次得罪下面的办事人员？句践因而率领几位老臣，亲认重罪，在边境上叩头（请求宽恕）。

“现在君王没有细察，勃然大怒，发兵进攻，将要毁灭越国。越国本是进贡的城邑，君王不用鞭子役使它，而使贵国将士屈尊执行入侵的命令。句践请求缔结盟约：一个嫡亲女儿，到吴王宫里拿扫把打扫，在王宫里充数；一个嫡亲儿子，捧着水盆随在近臣之后，到吴王宫里当差。春季秋季向吴府库进献财货，不敢怠慢。难道是要天王屈尊作出决定？这也是向诸侯征收赋税的礼节。

“俗谚说：‘狐狸埋藏东西，狐狸又掘出来，所以没有成功。’现在天王既已扶植了越国，天下人都明白无误地知道了这一点，却又灭亡它，这就是天王没有取得成功。即使四方的诸侯想侍奉吴国，又怎样去侍奉呢？让贱臣我冒昧地把话说完了，希望根据利害关系权衡怎样做是合适的。”



## 【注释】

①夫差：吴国国君，吴太伯的后代，姬姓。参见《楚语下》第六篇注释②。句（音勾）践：越国国君，祝融之后，半姓。公元前496年至前465年在位。公元前496年，吴伐越，被越打败，吴王阖庐伤重而死。后三年，阖庐的儿子吴王夫差再度伐越，大败越军，深入越境。

②大夫种：越国大夫文种。

③申胥：楚人伍子胥，名员（音云），在吴为臣，赐给他申地，所以叫申胥。华登：宋大夫司马华费遂的儿子，华氏作乱失败，华登逃到吴国，为大夫。

## 【原文】

吴王夫差乃告诸大夫曰：“孤将有大志于齐，吾将许越成，而无拂吾虑。若越既改，吾又何求？若其不改，反行，吾振旅焉。”

申胥谏曰：“不可许也。夫越，非实忠心好吴也，又非畏惧吾兵甲之强也。大夫种勇而善谋，将还玩吾国于股掌之上，以得其志。夫固知君王之盖威以好胜也，故婉约其辞，以从逸王志，使淫乐于诸夏之国，以自伤也。使吾甲兵钝弊，民人离落，而日以憔悴，然后安受吾烬。夫越王好信以爱民，四方归之，年谷时熟，日长炎炎。及吾犹可以战也。为虺弗摧，为蛇将若何？”

吴王曰：“大夫奚隆于越，越曾足以为大虞乎？若无越，则吾何以春秋曜吾军士？”乃许之成。

将盟，越王又使诸稽郢辞曰：“以盟为有益乎，前盟口血未干，足以结信矣；以盟为无益乎，君王舍甲兵之威以临使之，而胡重于鬼神而自轻也？”吴王乃许之，荒成不盟。

## 【译文】

2. 吴王夫差于是告各位大夫说：“我将有一个针对齐国的宏大的志愿，我将允许越国求和，你们不要反对我的意见。如果越国已经悔改，我还要求什么？如果他不改，回过头来，振我的军威（再伐越国）就是了。”

申胥劝谏说：“不可答应越国求和。越不是真心实意要跟吴国交好，也不是怕我们军队强大。大夫文种勇敢又多智，将在他的大腿和手掌上耍弄吴国，使他们的志意得逞。他们本就知道君王崇尚武威，逞强好胜，所以说些卑顺的话，使王心意放纵，到中原各国去淫乐，自己伤害自己。使我们军力疲敝，人民流落，一天天地削弱。然后安安稳稳地趁我们虚弱的时候收拾我们。越王讲信义，爱护人民，四方都归附他，五谷丰登，蒸蒸日上。趁我国还可以作战的时候（灭亡越国），它是条小蛇不打死它，变成了大蛇怎么办？”

吴王说：“大夫为什么要长越人的志气？越竟然可以成为大患吗？如果没有越国，春秋两季阅兵，将凭什么扬我们的军威？”便答应讲和。

将举行盟誓时，越王又派诸稽郢来推辞，说：“认为结盟有益吧，前次盟约歃血的口还没有干，足够用来结成信实的盟约了；认为结盟没有益处吧，君王可以不用军威，亲临越国役使越人，为什么要看重鬼神而看轻自己呢？”吴王于是同意了，只讲和，不结盟。

## 【原文】

吴王夫差既许越成，乃大戒师徒，将以伐齐。申胥进谏曰：“昔天以越赐吴，而王弗受。夫天命有反，今越王句践恐惧而改其谋，舍其愆令，轻其征赋，施民所善，去民所恶，身自约也，

裕其众庶，其民殷众，以多甲兵。越之在吴，犹人之有腹心之疾也。夫越王之不忘败吴，于其心也戚然，服士以伺吾间。今王非越是图，而齐、鲁以为忧。夫齐、鲁譬诸疾，疥癬也，岂能涉江、淮而与我争此地哉？将必越实有吴土。

“王其盍亦鉴于人，无鉴于水！昔楚灵王不君，其臣箴谏以不入。乃筑台于章华之上，阙为石郭，陂汉，以象帝舜。罢弊楚国，以间陈、蔡。不修方城之内，逾诸夏而图东国，三岁于沮、汾以服吴、越。其民不忍饥劳之殃，三军叛王于乾谿。王亲独行，屏营彷徨于山林之中，三日乃见其涓人畴。王呼之曰：‘余不食三日矣。’畴趋而进，王枕其股以寝于地。王寐，畴枕王以璞而去之。王觉而无见也，乃匍匐将入于棘闾，棘闾不纳，乃入芋尹申亥氏焉。王缢，申亥负王以归，而土埋之其室。此志也，岂遽忘于诸侯之耳乎？”

“今王既变鮌、禹之功，而高高下下，以罢民于姑苏。天夺吾食，都鄙荐饥。今王将很天而伐齐。夫吴民离矣，体有所倾，譬如群兽然，一个负矢，将百群皆奔，王其无方收也。越人必来袭我，王虽悔之，其犹有及乎？”

王弗听。十二年，遂伐齐。齐人与战于艾陵，齐师败绩，吴人有功。

### 【译文】

3. 吴王夫差已经答应越国讲和，于是大规模地对军队进行战争动员，将命令攻伐齐国。申胥进谏说：“从前天把越赐给吴，王却不接受。天命有反复，现在越王勾践恐惧，改变了他的策略：废除那些有失误的政令，减轻赋税，施行百姓认为是好的，去掉百姓认为是坏的，本身俭约，使民众富裕，他的百姓众多，因而军队数量大。越国对于吴国，就象人有心腹之患。越王不忘记打败吴国，他心里时刻想着这件事，训练士卒等候我们出现什么空子。现在王不考虑怎样对付越国，却操心对付齐鲁的事。把齐、鲁比作疾病，那它们是疥癬一类的皮肤病。它们怎么能够渡过长江、淮河与我们争这块土地呢？将来越国它一定会占有吴的国土。

“王何不以为人为镜子，不以水为镜子？从前楚灵王不行为君之道，他的臣属箴规劝谏都不听。于是在章华之上筑台，在旁边凿出一副大石棺，堵塞汉水，（使绕石棺一周，）仿效帝舜的墓葬，把楚国搞得疲惫不堪。等候陈、蔡出漏子，乘机灭了它们①。不把方城山以内的楚本土治理好，却越过陈、蔡各国打东方国家的主意②。在沮、汾地区驻军多年，想征服吴国、越国③。他的百姓不能忍受饥饿疲困的灾祸，三军在乾溪叛变，离王而去。灵王一个人忧心忡忡地在山林之中彷徨，三天才看到他的宫内小臣畴。灵王喊他说：‘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。’畴快步上前（侍候灵王）。王把畴的大腿当作枕头睡在地上。王睡着了，畴把土块塞在灵王头下，抽身而去。王睡醒后，畴已经不见了。于是向前爬行，想进入棘闾④，棘闾闭门不纳，只得进入芋尹申亥的家。灵王自缢而死，申亥把王的尸体背回家，用土掩埋在房里。这是书上记载着的，难道在诸侯的耳边一下子都忘记了？

“现在王完全改变鮌、禹治水的业绩，高的再加高，深的再挖深，使人民在姑苏精疲力尽⑤。天夺去我们吃的东西⑥，从国都到边境连年饥荒。现在王将违背天意去征伐齐国！吴国人心涣散了，（好比一个人，）身体已有所倾斜（要倒下去了）。譬如一群野兽，只要中了一支箭，整个兽群上百头野兽都将逃跑，王将没有法子收拾。越人一定会来袭击我们，王即使后悔，还能来得及吗？”

王不听。十二年⑦，征伐齐国。齐与吴在艾陵作战⑧，齐军大败，吴人建有战功。

## 【注释】

- ①公元前 534 年，楚灭陈。公元前 531 年，楚灭蔡。
- ②方城：楚北境山名，在今河南叶县南，方城县东北，西连伏牛山脉。东方国家：指徐、夷、吴、越。
- ③沮、汾：二水名，在楚东部边境。沮汾地区，指乾溪一带，乾溪在今安徽亳县东南七十里。公元前 536 年，楚令尹子荡率军伐吴，军队曾在乾溪驻扎。
- ④棘阬：楚邑名，不详在今何地。
- ⑤高的再加高：指筑台，台总是筑在高地上。深的再挖深：指疏浚池沼，以为观赏之用。姑苏：台名，在吴国西部。
- ⑥是说稻蟹为害，使粮食歉收。
- ⑦十二年：夫差十二年，公元前 484 年。
- ⑧艾陵：齐地，在今山东莱芜县东境。

## 【原文】

吴王夫差既胜齐人于艾陵，乃使行人奚斯释言于齐，曰：“寡人帅不腆吴国之役，遵汶之上，不敢左右，唯好之故。今大夫国子兴其众庶，以犯猎吴国之师徒，天若不知有罪，则何以使下国胜？”

## 【译文】

4. 吴王夫差在艾陵战胜齐军，派外交官奚斯到齐国去作解释①，说：“我率领不大的一支吴国军队，沿着汶水北上，为了交情的缘故，不敢横向延申（抢掠齐国人民）。现在贵国大夫国子发动他的人众②，侵犯吴国部队。天如果不知道谁有罪，怎么会让敝国得胜？”

## 【注释】

- ①奚斯：吴大夫。
- ②国子：齐卿国书。艾陵之战，他是齐中军统帅，战败被俘，接着被杀。

## 【原文】

吴王还自伐齐，乃讯申胥曰：“昔吾先王体德明圣，达于上帝。譬如农夫作耦，以刈杀四方之蓬蒿，以立名于荆，此则大夫之力也。今大夫老，而又不自安恬逸，而处以念恶，出则罪吾众，挠乱百度，以妖孽吴国。今天降衷于吴，齐师受服。孤岂敢自多？先王之钟鼓，寔式灵之。敢告于大夫。”

申胥释剑而对曰：“昔吾先王世有辅弼之臣，以能遂疑计恶，以不陷于大难。今王播弃黎老，而近孩童焉比谋，曰：“余令而不违。”夫不违，乃违也。夫不违，亡之阶也。夫天之所弃，必骤近其小喜，而远其大忧。王若不得志于齐，而以觉寤王心，而吴国犹世。吾先君得之也，必有以取之；其亡之也，亦有以弃之。用能援持盈以没，而骤救倾以时。今王无以取之，而天禄亟至，是吾命之短也。员不忍称疾辟易，以见王之亲为越之擒也。员请先死。”

遂自杀。将死，曰：“以悬吾目于东门，以见越之入，吴国之亡也。”王愠曰：“孤不使大夫得有见也。”乃使取申胥之尸，盛以鸱鸢，而投之于江。

## 【译文】

5. 吴王伐齐凯旋，诘问申胥说：“从前，我先王实行圣明的德政，直传到上天那里。譬如农民成对耕田，铲除四边的蓬蒿，在楚国建立了威名，这是大夫的功劳。现在大夫老了，又不自甘寂寞，在家就想些坏点子，出门就给我的人加上罪名，扰乱各种法度，成为吴国的妖孽。现在天降福给吴，齐军降服。我岂敢自己夸功，实在是先王的钟鼓，在战场上显出了威灵<sup>①</sup>。冒昧地把这件事告知大夫。”

申胥解下佩剑回答说：“从前我们先王世世代代都有辅佐的大臣，能解决疑难，考虑到可能的坏结果，因而没有陷入大灾大难中去。现在王抛弃老臣，而与年幼无知的孩子合计，说：‘我的命令你们不得违背。’什么都不违背，就是违背。只能依从，那是灭亡的阶梯。天所抛弃的，一定多次让他接近小小的高兴，使他离大忧远远的。王如果不在齐国得志，使王心觉悟，吴国还可以世代相传。我们先君得胜，有他能够得胜的根据；他的失败，也有导致失败的缘由。因贤能的支持才得成功而死，才得多次及时挽救危难。现在王没有取得胜利的政绩，却屡屡获得上天的赐福，这是吴国短命的象征。我伍员不忍心称疾退避，看王亲自作越国的俘虏。请允许我先死。”

于是自杀。将死，说：“把我的眼睛挂在城的东门，好让它看见越军进城和吴国的灭亡。”夫差愤怒，说：“我不让大夫能看得见。”就叫人把申胥的尸体装进皮袋，扔到江里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钟鼓的声音在战场起着指挥作用。这里说不是我夫差的功劳，而是先王遗留下来的钟鼓显了灵，是归功于先王的意思。原文“实式灵之”，“式”是语助，没有实际的词汇意义。

## 【原文】

吴王夫差既杀申胥，不稔于岁，乃起师出征。阙为深沟，通于商、鲁之间，北属之沂，西属之济，以会晋公午于黄池。

于是越王句践乃命范蠡、舌庸，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。败王子友于姑熊夷。越王句践乃率中军溯江以袭吴，入其郛，焚其姑苏，徙其大舟。

吴、晋争长未成，边遽乃至，以越乱告。吴王惧，乃合大夫而谋曰：“越为不道，背其齐盟。今吾道路修远，无会而归，与会而先晋，孰利？”王孙雒曰：“夫危事不齿，雒敢先对。二者莫利。无会而归，越闻章矣，民惧而走，远无正就。齐、宋、徐、夷曰：‘吴既败矣！’将夹沟而侈我，我无生命矣。会而先晋，晋既执诸侯之柄以临我，将成其志以见天子。吾须之不能，去之不忍。若越闻愈章，吾民恐叛。必会而先之。”

王乃步就王孙雒曰：“先之，图之将若何？”王孙雒曰：“王其无疑！吾道路悠远，必无有二命焉，可以济事。”王孙雒进，顾揖诸大夫曰：“危事不可以为安，死事不可以为生，则无为贵智矣。民以恶死而欲富贵以长没也，与我同。虽然，彼近其国，有迁；我绝虑，无迁。彼岂能与我行此危事也哉？事君勇谋，于此用之。今夕必挑战，以广民心。请王励士，以奋其朋势。劝之以高位重畜，备刑戮以辱其不励者，令各轻其死。彼将不战而先我，我既执诸侯之柄，以岁之不获也，无有诛焉，而先罢之，诸侯必说。既而皆入其地，王安挺志，一日惕，一日留，以安步王志。必设以此民也，封于江、淮之间，乃能至于吴。”吴王许诺。

## 【译文】

6. 吴王夫差杀了申胥,不等庄稼成熟,就发兵北征。开凿深沟,从宋鲁之间经过,北边与沂水连接,西边与济水沟通①,(带领军队北上,)和晋定公午在黄池盟会②。

这时候越王句践就派范蠡、舌庸,带部队沿海进发,接着逆淮水而上,断绝吴军的归路。在姑熊夷打败王子友③。越王句践亲自率领中军逆吴江而上,偷袭吴的国都,进入外城,烧毁姑苏台,把吴王的大船夺走。

吴晋争当盟主还没有结果,边境驿车就到了,报告越人进犯的消息。吴王恐惧,集合大夫们商议说:“越不守信义,违背同盟。现在我们道路遥远,不举行盟会就回去,不举行盟会就回去,和举行盟会让晋占先哪样有利?”王孙雒说④:“碰到危急事情,不按年龄大小决定发言的次序,我斗胆先说,两样都不利。不举行盟会就回去,越入侵的消息传开了,将士因害怕而逃走,部队离国这么远,没有一个恰当的地方可逃。齐、宋、徐、夷会说⑤:‘吴已经败退了!’将从深沟两边对我们进行夹击⑥,我们就没命了。举行盟会让晋占先,晋既已掌握盟主的大权来挟制我们,他将达到他的目的去朝见天子。我们在这里等待不行,离开又不忍心。如果越的威名进一步传开,恐怕人民会叛变。一定要举行盟会而且要位在晋先。”

王于是走到王孙雒面前说:“要抢先,将怎么打算呢?”王孙雒说:“王请不要动摇。我们道路遥远,必定不能有两种不同的决定,这样才可以成事。”王孙雒走上前,环顾议事的大夫们,向他们作揖说:“如果危险不能转化为安全,在死亡面前找不到生路,那就没有必要看重智谋了。晋人不愿意死而且贪图富贵直到终老,和我们相同。虽然如此,他们接近自己的国家,有地方转移;我们路远,没有考虑的余地,无法转移。他们岂能同我们拼死较量呢?侍奉君主应当有勇有谋,到现在都用得上了。今晚一定要向晋国挑战,发扬士气。请王鼓励将士,激发对敌人的愤怒。用高官厚禄激励他们,预备用刑罚去惩治不努力作战的人,使将士们各各舍死忘生。晋人将不敢作战而让我们占先。我既已掌握盟主大权,因为年岁收成不好,不向诸侯征收贡赋,先叫他们各自回国,诸侯一定高兴。接着他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地盘,王可以安安稳稳、放宽心思、紧一天、慢一天地行军,妥当地实现王的意图。一定允许那些受到鼓励勇于作战的将士,把他们分封到长江、淮河之间,才能到达吴国。”吴王同意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沂(音怡)水:源出山东沂源县北,流入泗水。济水:这里指黄河以南的济水。本是从黄河分出的支派,从今荥阳县北分黄河东出,流经原阳县南、封丘县北,至山东定陶县西,折东北注入巨野泽。

②黄池:在今河南封丘县南。

③姑熊夷:吴都郊区地名。王子友:夫差太子。

④王孙雒(音洛):吴大夫,一作王孙雄。

⑤徐:国名,在今安徽泗县西北。夷:淮夷,部族名。这里指淮夷所立国。

⑥深沟:实际上是人工开凿的河。前面说“开凿深沟,从宋鲁之间经过”。就是指这条河。

## 【原文】

吴王昏乃戒,令秣马食士。夜中,乃令服兵擐甲,系马舌,出火灶,陈士卒百人,以为彻行百行。行头皆官师,拥铎拱稽,建肥胡,奉文犀之渠。十行一嬖大夫,建旌提鼓,挟经秉枹。十旌一将军,载常建鼓,挟经秉枹。万人以为方阵,皆白裳、白旂、素甲、白羽之矰,望之如荼。王



亲秉钺，载白旗以中陈而立。左军亦如之，皆赤裳、赤旃、丹甲、朱羽之矰，望之如火。右军亦如之，皆玄裳、玄旗、黑甲、乌羽之矰，望之如墨。为带甲三万，以势攻，鸡鸣乃定。既陈，去晋军一里。昧明，王乃秉枹，亲就鸣钟鼓、丁宁、鐃于，振铎，勇怯尽应，三军皆吡钶以振旅，其声动天地。

晋师大骇不出，周军饰垒，乃令董褐请事，曰：“两君偃兵接好，日中为期。今大国越录，而造于弊邑之军垒，敢请乱故。”

吴王亲对之曰：“天子有命，周室卑约，贡献莫入，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。无姬姓之振也，徒遽来告。孤日夜相继，匍匐就君。君今非王室不平安是忧，亿负晋众，不式诸戎、狄、楚、秦；将不长弟，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国。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，进则不敢，退则不可。今会日薄矣，恐事之不集，以为诸侯笑。孤之事君在今日，不得事君亦在今日。为使者的无远也，孤用亲听命于藩篱之外。”

董褐将还，王称左畸，曰：“摄少司马兹与王士五人，坐于五前。”乃皆进，自剡于客前以酬客。

董褐既致命，乃告赵鞅曰：“臣观吴王之色，类有大忧，小则嬖妾、嫡子死，不则国有大难；大则越入吴。将毒，不可与战。主其许之先，无以待危，然而不可徒许也。”赵鞅许诺。

晋乃令董褐复命曰：“寡君未敢观兵身见，使褐复命曰：‘曩君之言，周室既卑，诸侯失礼于天子，请贞于阳卜，收文、武之诸侯。孤以下密迩于天子，无所逃罪，讯让日到，曰：昔吴伯父不失春秋，必率诸侯以顾在余一人。今伯父有蛮、荆之虞，礼世不续，用命孤礼佐周公，以见我一二兄弟之国，以休君忧。今君掩王东海，以淫名闻于天子，君有短垣，而自逾之，况蛮、荆则何有于周室？夫命圭有命，固曰吴伯，不曰吴王。诸侯是以敢辞。夫诸侯无二君，而周无二王，君若无卑天子，以干其不祥，而曰吴公，孤敢不顺从君命长弟！’”许诺。”

吴王许诺，乃退就幕而会。吴公先歃，晋侯亚之。吴王既会，越闻愈章，恐齐、宋之为已害也，乃命王孙雒先与勇获帅徒师，以为过宾于宋，以焚其北郭焉而过之。

## 【译文】

7. 吴王黄昏时就进行战斗动员，命令喂饱马，将士们吃饱饭。夜半时，命令将士手拿兵器，身披铠甲，结系马舌，把火移出灶外照明，士卒一百人列成一行，一百行组成方阵。每行打头的是上士，抱着铃铎①，拿着士兵名册，竖立旗幡，捧着有纹理的犀牛皮盾牌。十行一个下大夫（率领），竖立旌旗②，提着战鼓，挟着兵书，拿着鼓槌。百行一个将军，竖立日月旗，鼓搁在鼓架子上，挟着兵书，拿着鼓槌。万人构成一个方阵，都是白色下衣，白色的交龙旗，白色铠甲，装有白色羽毛的箭，远望就象茅的一簇簇白花。王亲持大斧，兵车上竖立白色熊虎旗，站在阵中。左军也是这样，都是赤色下衣，赤色的鸷鸟旗，赤色铠甲，装有赤色羽毛的箭，远望就象一团红火。右军也是这样，都是黑色下衣，黑色旗帜，黑色铠甲，装有黑色羽毛的箭，远望一片漆黑。披铠甲的将士共三万人，作出进攻的态势，到鸡叫时才部署完毕。已列好，阵离晋军一里。天还没有大亮，王就操起鼓槌，亲自擂鼓击钟摇铃，敲响丁宁，鐃于③，勇敢的怯懦的全都响应，三军都大声喧呼，振奋士气，那声音震天动地。

晋军大惊，不敢出来应战，在营地周围整治壁垒。命董褐询问道：“两国国君休兵和好，以日中为期，现在贵国越过次序来到敝国的军营，冒昧地请问，贵国提前整军是什么缘故？”

吴王亲自回答说：“天子有令，周王室衰微，进贡的物品没有人送，没有用来告祭于天地

鬼神的祭品。这是因为没有姬姓大国振救。步行的使节和驿站的快车都来相告。我夜以继日，艰难地爬行到您这里。您现在不忧虑王室的不平安，而心安理得地仗着晋国人的众多，却不去征伐戎、狄、楚、秦，不遵循尊长爱幼之理，用武力征伐兄弟国家。我想要守住我先君的爵位次第，超过先君不敢，不及先君也不可。现在时间紧迫了，恐怕事办不成，却使诸侯嘲笑。我能侍奉您在今天，不能侍奉也在今天。派遣使者又没有多远，所以我亲自到壁垒外边听候您的命令。”

董褐将回，王对军的左部喊道：“带少司马兹与士兵五人，坐到王前面来。”兹和五名士兵都带上了，在使者面前割脖子自杀，用来答谢客人。

董褐复命后对赵鞅说：“臣看吴王的脸色，好象有重大的忧愁，小则爱妾、嫡子死，要不就是因为有人反叛；大则越军入侵吴国。吴王将非常凶暴，不可与他作战。您还是允许他领先，不要冒险，但也不可以白白地让他领先。”赵鞅同意。

晋于是命董褐回信说：“敝国国君不敢陈兵亲自露面，派我董褐复命说：‘刚才君的话，说周王室已卑弱，诸侯对天子失礼，请问占卜（当如何办），（占卜告知要）收复文王、武王时代的诸侯。我和我以下的人靠近天子，没有逃罪的地方，天天都受责备，说：以前吴伯父不失朝聘之礼，春秋四时一定带领诸侯来看望我④。现在伯父要对付蛮、荆，朝聘之礼不得世代相续，所以命我辅佐周公行礼⑤，使我和几个兄弟国家相见，免得周王室的操心。现在君的声势盖过王的东海地区，僭称为王的坏名声让天子都知道了。君本有防范越礼的短墙，而君自己越过了它，何况蛮、荆他们心目中哪里有周家天子？本就有明确的策命，叫做吴伯，不叫吴王，诸侯所以敢于不奉吴为盟主。诸侯因为没有两个国君，周王室也没有两个王。君如果不卑视天子，以致于招来不吉利，而叫做吴公，我岂敢不顺从君关于歃血先后的命令’？（我们）同意君的要求。”

吴王同意，就退进帐幕参加盟会。吴公先歃，晋侯接着歃。吴王盟会之后，越进军的传闻越来越显著，恐怕齐、宋会加害于己，命王孙雒先与勇获率领步兵，作为宋的过路宾客，烧了宋都北部的外城，然后通过宋国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 铃铎：一种大铃。军用铃铎金身铁舌，在发布命令前摇动它，唤起士兵注意。这里说“抱着铃铎”是不让它发出响声。

② 旌旗：旗杆用旄牛尾和鸟羽装饰的旗。征伐时有各种各样的旗帜，用来表示部队的性质，挥动它表示不同的命令。上文说的“旗幡”，是长幅下垂，上有圆罩的旗。下文还有“交龙旗”，旗幅上画有两龙相交。“熊虎旗”，旗幅上画有熊与虎，这是中军指挥旗。“日月旗”，旗上画有日月。

③ 丁宁：就是钲（音征），古代行军乐器，象钟，但狭长，有柄，口向上。鐃（音纯）于：战争中指挥进退的乐器，青铜制，形如圆筒，上圆下空，顶有纽可以悬挂。

④ 吴伯父：指吴国的先君。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。这一句是转述天子的话。

⑤ 周公：周太宰，大概由他管理诸侯的事。这里的“我”，是晋君自称。

## 【原文】

吴王夫差既退于黄池，乃使王孙苟告劳于周，曰：“昔者楚人为不道，不共承王事，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。吾先君阖庐不赏不忍，被甲带剑，挺铍搢铎，以与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举。天舍其衷，楚师败绩，王去其国，遂至于郢。王总其百执事，以奉其社稷之祭。其父子、昆弟不相

能，夫概王作乱，是以复归于吴。今齐侯壬不鉴于楚，又不承共王命，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。夫差不贯不忍，被甲带剑，挺铍搢铎，遵汶伐博，簪笠相望于艾陵。天舍其衷，齐师还。夫差岂敢自多？文、武寔舍其衷。归不稔于岁，余沿江溯淮，阙沟深水，出于商、鲁之间，以彻于兄弟之国。夫差克有成事，敢使苟告于下执事。”

周王答曰：“苟，伯父令女来，明绍享余一人，若余嘉之。昔周室逢天之降祸，遭民之不祥，余心岂忘忧恤，不唯下土之不康靖？今伯父曰：‘戮力同德。’伯父若能然，余一人兼受而介福。伯父多历年以没元身，伯父秉德已侈大哉！”

## 【译文】

8. 吴王夫差自黄池撤退，派王孙苟到周王室报告功绩①，说：“从前楚人不尽为臣的义务，不承担天子的贡赋，疏远我们几个兄弟国家。我先君阖庐对此不能宽恕，不能容忍，披甲带剑，挺起长矛，振动铃铎，与楚昭王在中原地区的柏举进行恶战。天赐福给吴，楚师大败，楚昭王逃离楚国，吴军就开进楚国都郢②。吴王总领楚的百官，供奉国家的祭祀。我们吴国父子兄弟不和，夫概王作乱③，所以吴军仍旧回到吴国。现在齐侯壬不接受楚的教训④，又不恭奉周王室的命令，疏远我们几个兄弟国家⑤。夫差我对此不能宽恕，不能容忍，披甲带剑，挺起长矛，振动铃铎，沿汶水北上，攻打博城⑥，打伞戴笠，不避暑雨，战于艾陵。天赐福给吴，齐军败退。夫差我岂敢自夸，实在是文王、武王降福给我。归国不等庄稼成熟，我沿着长江进军，逆淮水而上，开凿深水人工河，从宋、鲁之间经过，抵达各兄弟国家。夫差事有成功，派遣王孙苟来向王室下面的办事员报告。”

周王回答说⑦：“苟，伯父命您来，明确地承继先王的礼仪，向我献功，我表示赞赏。从前周王室遭到天降灾祸，和来自人民的不吉利⑧。我的心所忧虑的，不止是诸侯国的不安宁。现在伯父说：‘并力同德。’伯父如果能这样做，我也会受到你的大福。唯愿伯父延年益寿。伯父所具备的功德伟大啊！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王孙苟：吴大夫。

②郢（音影）：在今湖北江陵县西北。

③夫概王：阖庐的弟弟。吴军攻入郢，夫概王先行班师，自立为王。

④齐侯壬：齐简公，名壬。公元前484年至前481年在位。

⑤指公元前484年，齐军侵伐鲁国。

⑥汶水：今称大汶河，源出山东莱芜县北。博城：齐的陪都，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旧县村。

⑦周王：周敬王丐，公元前519年至前476年在位。

⑧来自人民的不吉利：指成周民众跟着王子朝作乱。子朝篡立，敬王出奔。

## 【原文】

吴王夫差还自黄池，息民不戒。越大夫种乃唱谋曰：“吾谓吴王将遂涉吾地，今罢师而不戒以忘我，我不可以怠。日臣尝卜于天，今吴民既罢，而大荒荐饥，市无赤米，而困鹿空虚，其民必移就蒲赢于东海之滨。天占既兆，人事又见，我蔑卜筮矣。王若今起师以会，夺之利，无使夫悛。夫吴之边鄙远者，罢而未至，吴王将耻不战，必不须至之会也，而以中国之师与我战。若事幸而从我，我遂践其地，其至者亦将不能之会也已，吾用御儿临之。吴王若愠而又战，奔

遂可出。若不战而结成，王安厚取名而去之。”越王曰：“善哉！”乃大戒师，将伐吴。

楚申包胥使于越，越王句践问焉，曰：“吴国为不道，求残我社稷宗庙，以为平原，弗使血食。吾欲与之徼天之衷，唯是车马、兵甲、卒伍既具，无以行之。请问战奚以而可？”包胥辞曰：“不知。”王固问焉，乃对曰：“夫吴，良国也，能博取于诸侯。敢问君王之所以与之战者？”王曰：“在孤之侧者，觴酒、豆肉、簞食，未尝敢不分也。饮食不致味，听乐不尽声，求以报吴。愿以此战。”包胥曰：“善则善矣，未可以战也。”王曰：“越国之中，疾者吾问之，死者吾葬之，老其老，慈其幼，长其孤，问其病，求以报吴。愿以此战。”包胥曰：“善则善矣，未可以战也。”王曰：“越国之中，吾宽民以子之，忠惠以善之。吾修令宽刑，施民所欲，去民所恶，称其善，掩其恶，求以报吴。愿以此战。”包胥曰：“善则善矣，未可以战也。”王曰：“越国之中，富者吾安之，贫者吾与之，救其不足，裁其有馀，使贫富皆利之，求以报吴。愿以此战。”包胥曰：“善则善矣，未可以战也。”王曰：“越国南则楚，西则晋，北则齐，春秋皮币、玉帛、子女以宾服焉，未尝敢绝，求以报吴。愿以此战。”包胥曰：“善哉！蔑以加焉，然犹未可以战也。夫战，智为始，仁次之，勇次之。不智，则不知民之极，无以谄度天下之众寡；不仁，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；不勇，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。”越王曰：“诺。”

越王句践乃召五大夫，曰：“吴为不道，求残吾社稷宗庙，以为平原，不使血食。吾欲与之徼天之衷，唯是车马、兵甲、卒伍既具，无以行之。吾问于王孙包胥，既命孤矣；敢访诸大夫，问战奚以而可？句践愿诸大夫言之，皆以情告，无阿孤，孤将以举大事。”大夫舌庸乃进对曰：“审赏则可以战乎？”王曰：“圣。”大夫苦成进对曰：“审罚则可以战乎？”王曰：“猛。”大夫种进对曰：“审物则可以战乎？”王曰：“辩。”大夫蠡进对曰：“审备则可以战乎？”王曰：“巧。”大夫皋如进对曰：“审声则可以战乎？”王曰：“可矣。”王乃命有司大令于国曰：“苟在戎者，皆造于国门之外。”王乃命于国曰：“国人欲告者来告，告孤不审，将为戮不利，及五日必审之，过五日，道将不行。”

王乃入命夫人。王背屏而立，夫人向屏。王曰：“自今日以后，内政无出，外政无入。内有辱，是子也；外有辱，是我也。吾见子于此止矣。”王遂出，夫人送王，不出屏，乃阖左阖，填之以土，去笄侧席而坐，不扫。王背檐而立，大夫向檐。王命大夫曰：“食土不均，土地之不修，内有辱于国，是子也；军士不死，外有辱，是我也。自今日以后，内政无出，外政无入，吾见子于此止矣。”王遂出，大夫送王不出檐，乃阖左阖，填之以土，侧席而坐，不扫。

王乃之坛列，鼓而行之，至于军，斩有罪者以徇，曰：“莫如此以环珥通相问也。”明日徙舍，斩有罪者以徇，曰：“莫如此不从其伍之令。”明日徙舍，斩有罪者以徇，曰：“莫如此不用王命。”明日徙舍，至于御儿，斩有罪者以徇，曰：“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。”

王乃命有司大徇于军，曰：“有父母耆老而无昆弟者，以告。”王亲命之曰：“我有大事，子有父母耆老，而子为我死，子之父母将转于沟壑，子为我礼已重矣。子归，歿而父母之世。后若有事，吾与子图之。”明日徇于军，曰：“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，以告。”王亲命之曰：“我有大事，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，事有不捷，则是尽也。择子之所欲归者一人。”明日徇于军，曰：“有眩瞽之疾者，以告。”王亲命之曰：“我有大事，子有眩瞽之疾，其归若已。后若有事，吾与子图之。”明日徇于军，曰：“筋力不足以胜甲兵，志行不足以听命者归，莫告。”明日，迁军接和，斩有罪者以徇，曰：“莫如此志行不果。”于是人有致死之心，王乃命有司大徇于军，曰：“谓二三子归而不归，处而不处，进而不进，退而不退，左而不在左，右而不在右，身斩，妻子鬻。”

于是吴王起师，军于江北，越王军于江南。越王乃中分其师以为左右军，以其私卒君子六



千人为中军。明日将舟战于江，及昏，乃令左军衔枚溯江五里以须，亦令右军衔枚逾江五里以须。夜中，乃命左军、右军涉江鸣鼓中水以须。吴师闻之，大骇，曰：“越人分为二师，将以夹攻我师。”乃不待旦，亦中分其师，将以御越。越王乃令其中军衔枚潜涉，不鼓不噪以袭攻之，吴师大北。越之左军、右军乃遂涉而从之，又大败之于没，又郊败之，三战三北，乃至吴。越师遂入吴国，围王台。

吴王惧，使人行成，曰：“昔不谷先委制于越君，君告孤请成，男女服从。孤无奈越之先君何，畏天之不祥，不敢绝祀，许君成，以至于今。今孤不道，得罪于君王，君王以亲辱于弊邑。孤敢请成，男女服为臣御。”越王曰：“昔天以越赐吴，而吴不受；今天以吴赐越，孤敢不听天之命，而听君之令乎？”乃不许成。因使人告于吴王曰：“天以吴赐越，孤不敢不受。以民生之不长，王其无死！民生于地上，寓也，其与几何？寡人其达王于甬句东，夫妇三百，唯王所安，以没王年。”夫差辞曰：“天既降祸于吴国，不在前后，当孤之身，寔失宗庙社稷。凡吴土地人民，越既有之矣，孤何以视于天下？”夫差将死，使人说于子胥曰：“使死者无知，则已矣；若其有知，吾何面目以见员也！”遂自杀。

越灭吴，上征上国，宋、郑、鲁、卫、陈、蔡执玉之君皆入朝。夫唯能下其群臣，以集其谋故也。

## 【译文】

9. 吴王夫差从黄池回国，与民休息，不作戒备。越大夫文种倡议说：“我原以为吴王将要入侵我国境，现在他休兵，不作戒备，忘了我们。（但）我们不可以懈怠。前时臣曾经向天卜问①，现在吴国百姓已经疲惫，闹大灾荒，连年饥馑，市场上霉米都没有，粮仓空虚，他的居民必定迁移东海边上去吃蒲菜和螺蚌。向天卜问已有应验，人事方面也已看出问题②，我们用不着卜筮了。王如果现在兴兵会战，就可以从敌国夺取有利条件，不让他得到整改的机会。吴国边远地区的人，刚回去还没有赶到，吴王将以不战为耻辱，必定不会等到远方兵来会合，就用国都里的军队和我们作战。事情如果侥幸，跟我们打起来，我们就能（人吴）践踏他们的土地，那些从边远地区赶来的军队也将不能参战了。（等他们到来，）我们用御儿的民众对抗他们③，吴王如果发怒再战，就可以打得他逃出国去。如果吴国不战，向我们求和，王可安稳地取得大的威名，然后离开吴国。”越王说：“好啊！”就命令部队大加戒备，将征伐吴国。

楚国申包胥出使越国④，越王句践向他发问说：“吴国所为不合天道，企图毁了我的国家宗庙，把它们夷为平地，不让我祖先享受祭祀。我想和他竞争，看谁能得到上天的赐福。兵车战马、武器装备、军队兵员都已经齐备，只是还没有使用的机会。请问怎样才能作战？”包胥推辞说：“不知道。”王坚持询问，才回答说：“吴，是一个具备有利条件的国家，它能从许多诸侯国那里取得贡赋，请问君王用来与它作战的凭借是什么？”王说：“在我身边的人，一杯酒，一盘肉，一碗饭，从不敢不分给他们。饮食不吃得最好，听音乐不听得尽兴，用来达到报复吴国的目的。愿凭借这一点作战。”包胥说：“好倒是好，但单凭它还不能取胜。”王说：“越国之中，患病的我问候他，死了的我埋葬他。尊敬老人，爱护小孩，养育孤子，访问人民疾苦，用来达到报复吴国的目的。愿凭借这一点作战。”包胥说：“好倒是好，但单凭它还不能取胜。”王说：“越国之中，我待民宽厚，把他们当儿子一样看，用忠诚、仁惠和他们增进感情。我修治法令，刑罚从宽，人民喜欢的就实行，人民厌恶的就除去，表彰他们的善行，不计较他们的恶行，用来达到报复吴国的目的。愿凭借这一点作战。”包胥说：“好倒是好，但单凭它还不能取胜。”王说：



“越国之中，富人我使他心安，穷人我给他钱财，拯救财用不足的人，有馀钱剩米的酌征赋税，使穷人富人都能得利，用来达到报复吴国的目的。愿凭借这一点作战。”包胥说：“好倒是好，但单凭它还不能取胜。”王说：“越国南面是楚，西面是晋，北面是齐，春秋四时，馈送毛皮、布帛、璧玉、美女这些东西，向他们臣服，从不敢中断，用来达到报复吴国的目的。愿凭这一点作战。”包胥说：“好啊！无以复加了，但还是不能全靠这些取得胜利。战争，智谋是第一位的，仁爱第二，勇敢第三。没有智谋，就不懂人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，没有法子衡量天下众寡强弱的形势；如果不仁，就不能和三军将士同甘共苦、忍饥挨饿；不勇敢的话，就不能决断疑难、作出重大的战略决策。”越王说：“是。”

越王句践便召集五位大夫<sup>⑤</sup>，说：“吴国所为不合天道，企图毁了我们的国家和宗庙，把它们夷为平地，不让我们的祖先享受祭祀。我想和他竞争，看谁能得到上天的赐福。兵车战马、武器装备、军队兵员都已齐备，只是还没有使用的机会。我向王孙包胥请教，他已经对我有过教命了，现在和各位大夫商量，请问怎样才能作战？我句践但愿各位说说，都要说实话，不要曲意迎合我，我将依赖各位举办大事<sup>⑥</sup>。”大夫舌庸上前回答说：“奖赏得当，可赖以战胜吗？”王说：“那就是英明了。”大夫苦成上前回答说：“惩罚得当，可赖以战胜吗？”王说：“那就是从严治军了。”大夫文种上前回答说：“军旗（设置）得当，可赖以战胜吗？”王说：“那样，接受指挥就可以明确无误了。”大夫范蠡上前回答说：“守备得当，可赖以战胜吗？”王说：“那是工巧。”大夫皋如上前回答说：“军乐声得当，可赖以战胜吗？”王说：“可以了。”王于是命令主管官员在全国范围内发布命令说：“负担了军事任务的，都到国都城门外集合。”王于是在国都发布命令：“国都人民有想告发的都来告发，告到我这里如果不实在，将受处罚，得到不利的结果。五天之内必定辨别清楚。过了五天，（军队出发，）道路将走不通了。”

王于是进宫命令夫人。王背着屏风站，夫人向着屏风。王说：“从今天以后，宫内的政事不出宫，宫外的政事不进宫。宫内的事有差错，是你的责任，宫外的大政有差错，是我的责任。我见到你在这里为止。”王就出宫，夫人送王，不超过屏风，闭上左边那条门，用土填塞。拿下头上的发簪，在席位上侧身而坐，不修饰洒扫<sup>⑦</sup>。王背对屋檐站立，大夫面向屋檐。王命令大夫说：“出产食品的土地分配不均，荒地没有开垦出来，内有国耻，是你们的责任；将士不拼命作战，在国外蒙受耻辱，是我的责任。从今天以后，国内政事管内政的大臣处理，不拿到外面来讨论；军事也不转到内政方面去。我看到你们也在这里为止。”越王退出，大夫送王不过屋檐，于是关上左边侧门，用土填塞，在席上侧身而坐，不再修饰洒扫。

王于是来到坛台，在鼓声中行进，到达军营，斩罪人示众，说：“不要象这些人一样，用玉环、塞耳这类装饰品进行贿赂（扰乱军纪）！”第二天迁到新的驻地，斩罪人示众，说：“不要象这些人，违抗军令。”第二天进到新的驻地，斩罪人示众，说：“不要象这些人，违抗王的命令。”第二天迁移住处，到达御儿，斩罪人示众，说：“不要象这些人，荒淫放荡，不可禁止。”

王于是命主管官员在全军巡回宣布说：“有父母老迈而没有兄弟的，向上报告。”王亲自命令他们说：“我有打仗的大事，您有年老的父母。您如果为我而死，您的父母死了，尸体将落到山谷坑沟之中，无人埋葬。您为我效劳，已是重礼了。您回家去，侍候您的父母，给他们送终。此后如果还有事，我再同您商量。”第二天向军人巡回宣布说：“有兄弟四五人都在军队里服务的，向上报告。”王亲自命令他们说：“我有打仗的大事，您有兄弟四五人都在这里。战争如果不利，那就全完了。从你们中间挑一个愿意回去的。”第二天向军人巡回宣布说：“有头昏目眩病的，向上报告。”王亲自命令他们说：“我有打仗的大事，您有头昏目眩的病，将遣送你

们回去。以后如果有事,再与你们商量。”第二天向军人巡回宣布说:“体力不足,不能完成战斗任务、智力不行,不能理解和接受命令的,你们回去好了,毋须报告。”第二天军队转移,迅速敏捷,上下同心。斩了罪人示众,说:“不要象这些人,三心二意,迟疑动摇。”这样一来,人人都有拼死的决心。王命令主管官员向全军公开宣布说:“叫你们回去又不回,留下来又不安心,命令进不进,命令退不退,命令向左却不左,命令向右却不右,本人斩首,妻与子出卖(为奴隶)。”

与此同时,吴王发兵,驻扎在松江之北<sup>⑧</sup>。越王的军队驻扎在江南。越王就把他的军队分为左右两军,把他的有卓越表现的亲兵六千人作为中军。第二天将在江中用船接战。到黄昏时,命令左军衔枚逆江而上<sup>⑨</sup>,到离驻地五里的地方等待,又命令右军衔枚过江,行进五里等待命令。半夜,命令左右军涉水而进,在江中擂鼓待命。吴军听了大惊,说:“越人分为两支,将夹攻我军。”不等天明,也把军队分成两半,将以此抵抗越军。越王就命令中军衔枚不声不响地渡河,不击鼓,不喧哗,偷袭吴军,吴军大败。越的左军右军立即渡到对岸追赶,在没地又把吴军打得大败,又在吴都郊区打败吴军。吴军三战三败,败退到吴国国都。越军就深入吴境,把吴王围困在姑苏台。

吴王恐惧,派人求和说:“从前,我先把控制权交给越君<sup>⑩</sup>,君向我请求讲和,子女到吴服役。我不能对越的先君怎么样,怕上天降下不吉利,不敢断绝越的祭祀,同意君讲和,直到现在。现在我不行道义,得罪君王,君王因而亲临敝国。我斗胆请和,子女到越国服役,做越的臣仆。”越王说:“从前天把越赐给吴,吴不接受;现在把吴赐给越,我岂敢不听天命,却去听从君的命令?”不同意讲和。于是派人告诉吴王说:“天把吴赐给越,我不敢不接受。因为人生不长,王请不要死。人生在地上,是临时寄住,能有多久?我将把王送到甬句东<sup>⑪</sup>。男女各三百人侍候,但愿王能在那里安度晚年。”夫差拒绝说:“天既降祸给吴,不在前也不在后,恰恰在我身上,是我丧失了宗庙国家。吴所有的土地人民,越都全部占有了,我有什么理由在天下人面前现眼?”夫差将死,派人向子胥祝告说:“如果死者无知,就罢了;如果有知,我有何面目去见伍员啊!”于是自杀。

越灭亡吴,北上征伐中原各国。宋、郑、鲁、卫、陈、蔡的国君都捧着璧圭来朝见。那是因为越君他能对臣属自我卑下,集中他们的智慧的缘故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指文种这些话:“天如果抛弃吴国,一定会允许同我们讲和……既劳民伤财,天又夺去他们的粮食。稳稳当地趁吴受灾之后去收拾它,吴就没有命了。”这些话见于本卷第一篇。

②指人民艰难的处境和必然有的怨谤。

③御儿:在今浙江桐县西南。越国北境,与吴相邻。

④申包胥:楚大夫王孙包胥。

⑤五位大夫:就是下面发言的五位:舌庸、苦成、文种、范蠡、皋如。

⑥大事:指灭亡吴国。

⑦这样做表示处在忧患之中。

⑧松江:现在叫吴松江。

⑨衔枚:口中衔一根类似于筷子的东西。以防说话发出声音。

⑩应该说吴君控制了越君。这里反说,表示谦逊。

⑪甬句东:甬句之东,现在的舟山群岛。

# 卷二十

## 越语上

### 【原文】

越王句践栖于会稽之上，乃号令于三军曰：“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，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，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。”大夫种进对曰：“臣闻之，贾人夏则资皮，冬则资絺，旱则资舟，水则资车，以待乏也。夫虽无四方之忧，然谋臣与爪牙之士，不可不养而择也。譬如蓂笠，时雨既至，必求之。今君王既栖于会稽之上，然后乃求谋臣，无乃后乎？”句践曰：“苟得闻子大夫之言，何后之有？”执其手而与之谋。

遂使之行成于吴，曰：“寡君句践乏无所使，使其下臣种，不敢彻声闻于天王，私于下执事曰：寡君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，愿以金玉、子女赂君之辱，请句践女女于王，大夫女女于大夫，士女女于士。越国之宝器毕从，寡君帅越国之众，以从君之师徒，唯君左右之！若以越国之罪为不可赦也，将焚宗庙，系妻孥，沉金玉于江，有带甲五千人，将以致死，乃必有偶。是以带甲万人事君也，无乃即伤君王之所爱乎？与其杀是人也，宁其得此国也，其孰利乎？”

夫差将欲听与之成，子胥谏曰：“不可！夫吴之与越也，仇讎敌战之国也。三江环之，民无所移，有吴则无越，有越则无吴，将不可改于是矣。员闻之，陆人居陆，水人居水。夫上党之国，我攻而胜之，吾不能居其地，不能乘其车。夫越国，吾攻而胜之，吾能居其地，吾能乘其舟。此其利也，不可失也已，君必灭之。失此利也，虽悔之，必无及已。”

越人饰美女八人，纳之太宰嚭，曰：“子苟赦越国之罪，又有美于此者将进之。”太宰嚭谏曰：“嚭闻古之伐国者，服之而已。今已服矣，又何求焉？”夫差与之成而去之。

句践说于国人曰：“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，而又与大国执仇，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，此则寡人之罪也。寡人请更。”于是葬死者，问伤者，养生者，吊有忧，贺有喜，送往者，迎来者，去民之所恶，补民之不足。然后卑事夫差，宦士三百人于吴，其身亲为夫差前马。

句践之地，南至于句无，北至于御儿，东至于鄞，西至于姑蔑，广运百里。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：“寡人闻古之贤君，四方之民归之，若水之归下也。今寡人不能，将帅二三子夫妇以蕃。”令壮者无取老妇，令老者无取壮妻。女子十七不嫁，其父母有罪；丈夫二十不娶，其父母有罪。将免者以告，公医守之。生丈夫，二壶酒，一犬；生女子，二壶酒，一豚。生三人，公与之母；生二人，公与之飧。当室者死，三年释其政；支子死，三月释其政。必哭泣埋葬之，如其子。令孤子、寡妇、疾疹、贫病者，纳宦其子。其达士，絜其居，美其服，饱其食，而摩厉之于义。四方之士来者，必庙礼之。句践载稻与脂于舟以行，国之孺子之游者，无不哺也，无不歔也，必问其名。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，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，十年不收于国，民俱有三年之食。

国之父兄请曰：“昔者夫差耻吾君于诸侯之国，今越国亦节矣，请报之。”句践辞曰：“昔者

之战也，非二三子之罪也，寡人之罪也。如寡人者，安与知耻？请姑无庸战。”父兄又请曰：“越四封之内，亲吾君也，犹父母也。子而思报父母之仇，臣而思报君之仇，其有敢不尽力者乎？请复战。”句践既许之，乃致其众而誓之曰：“寡人闻古之贤君，不患其众之不足也，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。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，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，而患其众之不足也。今寡人将助天灭之。吾不欲匹夫之勇也，欲其旅进旅退。进则思赏，退则思刑，如此则有常赏。进不用命，退则无耻，如此则有常刑。”果行，国人皆劝，父勉其子，兄勉其弟，妇勉其夫，曰：“孰是吾君也，而可无死乎？”是故败吴于囿，又败之于没，又郊败之。

夫差行成，曰：“寡人之师徒，不足以辱君矣。请以金玉、子女赂君之辱。”句践对曰：“昔天以越予吴，而吴不受命；今天以吴予越，越可以无听天之命，而听君之令乎？吾请达王甬句东，吾与君为二君乎？”夫差对曰：“寡人礼先壹饭矣，君若不忘周室，而为弊邑宸宇，亦寡人之愿也。君若曰：‘吾将残汝社稷，灭汝宗庙。’寡人请死，余何面目以视于天下乎？越君其次也！”遂灭吴。

## 【译文】

1. 越王句践退居到会稽山上<sup>①</sup>，向三军宣布号令说：“凡我父老兄弟和国内同姓，有能帮助我谋划打退吴军的，我和他共同管理国家的政事。”大夫文种上前回答说：“臣听说，商人夏天买进皮货，冬天买进葛布，干旱时买船，下雨天买车，用来在需要时卖出。即使没有四方边境的忧虑，不可不养谋臣与武士，以备到时候挑选任用。譬如蓑衣斗笠，雨季到时一定要找来用。现在君王已退到会稽山上，然后才求谋臣，恐怕迟了吧？”句践说：“如果能听到大夫您的话，有什么迟的？”握着他的手与他商讨退吴之策。

就派他向吴求和，说：“敝国国君句践缺乏人才，没有人可以派遣，派遣他的贱臣文种，不敢向天王直接报告，只能私下里向下面的办事员说：敝国国君的部队不值得委曲您来讨伐了，愿意把金玉财宝、男女奴隶奉献给君，酬答您所受的委曲。请允许句践的女儿做王的女奴，越大夫的女儿做吴大夫的女奴，越国士的女儿做吴国士的女奴。越国的宝器全部奉送，敝国国君率领越国人众，跟从在君的部队后面，听从君的命令。如果认为越国的罪不可赦，就将毁灭宗庙，把妻子儿女捆绑起来（一起去死），把金玉宝器沉到江底，有披甲将士五千人拼死抵抗，一人顶俩，就是用披甲的斗士一万人对付君，莫不是会伤害王所爱的将士么？与其杀了这些人，还不如得到这个国家，哪样更有利呢？”

夫差想同意与越讲和，子胥进谏说：“不可讲和。吴和越，是互相仇恨、拼死战斗的敌国。三条江水围绕它们<sup>②</sup>，人民没有地方迁徙。有吴就没有越，有越就没有吴，这是不可改变的了。我听说：大陆人在大陆居住，水边人在水边居住。处于高处的中原各国，我们战胜他们，不能在那里安居，不能乘他们的车。而越国不同，我们战胜它，我们能居住在他们那里，我们能乘他们的船。这就是利益所在，不可丢失啊，君一定灭亡它。失去这项利益，将来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。”

越人把八个美女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进献给太宰嚭<sup>③</sup>，说：“您如果赦免越国的罪，还有比这更漂亮的美女送给您。”太宰嚭向吴王进谏说：“我听说古人征伐他国，使它服从而已。现在已经归服了，还要求什么呢？”夫差和越讲和，离开了越国。

句践向国内人民解释说：“我不知道我们力量不足，和大国结仇，使百姓的尸骨暴露在原野之上，这是我的罪过。请允许我改正。”于是葬死者，问候伤员，养育活着的人，慰问有忧患



的人，祝贺有喜事的人，送往迎来，除去人民所憎恶的，补充人民所缺乏的。然后卑躬屈膝地侍候夫差，派三百人到吴国当差，象宦官小使一样。句践自身亲做吴王的马前卒。

句践的地盘，南到句无，北到御儿，东到鄞，西到姑蔑<sup>①</sup>，方圆一百里。于是召集他的父老兄弟，向他们发誓说：“我听说，古代贤明的君主，四方的人民归附他，就像水往下流一样。现在我做不到。将带领你们夫妻，生儿育女，使人口众多。”命令壮年人不要娶老年妻子，老年人不要娶年轻妻子。女子十七岁不嫁人，她的父母有罪；男子二十岁不娶亲，他的父母有罪。将要产孩子的向上报告，公家派医生守护。生男孩，奖赏二壶酒，一条狗；生女孩，奖赏二壶酒，一头小猪。一胎生三个，公家给他们请乳母。一胎生两个，公家供应吃的。嫡子死了，免除他父亲三年劳役。庶子死了，免除他父亲三个月的劳役。句践一定哭泣埋葬他们，象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。独子、寡妇、疾病患者，又穷困又害病的人，命令将他们的儿子送到官府教养。那些有学识、通晓事理的人士，收拾好他们的住所，给他们好衣服穿，叫他们吃饱，使他们接受道义的训练。从别国来的人士，一定在庙堂上以礼接见他们。句践船里装着米饭和肉食巡行各地，国内还没有做官的贵族子弟，没有不请他们吃的，没有不请他们喝的，一定问他们的姓名。不是他自己种的粮食不吃，不是他夫人所织的布不穿。十年不向国内征收赋税，人民都有三年的粮食。

国中的父老请求说：“从前夫差在诸侯面前羞辱我们的国君。现在越国也算克制够了，请报复他。”句践辞谢说：“以前的战争，不是你们的罪过，是我的罪过。象我这样的人，哪里知道羞耻不羞耻？请暂且不要作战。”父老又请求说：“越国四境之内，爱我们的国君，就像爱父母一样。儿子想报父母的仇，臣子想报君主的仇，岂有不尽力的？请再次作战。”句践已答应再战，于是召集他的民众发誓说：“我听说古代的贤君，不怕他的人数不够多，而怕他们的志向操行寡廉鲜耻。现在夫差有穿着犀牛皮铠甲的勇士十万三千人，不怕他们的志向操行寡廉鲜耻，而唯恐他的人数不多。我现在将帮助吴天消灭他。我不需要个人逞能的那种勇敢，我需要大家同进同退。前进想到奖赏，后退想到刑罚，这样便会有必得的赏赐。前进不听命令，后退不知耻辱，这样便会有应得的惩罚。”到出征时，国内人民都互相鼓励，父亲勉励儿子，兄长勉励弟弟，妻子勉励丈夫，说：“有谁爱戴国君，却不为他效死呢？”因此，在围打败吴军，又在没打败它<sup>⑤</sup>，又在城郊打败它。

夫差请求讲和，说：“我的军队，不值得委屈您再讨伐了。请允许用金玉财宝和以子女充当奴隶来赎使您蒙受耻辱的罪。”句践回答说：“从前天把越赐给吴，吴不接受天命。现在天把吴赐给越，越难道可以不接受天的命令而接受君的命令吗？请允许我把您送到甬江、句章以东去<sup>⑥</sup>，我待您如同待越国的第二君王一样吧！”夫差回答说：“按长幼之礼，我比您多吃了一些饭，岁数大些。君如果没有忘记周室，作为敝国的庇护者，也是我的愿望。君如果说‘我将毁掉你的江山，消灭你的宗庙’，请让我死，我有什么脸活着在天下人面前现眼呢？越君就请进驻吴都吧！”越国就这样灭了吴国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会稽山：在今浙江省中部绍兴、嵊县、诸暨、东阳之间。

②三条江水：指吴淞江、钱塘江、浦阳江。

③太宰嚭（音痞）：吴正卿，本籍楚，楚大夫伯州犁的儿子。

④句（音勾）无：山名，在今浙江诸暨县南。鄞（音银）：地名，在今浙江鄞县境。姑蔑：地名，在今浙江衢县境。



⑤ 圉：水名，又叫笠泽，就是楼江。没：吴地名。

⑥ 甬江、句（音勾）章以东：上篇有注，所指为现时的舟山群岛。甬江、句章都是地名，在今浙江慈溪西南。

## 卷二十一

### 越语下

#### 【原文】

越王句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。范蠡进谏曰：“夫国家之事，有持盈，有定倾，有节事。”王曰：“为三者，奈何？”对曰：“持盈者与天，定倾者与人，节事者与地。王不问，蠡不敢言。天道盈而不溢，盛而不骄，劳而不矜其功。夫圣人随时以行，是谓守时。天时不作，弗为人客；人事不起，弗为之始。今君王未盈而溢，未盛而骄，不劳而矜其功，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，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，此逆于天而不和于人。王若行之，将妨于国家，靡王躬身。”王弗听。

范蠡进谏曰：“夫勇者，逆德也；兵者，凶器也；争者，事之末也。阴谋逆德，好用凶器也；争者，事之末也。阴谋逆德，好用凶器，始于人者，人之所卒也；淫佚之事，上帝之禁也。先行此者，不利。”王曰：“无是贰言也，吾已断之矣！”果兴师而伐吴，战于五湖，不胜，栖于会稽。

王召范蠡而问焉，曰：“吾不用子之言，以至于此，为之奈何？”范蠡对曰：“君王其忘之乎？持盈者与天，定倾者与人，节事者与地。”王曰：“与人奈何？”对曰：“卑辞尊礼，玩好女乐，尊之以名。如此不已，又身与之市。”王曰：“诺。”乃命大夫种行成于吴，曰：“请士女女于士，大夫女女于大夫，随之以国家之重器。”吴人不许。大夫种来而复往，曰：“请委管籥，属国家，以身随之，君王制之。”吴人许诺。王曰：“蠡为我守于国。”对曰：“四封之内，百姓之事。蠡不如种也。四封之外，敌国之制，立断之事，种亦不如蠡也。”王曰：“诺。”令大夫种守于国，与范蠡入宦于吴。

三年，而吴人遣之。归。及至于国，王问于范蠡曰：“节事奈何？”对曰：“节事者与地。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，其事不失。生万物，容畜禽兽，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。美恶皆成，以养其生。时不至，不可强生；事不究，不可强成。自若以处，以度天下。待其来者而正之，因时之所宜而定之。同男女之功，除民之害，以避天殃。田野开辟，府仓实，民众殷。无旷其众，以为乱梯。时将有反，事将有间，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，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。事无间，时无反，则抚民保教以须之。”

王曰：“不谷之国家，蠡之国家也，蠡其图之！”对曰：“四封之内，百姓之事，时节三乐，不乱民功，不逆天时，五谷睦熟，民乃蕃滋，君臣上下交得其志，蠡不如种也。四封之外，敌国之制，立断之事，因阴阳之恒，顺天地之常，柔而不屈，强而不刚，德虐之行，因以为常；死生因天地之刑，天因人，圣人因天；人自生之，天地形之，圣人因而成之，是故战胜而不报，取地而不

反,兵胜于外,福生于内,用力甚少,而名声章明,种亦不如蠡也。”王曰:“诺。”令大夫种为之。

## 【译文】

1. 越王句践即位三年,想要进攻吴国。范蠡进谏说:“国家的大事有三条:守成、转危为安、办事节制。”王说:“要做到这三条,应当如何做?”回答说:“守成的效法天,转危为安的争取人,办事节制的效法地。王不问,我范蠡不敢说。天理是盈满却不溢出,昌盛却不骄恣,勤劳却不自夸有功。圣人根据时势行事,这叫做守时。天时没有具备,不要作进攻的一方;人事条件不具备,不要首先发动。现在君王您还没有盈满就溢出来了,还没有昌盛便骄恣起来,没有勤劳却自夸有功,天时没有具备就先作进攻的一方,人事条件不具备就挑起事端,这是违逆天意,失去人和。王如果实行这些,将妨害国家,有损于王自身。”越王不听。

范蠡进谏说:“勇,是与礼让相反的品性。兵,是杀害人的凶器。争,是处理政事的下策。策划用兵、勇于争夺、好用凶器,首先害人的,最终将被人所害。放荡不检,是上帝所禁止的,首先这么做,不吉利。”王说:“不要这样说二话了,我已经作了决定了。”终于兴兵进攻吴国。在太湖地区作战,没有夺得胜利,屯扎到会稽山上。

越王叫范蠡来问道:“我不用您的话,落到现在这步田地,怎么办啊!”范蠡回答说:“君王您难道忘记了吗?守成的效法天,转危为安的争取人,办事节制的效法地。”王说:“怎么争取人?”回答说:“说谦卑的话,行尊崇的礼,奉送金玉宝玩、美女伎乐,尊称吴王为天王。这样还不行,又亲身为他服役。”王说:“好。”就派大夫文种到吴求和,说:“请让越国士的女儿作吴国士的女奴,越国大夫的女儿作吴国大夫的女奴,接着奉上越国的宝器。”吴人不同意。大夫文种回来又再去,说:“请允许越国把城门钥匙交给吴,越国属吴所有,越君本人也受吴的支配,请君王钧裁!”吴人这才同意。越王说:“范蠡为我看守国家。”范蠡回答说:“处理四境之内百姓的事务,我不如文种。四境之外,应付敌国,处理当机立断的事,文种也不如我范蠡。”王说:“好。”命令大夫种看守国家,越王自己和范蠡到吴国为臣仆。

三年以后,吴人打发他走。越王回国,问范蠡说:“办事节制,怎么节制?”回答说:“办事节制的效法地。只有它才能包容万物,使成为一体,它的事体万无一失。大地生长万物,养育禽兽,然后享有功名利益。好的差的都生长出来,用来养活生物。时节没有到,不可以勉强它生长万物;事情没有到瓜熟蒂落的地步,不可以勉强它把事办成。处之自然,用来作为天下的法则,等待事情的到来才按规律去办,根据恰当的时势去把事办成。男耕女织,同时并举,消除人民的灾害,避开上天降下的祸殃。田地开垦,仓库充实,人民富足。不要让民众有空闲的日子,有了空闲,就将成为祸乱的阶梯。时机将会再来,人事方面必将有隙可乘。一定要了解天地常规的认识能力,才可以享有天下有利的成果。如果人事方面无隙可乘,时机没有再来,那就安抚民众,教育他们,以等待时机。”

越王说:“我的国家,是范蠡的国家,范蠡你考虑怎样治理好国家!”回答说:“四境之内百姓的事情,春夏秋三时安居乐业,不打乱人民耕作常规,不违天时,粮食作物生长得好,成熟丰收,人民因而繁衍增殖,君臣上下都称心如意,(要做到这些,)我不如文种。四境之外,应付敌国,处理当机立断的大事,按照阴阳的规律,遵循天地的常法,柔和但不屈服,坚强而不刚硬,仁德与刑杀兼行,从而立法作为常规,刑、杀根据天地所显示的迹象,天根据人的善恶给予祸福,圣人根据天所显示的迹象行事,祸福由人自己招致,天地显现吉凶的兆头,圣人因而让吉凶成为现实。所以战胜了敌国无法报复,夺取到土地不再归还。国外打了胜仗,国内获

得福利，用力很少，功名却很大，（要做到这些，）文种也不如我。”王说：“好。”叫大夫文种治理国家。

### 【原文】

四年，王召范蠡而问焉，曰：“先人就世，不谷即位。吾年既少，未有恒常，出则禽荒，入则酒荒。吾百姓之不图，唯舟与车。上天降祸于越，委制于吴。吴人之那不谷，亦又甚焉。吾欲与子谋之，其可乎？”

对曰：“未可也。蠡闻之，上帝不考，时反是守，强索者不祥。得时不成，反受其殃。失德灭名，流走死亡。有夺，有予，有不予，王无蚤图。夫吴，君王之吴也，王若蚤图之，其事又将未可知也。”王曰：“诺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2. 过了四年，王叫范蠡来询问，说：“先人逝世①，我即位为王。我年纪轻轻，没有个定准，出宫就打猎无度，进宫就饮酒无度。不为百姓打算，只知道乘船乘车游玩。上天降祸给越，把对越的控制权拱手送给了吴。吴人对待我，又变本加厉了。我想同你谋划进击吴国，可以吗？”

回答说：“不可以。我听说，上帝如不赞成，要等待时机再来。强求的不吉利。已得到时机却不乘机取得成功，反会因而遭受灾殃，丧失德行，败坏名声，流落他乡，以至死亡。（天对人）有夺取，有赐予，有不赐予，王不要过早策划。吴国是君王您的吴国，君王如果过早打主意，那事情成功与否仍在未知之数。”王说：“好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先人：指句践的父亲允常。

### 【原文】

又一年，王召范蠡而问焉，曰：“吾与子谋吴，子曰‘未可也’。今吴王淫于乐而忘其百姓，乱民功，逆天时；信谗喜优，憎辅远弼，圣人不出，忠臣解骨；皆曲相御，莫适相非，上下相偷。其可乎？”

对曰：“人事至矣，天应未也。王姑待之！”王曰：“诺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3. 又过了一年，王叫范蠡来询问，说：“我和您谋划攻打吴国，您说还不可以攻打。现在吴王沉溺于声色，忘掉百姓，扰乱人民的耕作常规，违背天时；相信谗言，喜爱戏子，憎恨辅相，疏远谏官，开通的人不出来做事，忠臣不再尽力，大家都曲意逢迎，没有谁提出批评，上下苟且偷安。可以攻打吴国了吗？”

回答说：“人事方面有隙可乘了，但天还没有作出反应，请暂且等待！”王说：“好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又一年，王召范蠡而问焉，曰：“吾与子谋吴，子曰‘未可也’。今申胥骤谏其王，王怒而杀之，其可乎？”对曰：“逆节萌生。天地未形，而先为之征，其事是以不成，杂受其刑。王姑待之。”

王曰：“诺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4. 又过了一年，王叫范蠡来询问，说：“我和您谋划攻打吴国，您说还不可以攻打。现在伍子胥多次谏劝吴王，吴王发怒，把他杀了。将可以攻打了吗？”回答说：“违背常道的气质已经开始萌发了。（但）天地还没有显出迹象，如果现在就先行征伐，事情办不成功，大家都将受到祸害。王请暂且等待！”王说：“好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又一年，王召范蠡而问焉，曰：“吾与子谋吴，子曰‘未可也’。今其稻蟹不遗种，其可乎？”对曰：“天应至矣，人事未尽也，王姑待之！”王怒曰：“道固然乎，妄其欺不谷邪？吾与子言人事，子应我以天时；今天应至矣，子应我以人事，何也？”范蠡对曰：“王姑勿怪。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，然后乃可以成功。今其祸新民恐，其君臣上下，皆知其资财之不足以支长久也，彼将同其力，致其死，犹尚殆。王其且驰骋弋猎，无至禽荒；宫中之乐，无至酒荒；肆与大夫觴饮，无忘国常。彼其上将薄其德，民将尽其力，又使之望而不得食，乃可以致天地之殛。王姑待之。”

### 【译文】

5. 又过了一年，王叫范蠡来询问，说：“我和您谋划攻打吴国，您说还不可以攻打，现在吴国螃蟹吃稻吃得连种子都没有了，将可以攻打了吧？”回答说：“上天显现出迹象了，但人事方面还没到尽头，王请暂且等待一下！”王发怒说：“道理本来如此呢，还是妄言欺骗我呢？我与您说人事，您回答我天时未到，现在上天已有迹象了，您又用人事没到尽头来回答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范蠡回答说：“王请暂且不要见怪！人事要与天互相配合，然后才可以成功。现在他们天灾刚到，人民恐惧，他们君臣上下，都知道他们的财力不足以长久支持，他们将同心协力，不怕牺牲，（现在攻吴）还很危险。王请暂且驰驱射猎，但不至于打猎无度；在宫中享乐，但不至于饮酒无度；放肆与大夫们喝酒，但不要忘记国家的常法。（吴国）他们上面就将减损德行，耗尽人民的财力，招致怨恨，人民得不到吃的，这才可以把天地的惩罚加到吴国。王请暂且等待！”

### 【原文】

至于玄月，王召范蠡而问焉，曰：“谚有之曰：‘觥饭不及壶飧。’今岁晚矣，子将奈何？”对曰：“微君王之言，臣故将谒之。臣闻从时者，犹救火、追亡人也。蹶而趋之，唯恐弗及。”王曰：“诺。”遂兴师伐吴，至于五湖。

吴人闻之，出而挑战，一日五反。王弗忍，欲许之。范蠡进谏曰：“夫谋之廊庙，失之中原，其可乎？王姑勿许也。臣闻之，得时无怠，时不再来，天予不取，反为之灾。赢缩转化，后将悔之。天节固然，唯谋不迁。”王曰：“诺。”弗许。

范蠡曰：“臣闻古之善用兵者，赢缩以为常，四时以为纪，无过天极，究数而止。天道皇皇，日月以为常，明者以为法，微者则是行。阳至而阴，阴至而阳；日困而还，月盈而匡。古之善用兵者，因天地之常，与之俱行。后则用阴，先则用阳；近则用柔，远则用刚。后无阴蔽，先无阳

察，用人无艺。往从其所，刚强以御，阳节不尽，不死其野。彼来从我，固守勿与。若将与之，必因天地之灾，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。尽其阳节，盈吾阴节而夺之。宜为人客，刚强而力疾；阳节不尽，轻而不可取。宜为人主，安徐而重固；阴节不尽，柔而不可迫。凡陈之道，设右以为牝，益左以为牡，蚤晏无失，必顺天道，周旋无究。今其来也，刚强而力疾，王姑待之！”王曰：“诺”弗与战。

## 【译文】

6. 到了九月<sup>①</sup>，王叫范蠡来询问，说：“谚语有这样的话：‘丰盛的肴饌赶不上一顿便餐。’现在时间拖得很长了，您打算怎么办？”回答说：“没有君王的问话，臣本想谒见君王了。臣听说抓紧时机，就像救火、追捕逃犯一样，急走快跑，唯恐赶不上。”王说：“好。”就发兵攻伐吴国，军队进到太湖。

吴人听到这一消息，出阵挑战，一天之内挑战五次。越王忍耐不住，想应战。范蠡进谏说：“在朝廷上谋划，到战场上不用，难道可以吗？王请暂且不要应战。臣听说，得到时机不要怠慢，时机不会再来。天赐给你不接受，反会因此受祸。进退变化不定，将来后悔莫及。天的禀性本来如此，只有计谋不可改变。”王说：“好。”于是不同意接战。

范蠡说：“臣听说古人善于用兵的，把进退变化当作常规，随着四时变迁而实施用兵之道。不超过天道的标准，穷尽天数便不再作为。天道彰明，用日月来显示它的意象。于光明时进取，幽暗时就隐遁。阳到极点，就转化成阴；阴到了极点，就转化为阳。日（到西方）落下，又（从东方）升起；月圆了，又变缺。古代善于用兵的，根据天地间（阴阳变化、日月运行这一类）的常规，跟着一起行动。在敌人行动之后才行动，用阴道；先发制人就用阳道<sup>②</sup>。敌人接近使用柔道；敌人远距离就要刚强<sup>③</sup>。后行动的不要太隐蔽，先行动的不要太显露<sup>④</sup>。行军用人没有定准，到战场上才看得明白。敌军刚猛顽强，阳气未衰，不要（去硬拼）死在战场上。他来找我军作战，固守阵地不战。如果将要作战，一定要乘敌人遭受天灾的时机，还要看敌国民众饥饱劳逸的情况，把几个因素综合起来。耗尽敌军的阳气，我军阴气充满，然后才可进攻夺取。作为能进攻的一方，应当刚猛，强而有力，阳气不衰，轻捷迅疾，不可战胜。作为能守御的一方，应该安稳沉着，厚重坚固，阴气不衰，柔韧顽强，不会处于困境。大凡用兵布阵的方法，安排右军作为阴（以作守备），安排左军作为阳（用作进攻），早晚都没有疏失，一定顺应天道，运转无穷。现在吴军的到来，其势刚猛，强而有力，王请暂且等待。”王说：“好。”于是不与吴军交战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九月：鲁哀公十六年九月，哀公十六年是公元前479年。

②阴道：指具有安稳、厚重、坚固、密闭这样一些属性的方法。阳道：指具有轻捷、有力、刚猛、严厉这样一些属性的方法。这里讨论军事，使用了阴阳的概念。暗是阴，明是阳。后动是阴，先动是阳。防守是阴，进攻是阳。牝是阴，牡是阳。隐蔽是阴，显露是阳。

③柔道：柔顺的方法，示敌以弱。刚强，这里指大张声威，盛气凌人。

④后行动是阴，隐蔽也是阴。先行动是阳，显露也是阳。这里是说阴阳都不可过分。

## 【原文】

居军三年，吴师自溃。吴王帅其贤良，与其重禄，以上姑苏。使王孙雒行成于越，曰：“昔



者上天降祸于吴，得罪于会稽。今君王其图不谷，不谷请复会稽之和。”

王弗忍，欲许之。范蠡进谏曰：“臣闻之，圣人之功，时为之庸。得时不成，天有还形。天节不远，五年复反。小凶则近，大凶则远。先人有言曰：‘伐柯者其则不远。’今君王不断，其忘会稽之事乎？”王曰：“诺。”不许。

使者往而复来，辞愈卑，礼愈尊，王又欲许之。范蠡谏曰：“孰使我蚤朝而是罢者？非吴乎？与我争三江、五湖之利者，非吴耶？夫十年谋之，一朝而弃之，其可乎？王姑勿许，其事将易冀已。”王曰：“吾欲勿许，而难对其使者，子其对之！”

范蠡乃左提鼓，右援枹，以应使者，曰：“昔者上天降祸于越，委制于吴，而吴不受。今将反此义以报此祸，吾王敢无听天之命，而听君王之命乎？”王孙雒曰：“子范子，先人有言曰：‘无助天为虐，助天为虐者不祥。’今吴稻蟹不遗种，子将助天为虐，不忌其不祥乎？”范蠡曰：“王孙子，昔吾先君，固周室之不成子也。故滨于东海之陂，鼃鼃鱼鳖之与处，而蛙黾之与同渚。余虽覼然而人面哉，吾犹禽兽也，又安知是谄谄者乎？”王孙雒曰：“子范子将助天为虐，助天为虐不祥。雒请反辞于王。”范蠡曰：“君王已委制于执事之人矣。子往矣！无使执事之人得罪于子。”

使者辞反。范蠡不报于王，击鼓兴师以随使者，至于姑苏之宫。不伤越民，遂灭吴。

## 【译文】

7. 在军营中过了三年，吴军自行崩溃。吴王率领他的亲信和大臣，退到姑苏台上。派王孙雒到越军求和，说：“以前上天降祸给吴，在会稽山得罪了君王<sup>①</sup>。现在君王将报复我，我请求恢复会稽山那样的和议。”

越王不忍心，想答应讲和。范蠡进谏说：“臣听说，圣人建功，要利用时机。有了时机仍不夺取胜利，上天将有相反的惩罚。天的气数不远，五年会再来一次。象失败这样的小祸很快就會发生，死亡这样的大祸就稍远一些。古人有话说：‘拿斧砍木头做斧把，那则子就在眼前。’现在君王不作决断，难道忘记了在会稽蒙受的耻辱了吗？”王说：“好。”不许求和。

吴的使者去了又再来，言辞更加谦卑，礼节更加尊崇，越王又想同意讲和。范蠡劝谏说：“谁使我们早上朝晚退朝的？难道不是吴国吗？和我们争夺三江五湖的利益的<sup>②</sup>，难道不是吴国吗？谋划了十年，一下子就抛弃不用，难道可以吗？王请暂且不同意，那事情很快就有希望了。”王说：“我想不同意，但难于回答使者的恳求，由您去对答吧！”

范蠡于是左手提鼓，右手拿鼓槌来对付使者，说：“从前上天降祸给越，使越受吴的控制，吴不接受。现在反过来了，降祸给吴，使吴受越控制，我们的君王岂敢不听天命而听命于吴王吗？”王孙雒说：“尊敬的范先生！古人有话说：‘不要帮助上天作恶，帮助上天作恶的不吉利’。现在吴国稻蟹成灾，连稻种都没剩下，您将帮助上天作恶，不怕这样做不吉利吗？”范蠡说：“王孙先生！从前我越国的先君，在周王室那里，本是子爵的国都不够格的，所以摆到东海边上，和鼃鼃鱼鳖相处，同虾蟆一起栖息在水边。我们虽然具备人的面目，但还是象禽兽一样，又哪里知道这些美好的言辞呢？”王孙雒说：“尊敬的范先生将帮助上天作恶，帮助上天作恶的不吉利。我请转向越王报告。”范蠡说：“君王已经把事情交给办事人员处理了。您去吧，不要让办事人员得罪您。”

吴使辞归。范蠡不向王报告，击鼓发兵跟随在使者后面，直到姑苏台前。越军无一伤亡，就把吴国灭掉了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参见上卷第一篇。事在公元前 494 年。

②五湖：太湖。

## 【原文】

反至五湖，范蠡辞于王曰：“君王勉之！臣不复入越国矣。”王曰：“不谷疑子之所谓者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闻之，为人臣者，君忧臣劳，君辱臣死。昔者君王辱于会稽，臣所以不死者，为此事也。今事已济矣，蠡请从会稽之罚。”王曰：“所不掩子之恶，扬子之美者，使其身无终没于越国。子听吾言，吾与子分国。不听吾言，身死，妻子为戮。”范蠡对曰：“臣闻命矣，君行制，臣行意。”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，莫知其所终极。

王命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，浹日而令大夫朝之，环会稽三百里者以为范蠡地，曰：“后世子孙，有敢侵蠡之地者，使无终没于越国，皇天后土、四乡地主正之！”

## 【译文】

8. 大军回到太湖地区，范蠡向越王告辞，说：“君王请勉力行事吧！臣不再回到越国去了。”王说：“我不明白您所说的是什么？”回答说：“臣听说：‘做臣子的，君王忧患，臣子劳苦；君王受辱，臣子该死。’以前君王在会稽蒙受耻辱，臣所以不死，是为了复仇这件事。现在事已成功，臣范蠡请接受在会稽时应得的惩罚。”王说：“有不掩盖您的过失，不表彰您的美名的，就让他越国不得好死。您听我的话，和您共享越国的利益。不听我的话，处死刑。老婆孩子治罪。”范蠡回答说：“臣知道君王的用意了。君王行使他的权力，臣子按自己的意思行事。”于是乘小船在太湖上泛游，没有人知道他的最后结果。

越王命工匠用铜铸成范蠡的像，朝见他，向他行礼。每十天命令大臣们朝拜一次。围绕会稽山划出三百里地方作为范蠡子孙的封地，说：“后世子孙有敢侵犯蠡的土地的，让他在越不得善终。天神地祇、四方土地的长官都保证范蠡的封疆不受侵犯。”